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世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G256.1
P079
1:30

第30冊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上）

沈寶春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上)/沈寶春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94〕

目3+409面：19×26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30冊）

ISBN：986-7128-18-4（精裝）

1. 金屬器物—文字—研究與考訂

793.2

94020430

ISBN 986-7128-18-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第三十冊

ISBN：986-7128-18-4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上）

作 者 沈寶春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年12月

定 價 初編40冊（精裝）新台幣6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上）

沈寶春 著

作者簡介

沈寶春，雲林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教授。著有《商周金文錄遺考釋》、《王筠之金文學研究》、《桂馥的六書學》諸書以及期刊論文數十篇等。

提 要

本書成於 1982 年，係作者的碩士論文。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敘論，中編考釋、下編結論，並附〈錄遺所收拓本與他書關係對照表〉、〈錄遺同銘互見表〉、〈錄遺所見可考單字表〉、〈錄遺所見難字單字表〉，是第一本對《商周金文錄遺》作全面考察探索的書籍，也是古文字全文檢索書籍的濫觴，李孝定先生曾讚許是書：「於重要資料蒐羅贍美，立論謹嚴，體大思精，識見閎通，誠佳構也。」

凡例

一、本文據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一書，佈局構架，敷衍而成。凡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敘論，中編考釋，下編結論。

二、本文考釋各器，仍于書舊有器銘之編號次第，而加以分類。

三、本文考釋各器，名稱悉依于書之舊。唯其器名或有未允者，別作「商周金文錄遺考釋器名目錄」以明之。

四、考釋蓋以類相聚，類有總說及分述，略言其器類之形制，銘文鐫範處及作器之緣由。

五、考釋凡分六大目：

(一) 銘文：采原拓影印之圖銘，以存其真，便於觀照。唯原拓或蝕泐不清，則以他書之拓本或摹寫本補苴，力求銘文之瞭然可辨。

(二) 隸定：將銘文隸成楷書，標點斷句，以利通讀。

(三) 考釋：據甲骨、金文，旁采匋壘、汗簡、石經盟書，以審其形構遞演之迹；次采諸家成說，殫舉其義，析表取要，徵經引史，兼掇子集，用究文義之詁訓，以達句讀之明暢，而韻讀附焉。舉凡經史之誤，禮儀之施，政教興革，商周文物，得一察焉。

(四) 著錄：以于書所收錄者，大皆他家未曾著錄，間有羅致者，于氏已自明之。或有銘同者，竊未敢遽定必為一器，故著錄所采，定他書已明言錄遺所載錄者為主，注其出處，便於索驥。或有言其形制花紋，出土收藏者，一併附焉。

(五) 補述：其資料可供研究者，附此。

(六) 註：諸家成說，徵引論證時，恐其冗長牽繁，有礙流暢，故依引證先後，次第排比，置諸末端也。然引用書目，悉以簡稱，全名則見附錄之參考書目，以省篇幅。至若期刊論文，則用全稱而註明出處焉。

上舉六大目，蓋以「器為單位，四、五、六項偶有關如，其號碼則循序漸進。

六、凡銘文全同者，互見比觀，不再考釋，而以「錄遺同銘互見表」明之，其表則以器號先後為次。

七、凡銘文長者，未易曉讀，則冠以 a、b、c……之次序，以見其先後。

八、銘文若器蓋對銘，而銘拓清朗無泐失者，僅采其一。

九、銘拓或經裁割分貼、橫貼者，蓋以篇幅之限，權宜之計，然以不礙考校為原則。

十、隸定悉依原銘文，而不用後世假借字相代，若金文書「乍」不書「作」，金文書「白」不書「伯」，金文書「且」不書「祖」。

・

十一、凡銘文闕泐湮損或抱疑俟考者，隸定則以□示之。

十二、凡註明出處，或引成說者，以（註某）或（一）示之。

十三、凡引字形或器名，其註明出處，則以△▽示之。

十四、附錄一、一錄遺所收拓本與他書關係對照表，乃整理于書目錄而得，依其闕漏、同銘異範、及箸錄複沓者而成，備註附其書目全名。

十五、附錄三、一錄遺所見可考單字表，乃依其筆劃多寡而次，同劃之字則以點、橫、豎、撇之前後而定，器號則依其先後，銘文乃剪自容庚·金文編所募錄者。

十六、附錄四、一錄遺所見難字單字表，則依器號先後而排比。

十七、本文以銘文考釋為主，間述其圖象、花紋、時代、出土。



目

錄

上 冊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器名目錄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凡例

上編 敘 論	1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一節 中國青銅器之起源	1
第二節 金文著錄研究史略	6
第二章 《商用金文錄遺》述略	11
第一節 釋 名	11
第二節 取 材	14
第三節 編 排	16
第四節 版 本	19
第五節 價 值	19
第三章 本文綱要	22
第一節 解 題	22
第二節 分 類	24
第三節 方 法	25
甲 以歸納法求義例	26
乙 以綜合法提綱領	26
丙 以分析法闡精微	27
丁 以比較法別同異	27
戊 以歷史法明因果	28
己 以系聯法知關屬	28

庚 以實物法究真諦	29
中編 考 釋	31
第一章 樂 器	31
鐘 (001—013)	31
第二章 食 器	86
第一節 鼎 (014—099)	86
第二節 甗 (100—106)	279
第三節 鬲 (107—112)	288
第四節 斝 (113—167)	297
第五節 敦 (168—168)	390
第六節 簠 (169—174)	393
第七節 盥 (175—180)	402
中 冊	
第三章 酒 器	409
第一節 尊 (181—206)	410
第二節 罍 (207—215)	457
第三節 壺 (216—232)	469
第四節 卣 (233—278)	494
第五節 罍 (279—288)	554
第六節 盃 (289—293)	565
第七節 觚 (294—359)	574
第八節 觶 (360—374)	639
第九節 爵 (375—477)	655
第十節 角 (478—478)	740
下 冊	
第四章 水 器	742
第一節 盤 (479—498)	742
第二節 匜 (499—502)	774
第五章 雜 器	780
第一節 方彝 (503—510)	780
第二節 盂 (511—513)	789
第三節 鉶 (514—514)	795
第四節 錡 (515—518)	800
第五節 鑑 (519—521)	804

第六節 釜 (522—522)	808
第七節 勺 (523—525)	809
第八節 杯 (526—526)	811
第九節 槃 (527—528)	813
第十節 車飾 (529—530)	814
第十一節 車器 (531—534)	819
第十二節 簞 (535—535)	825
第十三節 桶 (536—536)	826
第十四節 節 (537—537)	827
第十五節 鍤 (538—538)	829
第十六節 權 (539—540)	830
第十七節 鍵 (541—541)	832
第十八節 鐙 (542—542)	833
第六章 兵 器	835
第一節 戈 (543—570)	835
第二節 戟 (571—584)	861
第三節 矛 (585—585)	874
第四節 劍 (586—602)	877
第五節 斧 (603—604)	900
第六節 干 (605—606)	902
第七節 鏃 (607—607)	905
第八節 鐃 (608—608)	907
第七章 不知名器 (609—616)	908
下編 結 論	917
甲 商周金文錄遺之闕失	917
一、器類之誤異者	917
二、顏名之參差者	917
三、字數之分歧者	918
四、小注之譌舛者	918
五、器號之謬失者	918
六、銘拓之不完者	919
乙 佐證素材之價值	919
一、出土時地資旁證	919
二、作器鑄銘知緣由	921
三、用窺賞賜之所在及其品類	923
四、曉辨器用之性質	925
五、考徵官制之殊同	926

六、以爲詁訓之繁瑣·····	927
七、用匡經史之譌錯·····	927
八、以觀軍制之遞嬗·····	928
九、其 他·····	928
 附 錄·····	929
一、《錄遺》所收拓本與他書關係對照表·····	929
二、《錄遺》同銘互見表·····	933
三、《錄遺》所見可考單字表·····	937
四、《錄遺》所見難字單字表·····	1003
 參考書目·····	1009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器名目錄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1	余購銘兒編鐘 <small>正背三十七字</small>	余悅遠兒編鐘	三五
2	子璋鐘 <small>正背四十五字</small>		四五
3	泓其鐘 <small>正背七十三字</small>		五二
4	邠王子蒯鐘 <small>正背七十六字</small>		六二
5	者汭編鐘一甲 <small>正背四鐘共九十二字</small>		六八
6	又乙 <small>正背</small>		六八
7	又丙 <small>正背</small>		六八
8	又丁 <small>正背</small>		六八
9	者汭編鐘二甲 <small>正背三鐘共六十八字</small>		八二
10	又乙 <small>正背</small>		八二
11	又丙 <small>正背</small>		八二
12	者汭編鐘三 <small>正背二十字</small>		八四
13	者汭編鐘 <small>正背二十四字</small>		八五
14	口鼎 <small>一字</small>	方鼎	八八
15	○鼎	圓鼎	九〇
16	田鼎		九二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初鼎	卜鼎	簡鼎	受鼎	⊗鼎	第鼎	黃鼎	𠂔鼎	倉鼎	𠂔鼎	𠂔鼎	𠂔鼎	𠂔鼎	𠂔鼎	𠂔鼎	𠂔鼎	可鼎
		𠂔鼎		輪鼎	守寧鼎	羌鼎	負鼎		寧鼎	𠂔鼎	𠂔鼎	正鼎	正鼎	圍鼎	圍鼎	戕鼎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〇	一〇八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一	一〇〇	九八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五	九三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34	癸鼎	須鼎	一二四
35	子戊鼎	彛鼎	一二五
36	子戊鼎 二字		一二六
37	子斚鼎一		一二八
38	子斚鼎二		一二八
39	亞矢鼎	取佣鼎	一二九
40	亞矢鼎	亞矢鼎	一二〇
41	冉奭鼎	冉奭鼎	一二七
42	鞞鼎 卽 卅 上 七	鞞鼎	一二九
43	周登鼎		一二九
44	周登鼎		一三一
45	戈且己鼎 三字		一三二
46	父甲鼎		一三六
47	父乙鼎	父乙光鼎	一三九
48	父乙鼎一		一四一
49	父乙鼎二		一四一
50	司母戊鼎		一四二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色台鼎	送鼎	田簋鼎	妻台母癸鼎	匚方台父癸鼎	木台父辛鼎 六字	恹子鼎 藏續九	亞中實鼎 五字	亞鼎	白鼎	角鼎	天龜帶移鼎	天龜婦珠鼎	父癸疋冊鼎	鄉宁父乙鼎 四字	亞而丁鼎	亞父雨鼎	亞鼎 部三十一
虫台鼎						恹子秣鼎	亞中實鼎	華鼎		角戊鼎	奄帚穎鼎	婦珠奄鼎					
一七八	一七六	一七三	一七〇	一六七	一六五	一六三	一六二	一六〇	一五八	一五六	一五五	一五四	一五二	一五一	一五〇	一四八	一四七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69	白遯父鼎		一八二
70	東陸鼎		一八五
71	右官宮鼎 七字	右官公鼎	一八九
72	亞中實父室鼎 八字	亞中實竹室鼎	一九〇
73	隰鉉鼎 九字		一九三
74	江小中母生鼎	江小中母生鬲	一九五
75	亡寶鼎 十字		一九七
76	白匍鼎		一九八
77	司亡父乙鼎 十二字		一九九
78	史喜鼎		二〇一
79	賁訂居鼎 十三字		二〇五
80	鄭子鼎 蓋對銘	鄭子鼎	二〇七
81	白唐父鼎 四字		二〇九
82	函皇父鼎 十五字		二一〇
83	白鼎 十六字		二一二
84	小臣遯鼎 十七字		二一三
85	小臣旦鼎		二一四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88	87	86
臣父癸甗 七字	田晨甗	大白甗	卑子甗 五字	禹鼎 二百六字	南宮柳鼎 七十九字	尹姑鼎 六十四字	刃其鼎 四十八字	姁鼎 約四十餘字	孟鼎	作冊大鼎 四十字	蘇饒鼎 三十二字	麥鼎 二十九字	號宣公子白鼎 二十七字	辛鼎 二十五字	乃子克鼎 存二十三字	魯大左嗣徒元鼎	真登白鼎
								涕鼎									
二八四	二八四	二八二	二八〇	二五三	二四九	二四五	二四三	二四一	二三八	二三五	二三二	二二九	二二七	二二二	二一九	二一七	二一六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104	孚公枋觥 九字		二八五
105	宅寶觥 十二字		二八六
106	王孫壽觥 三十五字		二八七
107	規鬲 七字		二八九
108	鬻白毛鬲 八字		二九〇
109	弔簋鬲 十字		二九〇
110	呂口姬鬲 十三字		二九二
111	善夫吉父鬲 十七字		二九四
112	郟大嗣攻鬲 二十字		二九六
113	饒殷 一字	饒殷	二九八
114	竟殷		二九九
115	夬 _✓ 殷		三〇一
116	虎殷		三〇二
117	希殷		三〇三
118	禾休殷 二字		三〇七
119	𠂔 _✓ 殷	鼎四殷	三〇八
120	𠂔 _✓ 殷		三〇九

138	137	136	135	134	133	132	131	130	129	128	127	126	125	124	123	122	121
衛始殷二 五蓋對銘	衛始殷一 五蓋對銘	季釘殷	田晨殷	卜孟殷 六字 五蓋對銘	野殷	孔白殷	亳父丁殷 五字	亞中子殷	紂止登殷	母癸殷	魚父癸殷	車父己殷	父丁南殷	妣父乙殷 三字	咸父乙殷	彝子殷	彝女殷
						才白殷			初止登殷					妣父乙殷		子龍非殷	
三三一	三三一	三二九	三三八	三二六	三二五	三二四	三二二	三二一	三二〇	三一九	三一六	三一五	三一五	三一四	三二三	三二二	三二一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139	卣父戊殷 <small>七字</small>	卣父戊殷	三三二
140	子卣殷 <small>八字</small>	子卣殷	三三三
141	口卣母殷		三三四
142	辨父文父己殷 <small>九字</small>		三三五
143	白榮殷	白榮殷	三三七
144	白榮殷 <small>蓋卣卣</small>		三三八
145	耳區戠殷 <small>十四字</small>		三三九
146	齊嬈姬殷		三四〇
147	父己殷 <small>蓋卣卣</small>		三四一
148	衛嬰殷蓋 <small>十六字</small>		三四二
149	革殷		三四三
150	真牧馬受殷 <small>十七字</small>	真牧馬受殷	三四四
151	甯攸殷 <small>十八字</small>		三四五
152	寧殷蓋 <small>二十一字</small>		三四六
153	白殷 <small>二十二字</small>		三四七
154	吝吝殷		三四八
155	兮吉父殷		三四九

173	172	171	170	169	168	167	166	165	164	163	162	161	160	159	158	157	156
善夫吉父簋 十二字	盥容簋二 二十字 底有八字	盥容簋一 九字 蓋叶銘	匚交中簋 八字	鬲簋 四字	陳侯午敦 三十八字	矢簋 約一百二十六字	三兒簋 六十字 餘字	咎簋 五十字	善夫淑其簋	龜簋 四十字	匚皇父簋蓋 三十五字	叔簋 三十二字 蓋叶銘	敵簋 二十九字 蓋叶銘	不畀簋 二十七字	雁戾簋 二十五字 原叶銘	渚嗣土逯簋	小臣簋 二十四字
																渚嗣土逯簋	
三九八	三九六	三九六	三九五	三九四	三九〇	三八七	三八五	三八二	三七九	三七七	三七三	三六八	三六六	三六四	三六二	三五八	三五五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174	鑄卣卣嬴氏簋 <small>器十五字 蓋卅字</small>		三九九
175	趙卣卣吉父簋 <small>器十六字 蓋卅字</small>		四〇二
176	真卣卣子姪父簋一 <small>器二十六字 蓋卅字</small>		四〇四
177	真卣卣子姪父簋二 <small>器蓋卅字</small>		四〇四
178	真卣卣子姪父簋三 <small>器蓋卅字</small>		四〇四
179	真卣卣子姪父簋四 <small>器蓋卅字</small>		四〇四
180	白汭其簋 <small>器三十一字 蓋卅字</small>		四〇六
181	又尊一 <small>一字</small>		四一〇
182	又尊二		四一〇
183	虎尊	虎尊	四一二
184	夬尊	亭尊	四一二
185	并尊	友尊	四一五
186	旅尊一		四一六
187	旅尊二		四一六
188	衛尊		四一八
189	畺井尊 <small>二字</small>		四二〇
190	買車尊		四二二

208	207	206	205	204	203	202	201	200	199	198	197	196	195	194	193	192	191
亞中泰尊形雲 五蓋片銘	亞中泰尊形雲 五蓋片銘	耳尊 五十二字	寶尊	保尊 四十六字	由白尊 三十一字	炎者君尊 十字	堯亡母癸尊 六字	彭尊 五字	女子乙丁尊	車父辛尊 四字	癸父癸尊	亞中韓父辛尊	亞中韓父丁尊	泰父丁尊	父丁尊	且癸尊 三字	丹癸尊
	收鼎				古白尊						未冊父癸尊			泰父丁尊	父丁尊		冉癸尊
四五八	四五八	四四五	四四九	四四〇	四三六	四三五	四三四	四三四	四三一	四二九	四二八	四二七	四二六	四二四	四二四	四二三	四二二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209	車壺 <small>二字 蓋寸銘</small>	車壺	四六〇
210	𩺰壺	𩺰父乙壺	四六一
211	𩺰左右牽馬形壺	𩺰父乙壺	四六二
212	𩺰左右牽馬形父丁壺 <small>三字</small>	𩺰父丁壺	四六四
213	𩺰見冊壺	𩺰見冊壺	四六五
214	竟壺 <small>曲字</small>		四六七
215	盟客壺 <small>九字 二紙一在蓋一在口緣</small>		四六八
216	𩺰壺 <small>一字</small>	正壺	四七〇
217	𩺰壺 <small>二</small>	正壺	四七〇
218	耳壺		四七一
219	興壺 <small>一</small>		四七二
220	興壺 <small>二</small>		四七二
221	𩺰父丁壺 <small>四字</small>	𩺰父丁壺	四七四
222	𩺰壺 <small>五字 蓋銘文不同</small>	周叔壺	四七五
223	𩺰侯壺		四七六
224	恒白且辛壺 <small>六字</small>		四七八
225	兒白父丙壺 <small>八字</small>		四七九

243	242	241	240	239	238	237	236	235	234	233	232	231	230	229	228	227	226
貞白 <small>器蓋無文不同</small>	買車白 <small>器蓋叶銘</small>	冊陀白 <small>器蓋叶銘</small>	天龜白 <small>二字 器蓋叶銘</small>	儀白	複白	亞中奚白 <small>器蓋叶銘</small>	葡萄白 <small>器蓋叶銘</small>	訛白 <small>器蓋叶銘</small>	口白	壺白 <small>一字</small>	庚壺 <small>二款</small>	係佩母壺 <small>器蓋十四字 叶銘</small>	華母壺 <small>十三字</small>	白魚父壺	子弔壺 <small>九字</small>	父勝壺	襄父父丁壺 <small>器蓋叶銘</small>
			奮白				簾白			僂白							
五〇五	五〇四	五〇三	五〇三	五〇二	五〇一	四九九	四九八	四九八	四九七	四九五	四八九	四八七	四八五	四八五	四八三	四八二	四八〇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244	明卣	明封卣	五〇六
245	頤父甲卣 三字	毅父甲卣	五〇七
246	頤父乙卣 器蓋叶銘	毅父乙卣	五〇八
247	頤父乙卣 器蓋叶銘	伸父乙卣	五〇八
248	魚父乙卣		五〇九
249	頤父乙卣 器蓋叶銘	頤父乙卣	五〇
250	取父癸卣 器蓋叶銘		五一
251	父癸卣		五二
252	員父夾卣		五三
253	頤父戊卣 器蓋叶銘	頤父戊卣	五一五
254	天龍父辛卣 器蓋叶銘	奮父辛卣	五一六
255	亡父癸卣 器蓋叶銘		五一六
256	帝女卣 器蓋叶銘		五一七
257	駒卣 器蓋叶銘		五二八
258	小子亡母己卣 器蓋叶銘		五二九
259	父且辛且癸卣 六字	犬且辛且癸卣	五二二
260	亡父丁卣 器蓋叶銘		五二二

278	277	276	275	274	273	272	271	270	269	268	267	266	265	264	263	262	261
亡冊親自 蓋十字 銘	響自 蓋十七字 銘	保自 蓋十六字 銘	却其自三 蓋三 外底均有字	却其自二 蓋三 外底均有字	却其自一 蓋二十七字 銘	噫亡母辛自 蓋十七字 銘	厠自 蓋對銘	亡自 蓋對銘	小臣豐自 十字	散白自 蓋對銘	散白自蓋	輦亡亡癸自 蓋對銘	史戌亡父壬自	子自亡父丁自 蓋七字 銘	餘白自 蓋對銘	臺亡母癸自 蓋對銘	噯亡父庚自
						頂乍母辛自	寓自										
五五一	五五〇	五四九	五四三	五三八	五三六	五三四	五三三	五三二	五二九	五二八	五二八	五二七	五二六	五二五	五二四	五二四	五二三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279	雋斚 一字	雋斚	五五五
280	凡斚		五五五
281	亞中酉斚		五五六
282	匿斚		五五八
283	卣斚		五五九
284	曹斚		五五九
285	子荷戈斚	戈斚	五六一
286	辛亞中卣斚 三字	辛亞離斚	五六二
287	卣父戊斚 四字	卣父戊斚	五六三
288	毫母癸斚 六字		五六四
289	丹斚 二字 蓋 二字	丹斚 蓋	五六五
290	彝戈斚 蓋		五六六
291	員斚 器蓋 三字 三代 十四 五 十 無 蓋 銘		五六六
292	白喉斚 七字		五六八
293	長田斚 五十七字		五六九
294	各斚 一字	亭斚	五七四
295	卣斚		五七四

313	312	311	310	309	308	307	306	305	304	303	302	301	300	299	298	297	296
𪔐𪔐	伐𪔐	𪔐𪔐二	𪔐𪔐一	鳥𪔐	般𪔐	車𪔐	取𪔐	教𪔐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旅𪔐二	旅𪔐一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田𪔐
駸𪔐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𪔐𪔐	輪𪔐
五九四	五九三	五九一	五九一	五八九	五八七	五八六	五八四	五八二	五八一	五八〇	五八〇	五七九	五七九	五七七	五七六	五七五	五七五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314	壺觚	壺觚	五九六
315	盃觚	盃觚	五九六
316	盃觚	亞其觚	五九七
317	斚觚	斚觚	五九八
318	斚觚		五九九
319	斚觚一	斚觚	六〇一
320	斚觚二	斚觚	六〇一
321	車觚		六〇一
322	囧門觚		六〇二
323	方女觚 二字		六〇三
324	觚	耳須觚	六〇四
325	觚	取佣觚	六〇五
326	觚	余豕觚	六〇五
327	婦鳥形觚		六〇六
328	丹觚一	冉觚	六〇七
329	丹觚二		六〇七
330	吊車觚		六〇八

348	347	346	345	344	343	342	341	340	339	338	337	336	335	334	333	332	331
父辛竝觚	亞中旅父己觚	南父戊觚	叔父戊觚	仲父乙觚	戈且辛觚	斚且丙觚 三	子龍觚	斚女觚	斚口觚	●●戈觚	斚口觚	斚癸觚	目鼎觚	朕女觚	叔父乙觚	斚子龍觚	買車觚
	亞苻父乙觚			斚父乙觚		斚且丙觚	子龍觚		斚口觚			斚癸觚	目主觚		叔父乙觚	壺規觚	
六二七	六二六	六二六	六二五	六二四	六二三	六二二	六二一	六二〇	六一九	六一九	六一八	六一六	六一五	六一三	六一二	六一一	六一〇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349	父辛觚		六二九
350	隻父癸觚		六三〇
351	羊圓車觚	羊圓車觚	六三一
352	爪亞豕觚		六三一
353	辛鄉寧觚		六三二
354	庚父乙觚	庚父乙觚	六三三
355	饌觚		六三四
356	婦婦觚		六三四
357	大且乙觚	大且乙觚	六三五
358	毫父乙觚		六三六
359	万甕父辛觚		六三七
360	及解		六三九
361	亞中井解		六四〇
362	彝女解		六四一
363	山安解	山安解	六四一
364	易己解		六四五
365	盂女解		六四六

383	382	381	380	379	378	377	376	375	374	373	372	371	370	369	368	367	366
出爵	亞木爵	合爵	合爵	田爵	中爵	串爵	仙爵	奔爵 一字	弔儻解 七字	父己未虞解	句乍父丁解 六字 陽義	睪父丁解 五字	告宁父戊解	鷹冊父乙解 四子	亞中殷父辛解	父己解	魚父乙解 三字
	亞上矢爵			輪爵	中爵		攻爵	亨爵	弔儻解	父己未庚解	句乍父丁解				亞尊父辛解		
六六三	六六二	六六一	六六一	六六一	六五七	六五七	六五六	六五五	六五四	六五三	六五二	六五一	六五〇	六四九	六四八	六四七	六四六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384	鷺爵一	鷺爵一	六六三
385	鷺爵二		六六四
386	𩺰爵	𩺰爵	六六五
387	𩺰爵		六六五
388	𩺰爵	官爵	六六六
389	𩺰爵		六六七
390	𩺰爵	彈爵	六六八
391	𩺰爵		六六八
392	𩺰爵		六六九
393	𩺰爵		六七〇
394	光爵		六七〇
395	𩺰爵		六七一
396	古爵	古爵	六七三
397	𩺰爵	𩺰爵	六七四
398	𩺰爵		六七五
399	𩺰爵		六七五
400	𩺰爵		六七七

418	417	416	415	414	413	412	411	410	409	408	407	406	405	404	403	402	401
父己爵二字	回爵	祝爵	貯爵	甲爵	申爵	亞中子爵	非帛爵	禾爵	亞爵	骨爵	由爵	女爵二	女爵一	小爵	受爵	甘爵	孟爵
	正爵	鞞爵		冬爵	敦爵		雁旅爵		偶爵	太爵				枝爵	駘爵	血爵	
六九一	六九〇	六九〇	六八八	六八七	六八六	六八六	六八五	六八四	六八三	六八一	六八〇	六八〇	六八〇	六七九	六七八	六七八	六七七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419	戶姦爵		六九一
420	守戈爵		六九二
421	車買爵一		六九三
422	車買爵二		六九三
423	戈車爵		六九四
424	◆彌爵	◆輔爵	六九五
425	子蝠爵		六九六
426	門龍爵		六九七
427	丁朋爵	丁州爵	六九七
428	亞中女方爵		六九八
429	母山爵		六九九
430	子衛爵一		七〇一
431	子衛爵二		七〇一
432	亞克爵	亞犬爵	七〇二
433	亞心爵	亞止爵	七〇三
434	子安爵	巳女爵	七〇四
435	內耳爵		七〇四

453	452	451	450	449	448	447	446	445	444	443	442	441	440	439	438	437	436
𠂔父辛爵	𠂔父戊爵	戈父丁爵	魚父乙爵	𠂔且癸爵	叔且士爵	且辛卣爵 三字	單𠂔爵	𠂔己爵	鄉宁爵	己𠂔爵	萬厲爵	高爵	𠂔𠂔爵	亞中戶爵	亞中癸爵	告宁爵	子𠂔爵
𠂔父辛爵	𠂔父戊爵			𠂔且癸爵			單北爵	虫己爵		己戊爵			𠂔𠂔爵		亞中寔𠂔爵		
七一九	七一八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一一	七〇九	七〇九	七〇八	七〇八	七〇七	七〇六	七〇六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454	父辛永爵		七二〇
455	父辛爵		七二一
456	門父癸爵		七二二
457	田父癸爵	自父癸爵	七二二
458	父癸爵		七二三
459	堇母士爵		七二四
460	虜兄癸爵		七二五
461	亞卣爵		七二六
462	亞爵		七二七
463	子卣爵	子永單爵	七二八
464	羊卣車爵		七二九
465	卣未爵		七三〇
466	亞卣爵		七三〇
467	中卣公爵		七三一
468	季丁爵	希丁爵	七三二
469	父癸且辛爵		七三二
470	壬卣父丁爵		七三四

488	487	486	485	484	483	482	481	480	479	478	477	476	475	474	473	472	471
𠂔父戊盤	𠂔父丁盤 四字	𠂔從彝盤 三字	𠂔舌盤	𠂔戈盤	𠂔盤 二字	𠂔盤	𠂔盤	束盤	𠂔盤 一字	父辛角 三字	攸父上父爵 七字	攸父父戊爵 五字	𠂔父北丁爵 二	𠂔父北丁爵 一	父癸爵	刀子父壬爵	亞中向父戊爵
	羊父丁盤			𠂔戈盤			𠂔般血		輪般血				𠂔父北丁爵	𠂔父北丁爵			
七五三	七五二	七五一	七五〇	七四八	七四七	七四五	七四五	七四三	七四二	七四一	七三八	七三七	七三六	七三六	七三六	七三五	七三四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489	匚父丁盤 八字		七五四
490	送匚斤考盤		七五四
491	白戾父盤 十七字		七五六
492	句它盤 二十一字		七五九
493	齊弔姬盤 二十二字		七六〇
494	般中采盤		七六二
495	齊榮姬之嬭盤 二十三字		七六四
496	瑩湯弔盤 二十七字		七六五
497	函皇父匚琯嬭盤 三十九字		七六七
498	守宮盤 六十六字		七六九
499	匚白聖匚 八字		七七四
500	白吉父匚京姬匚 十五字		七七七
501	弔屈、匚師姬匚 十八字		七七八
502	大師子大孟姜匚 二十五字		七七九
503	𠄎方彝 一字	宁方彝	七八一
504	𠄎方彝		七八一
505	車方彝 五十五字 蓋陽識		七八二

523	522	521	520	519	518	517	516	515	514	513	512	511	510	509	508	507	506
又勺一字	卅年釜 <small>二十三字 一在器底一在器身</small>	吳王夫差鑑 <small>十二字</small>	智君子鑑 <small>二</small>	智君子鑑 <small>一十六字</small>	御父戊鎛 <small>三字</small>	冊光鎛	吳鎛 <small>文參一九五四五十四</small>	甬鎛 <small>一字 蓋對銘</small>	書呂鎛 <small>三紙 附木 器四十字 鎛全</small>	要君孟 <small>二十六字</small>	魯大嗣徒元孟 <small>十五字</small>	遷斥孟 <small>五字</small>	𠙴方彝 <small>三十一字 蓋對銘</small>	𠙴方彝 <small>十四字</small>	又二	卣室父戊方彝 <small>一</small>	秦父丁方彝 <small>四字</small>
					御父戊鎛			寧鎛	繼書鎛				𠙴方彝		竹室父戊方彝	竹室父戊方彝	駟父丁方彝
八一〇	八〇八	八〇六	八〇四	八〇四	八〇三	八〇二	八〇一	八〇一	七九五	七九二	七九一	七八九	七八六	七八五	七八四	七八四	七八三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524	四勺	四勺	八二〇
525	斝子勺 二字		八二一
526	沃都杯 二字		八二二
527	萬桀 一字		八二三
528	孟桀 左右各一字		八二四
529	甬車飾 一字	甬車飾	八二五
530	康戾鸞鈴 二字		八二七
531	右轂車器 二字 錯金		八二九
532	西年車器		八三一
533	晉公車器 一 四字		八二三
534	晉公車器 二		八二三
535	旅圓簫器 一字		八二五
536	瓦三桶器 三字		八二六
537	王命傳寶節 四字		八二七
538	官鑲 四字		八二九
539	三戾權 五字		八三〇
540	五年司馬成公權 三十字		八三一

558	557	556	555	554	553	552	551	550	549	548	547	546	545	544	543	542	541
 𠄎 正背二字 二款	 𠄎 正背二款	 𠄎 鳥篆戈	 𠄎 正背二款	 𠄎	 𠄎	 𠄎 二 正背二款	 𠄎 一 正背二款	 𠄎	 𠄎	 𠄎 正背二款	 𠄎 正背二款	 𠄎 正背二款	 𠄎 正背二款	 𠄎	 𠄎 一字	 𠄎 四字	 𠄎 二字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八四六	八四六	八四五	八四四	八四四	八四三	八四三	八四三	八四一	八四一	八四〇	八三九	八三九	八三八	八三七	八三七	八三三	八三二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559	昭戈 <small>正背二款</small>	昭鳧戈	八四七
560	昭戈 <small>正背二款</small>		八四八
561	羊戈 <small>正背二款</small>		八四九
562	陽戟戈		八五一
563	玄琴鳥篆戈		八五一
564	攻敵王光鳥篆殘戈 <small>正背</small>		八五二
565	鼎之田戈 <small>四字</small>		八五三
566	邲之新都戈	邲之新都戈	八五四
567	子頤鳥篆戈 <small>五字</small>		八五五
568	犧少戈 <small>屬下三七</small>		八五六
569	邲王是楚戈 <small>八字 正背二款</small>		八五七
570	邲王之子師戈 <small>九字</small>		八五九
571	鄆戟 <small>一字</small>	鄆戟	八六二
572	齊戟 <small>三字</small>		八六三
573	童留戟 <small>五字</small>		八六三
574	省共戛戟	省共戛戟	八六四
575	雍王戟		八六四

593	592	591	590	589	588	587	586	585	584	583	582	581	580	579	578	577	576
越王之子劍 二款	越王劍 正背八字 二款	魯劍 校七字 十一百四	右軍劍 六字	富真劍	陸劍 五字	龍鳳工劍	龍鳳工劍 二字	郎右軍牙 三字	十三年戟 十九字	三年戟 十六字	元年戟 正背十五字 二款	八年戟 十四字	口告戟 十三字	四年戟 十二字	陳睦戟 八字	滕司徒戟 七字	烏蒙戟 六字
			右軍劍														
八八六	八八四	八八四	八八三	八八一	八八〇	八七九	八七九	八七四	八七一	八七〇	八七〇	八六九	八六九	八六八	八六八	八六六	八六六

編號	商周金文錄遺原器名稱	本書所定器名	頁數
594	越王劍 正背二紙		八八六
595	郢王職劍 十字		八八八
596	廿九年劍 十一字		八九〇
597	廿九年劍 十二字		八九一
598	越王劍 正背十四字 正背二紙		八九二
599	王立事劍 十九字		八九四
600	十五年劍 二十字		八九六
601	少虞劍 正背		八九六
602	十七年劍 二十一字		九〇〇
603	貯斧 一字		九〇一
604	貯斧		九〇二
605	衡干首 一字		九〇三
606	卒干		九〇四
607	即公鏃 十字		九〇六
608	葬鐔 一字		九〇七
609	垂 一字	子衛	九〇八
610	𠄎		九〇八

[illegible]

商周金文錄遺攷釋上編 叙論

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中國青銅器之起源

世代綿眇，青銅製器，造端於何時？稽諸古籍，或祖遼軒轅，或推本夏后，若管子五行篇云：「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史記封禪書云：「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此皆謂鑄鐘作鼎，蓋盪觴於黃帝；至若左宣三年傳，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墨子耕柱篇云：「昔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此謂作鼎鑄鐘，始於夏后之世也。

然黃帝虞夏之說，古人言之鑿鑿（詳），似非向壁虛造之辭，唯於經籍、考古尚未樁接確證之前（詳），寧闕信而置疑，況傳世著錄銅器之書，迄今且未見夏代之器（詳），今名世之銅器，殆以殷商為多。

追溯銅器之製作，有言係傳承黑陶時代，並賡續史前時代石骨之器與木器之傳統（註）；而鋒刃器若戈、矛、箭、鏃之屬，則昉襲先

史時代之石骨器^(註)。唯不論其模仿依傍，或自創新局，觀二里頭遺址中，青銅器製作之精，形制之美，及早商青銅禮器器製之齊備，則中國青銅器之起源，當不以殷商為最古，可不待辨而自明。然欲究詰其濫觴於何時？則尚有俟於更多之考古發掘以資證實也。

※註：

1. 徐旭生曾謂先秦書中關於夏代並包有地名之史料約八十條，除去重複，尚賸留七十條，而西漢人著作中，尚存有三十條左右，其中最可貴之史料，則藏存於左傳、國語、古本竹書紀年三書中約三十條。說見略讀研究夏文化的問題，載新建設一九六〇年第三期六三頁。

2. 關於上古史之重建，近人著述頗豐，可參見杜正勝編之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及宋晞撰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前史的研究，載史學彙刊第四期；又七十年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一文，載珠海學報第十二卷五五—八〇頁。

3. 馬衡曾譏宋以來之為金石文字者，每多好高鶩遠之談，如董道錢譜十卷（已佚，羅泌路史多採其說），洪遵泉志十五卷之於錢幣，多溯源於太古；薛尚功之於鐘鼎彝器，亦著錄自夏代，荒渺無徵，不可憑信。說見凡將齋金石叢稿一一八頁。按：薛尚功款識卷一著錄夏器款識凡二，一琿戈，一鈞帶，實

無驗證而必之者也。又陳經·求古精舍金石圖亦藏夏青銅匕首一具，亦遐遠難徵。

4. 參見唐蘭·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青銅器談起，載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七期。

5. 參見馬衡·中國之銅器時代，載凡將齋金石叢稿一二〇頁。唯此文又載於日本·民族三卷五號·考古學論叢第一冊；又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一卷六號。

6. 參見章鴻釗·中國銅器鐵器時代沿革考，載石雅附錄中。

7. 參見吳汝祚·夏文化初論，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一三九—一四〇頁。

8. 關於二里頭文化，由其堆積層可分四期，考古學界見解紛歧，可概分為四：其一以二里頭文化屬於商代早期文化。其二以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三、四期為商文化。其三以四期悉為夏文化。其四以一至三期為夏文化，四期為早商文化。詳見孫華·關於二里頭文化，載考古一九八〇年第六期五二—五二五頁；又吳汝祚·夏文化初論一三七頁；又嚴耕望·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載大陸雜誌六十一卷五期一四頁；及鄒衡·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三氏皆以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乃夏文化。

9. 參見鄒衡·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載夏商周考古學

論文集一五一—一六頁。

10. 參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二七五—二七六頁。一九七九年北平文物出版社出版，凡四一三頁，為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全國各省市文物考古工作之綜述，便於查考。

11. 參見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上編，載考古學報一九四八年第三冊。

12. 參見李濟·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6)青銅器，載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一六一頁。

第二節 金文著錄研究史略

商周二代，銅器之用燦然大備，殷人尚鬼，周人重禮，隆奉祖考，敬畏鬼神，斯厚喪之風寢盛^(註1)，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而沉埋，寄寓地穴。

秦漢以來，扣掘之事屢興^(註2)，古器物之發現頻傳，其用以供帝王將相改元薦祚，登基受賞時祥瑞之表徵，並為粉飾權勢之圖騰^(註3)，亦為擁珍自詡，誇富競奇之徒所取資^(註4)。唯經師大儒，鮮有旁鶩及此者，故許慎雖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註5)然說文屢引秦刻石，反不及鼎彝一字；鄭玄以一代宗師，而不辨犧尊^(註6)，至若王肅^(註7)、劉杳^(註8)之以出土銅器疏校經注之謬者，值寥若晨星。故趙宋之前，古器雖偶暴於史，惜識之者寡，記之者略，著錄研究之事，尚付闕如。

蓋古器之投羅著錄，文字形制之考訂研究，實昉自宋代，宋仁宗皇祐年間編纂之皇祐三館古器圖為著錄古器物之始；而私家著意於古器，蘄能考明古制，勘正文字，以次其世諡，出一人之力而輯錄成書者，則以劉敞之先秦古器記為張本；厥後有呂大臨作考古圖十卷，乃北宋私家著錄彝器書中之翹楚，其書賅博富洽，寫圖撫銘，備載大小、容量、重量、出土之地、收藏之人，并加以考釋，後

之箸錄金文者，大氏以此書為槩。繼之者，若宋徽宗敕撰之博古圖錄，宋佚名撰之續考古圖，薛尚功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王休撰嘯堂集古錄，及王厚之輯復齋鐘鼎款識等諸書，亦為斯學之有榮，外如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張倫之紹興內府古器評，黃伯思之古器說，董道之廣川書跋之類，亦頗存名目，考覈形制。故兩宋之時，其於彝器之收藏、箸錄與考訂，均突軼往代，而為斯學之先導，推輪之功，不可磨滅。

元明兩代，箸錄研究之風寢息，略無可觀，唯收藏蒐集之好，則傳承而不衰。

有清一代，研究箸錄銅器之風復熾，若伏流出泉，則潺潺而不斷，初則高宗命尚書梁詩正等錄內府藏器為西清古鑑四十卷，繼有寧壽鑑古十六卷，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附錄一卷，及箸錄盛京行宮藏器之西清續鑑乙編二十卷，殆皆成於乾隆一朝，上有好者，下必從焉，於是海內諸士，聞風承流，纂相蒐集，購羅古器，吉金之學，於焉復興。其箸錄一家藏器者，則始於錢坫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而迄於端方之陶齋吉金錄。其鳩集諸家藏器，輯為專書者，則造端於阮元之積古齋鐘鼎款識，而莫富於吳式芬之據古錄全文，及方濬益之綴遺齋彝器款識，外如劉喜海之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及長安獲古編，曹載奎之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之筠清館金文，潘祖蔭之攀古樓彝器款識，吳雲之兩壘軒彝器圖釋，吳大

徵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及憲齋集古錄、徐同柏之從古堂款識學、劉心源之奇觚室吉金文述、朱善旂之敬吾心室彝器款識，及丁麟年之移林館吉金圖釋等諸書，其廣事搜羅，勤於著錄，乃度越前代，獨步千古矣。

民國以後，承襲清代方輿未艾之金文學，扣掘之舉屢興，科學考古相輔，其著錄之豐，藏器之富，研究之精進，考釋之堅實，堪稱一日千里，已非前代之可比觀。而七十年來，國勢動盪，古器流離，飄零異域，寄寓國館，金文之學，復為舉世漢學所矚目，鑽研考索者寢多，而中外論纂著述之富，直縷髮難數，雖設席備饗，盈尺積稿，尚難逃疏漏罅萬之譏，況操觚盤桓其間者，亦且彤彤不絕焉。

自鄒安于民國五年撰雙王壘齋金石圖錄及周金文存六卷，迄民國七十年出版之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其間六、七十年，無論銅器之著錄、銘文之考釋、古史之追溯，商周時代，地域之探究、政經典制之推求、工藝金相之探測，諸家悉擲其風雲琉璃之筆，為深思熟慮之論，就中以銘文之傳拓，益加蒐羅詳贍，尤以廬江、劉體智輯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及上虞羅振玉輯三代吉金文存銘拓最富，前者於民國二十四年刊行，凡收六千四百六十器，後者於民國二十六年刊行，凡收四千八百三十一器，均集商周金文之大成，而為研究金文不可或缺之要籍，唯劉書間收偽器，羅書多見舊錄，其集近二

三十年出土之彝器銘拓，且均未經他家著錄，片言隻字皆精當者，則推于省吾編商周金文錄遺一書，斯三編齊全，則研究金文之要籍於焉大備。

※註：

1. 按：檀弓言殷有以祭器葬者。其後以厚葬久喪為仁，故冢墓地穴，轉為寶藏之所，詳見墨子、節葬篇及呂氏春秋節喪。

2. 參見呂氏春秋、安死篇及西京雜記卷六、一頁。

3. 參見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武帝紀；後漢書、明帝紀及後漢書竇憲傳，皆有得鼎為祥瑞之記載。

4. 參見漢書梁平王傳及梁書、劉之遴傳者是。

5. 參見說文解字敘。

6. 參見詩經魯頌閟宮「犧尊將將」注，殆以「刻鳳凰於尊」為犧尊也。

7. 參見詩經魯頌閟宮「犧尊將將」疏，言魏明帝大和中，魯郡曾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而證犧尊當以犧牛為尊。

8. 參見南史四十九劉杳傳謂晉時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為牛象。

9. 按：趙孟頫曾題博古圖、周豐鼎詩云：「豐鼎制特小，周人風故淳。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勻。鑄法觀來妙，銘文考更真。」

平生篤好古，對此興彌新。參見松雪齋集卷四，六頁。元、明二代之收藏可參見容庚、通考第十四章收藏，二三四—二三八頁；而復有元、楊鉤撰增廣鐘鼎篆韻，明、曹昭撰格古要論，王佳撰新增格古要論，明、李登之撰古遺文及釋道泰之集鐘鼎古文韻選等書，皆涉彝銘，而非專錄。

第二章 商周金文錄遺述略

第十節 釋名

民國四十六年，于省吾既取近二三十年出土之銘拓，以前人未曾著錄及以補苴三代吉金文存模糊、漫漶、同銘異范者為主臬，不遑顏其書曰「三代吉金文存錄遺」，而概以「商周金文錄遺」名之者，何耶？

夫「三代」之稱，已成習語，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注：「三代，夏殷周也。」三代蓋用以稱夏商周也。然黃帝虞夏之說，古人論述精鑿，似非子虛烏有，徒託幽眇，故乍觀亦妥帖易施，細審實岨崕而不安^(註)。殆以傳世青銅製器，殷商為早^(註)，前人著錄，每每侈言「三代」，若薛氏、款識法帖之於「夏瑊戈」與「夏鉤帶」^(註)者是，羅氏雖言「三代」，而書中實無夏代之器銘，其不當之處，瞭然可辨。故謂中國之青銅器時代，非商、周二代莫屬，其時約千五百年。洎乎秦漢，銅器式微，鐵漆器代興，不復商周盛況。故于書以「商周」為名者，豈徒然哉？

「金文」之名，其起頗晚，先秦典籍，直以「盤盂」、「鐘鼎」之稱統括青銅製器，若墨子、尚賢下篇云：「書之竹帛，琢之盤盂」

，傳以遺後代子孫。又魯問篇云：「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看是，而問以「金」名之，若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于金石，著於盤盂。」故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云：「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后賢之」，用以稱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註3）宋人著錄彝銘之書，則以「鐘鼎」或「鐘鼎款識」名之，若王楚之「鐘鼎篆韻」，薛尚功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撰「復齋鐘鼎款識」即其例，宋趙希鵠曾云：「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註5）然青銅古稱「吉金」，若國語越語下：「越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又齊語云：「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耒斤斲，試諸壤土。」者是，彝銘更用「吉金」。（註6）「良金」（註7）「赤金」（註8），及「金」（註9），五之稱（註10），「金」乃其總稱也。而青銅製器，非徒鐘鼎盤盂，是以偏款帥金，未知其可也；款識之說無徵，且涉及花紋；未若以「金文」為稱，庶幾涵蓋周全，名實俱符，為見賈之諦。近人若鄒安「周金文存」，王國維「觀堂古金文考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容庚「金文編」，悉以「金文」是尚。夫「金文」之義，當於英文之「bronze inscriptions」，殆屬於銘刻學「Epigraphy」之範疇，而與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paleography」有濡沫相需之關係。故于書

次以「金文」為名，意為鑄於吉金彝器中之文字，洵得其指。

若夫「錄遺」者，蓋謂錄三代吉金文存之所遺也。夫以往昔之出土有限，而未來之扣掘無窮，彝器之得，焉有止境，故「三代吉金文存」雖挾「金文大成」之美譽，終有其未盡善美處，于氏以其多年所藏，剔去復沓，辨明真偽，一鱗半爪，取有裨於經史，長短銘文，皆攸關乎典制，而其原拓墨本，大半為近二三十年出土古物，而原器業已流落他邦，為海內所難見者，則捐諸縹緲，裒集成冊，名為「錄遺」者，固非僅錄羅書之遺，亦為飄零異域之先賢遺物，留其雪泥鴻爪而已。

觀夫于氏顏其書曰「商周金文錄遺」之所由，亦可窺其用心處矣。

※註：

1. 參見文選卷十七，陸機·文賦語。

2. 參見第一章第一節「中國青銅器之起源」一文。

3. 參見款識卷一，夏器款識·琫戈，鈎帶，容庚以為「實周器」，通考二七二頁。

4. 參見史記集解引應劭·孟康注，又同傳言武安「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見田蚡亦好盤盂鐘鼎之學。

5 參見洞天清祿集十六頁。

6 按：迨戰國之時，始還其本名稱「銅」，若管子·山權數篇，地數篇；墨子備高臨篇，雜守篇；韓非子·十過篇，文子上禮篇，國策趙策，山海經西山經，北山經·中山經等是。

第二節

取材

夫銅器之收藏與銘拓之採挾，必有其取舍之標的，或以器物之完整無關，或以形制之優美罕覩，或以花紋之細麗絕倫，或以款識之多寡有無而定奪，然商周金文錄遺之取舍標準，則異於是。

于氏以為客觀材料乃科學研究之基石，其材料之全備具體，端賴一二器美銘長者，實不足以彌綸周全，供給所需，故藏器著銘，當無論其造型之精美，銘文之短長，傾心盡意，訪珍搜寶，必博搜遠紹，細大不捐，蓋以一二之銘，尚能為商周史料之階引，其有年月日可稽者，斯乃勘經正史之鐵証，故不為愛珍棄常，嗜奇好美之情所限，而有寬容並蓄，涵蓋廣大之心，于氏依此心態，搜尋器銘，不遺餘力。

斯于氏纂輯所得，復去舊錄已著者，取他書未著錄之墨本，就

三代吉金文存未備，同文異範，或其銘文漫漶者，哀集成冊，偶與他書涉複者，悉於目錄中注明（表二）故網羅海內名家，計郭鼎堂四器，容庚十四器，商承祚八器，唐蘭三器，陳夢家三十三器，胡厚宣二十二器，陳保之一百二十器，凡二百零四器，居全書三分之一，而假借自東北大學圖書館者五器，其自藏者四百零七器，凡得銘文拓本六百一十六器。

商周金文錄遺所拓墨本，大抵拓自近二三十年所出土之銅器，且原器多已流落國外，為海內所難見者，若司母戊鼎乃抗戰中河南安陽武官村所出土；作冊大鼎出于洛陽邙山之麓馬坡；禹鼎為民國三十一年於陝西岐山縣任家村出土；矢毀於民國四十三年六月於江蘇省丹徒縣龍泉鄉煙墩山南麓斜坡上出土；白刃其鑿為民國二十九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家村出土；保卣乃民國三十七年於河南洛陽出土；而尹姑鼎今則藏於美國 Albright 美術館……者是，其取材之新進，與收錄之詳贍，蒐羅之功，猗嗟偉矣。

商周金文錄遺之取材既異於他家以銘長器美者割地自限，復能扶新近出土之信實古器，雖銘文參差懸殊，長短互異，然其豐廣博肆，取捨襟懷，豈他箸錄家所能及哉！

第三節

編排

夫以商周金文錄遺之廣搜博紹，致其器銘長短備俱，參差懸隔，而形制器類，復林總纂繁，僅欲使器有所歸，銘有所屬，斷能簡繁備御，釐然判絕，而便於操觚者，器類之編排，均為首瞻。

易繫辭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器類之分屬，宋代已然，時至今日，或依器用性質而分^(註一)，或據銘文內容為別^(註二)，或因時代君王而聚^(註三)，或以著錄藏家為次^(註四)，或假國名地望而釐^(註五)，是諸家皆殫盡巧思，營阡劃陌，冀其判然大別。然銘文內容，既受有無之限，亦且難分類別，況殷器夥頤，大氏無銘，是惶惶焉所寄處？而時代國別，爭議尚熾，雖欲徵史，反誤其實，況器之不明其時代國別者乎？且古物之流轉，每無定著，今夕雖藏，明朝或已易人，斯四者之編排分類，皆有窮涯之時，固未能兼容並蓄，各得其所也。唯依器用性質而分，宋人已用其法，董理群器，而未能盡善，今人因仍傳承者，尚見於鄒安之「周金文存」、吳閨生之「吉金文錄」、劉體智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及羅振玉之「三代吉金文存」諸書，然劉書兼收秦權量與漢以後器，體例駁雜；羅書則毀、簋二分，復誤盨為簋，命名偽謬。予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一書亦循其器用性質，以器類聚，因字之多寡為先後，銘文之短長由一二字以達二

百餘字，纂相排比，因器分門，固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其分類較諸前人，實嚴謹而精當，且涵蓋周全，鉅細靡遺，計錄鐘十三，鼎八十六，甗七，鬲六，斂五十五，敦一，簋六，盨六，尊二十六，壺九，壺十七，卣四十六，罍十，盃五，觚六十六，解十五，爵一百又三，角一，盤二十，匜四，方彝八，雜器三十二，戈二十八，戟十四，矛一，劍十七，襍兵六，及不知名器八，凡二十九類，共六百一十六器，其次第井然，分類洽當，實非劉、羅二書所可比擬。于書復於每器之下，注明字數，言其拓本之正背，與他書著錄之情形，若子璋鐘於標目下注：「四十五字，正背，三代、一、三十模糊」，者汧編鐘二甲云：「三鐘共六十八字，正背，與三代、一、四一編一合成全文」，迭鼎云：「三代、三、五、六不同范」，亞中龔公室鼎云：「八字，前後銘文不同，鄴三上十二」，倭侃母壺注：「十四字，器蓋對銘，三代、十二、十二、四無器」，偶明其銘文鐫鑄處，他書偽刻、及器之陽識錯金、出土之狀，若盞客簋二下注云：「十字，底有八字」，盞客壺云：「九字，二紙，一在蓋，一在口緣」，邛其卣二云：「三紙，四十字，器蓋外底均有字」，三云：「三紙，四十五字，器蓋外底均有字」，卅年釜云：「十三字，二紙，一在器唇，一在器身」者，明其銘文鑄處也；若乃子克鼎下注云：「存二十三字，癡三末兩行有偽刻」者，明他書之偽刻也；若山乍父丁解注云：「六字，陽識」，車方彝云：「器蓋對銘

，蓋陽識，巖上二十，書呂銑云：「三紙，器四十字，錯金，附摹本」，右較車器云：「二字錯金」及者汧編三下注：「二十字，正背，以上三種編鐘一坑出土」，蓋明其器之陽識，錯金及出土情形。卷以字數居前，箸錄狀況居後，紊而不亂，若畫龍點睛，彌足珍貴。而每器銘拓之下，必標明編號，既便於索驥，復分別剴然，視諸羅書，亦已過矣。

于書編排之善，已如上述，而其審辨之嚴，撫拓之精，更其餘事矣。

※註：

1. 按：宋人董理群器，已知用此法，若考古圖、博古圖錄者是。
2. 若李榕之金文選讀第一輯分祭祀典禮，征伐紀功，賞賜錫命，書約盟誓，訓誥臣下，稱揚先祖等六類者是。
3. 若郭鼎堂、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以西周列王為次，自武成以至幽厲，凡一六二器；而陳夢家以西周銅器斷代(一)(六)由武成以至懿孝，凡九八器者是。
4. 若續考古圖五卷，蓋以藏家為先後，而不以器類為次第。
5. 若郭鼎堂、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編由吳越至虞秦，凡三十二國，共一六一器者是。

第四節 版本

商周金文錄遺序言中嘗言其書乃編者多年來對墨本（墨本者，蓋其拓雕由墨印成之謂）之愛好與搜尋，集纂而成，書成於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民國四十六年八月由科學出版社據墨拓本影印出版（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六號，專號⁰⁸⁰³，圖版⁷²¹幅開本：610×914 字典紙，印張⁷²¹，（京）1-1590 冊），其後有藝文印書館於民國五十七年所編三代吉金叢書初編第十冊出版，迨民國六十年六月明倫出版社復據以影印出版。然藝文本與明倫本俱蒐羅不全，闕九九號「禹鼎」一器，殆偶漏之耳。

第五節 價值

夫金文之研究，首重其真。唯其為真古器，斯可窺制作之原始；唯其為真古銘，斯可究古史之真象，以明典章之遞嬗，進而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焉。

然宋人著錄彝器之書，每真偽雜糅^{（註）}，清人蒐集力作，亦且偽器累累^{（註）}，即以與商周金文錄遺鼎足而三之小校經閣金文拓本而言

，雖稱巨觀，網羅繁富，亦收偽器凡一百四十三器^(註)，其不足據以爲金文之研究，可不辨而明。唯商周金文錄遺一書，費編者數十年訪求之功，博搜遠紹，細大不捐，厥克其成，其墨本多拓自近二三十年出土之銅器，少則隻字，多則百言，皆信實確鑿，靡有疑議，此可資以爲金文研究之津逮者一也。

三代吉金文存之作，乃羅氏積四十年蒐集所得拓本影印而成，宏裁偉構，博搜廣被，洵集金文之大成。唯所錄諸器，固多已見於舊錄，其未經著錄者，亦不過百居一、二耳^(註)。況滄海杳冥，容有遺珠，和璧雖瑜，間有微瑕，羅書撫拓雖豐，殆已備載舊錄，而其未及見者，或寄寓他邦，或祕懷中土，其已著錄者，或銘文漫滅，迷其亥豕，或有同銘異範，可互校參，商周金之錄遺一書，既取前人未曾著錄，復傾海內藏家之得，凡六一六器，視諸羅書，亦已多矣。固可以補苴三代吉金文存之未善，釐清羅書之掩晦，此其爲金文研究之津梁者二也。

夫器不在多，要在精真，銘不待長，重在內容。商周金文錄遺之取器既信實確鑿，銘文內容，復博賅富洽，若禹鼎之記伐罪，陳侯午敦之言時代，其勘經定篇，流通文字，彰明典制誥命，尊崇敬祖祭先，觀其闡幽發微，補闕正訛，固足以頡頏尚書，可作許書之權輿；而迨本溯源，審本知末，亦在三禮春秋之上，是片銅之殘銘，固不可寶，零文隻字，足徵大道，商周金文錄遺著錄之器雖未若

劉、羅二書之富，而其器真銘善，陳義豐饒，則遠在二書之前。況體大製宏，難以為功；數百之器，較易導竅，苟致力於斯，必有獲焉，斯其為金文研究之舟楫者三也。

他若銘拓之精，鑑別之嚴，分類之正確，取題之恰當，彌足為金文銘拓者所式法；而為開啓金文研究之鎖鑰也。

※註：

1. 按：彝器之書，始于皇祐三館古器圖，其書已收偽器，薛尚功之彝器款識及王懷祖堂集古錄收封比干墓銅盤，王厚之鐘鼎款識所收之師旦鼎，亦為偽器，是宋人著錄，真偽雜糅。

2. 參見容庚通考第十二章辨偽一九三一二二六頁。

3. 按：容庚列舉九十器，又王永誠·辨五十三器，參見先考·四九九一五一〇頁。

4. 按：三代吉金文存凡收四千八百三十五器，其舊錄未著錄者六十四器，居百分之一、二。

第三章

本文綱要

第一節

解題

古人製器鑄銘，祀祖旌功，其銘多至數百，少僅一二，非徒用以自名，而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賀、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銘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註一)兼載祭祀典禮、征伐紀功、賞賜錫命、書約盟誓、訓誥臣下^(註二)，諸種事端，或可證經傳之譌誤，或能補文乘之闕亡；況商周距今二三千年，文物屢變，典籍俄空，欲攻究商周史制之真象，莫若彝銘載錄之信實，洵為珍貴之第一手資料。

著錄彝銘之書，宋代已然，或無片言隻字之疏漏；或導通關節，擇肯綮而解析；或擇篇選器，為愛惡之言。鮮有涵容並蓄、挾諸家之精華，以為斷語之礎石者。今以「商周金文錄遺」一書，既纂輯流宕他邦之器銘，復網羅國內墨拓之珍品，其用以補苴商周禮制之罅隙，張皇上古史料之幽邐，實為研究金文之津梁，唯欲補闕正譌，闡發幽微，必自文字始，苟文字之未明，則史實禮制，何能究詰？故雖斷文廢款，焉能或棄，而其銘文之考釋，字義之探索，益形重要，值十里蹣跚，江海小流^(註三)，何能捨諸？于氏既采其銘文，略其圖象，而未著一語，詎家未能通其句讀，千古史料亦墮字塞文

，終隔耳目。今既感其古史堂奧之無由窺，先民結晶之晦澁難曉，爰不憚愚昧，采是書以為考釋云。

唯茲書體大，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就，浸淫摩挲，既恐患獨斷之塞目；而徵引稽古，復懼墮附會之筌蹄，韓非子顯學篇嘗云：「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本諸史傳經籍，以推溯其時代，考證其典章制度；據諸詩書詁訓，以綜納其文章義例；傍諸出土文物，以明文字遞嬗假借之真迹，故彌綸群言，論備衆說以取中；研精宜理，定非一己而不決，然後闕其不知者，傳其可疑者，蘄其不愚不誣而後已，故一字之微，必臚列衆說，考覈辨證，以定得失；一義之釋，必詮析解明，導通脈絡，欲其通達不滯而後可，顏曰：「商周金文錄遺考釋」。

※註：

1. 參見禮記祭統篇

2. 參見李樸·金文選讀第一輯序論

3. 參見荀子勸學篇第一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第二節 分類

本書既采于書所著錄之銘拓而詳加考釋，其別門類聚，則受于書分類之拘繫，恐遭斷鶴續鳧之議，故悉依原書之次第，曲盡本意，以維繫原書之原貌，由其大別以游刃，精分以填隙，以括其大要，合其類別，凡七類四十六子目，茲條列如次：

(一) 樂器類：鐘。

(二) 食器類：(1) 鼎，(2) 鬲，(3) 鬲，(4) 殷，(5) 敦，(6) 簋，(7) 盨。

(三) 酒器類：(1) 尊，(2) 壺，(3) 壺，(4) 卣，(5) 罍，(6) 盃，(7) 觚，

(8) 觶，(9) 爵，(10) 角。

(四) 水器類：(1) 盤，(2) 匜。

(五) 雜器類：(1) 方彝，(2) 盂，(3) 銚，(4) 錡，(5) 鑑，(6) 釜，(7) 勺，

(8) 杯，(9) 槃，(10) 車飾，(11) 車器，(12) 簫器，(13) 三桶器

(14) 節，(15) 鐙，(16) 權，(17) 鍵，(18) 環。

(六) 兵器類：(1) 戈，(2) 戟，(3) 矛，(4) 劍，(5) 斧，(6) 干，(7) 鏃，

(8) 鐃。

(七) 不知名器：

器類之下，各有總說，用述其形制器用，及銘文刻鏤之處。唯「方彝」之歸從，考諸禮經，殆無以「方彝」名之者，著錄諸家或以方

彝為酒器，或言為器物之共名而非專稱，復以其器用未明，今以于書列於盤匱之後，孟錕之前，審其義似以水器待之，然其用既幽晦難曉，諸家猶聚訟紛紛，而後鄰之「孟」，可盛水及漿湯，又據五一及五一三知其亦可為「饌（飯）器」，是孟之器用繁雜，二者皆委曲置之「雜器類」下，而與其他雜器廁焉。

第三節

方法

研究金文，非僅重視取材，復需講求方法。時推境移，去古愈渺，夫以資料之殘闕斷爛，典章制度之隔絕異新，欲推究商周史實之全貌，明其風俗民情之好尚，豈易為哉？金文既信實可信，假此以往，當可登階入室。一窺商周史之幽奧，而其運用金文之方法愈縝密周全，愈能貫串斷簡殘編，廢文沒款之蛛絲馬迹，苟無方法為之津楫，則雖孜孜鑽研，亦不過炊沙成飯，徒勞罔功耳。是方法之重要，可不待言。

方法需疏通融會，堅實穩固。斯敲金扣石，克得迴響。固非材料之呈現漫無整紀，即可事實自然顯明。然方法之運用妙諦，殆存乎一心，其可括而言者，則有時而窮。今本書之考釋，乃抉其一二

必能推知其單純而統一之方法，用以提綱挈領者，若本書六六器田
農鼎，農字甲文作从林从辰，或从森从辰，金文或增田作𡇗，或从
田从辰，或从田从辰从又，或从止、或从𠂔，或从𠂔，說文則从𠂔
，其構形繁複，參差不齊，唯其从田（从𠂔乃从田之譌）从辰以會
農意，則朔古而不易，是其繁文从林、森、又、止、𠂔、𠂔諸形，
正見其披荆斬棘，以闢田園之意，蓋初民耕耘，必先啟森林，故可
从林作，亦可从森作，或闢草莽，是亦可从艸作矣，且所耕者為田
畝，故或从田，而不混其視聽，別為一體，此以綜合法提綱領也。

丙、以分析法闡精微

文字之構成，由文而字，分析其偏旁，明示其內容，亦可究文
字之真諦，宋人已知其法，若博古圖錄兼中鼎云：「按王安石字說
兼作𠂔，从又从禾，此上一字作𠂔，以象禾，𠂔以為又，乃兼字也
。其後用者日多，本書用此法者，若五八器角鼎銘有「𠂔」字，
从「𠂔」从子，从「𠂔」與契文字𠂔二字所从相同，當為𠂔之異構，故為「
字」字，可無疑議。此以分析法闡其精微者也。」

丁、以比較法別同異

比較之法，乃取二者以上之事物，比較推量，以別其同異也，
若本書一四器口鼎，首與城子崖圖版拾陸之陶文「口」字相擬，知
「口」乃「方」之初文，復與甲文之衛字作衛（藏·三三三）形，金文則
作𠂔（衛且己爵）形，中間形構或作「口」猶「方」，方

作𠂔（衛且己爵）
（三代·十六·三七）

衛（康侯簋）
（錄遺·五七）

形，中間形構或作「口」猶「方」，方

之形四隅方正有角，又與〇（圓）之形邊角迴圓者有別，故禮記儒行云：「毀方而瓦合」，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銳也。」此比較其形，判其同異，進而確定其形體者也。

戊、以歷史法明因果

夫文字各有其歷史變異，若以分析、比較之方法尚不得其解者，則觀其歷史流變、譌舛遞嬗之迹，若本書四〇八器骨爵，銘作「

骨」一字，甲骨文有作「骨」形者，金文作「骨」形，古鈇

作「骨」，古匍作「骨」，周封泥作「骨」，漢金文作「骨」，天梁宮高燈、石刻作「骨」，楊慶

泰字古文作「泰」，泰乃後起形聲字。太、大（大）古本一字，大

字本象四肢侈張形，引申而有太、大之義，復引申之即有泰（太）之義，然

太大二誼既分，字形無別，每易生滋擾，是於大字下加橫畫以別之

，若甲文、金文者是，唯一橫可曲折作「太」猶「大」，石刻作「太」，楷書則

以點誌之作「太」石門銘，其一或二或八或六猶「大」者，悉為指事符號也，

若此之屬，以字之源流明其因果者，是以歷史法明因果也。

乙、以系聯法知關屬

夫事物之形成，非個體獨可造就，必有層重因素互相關屬，故說文通訓定聲載：「垂統於上而連屬於下，謂之系，猶聯綴也。經傳多以繫為之。」以層重事因，相互系聯，以窺其關屬者，此之謂也。若本書九九器禹鼎「穆公」於金文中可資系聯者，若：

盞尊 穆公 盞

盞駒尊 盞 師遽

師遽方尊 師遽 宰利

利鼎 利 井伯

長白盞 井伯 穆王

趙曹鼎（一、二） 井伯 穆王

則可推知「穆公」可能為穆王、恭王時人，而穆公或為井伯，此法雖必未瞭然清楚，唯可惜此明其關屬，以為研究之輔也。是以系聯法知關屬。

庚、以實物法究真諦

出土實物愈豐，古史之真象愈明，而以之證經史，考文字，由實物與典籍相結合，克能窺其真諦，若本書三一器葡鼎，銘作「𠄎」字，本象矢箠之形，中或盛一矢、二矢、三矢，今江陵沙塚一號墓及長沙左家公山一五號墓出土之箠，可資佐證；四五器戈且己鼎銘「戈」字，可與出土銅戈參校，是以實物法究其真諦也。

然方法之應用，非僅上列數端，若以經傳明其詁訓，古音知其假借，其應用滋繁無窮，焉能殫舉，但明表一二，以見其大端耳，僅欲究詰，則中編考釋中，俯拾即得矣。

[illegible]

商周金文錄遺考釋中編 考釋

本編蓋依據商周金文錄遺所著錄六一六器之銘文次第，並視其器用性質，括其大要，類分為七，薪收尺樞寸轄之效。其一曰樂器，其二曰食器，其三曰酒器，其四曰水器，其五曰雜器，其六曰兵器，其七曰不知名器。依次加以考釋。

第一章 樂器

商周之世，禮樂是尚，所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註〕}故彝器亦以禮樂之用為主，而樂之八音，金居其首，傳世之器，種類不多，曰鐘，曰鐘鈞，曰鐸子，曰鉦，曰句鑼，曰鐸，曰鈴，曰鼓。然本書所著錄者，唯鐘耳。凡十三器。

鐘

鐘之形制，蓋從商鉦（鉦似鈴而無舌，柄居中，半在上，半在下，稍寬其孔為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為聲）衍變而來。初則手持而擊，故柄在下而口在上；繼則懸之於簾，故甬在上而口在下。今所見之鐘，始於西周。西周前期，有紐作環狀，舞上躡兩

鳥，兩樂有棧而于平者，或兩樂作四虎形，若雙鳥饕餮紋鐘、四虎饕餮紋鐘是也。西周後期以後，其狀可分側縣、直縣兩類：側縣者上為甬，甬旁有幹，枚長而于曲，甬旁設旋環，如紀侯鐘；直縣者無甬，屈柄為鈕，其上無旋環，如者汭編鐘是也。然鐘之名稱制度，考工記所紀鳧氏為鐘特詳，程氏瑤田作鳧氏為鐘章句圖說（註之），則「銑間」、「鼓間」、「鉦間」之解始定，其說云：

古鐘義而不圖，有兩邊為兩樂謂之銑。兩銑之間謂之于。于上擊處謂之鼓。鼓上正體謂之鉦。鉦上鐘頂謂之舞。舞上出於頂為甬謂之甬。甬上平處對于言之謂之衡。鐘縣與甬相合謂之旋。含旋之物在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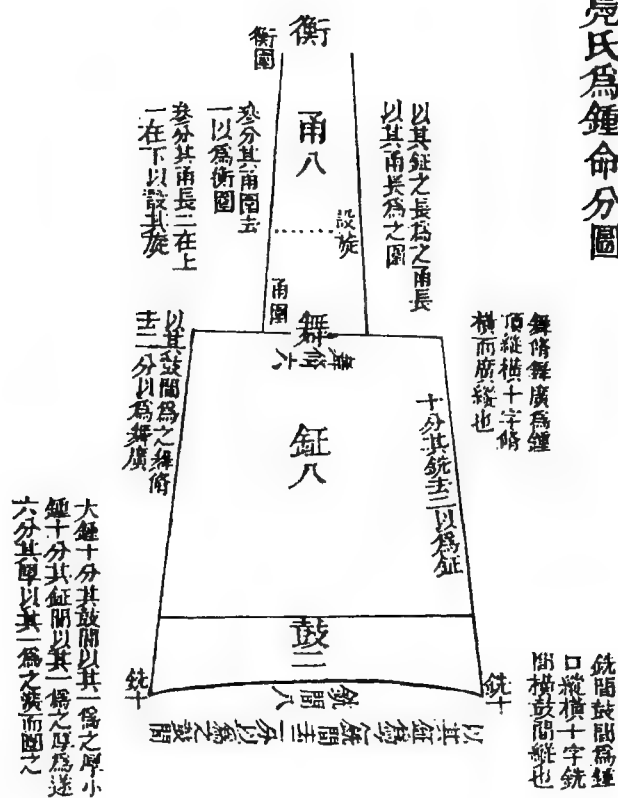
者為旋蟲以管之謂之幹。鐘帶設於鉦者謂之篆。篆間為乳謂之枚。

枚上隆起有光又謂之景。于上之擁弊處謂之隧。（附圖一、二）

鐘有特鐘與編鐘之別：大者為特鐘，獨垂一簣者也；小者為編鐘，十六枚同在一簣者也。然編鐘之數不盡為八鐘一堵，十六鐘為一肆。如余曠齋兒編鐘、子璋鐘、克鐘、邢人鐘皆合兩鐘而成全文，則以兩鐘為一肆。者汭編鐘、號叔鐘則合四鐘而成全文，則以四鐘為一肆。尸編鐘第一組合七鐘而成全文。是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審諸傳世之器，容有參差。大抵特鐘多直縣，編鐘多側縣。特鐘多載全銘，編鐘則銘之首尾多不完具。蓋編鐘以十六枚為肆，編縣於一簣，其銘當依其次第分載各鐘，合之乃全也。唯邵編鐘是載全銘。而刻銘之處，有在兩面者，有僅刻於

鉦之一面，或鼓之左右者。唯楚公鐘刻於腹 夔鐘 獻編鐘刻於甬，則不多觀。

鳧氏爲鍾命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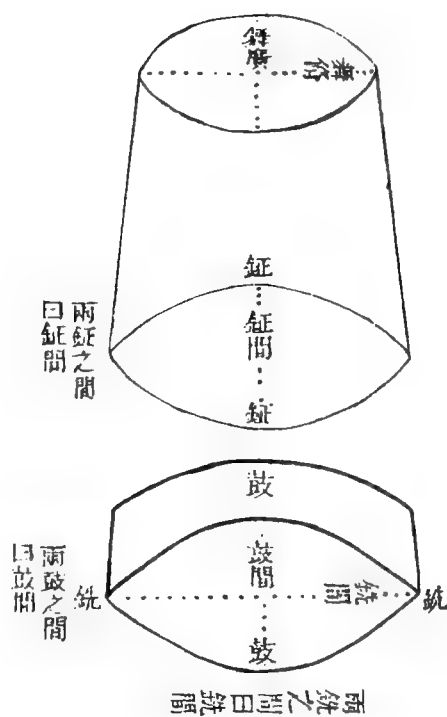


(附圖一)

通藝簡鈔十樂器三事能言

鳧氏爲鍾鈺間鼓間鈺間圖

三間並其鍾體中兩段分圖之乃見橢圓之形亦見



兩鈺之間

(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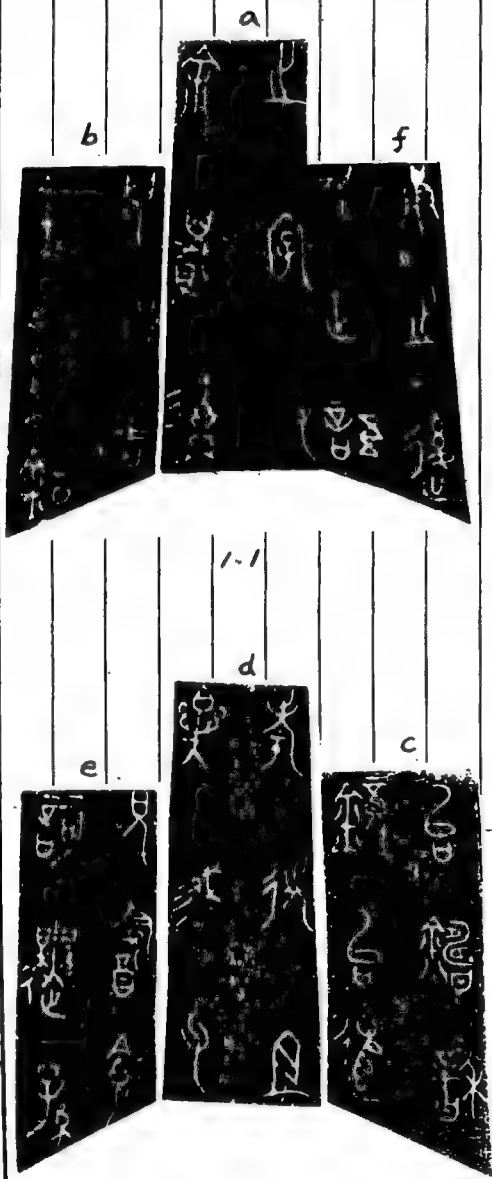
通藝簡鈔十樂器三事能言

作鐘之故，有為自作者，如紀侯鐘。有為他人作者，如留鐘。有享孝祖考而作者，如邵鐘。有以樂嘉賓父兄而作者，如子璋鐘。有享孝祖考以及嘉賓父兄而作者，如僕兒鐘。有為媵婦而作者，如楚王鐘。有錫金而作者，如鄂鐘。有錫佃車馬而作者，如克鐘。有為紀戰功而作者，如虜羌鐘。有為紀事而作者，如欽鐘。

博古圖卷二十二載編鐘小者一斤，大者三四十斤。特鐘則重達一百廿八斤。而周末，特鐘有重達千石者，戰國策、齊策：「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巖。」是也。

001 余賸錄見編鐘

一、銘文：



1.2

二、隸定：

（佳正月初吉丁亥，曾孫儼兒余迭斯于之孫，余幾路之元子，曰：於嘯，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饒（註三）之字父，余賀逯兒得吉金鑄銘，台鑄誅鐘，台追孝旣且，樂我父兄。飲飲訶邁，孫孫用之，後民是語。

三、考釋：

此鐘傳世者三器（三代：五十一）為編鐘，全器銘文凡七十四字，此止存三十七字耳。器名參差，或作「楚良臣余義鐘」（註四），或作「余義楚鐘」（註五），或作「儼兒鐘」（註六），或作「儼兒鐘」（註七），或作「儼兒鐘」（註八），或作「儼兒鐘」（註九），或作「周鄭倪編鐘」（註十）。為春秋末年徐國之器。銘文云「余義楚」，即左昭六年傳：「徐儀楚聘于楚」之徐王義楚也。而鐘乃「余賀逯兒」所鑄，是以當作「余（徐）賀逯兒編鐘」為然也。

凡鐘、鐃、句鐘之樂器，鑄日率以「丁亥」，如：

- (1) 盧鐘：「佳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十七）
- (2) 齊陳氏鐘：「佳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四二）
- (3) 諸盞鐘：「佳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四六）
- (4) 沈兒鐘：「佳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五三）
- (5) 邵鐘：「佳王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五四）
- (6) 王孫遺者鐘：「佳正月初吉丁亥。」（三代：一六三）

(7) 楚王鐘：「佳正月初吉丁亥。」《考古圖》七十二

(8) 諸召鐘：「佳正月王蕃吉日丁亥既望。」《博古圖》廿二十七

(9) 子璋鐘：「佳正十月初吉丁亥。」《西清續甲》十七、廿六

(10) 鄒子壺師鐘：「佳正月初吉丁亥。」《敦齋》六、六六

(11) 楚王頌鐘：「佳王正月初吉丁亥。」《貞松堂》二

(12) 綰鐘：「佳王五月初吉丁亥。」《三代》一六六

(13) 公孫班鐘：「佳王正月辰在丁亥。」《竊斚》上三

(14) 其次句鐘：「佳正初吉丁亥。」《正下脫月一文》《三代》六一

(15) 姑馮句鐘：「佳王正月初吉丁亥。」《三代》八、三

以上皆為周器，蓋周人以丁亥為吉日，故儀禮·少牢饋食禮·絜祭白章：「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大戴禮·夏小正：「丁亥者，吉日也。」由此知無論經籍或銘文，皆以丁亥為祭祀鑄器之吉日，故本銘亦用丁亥為鑄日也。且大抵於「正月初吉」行之。

字父者，慈父也。說文十四下子部：「字，乳也。从子在冫下，子亦聲。」字本訓乳，引伸有愛撫義（詳段注），詩大雅生民：「牛羊腓字之」，毛傳：「字，愛也。」故銘云字父者，為慈愛之父也。

𠂔，或釋作「萬」（註11），或主「萬兄」之合篆（註12），或釋作「覓」（註13），郭沫若云：「當是動詞，殆俾使等字之義。」（註14）說皆

鐘 遠來鐘 三代十二、鐘 三代五十三、鐘 余義鐘 三代五十五、鐘 王人顯 三代五十五、鐘 居顯 三代五十五

諸形。字或从𠂔从皿，或从𠂔省从金，或增𠂔或𠂔聲。或从𠂔从火从皿，蓋以𠂔銘金作皿也。或从𠂔𠂔聲。急就篇顏注：「凡金

鐵銷冶而成者謂之鑄。」𠂔者，又作「𠂔」師兌鑄 三代九十三。經傳通作「和

」。說文二下侖部云：「𠂔，調也。从侖、禾聲。讀與和同。」

𠂔、𠂔均从禾聲，是以二字可以互假。言既得吉金鑄銘，用以鑄

作和律之鐘也。

「𠂔且」者，集韻𠂔或作𠂔，說文八上人部云：「𠂔，行兒。从人先聲。」借作「先」且本象俎豆之「俎」形，此借為「祖

之初文。𠂔且即先祖也。

「飲」飲訶邁者，飲本作𠂔，从倒口以今聲乃會意字聲化在西上，後更增

从欠作飲；飲者，飲也。飲，說文云：「飲，糧也。从人食。」

在彝銘中，則食、飲義同，若鄆孝子鼎器銘作「飲鼎」，蓋銘則

作「食鼎」三代三三六四五，是「飲」者，即飲食也。訶从言从可

。說文云：「訶，大言而怒也。从言可聲。」彝銘則假為歌，若

蔡侯鐘：「自乍訶鐘」金文編拓本、朝訶右庫戈：「朝訶」三代九四六

，此皆假訶為歌也。邁从辵从無。說文云：「舞，樂也。用足相

背，从舛無聲。」則邁、舞均為形聲字，而其所从之形符一作「

辵」，一作「舛」，是與舛同意。是訶邁者，即歌舞也。「飲

訶邁」乃狀其宴饗時，歌舞皆具，其樂可知。

「後民是語」，此辭未見他器。郭沫若言「語」假為「教」，謂敦敦也。（註）。考敦本樂器，控楊也。（註）。又稱木虎。（註）。尚書益稷：「合止祝教」，釋文云敦所以止樂，故引申有禁也、終也之義。然於此則不詞。竊謂語者，喜也，廣雅釋訓：「語語、喜也」可證。後民是語者，言其後代子子孫孫，以有是編鐘為祭享先祖宴樂父兄，為飲饌訶邇之樂器，可喜樂為常也。是銘於「父」、「錫」、「且」、「邇」、「語」處押韻，魚部。

四補述：

1. 徐之世系表：

徐偃王（史記）

徐儀楚（左傳）

徐君（新序）

徐子章羽（春秋）

徐駒王（禮記）

徐王義楚（徐王銘）

徐王庚沈兒（沈兒鐘）

徐王戊父（徐王銘）

徐王季量（徐王季量鼎）

宜桐（宜桐王孟）

徐王利（徐王子徐王之子戈）

2. 徐國之器：

徐王季量（三代四九）

宜桐王孟（周書九）

沈兒鐘（三代一五三）

王孫遺者鐘〈三代·六三〉

郢王義楚鐘〈三代·五五〉

郢諸尹鉦〈三代·八三〉

郢王子旃鐘〈錄遺四〉

余贖盜編鐘〈錄遺一〉

五註：

1. 參見禮記樂記第十九之一，集解卷三十七。
2. 參見通藝錄考工創物小記五，安徽叢書第二期。
3. 以上三十七字闕，今據兩攷一六三頁補。
4. 參見積古三十條第二。
5. 參見韓華十五卷五頁。
6. 參見兩攷一六三頁。
7. 參見上海附冊七八頁。
8. 參見憲齋卷二，一二頁。
9. 參見奇觚卷九，一七頁。
10. 參見从古卷十三，五頁。
11. 參見積古卷三，五頁。
12. 參見奇觚卷九，一七頁。
13. 參見从古卷十三，五頁。
14. 參見兩攷一六三頁。
15. 參見从古卷十三，五頁。
16. 參見積古卷三，五頁。
17. 參見奇觚卷九，一五頁。

18. 參見兩攷一六三頁。

19. 參見古籍篇六十三第四一—四二頁。

20. 參見金詒附錄(三)一三五—頁。

21. 參見兩攷一六三頁，言攷字假為擇。

22. 廣韻鋪有「普故」，「芳無」，「普胡」三切；膚則切「甫無」，「甫于」二音；華切「戶化」，「戶花」，「呼瓜」三音。幫滂並，明自周秦至切韻時均讀重唇，自唐以後乃分化為輕唇音，故鋪屬滂母，膚屬幫母，與華讀曉、匣二母聲母不同。凡古音歸屬問題，採用左列諸書之說：

(1) 林師景伊·中國聲韻學通論；

(2) 謝師一民·蕪春黃氏古音說；

(3) 陳師伯元·古音學發微；

(4) 周師一田·訓詁學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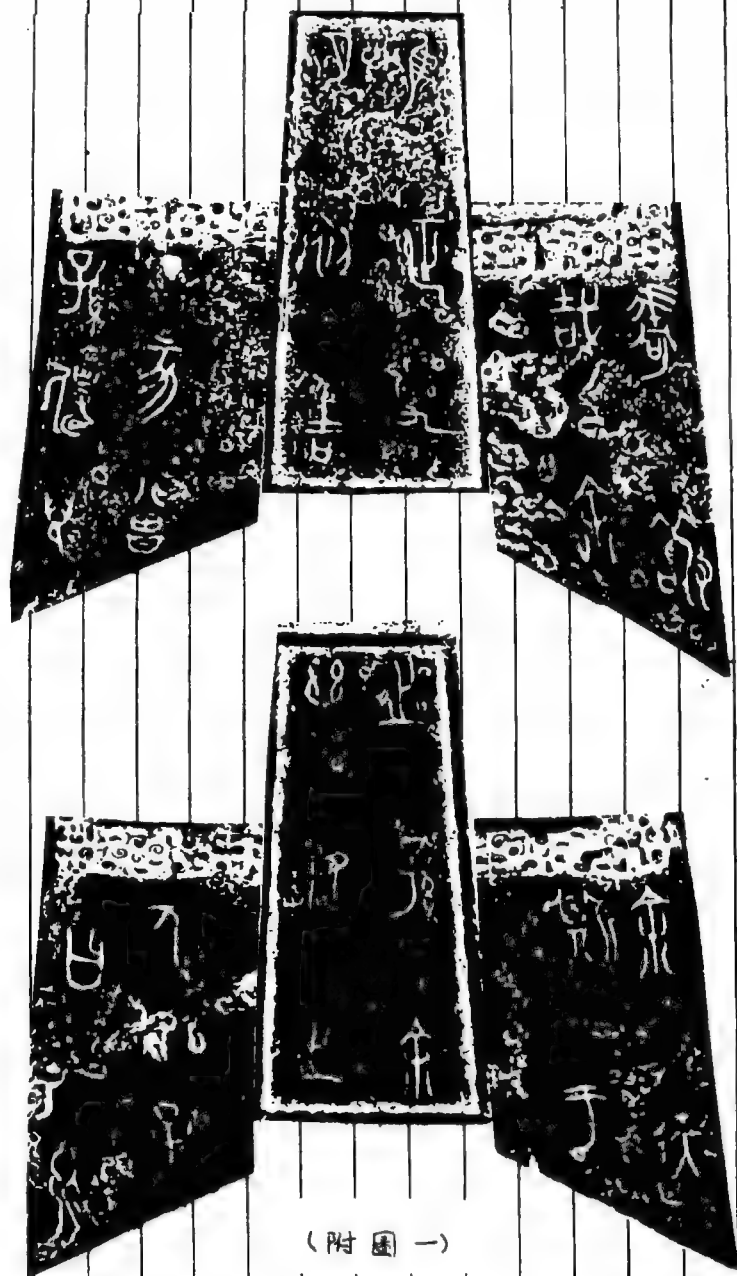
以下同此，不另作注。

23. 按：漢書武帝紀第六云：「氏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字也。」則先亦可作徠。

24. 參見兩攷一六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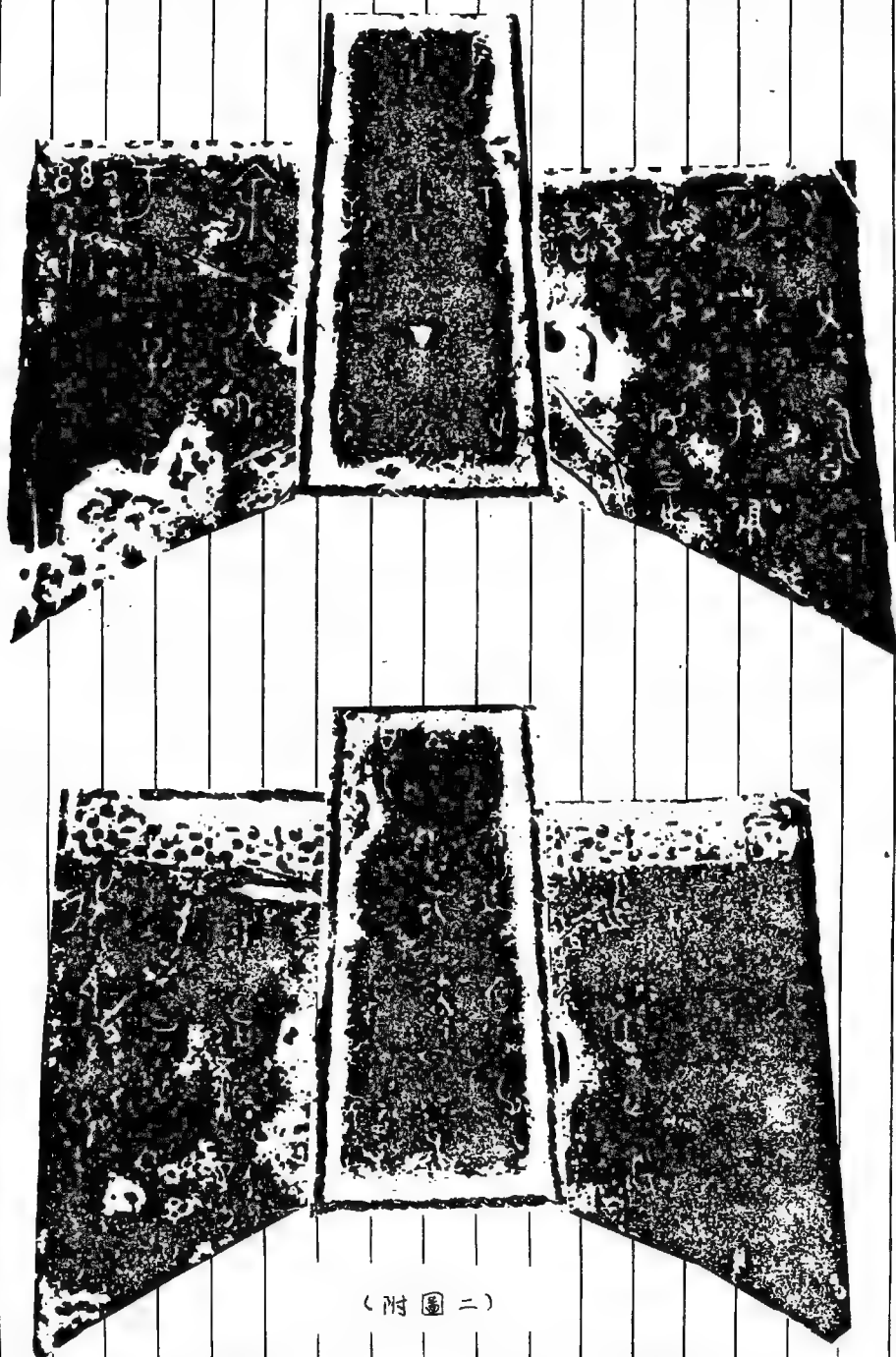
25. 參見說文三下支部。

26. 參見周禮小師司農注。



(附圖一)

—— 古代青銅器彙編一
七十九·儋兒鐘



(附圖二)

一、銘文：



2.1



2.2

二、隸定：

佳正十月初吉丁亥，群子斁子子璋，子璋異其吉金，自作龢鐘。
。用匱呂嘉，用樂父咺者士。其饗壽無基，子子孫孫，永保鼓之。

三、考釋：

子璋鐘為編鐘，傳世者共七器（註）。

佳，發語詞，無義。正十月者，東周銘文有於月名之前冠以「正」字之例，而於西周各器則未嘗見之。如：

（一）陳侯因賁鐘：「佳正六月癸未。」（三代九十七）

(2) 儼兒鐘：「佳正九月初吉丁亥。」三代：一五十一

(3) 白晨鼎：「佳正八月。」三代：四八六

(4) 郛公毀：「佳郛正二月初吉乙丑。」三代：八四七

「正」某月之說，陳夢家考釋歌鐘「佳正五月初吉孟庚」云：「正五月可能是王正五月之省，即周正五月。春秋郛公殺人毀有「郛正二月」，所以別於「王正」、「周正」。春秋之郛公華鐘、弔尸鐻、齊大宰盤、晉姜鼎等有「王某月」……正某月可能是王某月。」(註2)以正某月即王某月，乃為「周正」，所以別於「郛正」也。又新城新藏·春秋長曆研究，主張春秋前期（文、宣為界）年終置閏，後期年中置閏，凡稱「正某月」之銅器皆在春秋文、宣之後(註3)。故以正某月以別於同年所閏之月也。高鴻縉云：「正者，頂也，首也，頭也。正某月者，頭某月也。故正九月之後必有閏九月……」(註4)說同。黃然偉則謂「正」有善義，儀禮士喪禮：「決用正」，注云：「正猶善也。」故銘文之「佳正六月」即「吉善之六月」也。亦猶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之「令月」也(註5)。觀金文之例，既稱「正某月」，又稱「郛正某月」，是「正」乃周正，有別於「郛正」，黃氏之說恐非。

初吉者，初旬之吉日也。初吉之詞，首見詩小雅·小明：「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說似欠允。按春秋昭公廿五年、禮記月令、穀梁哀元年傳，皆分一月為上、仲、季三旬，上

旬又稱初旬，故玉臺新詠載焦仲卿詩云：「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乃襲商周以旬紀日之習也。觀諸銘文記月相者凡四：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自俞樾撰生霸死霸考^(註6)以來，有黃以周^(註7)、劉師培^(註8)、王國維^(註9)、趙曾儔^(註10)、岑仲勉^(註11)、橋本增吉^(註12)、飯島忠夫^(註13)、董作賓^(註14)等諸家之釋說，其中以王說為近是，其言云：「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于晦也。」^(註15)魯實先先生則以「一月四分」說並無確鑿，謂「初吉者，當為初旬之吉日。既望當為望日以後之通名。自望日以至晦日，月光漸趨虧損，故曰死霸。自朔日以後，月漸萌光，故曰生霸。」^(註16)霸者，月之始生而明也。說文七上月部云：「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聲。」周書曰：「哉生霸。」蓋月之生明，承朔之後，故說文有「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之語。故此初吉，乃指初旬之吉日也。

群子斯子子璋者，三代所著錄子璋鐘各器均作「群孫」^(一七七二)，故群子之「子」乃「孫」之譌。辭猶儼兒鐘：「余迭斯干之孫，余幽路之元子。」^(一七五十五)群、斯皆人名，子璋乃群之孫

析之子也。或疑析即許子狀若牆官，蓋以其字體類許子寔，文辭近許子鐘故也。(註17)。或以析為析(註18)。或以析為姓氏(註19)。或言析當讀臧(註20)。然以字當人名，从片與从木可通，若版亦作板，榜本作榜，而片、片說文皆訓為判木也，唯左為片，右為片，故析、析同。

自作鉤鐘者，自作和律之鐘也。「自」本「鼻」之初文，用以自稱。乍字甲文、金文不勝枚舉，大抵作𠂔(藏八一三)、𠂔(前一二七四)、

𠂔(甲二七八)、𠂔(前八二四)、

𠂔(伯五)

𠂔(三代六六)、

𠂔(伯五)

𠂔(三代六六)、

𠂔(姑四)

𠂔(三代六六)、

𠂔(齊陳受)

𠂔(三代六六)、

𠂔(三代六六)、

𠂔(三代六六)

量辰鐘

形，

林義光以「乍」為「作」字，即「作」之古文，象與

構之形(註21)。郭沫若以金文乍不从亡一，乃象人伸脚而坐，有所

操作之形，即「作」之初字(註22)。高鴻縉以乍本為乍見孺子之乍

，从卜匕聲。商、周借為判作之意，周末加又為意符，秦漢則假

作起之作以代制𠂔之𠂔(註23)。說文十二下匕部云：「乍，止也。

一曰亡也。从亡从一。有所礙也。」與甲、金文形義俱異。闕。

彝銘率皆用為「作」字，爾雅釋言：「作，為也。」周禮典同「

以為樂器」注云：「為、作也。」乍、作為古今字。

用匣呂喜者，匣，經傳作燕，匣、喜、樂三字同義，言「娛樂

」也。用匣呂喜即用呂匣喜，以鑄此鐘，用來娛樂也。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形，

金文則厚筆瘦尾作𠂔(父癸鼎)

形，

說文三下又部云：「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𠂔者士者，父字甲文作𠂔(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藏一四)

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𠂔羅振玉疑為持矩形(註24)。郭沫若謂乃斧之初字，石器時代，男子持石斧(即象石斧之形)以事操作，故孳乳為父母之父(註25)。高鴻縉則以為把之初文，从又有所把也。其字當與尹字同構(註26)。以甲、金文觀之，斧字無作此形者，甲文亦不似主火之形，而以杖形近似，然从又所持何物？待考。甲、金文皆用作父母之父。𠂔，兄之繁體，从生聲，為形聲字。者，諸之初文。者士者，庶士、衆士也。

𠂔壽者，義同「永壽」

越亥鼎三代三〇四

。𠂔乃沫之古文，說文十一上水部

云：「沫，洒面也。从水未聲。𠂔，从奴水，从頁，古文沫。」

(註27)沫从未聲，無所取義，故當以𠂔為其本字。須乃𠂔之省體，

𠂔蓋从𠂔省須省聲。國語齊語云：「管仲至齊，三𠂔三浴之。」

韋昭注：「以香塗身曰𠂔。」𠂔本𠂔祭時以血塗物，引申為塗香

膏也。然𠂔者，為𠂔之假也。詩、禮皆有「眉壽」之名。𠂔、𠂔

同屬段氏十五部，乃疊韻假借；眉、𠂔同屬微紐，為雙聲假借；

而𠂔、眉則古韻旁轉相通。說文九下長部云：「𠂔，久長也。」

又八上老部：「壽，久也。」故𠂔壽者，喻歷時久長也，為同義

複詞(註28)。

無基者，無期也。基、期並从其聲，古同音可以假借。無期言時間之無窮無盡也。

此器銘於「喜」、「士」、「基」、「之」處押韻，之部(註29)。

四、箸錄：

1. 三代箸錄五器，同文異號，卷一、廿七銘文清楚，餘皆模糊。
頁三十所箸錄者，即錄遺此器也。

2. 錫清廿二條周鐘（子璋鐘）。

3. 上海附冊八六頁84子璋鐘。

高二一、三，舞縱九、六，舞橫一三，于縱一〇、六，于橫一四、三厘米。重一公斤九〇。克。枚間作三角形蟠龍紋，鉦部飾四龍紋，甚工細。銘文四十五字。

五、註：

1. 參見上海附冊八六頁。

2. 參見壽縣蔡侯墓銅器三三一頁。

3. 參見註2。

4. 參見頌鼎考，載師大學報第四期。

5. 參見賞賜四一—四二頁。

6. 參見曲園樵纂第十，春在堂全書。

7. 參見經說略。

8. 參見讀書續筆。

9. 參見觀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

10. 參見月霸論，言王說本於顧彪，載史學雜誌二、二、一四頁。

11. 參見西周文史論叢一二一頁。殆以王說本於秦朔。

12 參見兩周金文曆法。

13 參見支那古曆與曆日記事及續橋本氏十干十二支考。

14 參見金文中生霸死霸考，論著下九八五—九九八頁；又四分一月說辨正，載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輯刊。

15 參見觀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16 參見四分一月說辨正商榷。

17 參見兩攷一七九頁子璋鐘。

18 參見攷古卷三之一、二十八頁子璋鐘；从古卷六、八頁周子璋鐘。

19 參見韓華十三頁子璋鐘。

20 參見雙選下一第三頁子璋鐘。

21 參見文源。

22 參見金攷二。三頁金文餘釋釋亡乍。

23 參見頌器考釋二一頁。

24 參見增考中二十二頁上；又奇觚卷一、三頁。

25 參見甲骨文中所見之殷代社會。

26 參見字例三篇一三一—一四頁。

27 參見說文解字注，十一上頁三十六—七。

28 參見周金文釋例七。一七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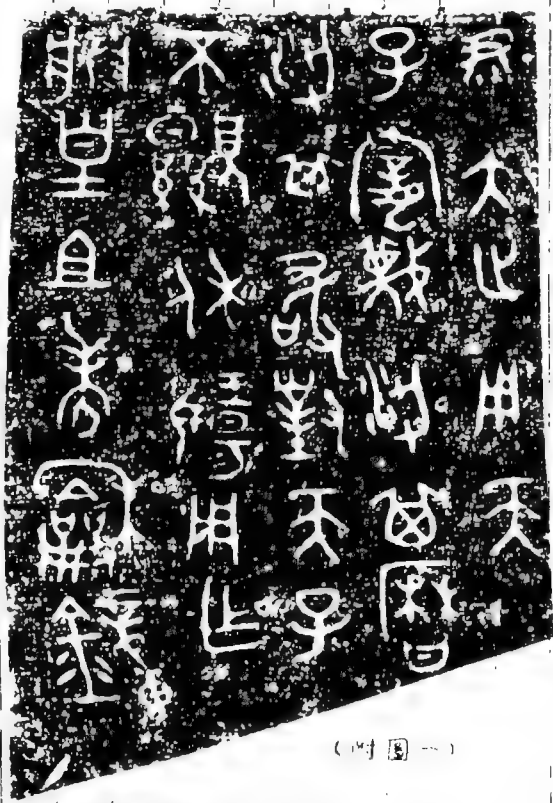
29 參見兩周金石文韻讀五。

003 初其鐘

一銘文：



3.1



(附圖一)

二、隸定：

刃其曰：不顯皇且考，穆穆異異，克愬卒德。饗臣先王，貝冢屯亡毖。刃其肇帥井皇且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天子有事。刃其身邦君大正，用天子寵，蔑刃其曆。刃其敢對天子不顯休揚，用作朕皇（且考）（鍾）（註一）。

三、考釋：

刃、梁也。刃其，人名。又見刃其盥（錄遺一八）、刃其壺（註二）。夫刃其毀（錄遺一六四）諸器，或言刃其之其，當是基字（註三）。然於經傳無徵，未敢遽定。

不顯皇且考者，不乃丕之初文，說文（部上）丕，大也。爾雅釋詁：「顯，光也。」詩抑篇箋：「顯，明也。」不顯有偉大光明之義。周人始以不顯稱祖先，見於彝銘如：

- (1) 孟鼎：「不顯玟王」（三代四四二）。
- (2) 毛公鼎：「不顯文武」（三代四四六）。
- (3) 虢叔旅鐘：「不顯皇考惠叔」（三代一五七）。
- (4) 大豐毀：「不顯考文王」（周金三三）。
- (5) 秦公鐘：「不顯朕皇祖」（款識七七二）。
- (6) 苾白毀：「不顯祖玟琰」（周金三十一）。
- (7) 叔公鐻：「不顯穆公之孫」（博古廿二五）。

見於經傳如：尚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詩周頌維天之命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執競：「不顯成康」。而殷商卜辭、彝器、商書及商頌皆無「不顯」之稱，是可窺商人尚質，周人尚文之一斑。皇祖考乃亡祖父之敬稱，禮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不顯皇且考者，稱頌其祖父之偉大光明也。

穆穆一詞，金文多見，如克鼎：「穆穆朕文且師考父」（三代四四十一），

師望鼎：「穆穆克盟卒心」（三代四三五），號叔鐘：「穆穆秉元明德」（三代一五七），秦公簋：「穆穆帥秉明德」（三代九三三），蔡侯盤：「穆穆

簋簋」（蔡三八）；典籍亦有之，若論語八佾：「天子穆穆」，皇疏

、爾雅釋詁並云：「穆穆，敬也。」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

，又商頌·那：「穆穆厥聲」。荀子大略：「言語之美，穆穆

皇皇」，皆敬肅和美之義。異、翼也，翼之為言敬也。詩大雅·

常武：「緜緜翼翼」，又文王：「厥猶翼翼」，又大明：「小心

翼翼」，廣雅釋訓云：「翼翼，敬也。」故穆穆翼翼為同義複詞

，俱言其恭慎敬肅之貌。

克懋乎德者，又見井人鐘（三代二四）、番生簋（三代九三七）。說文二上

口部言懋為勉之重文，十下心部訓懋為敬。此言能敬順其德也。

農臣先王者，農為農之古文，或以「畷力」釋之（註4），非允。左

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故農臣先王，謂能勉力臣事先王，與左傳義同。

畷屯亡畷者，又見師望鼎（三代四三五）、號叔鐘（三代一五七）、克鼎（三

諸器。容庚釋為「渾沌亡疆」^(註5)。郭沫若言「是屯亡敗」

乃稱頌祖考之辭，井人鐘作「貴屯用魯」，是「是」即「貴」字也，是屯乃疊韻聯綿字，當即渾沌之古語，故「貴屯亡敗」猶言

「渾沌无悶」，謂渾厚敦篤，無憂無慮也^(註6)。按學當从手从貝

，非从毛，乃得之古文，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

。」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屯，純之初文。得屯即

禮記孔子閒居之「純德」也。敗，說文三下口部言「疆也」，借

為愍，爾雅釋詁：「愍，亂也。」是屯亡敗，蓋謂道德之純美無

所悖亂。

肇帥井皇且考者，肇，發語詞，無義。帥井之辭，彝銘屢見，

若叔向簋：「肇帥井先文祖」^(三代九十三)，號叔鐘：「啓帥井皇考威

義」^(三代一五七)，番生簋：「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忒元德」^{(三代九}

三七)，師望鼎：「望肇帥井皇考」^(三代四三五)，單伯編鐘：「余小子肇

帥井朕皇且考歆德」^(三代一十六)，采伯簋：「子子孫孫其帥井受烝休

」^(三代九二七)，師虎簋：「佳帥井先王令」^(三代九二九)，晉公盞：「敢帥

井先王」^(三代六十三)。說文七下巾部云：「帥，佩巾也。从巾，召聲。

」然金文不从召而作帥，高田忠周疑曰即申之省，乃紳之假借^{(註}

7)。高鴻緝言字从兩手(多)从巾(一)，本義為拭巾^(註8)。單

文孤證，似未允當。龍字純謂金文之帥，从巾在門右會意。經傳

借為術或達，有將帥或帥導之義^(註9)。說或可从。說文五下井部

謂井本象井上構韓形。借為型。肇帥井皇且考，謂以皇且考為表率法式之對象，言效法先祖之德行。

秉明德，虔夙夕者，爾雅釋詁：「秉，執也。」秉明德，即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執持光明之德也。虔，說文訓虎行貌，引申有敬義。左成十六年傳：「虔卜於先君也」，杜注：「虔，敬也。」夙，早也。詩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夙，早也。」詩小雅·頌弁：「樂酒今夕」，夕，夜也。虔夙夕與書舜典：「夙夜惟寅」意同，謂早晚敬謹也。

辟天子，天子肩事者，辟，法也。書·金縢：「我之弗辟」，孔傳：「辟，法也。」辟天子者，以天子為法也。如字高田忠周釋从尸从月，為「昵」之異文，近也（註¹⁰）。郭沫若釋為「死」之異文，言古月、夕無別，尸已同意，讀為「死」（註¹¹）。審諸文義，以高說近是。天子肩事者，言天子不置身事外，時昵職事，敬謹可法也。身邦君大正者，身，說文八上身部云：「身，躬也。」此當動詞，躬親也。大正，官名也。正乃官之長，左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注：「五正，五官之長。」大為尊詞，說文通訓定聲：「凡大人、大夫，皆尊詞。」邦君，國君也。身邦君大正，即言以其身為國君屬下大正之官長也。

獲其曆者，乃嘉許其，勉其勤力敬事。「獲曆」一詞，為

彝銘之習語，其使用時代，可上溯于殷（僅畚卣一器^{三代十三四二}），下逮西周中葉。然以經典文獻不足徵，遂致本義幽晦難曉。有清以來，諸家說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考彝銘蔑曆之用有三：
1. 連用者：若師盨毀：「^{三代四三五}餘其蔑曆^{三代九十九}」，師望鼎：「多蔑曆錫休^{三代四三五}」是也。

2. 間用者：於蔑與曆之間，置所蔑曆者之名，若竅鼎：「其父蔑竅曆^{三代四十三}」，刃其鐘：「蔑刃其曆^{是也}」。或於二字之前後置人名并官名，若競毀：「白犀父蔑知史競曆^{三代八三六}」。或用代名詞置於其間，若畚卣：「唯蔑女曆^{三代十三四二}」。

3. 僅用「蔑」字者：若免盤：「免蔑靜女王休^{三代九十二}」是也。考其內容則有記事、軍事、冊命、祭祀、饗禮及其他諸端。蓋「蔑曆」一詞，蘊存「有功」、「嘉許」、「與」、「自勉」之義。然釋其義者雜陳，理其提要，附諸補述，以供參考。

對天子不顯休揚者，對，答也。揚，金文作𡗗，乃說文揚之古文^{十二上}。於形聲字偏旁中，从𠂔猶从手，表揄揚之義。从日示顯揚光明，或从易。王為聲符，亦表大義。故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詩大雅江漢：「對揚王休」，書顧命：「咨揚文武之光訓」，對即答也。對揚者，報答顯揚。不顯者，頌揚天子之偉大光明也。休，猶師盨尊^{三代九十九}「對揚畢德」

之「德」，小子眚貞^{三代十三}「皆揚君商」之「商」。韓非子二柄：「慶賞之謂德」，故德有賞義。而商為賞之初文。小臣毀：「趙叔休于小臣貝二朋」^{三代六五}之「休」亦有賞賜之義，而寓嘉勉之意。對天子不顯休揚，言報答顯揚天子偉大光明之賞賜嘉勉也。刃其諸器，傳民國廿九年在陝西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于氏所采拓本，乃據照片，用網版複印，不似原拓上石之清晰，故兼附摹本於後。唯于氏所得照片尚缺末一行「且考𨮒鐘」四字，茲據上海博物館所藏青銅器附冊五九頁拓本補入。且于氏照片，左鼓銘文止有六行，行五字，唯另有七行之器（註12）。

四箸錄：

1. 文物一九六九·五，七三頁。

吳樸云：「刃其鐘重二五·五公斤，甬長一八厘米，鑲長三六厘米。舞上雷紋，篆間兩頭獸紋，鼓上象首紋，右鼓鸞紋。在鉦間和左鼓有銘文，和商周金文錄遺所收的一種相同，但多可祖考𨮒鐘」四字。」

2. 上海附冊五八頁。

器高五三·五，舞縱二七·一，舞橫一九·三，于縱三一·八，于橫二一·七厘米。重二五公斤四六〇克。

3. 通釋二六，一五七，三八八。

五、補述：

※各家蔑曆釋義提要：

1. 阮元：蔑曆皆勉力之義，即爾雅所謂蠹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續古五卷三頁跋）

2. 許瀚：諸言蔑曆者，皆言美和也。（據古卷三之一，釋趨尊）

3. 翁祖庚：蔑曆二字，歷訓歷試，亦訓功績。蔑歷者，謂懋勉其功績也。（據古卷三之二十六頁）

4. 徐同柏：麻，古歷字；蔑音近明，當為明之反訓。揚歷乃明試之謂，穢麻又揚試之謂。（自古卷三之二十七頁周再彝）

5. 吳雲：蔑曆，調和膳食之宜也。（兩齋六卷庚寅自釋文）

6. 柯昌濟：蔑曆疑猶堯典之考績。（韓華上卷一第九頁）

7. 孫詒讓：蔑勞，曆即歷之藉字，歷、行也。凡云「某蔑曆」者，猶言某勞於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拾遺中，十四，跋尊）

8. 吳式芬：蓋書舜典「明試」之謂。（據古卷二之三、七。頁伯淮父跋）

9. 劉心源：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以甘也。（古文審卷一八頁）

10. 劉師培：蔑與茂同，歷即所行之事，蔑歷者，猶言嘉勞其所歷試也。（左盦集古器蔑歷釋）

11. 于省吾：蔑係勉勵之意，曆即歷，謂經歷試驗之意。又讀「蔑

歷「為」厲翼」，厲訓為勉勵，翼訓為輔佐。（東北大學人文科學部九五六）

12. 郭沫若：蔑曆二字蓋帶軍事性質，蔑若穢，當讀為免，曆當即

讀為函甲之函，免函猶言解甲，引申之則為免除征役。

（金考小臣說考釋）又曆為歷之古文，假為厭，蔑曆者，即

不厭或無數，蔑某曆者，不某厭也。蔑曆于某者，不見

厭於某也。（考古學報一九五八一）

13. 戴君仁：曆當為秣之尊乳字，曆訓和，蔑曆猶言無過。（輔仁學報九）

14. 陳小松：蔑字應讀如伐，字亦作闕，小爾雅：「伐，美也。」

曆即歷字，可訓為經歷，亦可訓為治績。蔑曆連用，施

諸稱人，則為叙功。施諸叙己，則為叙績。其間字用者

，則為叙某之功績，若美某人之功歷也。（中和月刊三十二）

15. 劉節：蔑曆、揚曆同為國歷之一，引申作動詞用，就是說免去

勞苦的歷程，可以安享榮樂。蔑曆一語函有二義，其反

面即今日退休之意。（古史考得古代成語分所舉例三七頁）

16. 白川靜：蔑曆之義為伐旌功歷。（甲骨金文學論叢十集蔑曆解）

17. 李亞農：蔑為罷之借字，曆為焉之借字，蔑歷在此是命令、指

使、強制、勉強、勉勵、勸勉、勸喻一類之意。（考古學報九）

18. 趙光賢：蔑字應讀為「美」之借字，曆即解為「勞績」或事業

之歷，某蔑某曆，即某人讚美或嘉獎某人勞績之意。某

蔑曆，即某人以其勞績事業自勉之意。某蔑，即某人勉

勵之意。（歷文研究一九五六二種茂曆）

19. 嚴一萍：金文之茂曆，即尚書盤庚之揚歷，亦即後世之伐閱若

閱閱。（中國文字十冊茂曆古義）

20. 陳仁濤：「茂」可訓「不」，「歷」可訓「次」，「次」即左

傳襄公二十三年「恪居官次」之「次」。所謂「茂曆」，猶言「不次」，不次者，不問官次之謂也。（金匱論古初集釋茂曆）

21. 魯實先：茂有勉力之義，曆為謙之假借。彝銘云茂曆者，謂勉於敬事。其云某茂某曆者，謂某人嘉勉某人能敬事也。

（周金文釋例二七頁）

六、註：

1. 以上四字據上海附冊三九頁補入。

2. 參見董作賓、梁其壺一一三頁，中國文字第一冊

3. 參見陝西青銅器圖釋、圖六九刃其鼎。

4. 參見上海附冊五八頁。

5. 參見金詁卷二、一。七頁。

6. 參見兩政八一頁師望鼎。

7. 參見古籀篇十七第二〇頁。

8. 參見字例二篇二四四頁；又頌器考釋二〇頁。

9. 參見說帥，集刊三十本下冊五九七—六〇二頁。

10. 參見古籀篇二十三第三二頁。

11. 參見兩政六十頁逸韻。

12. 參見廢銅堆中近年發現殷周彝銘集錄五七頁刃其鐘。

004 郢王子旃鐘

一、銘文：



二、隸定：

佳正月初吉元日癸亥。郢王子旃弄其吉金，自乍龢鐘。呂追祭祀，呂樂嘉賓，及我生晉，呂兼呂父厯庶士。呂宴呂喜，中轄獻醵。元鳴孔皇，其音瞢瞢，醵于四方。醴醴熙熙，饗壽無謀。子孫孫，萬葉鼓之。

三、考釋：

此銘金石索一、四八錄作徐王子旃鐘，郭沫若言其偽刻（註一）。

原書摹刻不精，頗多舛誤，如「郅」作「徐」，又有誤「癸亥」為「丁亥」者^(註2)。皆以篆形相似而致謬。或謂銘為偽製，殆非。于省吾斷其為真品也^(註3)。

元日者，廣雅釋詁：「元，善也。」與吉日同，言吉善吉利之日也。凡鑄鐘、鎛、句鑊、鉦等，率以丁亥為吉日也。而唯鼂公恆鐘^{三代·四八}、鼂公華鐘^{三代·六二}日辰用「乙亥」，克鐘^{三代·二}用「庚寅」，柞鐘^{我風三九圖}用「甲寅」，叔弓鎛^{傳古三·五}用「戊寅」，郅諸尹鉦^{三代·十三}用「日在庚」，本銘之元日則在「癸亥」也。郅王子旃者，金文郅，經典通作徐，故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劉本作郅。「旃」字說文所無，疑為宜桐孟^{國金四·三九}銘之「宜桐」，乃「郅王季稟之孫」，季稟為徐王糧，或即「留蕭」也^(註4)。

曰追祭祀者，以，用也。追者，上邇已往也。周禮：春官·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孫詒讓正義引任啟運云：「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又春官·大司樂：「以祭以享以祀」，禮記祭義：「死則敬享」注：「享猶祭也。」曰追祭祀乃謂用以祭祀其祖之所自出也。唯彝銘概用「追孝」，「追考」，「追高孝」，若：

(1) 頌鼎：「用追孝，輝句康。」^{三代·四·三九}

(2) 兮仲鐘：「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三代·十二}

(3) 郭遺鐘：「用追孝于其父母。」△三代·八·二一

(4) 余義鐘：「台追孝恍且。」△三代·五十一·又錄遺一

(5) 郭公鐘：「用追孝于皇祖皇考。」△三代·十一·二一

(6) 盧鐘：「用追孝于己伯。」△三代·二十七

(7) 賈鐘：「其用追孝于朕皇且唐考。」△三代·八·三九

(8) 郭公鼎：「用追孝于卑皇且農公。」△三代·四·二二

(9) 陳賁鐘：「用追孝於我皇祖。」△三代·八·四六

(10) 井人鐘：「用追孝侃前文人。」△三代·十二·四

(11) 師奎父鼎：「用追孝于刺仲。」△三代·四·三四

(12) 伯桃鐘：「用追孝于厥皇考。」△三代·六·五二

(13) 羽其鐘：「用追高孝。」△錄遺一六四

(14) 郭公識鼎：「用追高孝。」△兩或·一七六

僅此銘用「追祭祀」，其意悉同。

「用樂嘉賓」一詞，鐘銘習見，若齊鞞氏鐘：「用樂嘉賓」

△三代·二四二，王孫鐘：「用樂嘉賓父祖」△三代·六·三，郭公鈞鐘：「用樂

我嘉賓」△三代·二十九，嘉賓鐘：「用樂嘉賓父祖、大夫朋友」△三代·一八，

許子鐘：「用樂嘉賓大夫」△兩或·二七八，沈兒鐘△三代·五·三及此銘作「呂

樂嘉賓」。呂，用也。嘉，說文五上訓美，詩小雅鹿鳴：「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此則鑄鐘以追享先祖外，且用以娛樂美客也。

「及我生暨」者，我，自稱之辭。生，說文六下生部云：「生

，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丩生本象艸生地上之形，此銘則與上文之「嘉賓」對詞，亦為稱頌之美辭，蓋謂知學之士也（註五）。「晉」者，友之古文。說文三下又部以晉為古文友。羅振玉云：「从羽乃从羽傳寫之譌，从酉又為甘之譌也。」（註六）蓋从（錄遺九）作直書則可作羽，再直線化即成羽，與羽形近而譌作羽若羽矣。而容庚以晉所从之酉為甘字（註七）。口為象形，甘為指事，依六書次第，是先象形而後指事，故古人造友字，必先取口以造羽（註八）。以古文字口、甘互通，口受甘之同化，由羽作羽（友蓋）（三代八五）。而金文作口者，往往失其端作口，若（鳥）（井人鐘）作（鳥）（魯便壺）即其例。因失其端，而於其中容或增點作口，點橫書之則成口，猶一作十作十，作十作十之例，故擬其變化表如左：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說文訓同志為友。「生友」者，謂知學之同志也。

中翰獻鵠者，又見王孫遺者鐘（三代一六三），許子鐘（南齊二八）及沈兒鐘

（三代一五三）等銘。翰或作翰作翰，說文四上鳥部云：「翰，雞肥翰音

者也。从鳥執聲。魯郊以丹雞祝曰：「呂斯翰音赤羽，去魯戾之咎

。」故翰、翰悉从執聲，乃翰之異文，翰、翰、翰本為一物。徐

中舒以此語與詩之「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宴且貪」

、「終和且平」、「終善且有」語法全同（註九）。中段作終，既也

。獻，說文三下又部云：「獻，又卑也。从又盧聲。」此假作且

。揚者，揚也，均从易聲，為同音假借。本銘「中輪戲揚」者，即「終輪且揚」，謂「既高且揚」也。

元鳴孔皇者，又見王孫遺者鐘（三代），沈兒鐘（三代），銘。

元者，大也。孔，甚也。詩小雅鹿鳴：「德音孔昭」，大雅抑：

「昊天孔昭」，箋云：「孔，甚也。」「皇」與「鳴」對文，「

皇」即「鐘」之省。說文十四上金部云：「鐘，鐘聲也。从金皇

聲。」詩周頌執競：「鐘鼓鏜鏜」是也。元鳴孔皇，言鐘聲之至

宏且大。

其音警警者，警字說文無，蓋从音攸聲，假為悠。詩鄘風載馳

：「驅馬悠悠」，又王風黍離：「悠悠蒼天」，又邶風雄雉：「

悠悠我思」，鄭風子衿：「悠悠我思」；傳皆云：「悠悠，遠兒

。其音警警者，言鐘聲之悠揚遙遠。

「𦔻」字从耳昏聲，聞之本字。說文十二上耳部云：「聞，知

音也。从耳門聲。𦔻，古文从昏。」此字蓋與說文古文合。𦔻于

四方者，四方皆得遍聞鐘聲。

𦔻𦔻熙熙者，爾雅釋訓：「𦔻𦔻，樂也。」注云：「𦔻𦔻，鐘

鼓音。」釋文作哩哩，又作鏜。是𦔻、哩、鏜均从皇聲，古通，

蓋言鐘鼓聲之和樂也。熙，說文十上火部訓燥也。熙熙者，言其

盛也（說文），和樂聲也（說文）。是以知𦔻𦔻、熙熙，乃同義複詞，言

鐘聲之和樂盛大。

饗壽無謀者，饗為彌之假，長久也。「謀」，期也，悉从其聲，同音假借，饗壽無謀言時間之長遠而無期限也。

萬葉鼓之者，葉从木世聲（註），與「世」古音同，此借作「世」，故「萬葉」即「萬世」之，代名詞，此言鐘也。萬葉鼓之謂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悉鼓此鐘，以追祭祀，以樂嘉賓也。

四註：

1. 參見兩政一六〇頁。

2. 參見周金文釋例一六七頁。

3. 參見雙選上一、十四卻王子旃鐘。

4. 參見兩政一五九頁。

5. 參見管子君臣篇：「而官諸生之職者也」注。

6. 參見殷考中二一頁下。

7. 參見金文編三、二六。

8. 參見說文解字古文釋形考述三六四—三七五頁。

9. 參見羅氏編鐘攷釋三頁。

10. 參見郭沫若·金文餘釋一八七頁釋中鞬戲揚當讀為「縱鞬戲揚」，形容鐘之外貌，謂栢端崇牙高聳，植戾高舉飛揚之狀。說

備一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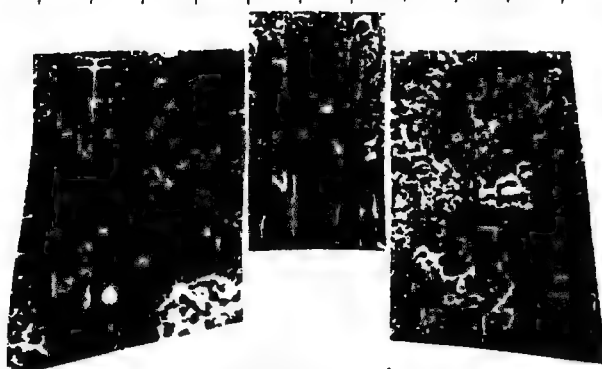
11. 參見後漢書竇武傳注。

12. 參見左襄廿九年傳：「廣哉熙熙乎」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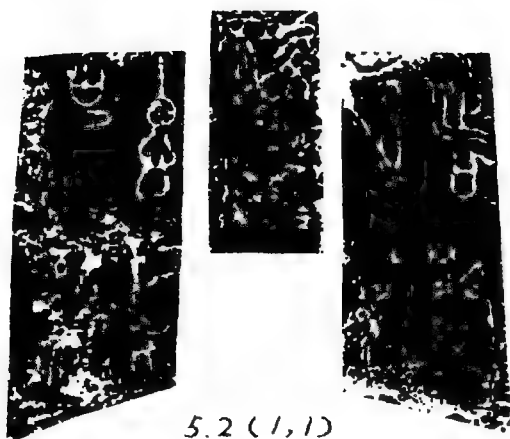
13. 參見說文六上木部。

一 銘文：

005 — 008 者 汧 編 鐘 一



5.1 (1, 1)



5.2 (1, 1)



6.1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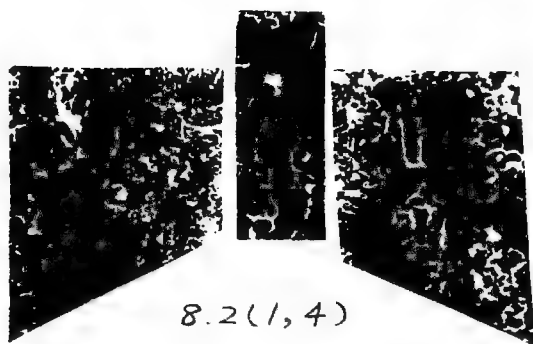
6.2(1,2)



8.1(1,4)



7.1(1,3)



8.2(1,4)



7.2(1,3)

二、隸定：

佳戊十有九年，王曰：者汙，女亦虔秉不濯惠，台克緝光朕𣥂，于之慈學，超超𣥂我彌王𣥂。望我戾戾，台祇光朕立。今余其念謫，乃有齊休𣥂成，用商刺𣥂，光之於聿。女其用絲，女亦乃壽，由𣥂康樂，勿有不義𣥂，之于不商，佳王命。元顓乃惠，子孫永保。

三、考釋：

此為戰國時越國之編鐘，已知者凡十二器（註1），而名稱異數，舊有五說，茲列如下：

1. 鄒安、周金文存殆以未能通讀全文，因題作「秉虔鐘」。
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註2）初版讀𣥂為泓之省，定名「者汙鐘」（註3）；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同。
3. 劉體智、善齋吉金錄則逕題作「者泓鐘」。
4. 容庚、海外吉金圖錄考釋、商周彝器通考及殷周青銅器通論則題為「者汙鐘」；郭沫若、大系考釋新版及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饒宗頤、者汙編鐘銘釋（註4）；李校、越鐘吳鐘校讀（註5）及于省吾、錄遺均同。
5. 郭沫若於民國四十七年撰「者汙鐘銘考釋」，改題為「者汙鐘」（註6）。

而以字形觀之，當以「者汙鐘」近實（註6），故從之。

者汧編鐘之銘，殆每組四器而成全文。銘文鑄於鉦間及鼓左右，正背面均同。文長凡九十三字（內「超」字重文）。傳世者汧編鐘共六組，然拓本均隱約殘泐，字跡難辨。茲據前人銘釋^{（註）}補闕明晦，尋其縣解，以求諦義。

佳戊十有九年者，佳，發語詞，無義。戊字，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三二頁引潘祖蔭釋為越，謂即春秋時於越之器。世多從之。戊即越之古文，甲文作^{（註）}，^{（註）}形，金文作

^{（三代五十四）}

^{（三代五十四）}

^{（三代五十四）}

^{（三代五十四）}

其用為方國之名，故又增「邑」為偏旁，若錄遺五九四之越王劍

，一九五三年長沙仰天湖出土竹簡第十簡之「越」是也。此銘記

其年為「十有九年」，饒氏以為勾踐立十九年，正當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魯哀公十七年，亦即吳王夫差十八年（註）。

郭氏以為當即勾踐後第五世之翳王十九年（公元前371年）（註）。然

文獻不足徵，闕。唯記時冠以國稱，則諸侯國器習見，如郛公秋

人毀：「佳郛正二月初吉乙丑」，郛公平侯鼎：「佳郛八月初吉癸未」，郛伯氏鼎：「佳郛八月初吉」，他如國差鑑之「國差立事歲」

，而奉該國之正朔也。者汧，人名，郭鼎堂謂「古器銘凡諸字均作者。汧即泓字之異

「者」即大子諸發^(註10)。新版大系改釋書眉標出容庚云：「者」當作者汜，即越王勾踐之子王鮒與^(註11)。饒宗頤言者汜即越大夫拓稽^(史記越世家)，諸稽郢^(吳語吳越春秋)、廉稽^(釋詩外傳)、諸發^(說苑奉使)、諸稽到^(漢書古今表)，皆屬異文，實為一人^(註12)。郭氏又謂者汜應作「者刃」，必是諸咎無疑^(註13)。諸說悉乏有力證據，待考。

女亦虔秉不濫惠者，女，汝也。孝經：「女知之乎」，釋文本作汝，爾也。虔秉，饒氏引詩商頌長發：「有虔秉鉞」，謂「虔秉」乃古成語，而從鄭箋釋為「固持」。強運開則以「虔秉」為「恭敬秉持」；以「濫」為「溺」，引左閔二年傳：「敗犬戎于渭隊」，杜預本作「渭溺」，知「溺」隊古通^(註14)。郭氏大系本以「虔秉不濫」為句，釋「惠」為「恩」，未確。後讀不為「不」，讀「濫」為「不」，於文義較長，故從之。

台克緝光猷^(吳王光鑑)者，台，以之假借。光字凡三見，作「忝」或「忝」，上一字从「系」从「單」，隸定作「緝」，字書無此字，不得其解。「猷」字从「邑」，乃據上海拓本右旁作「邑」，形尚可辨；左从「召」，乃依郭氏所擬从「召」刺之。唯郭氏以「猷」為辟，釋為法，而以「台克緝光猷」于之「為斷，解為「父子共同努力，用能共使法判光明以迄于今。然「緝」，猷既不得確解，妄自斷句，究屬難行。強行解之，

竊以說文十三上糸部「紹」古文作「𦣻」，則「𦣻」用與「紹」同，「繼」也。
• 應以「台克繹光朕紹」為斷，言「以能光揚寡人繼起之業」。
于之「懋學」者，懋、遜古今字。遜學，饒氏謂即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之義；郭氏訓為謙遜。一切經音義廿二引字林：「懋，順也。謙也。恭也。」于之「懋學」乃承上繼業之言，欲其發揚光大，必于予恭順學習也。

趙趙哉弼王免者，書牧誓：「尚桓桓」，詩魯頌泂水：「桓桓于征」，爾雅：「桓桓，威也。」毛傳：「桓桓，威武貌。」趙、桓古韻同屬段氏第十四部；趙、兩元切，為紐；桓、胡官切，匣紐；為紐古歸匣（註15）。趙、桓同音假借，是趙趙者，狀其威武之貌。哉，語詞。弼，同彌。爾雅：「彌，輔也。」說文八上人部：「輔，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孝經：「左輔右弼」，故弼者，輔佐也。免，郭氏以為免即宅之籀文，蓋未見上海拓本上有「形」。免或可訓宅，字書無徵，未敢遽定。此句言威武勇猛以輔佐王（之所居）也。

望戎戡馘者，望，字从「艸」从「生」，讀作往。戎，拓本作「𠂔」，郭云同幹，即易：「貞固足以幹事」之幹。饒氏以為即毛公鼎（三代四）「𠂔」戎敵王身之戎（註16）。以文義觀之，殆以郭說較長。戡即庶字，與伯庶父殷（湯土）作「𠂔」形近。戡字饒疑為成字繁體，讀為夏，即書康誥：「刑茲無赦，不率大夏」之大夏，庶戡即庶常。而

郭氏云：「以意揣之當是庶績或庶職，猶言百事」，室攷度戡乃謂「往幹庶職」，往做百事也。

台祗光祗立者，魏正始三體石經君奭篇「祗若茲」之古文祗與此「果」相近，故隸作「祗」，敬也。立，金文習用為位字，如

頌鼎：「王各大室即立」^{（三代四三九）}，番生簋：「鄂王立」^{（三代九三七）}，

毛公鼎：「鄂祗立」，「予一人才立」^{（三代四四六）}，克鼎：「即立」

^{（三代四四十一）}即其例，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台祗光

祗立」言「以崇敬光揚王位」也。

今余其念誦者，念字形作「𠂔」，與三體石經古文「𠂔」同，從容氏釋「念」，誦字未識，上海拓本雖極清晰，仍無法辨揣其義。郭隸作「譏」，與幾同，察問也，在此與診字同義。饒氏謂乃誦字殘形，詩崧高及烝民俱言「吉甫作誦」。晉語范文子言「使工誦諫于朝」，楚語記倚相云「倚几有誦訓之諫」，誦即誦訓。然字从言，疑指先人或王所垂示之言語，則以饒說近是。

乃有齊休祝成者，此句郭氏、饒氏、李氏三家說解相去甚遠。郭釋乃為卒（厥）；饒言即乃字；李氏以「乃」即第二人稱代辭之領格「汝」字，與古文接屬辭作「迺」者有別。乃下之「有」，郭謂必為名詞，證以下文，當定為痛字；痛與痘音相近，下文言「烈疾」，則痛疑是天花^{（傳）}。竊以郭氏之說未免突兀，且稍嫌穿鑿。李氏又強作解人。雖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逸勤_レ，乃用為爾汝之稱，然以本銘文觀之，其第二人稱代詞之領格_{「汝」}字，悉用_{「女」}字，即_{「女」}亦虔秉不濯惠；_{「女」}其用_{「女」}，_{「女」}亦_{「女」}乃壽，此句何不用_{「女」}而用_{「乃」}？且_{「乃」}釋_{「女」}，以受_{「有」}訓_{「痛」}之影響；而_{「有」}之訓_{「痛」}，又因_{「烈疾」}被_{「及」}。審彝銘以_{「有」}為_{「痛」}，僅此一見，經傳俱無徵。本銘之_{「乃有」}、_{「勿有」}訓有無之_{「有」}，於文義皆能通暢無滯，何取其難而汰其易耶？致詰屈逶迤，崢嶸突兀，茲不取。齊休者，爾雅釋言：「齊，壯也。」壯有盛義。又爾雅釋言：「休，慶也。」郭氏則以齊為齋，言「齊戒祝禱，均獲神麻」，因而「商癒刺疾」，頗能自圓其說。而饒氏則在「齊休」斷句，而以「咏伐用商刺疾」為句。今從郭氏「齊戒祝禱」之說。「乃有齊休祝成」者，蓋以其能念念不忘祖先（或王）垂訓之語，是以在齋戒祝禱之時，能獲祖先（或王）之庇蔭，得成休慶之景象也。

用商刺_{「疾」}者，商即亂，治也。刺字與屬羌鐘（三代三三）：「武文□_{「疾」}」之形同，在彝銘中，「刺」假為「列」或「烈」。壯，貞松遺文一六釋為疾字，可從。管子小問：「凡牧民者，必知其疾_{「疾」}」，注：「謂患苦也。」是「用商列疾」者，蓋謂「用以治理庶民之所患苦，（使之共享休慶之福蔭也）」。
光之于聿，女其用_{「女」}者，經典均以聿為聿，甲骨金文則以_{「女」}為

頌當是沒之異體。爾雅釋詁：「頌沒，勉也。」郭氏言「元頌」即頌沒，猶言勉勉。言勉勵汝之品德，使子孫永保勿墜也。

者汧鐘，體近鳥書，直畫又每每增點，其細柔秀美之處，較諸鳥書，各有擅長，蓋戰國南方越國之器（註19）。

四、著錄：

1. 金匱論古複製照片，饒著所定第一組拓本（1、2、3、4、5、6、7、8）同。

五、註：

1. 者汧鐘見于著錄者凡四器，俱載大系圖錄越器項內，即圖247至249，錄編159至164。

(甲) 見周金一，四五；貞松一，六；善齋樂器錄一，一六；小校一，四七；三代一，四二上。歸黃縣丁氏、廬江劉氏。

(乙) 見憲齋二，一五；周金一，四二；小校一，四六；三代一，三九下，四十上；書道第一卷，一〇二；劉燕庭舊藏。

(丙) 見貞松補上，一；泉屋清賞圖一二二，又刪訂本一五〇，圖版三七；海外一三七；三代一，四〇下；現藏日本住友氏。

(丁) 見據古二之三，二五；從古一三，六；奇觚九，九；憲齋二，十六；綴遺二，三〇；周金一，四四；泉屋別圖八解一二；海外一三八；小校四，七八；三代一，四一上下；現歸日本住友氏。

餘八器為日人日比穀舊藏，後歸東畑謙三；水野清一教授手拓，遺陳仁濤者，故凡十二器。

2. 吳大澂、古籀補六十三頁已疑汚即泓之省，言者汚鐘為晚周之器。

3. 參見金匱論古綜合刊第一期七三—九三頁；本銘攷釋凡饒氏所說者悉出自此，不另作註。

4. 參見香港聯合書院學報一九七一年第九期五—三六頁；本銘攷釋凡李氏所言俱引自此，不另作註。

5. 參見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6. 詳見越鐘吳鐘校讀五—六頁及八—九頁辨正。

7. 據饒氏、者汧編鐘銘釋；郭氏、兩攷及者汧鐘銘考釋；李氏、越鐘吳鐘校讀諸說。

8. 參見者汧編鐘銘釋七五頁。

9. 參見兩攷一五八頁。

10. 參見兩攷一五八頁。

11. 參見兩攷一五七頁。上海附冊七六頁及李氏均同。

12. 參見者汧編鐘銘釋七四—七五頁。

13. 參見者汧鐘銘考釋。

14. 參見古籀三補卷十一，三頁。

15. 詳見古音學發微六四九—七〇三頁；又一二—二頁，黃侃、曾

逢乾、黃焯、葛毅卿、羅常培諸說。

16. 余化龍謂「攴」乃「戰」之初文，經典作干，乃捍之假借字，今作扌。書文侯之命：「扌我于艱」可證。見毛公鼎銘文通釋，遠東工專叢書之二。

17. 平心、者刃鐘銘考釋讀後記以「有讀痛，至碯。痛即爾雅釋詁訓病之痛。」；中華三輯九四頁。

18. 參見小鐘之述說。

19. 茲附者刃鐘上海拓本及郭氏、李氏摹本，以見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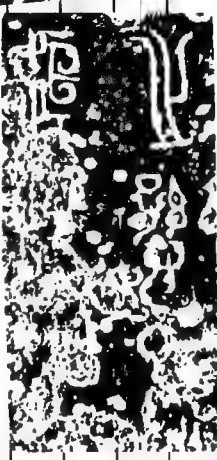
甲（鼓左）



甲（鼓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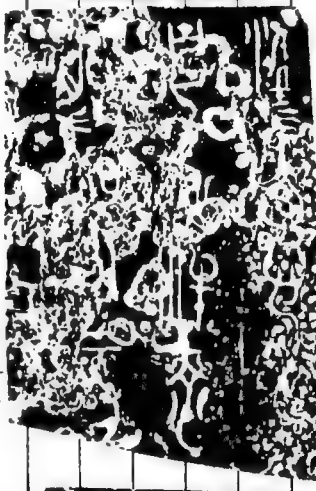
乙（鉦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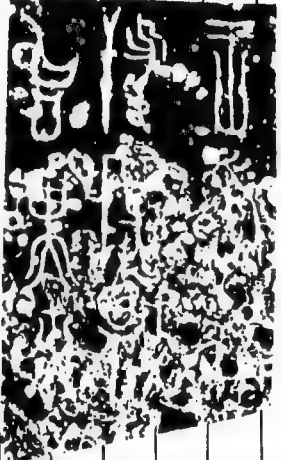
甲（鉦間）



乙（鼓右）



乙（鼓左）



李棧華：者汙鐘銘文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附冊頁76）所載者汙鐘銘拓本，極精。鐘之正面四十九字（內重文一），除兩三字稍泐外，均筆畫玲瓏；予因據之摹錄。鐘之反面，殘泐；故予參集傳世各器，湊合而成，殊非原式矣。按上海拓本，字體嚴整；又往往於畫中增加小點，作裝飾用；暨較之趙國他器作鳥書者為簡化，當亦同屬一源。一九七一年秋，棧華記。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附冊頁76）所載者汙鐘銘拓本，極精。鐘之正面四十九字（內重文一），除兩三字稍泐外，均筆畫玲瓏；予因據之摹錄。鐘之反面，殘泐；故予參集傳世各器，湊合而成，殊非原式矣。按上海拓本，字體嚴整；又往往於畫中增加小點，作裝飾用；暨較之趙國他器作鳥書者為簡化，當亦同屬一源。一九七一年秋，棧華記。

一、銘文：

009

者汜編鐘二



10.2 (II,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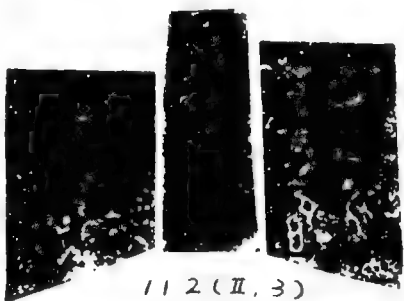
9.1 (II, 1)



11.1 (II, 3)



9.2 (II, 1)



11.2 (II, 3)



10.1 (II, 2)

二、隸定：

之慈學，趙趙哉。王龜。聖後度戲，台祇光祇立。今余其念誦，乃有齊休。祇成，用商刺疾，光之於聿。女其用茲，女其乃壽，由康樂，勿有不義。訖，之于不商，佳王命。元頌乃惠，子孫永保。

三、考釋：

此三鐘共六十八字，與三代一、四一編鐘合成全文。銘之考釋，詳見前⁰⁰⁵1⁰⁰⁸者。汜編鐘，此略。

四、著錄：

1. 金匱論古複製照片，饒著所定第二組拓本（1，2，3，4，5，6，7，8）同。

一、銘文：



12.1(Ⅲ)



12.2(Ⅱ)

二、隸定：

勿有不義訖，之于不商，佳王命。元頌乃惠，子孫永保。

三、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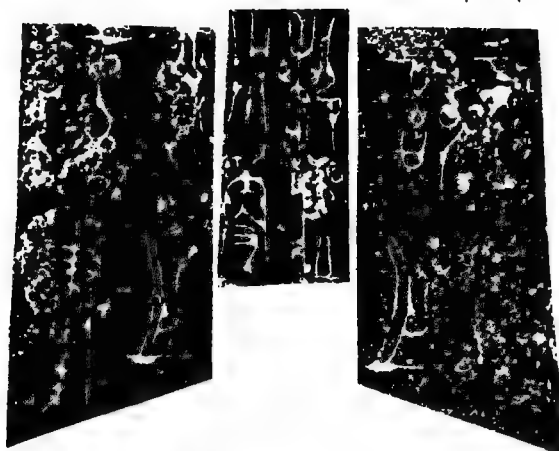
此編鐘與前二種編鐘傳同為昔年洛陽金村古墓出土。此器銘鉦間兩行，行二字；左右鼓各二行或一行，行均二字。可與金匱論古之複製照片相互參之，各有優劣。凡二十字。

一、銘文：

子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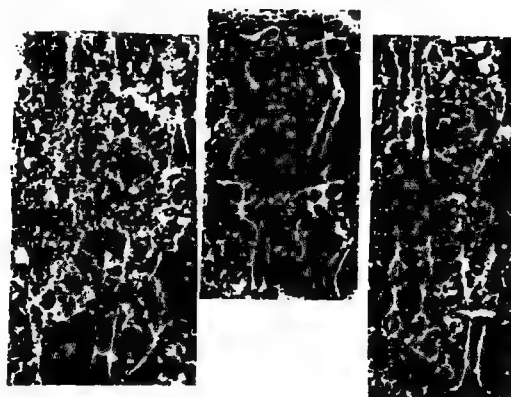


13.1 (Ⅱ)

c

d

e



13.2 (Ⅱ)

二、隸定：

用商刺疾，光之于聿。女其用姁，女帛乃壽，由牝康樂，不義
訖，之。

三、考釋：

此器鉦間兩行，行兩字；左右鼓各二行，行亦二字，共二十四
字。唯鼓右兩行四字脫漏，勿有「二字。金匱論古綜合刊第一期
載容庚所藏者汭鐘拓本殘頁，即此也。

第二章 食器

漢書酈食其傳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食本天性，洪範八政，食居其首。飲食祭祀，必有彝器，食器於焉產生。曰鼎，曰鬲，曰鬺，用以烹飪；曰簋，曰敦，曰簠，曰簋，曰簠，曰豆，曰盧，用以盛食；曰俎，以之切肉載牲；曰匕，用以取肉。今本書所著錄者，鼎八十六，鬲七，鬺六；簋（一作簠）五十五，敦一，簠六，簋六；凡食器一六七器。

第一節 鼎

夫鼎之形制，鼓腹、兩耳、三足，其方者兩耳四足。銅鼎源自陶鼎（註），殷商初期銅鼎迄今尚無所見，至中期而後始有，其名稱蓋據其自名而獲悉。唯鼎之名又有「鼎」、「鬲」、「簋」三類：甲鼎，正鼎也。亦曰鬲鼎、鬺鼎。其用以升牲體入俎也。乙鼎，鬲鼎也。亦曰鬲鼎、鬺鼎。其用以烹煮牲體也。丙鼎，鬲鼎也。亦曰鬲鼎、鬺鼎、銅鼎。其用以盛銅羹也。故鼓其腹以受物，虛其下以待爨，兩耳則貫鉉以舉之也。

鼎銘皆在腹內近口處。唯楚王禽志鼎（註四十七）則蓋內蓋外，器

外之口緣及腹帶均有銘。商鼎銘或僅一、二圖畫文字（有曰圖騰或族徽），或僅三、四字，至多不踰五十言（註三）；周之毛公鼎（三代四四六）則多至四九七字。

作鼎之故，有為己而作者，如趨亥鼎（三代三四四）。有為人而作者，如考鼎（三代二二三）。有為祖而作者，如且己鼎（三代三二一）。有為父而作者，如趨父辛鼎（三代四十六）。有為祖與父作者，如閑碩鼎（小橫二七〇四）。有為母而作者，如田告方鼎（三代三三三）。有為父母者，如白頤父鼎（三代四二一）。有為兄者，如季兄己鼎（三代三九九）。有為媵婦者，如朋中鼎（三代三三三）。有為用享考宗室而作者，如師器父鼎（小橫三八三）。有為饗王者，如衛鼎（小橫三八二）。有為饗朋友者，如辛鼎（鐵道八九九）。有為饗賓客者，如郟王糧鼎（小橫二九八二）。有為俘貝而作者，如虜鼎（三代四一八）。有為俘金而作者，如師家毀（三代九三二二九）。有戰獲兵銅而作者，如禽恙鼎（三代四十七）。有為俘人而作者，如小孟鼎（大系三五五）。有錫貝而作者，如德鼎（上海附冊九）。有錫馬而作者，作冊大方鼎（三代四二〇）。有錫貝馬而作者，如菱鼎（通考二二八四）。有賓馬金而作者，如史頌鼎（三代四二六）。有錫帛金者，如禽鼎（三代四二二）。有錫鬯貝而作者，如呂鼎（三代四二二）。有錫魚而作者，如井鼎（三代四十三）。有錫臣而作者，如令鼎（三代四二七）。有錫邦司、夷司、人鬲、庶人而作者，如孟鼎（上海附冊二四）。有錫鼎爵而作者，如史獸鼎（故宮下六九）。有錫弓矢者，如師湯父鼎（故宮下六八）。有錫玉馬矢者，如噩辰鼎（三代四三二）。有錫衣旂而作者，如康鼎（三代四二五）。有善鼎（三代四三六）。有賞錫至多而作者

，如師奎父鼎^{三代四三四}，毛公鼎^{三代四四六}。有為冊命而錫以作者，如此鼎^{陝西一八〇一八，一九六}。有為養曆而錫以作者，如銀鼎^{三代四二三}（註三）。

鼎之大小，以六寸至八寸為多。有高至三尺餘者，如大克鼎^{上海附冊三八}，有小至口徑二寸五分，通耳高不及四寸者，如羸肅德鼎^{三代三六}。概無定制也。

014 □鼎

一、銘文：



14

二、隸定：

方

三、考釋：

□字又見於□己觚^{三代四二五}、□介且己解^{三代四五十}、及□簋^{續殷上}

諸銘。方濬益釋為周垣形（註四）。柯昌濟謂或古回字（註五）。然二

氏之說並無高徵。于氏於錄遺序言曾云：「本書第十四號是□鼎

楊樹達先生初釋金文韋字所從之□為城（金文說二、四六韋父

丁鼎跋），又釋契文田字所從之□為方（甲文說上二六釋田區區

6. 參見錄遺序言一頁。

7. 謹應讀作觀，或改為維為雜並誤，說詳墨子新證。

015 ○鼎

一、銘文：



15

二、隸定：

圖

三、考釋：

高鴻緡曰：「○為意象字，本即方圓之初文，見商周金文錄遺第十五號鼎文。狀詞。後加鼎為意符，作鼻，言鼎之口正為圓形也。後又省從貝作。說文：「貝，物數也。從貝○聲。鼻，籀文從鼎。^{王權切}」足見方員之員，又借用為物數名詞。於是後人加□為形符，作圖以還其原。說文：「圖，圉全也。從□員聲，讀若員。^{王閏切}」字雖不見經傳，而文字偏旁有之，如園、圃等字從之得意；韋、袁等字從之得音。○字又借用為圍繞之意，動詞。說文：「圍，守也。從○韋聲。^{羽非切}」非是，○又用借意以造字也。^{（註）}

高田忠周(註三)、于省吾(註三)說皆同。

按甲文日字有作正圓之形者，若口(前二五六)、(戰四七五)(註四)之例。

然「先哲以口○製造在前，恐日作圓形與○相混，故改作正方形

，又於形內注一小橫直之符號者，乃求別於口。」(註五)故金文日

作○(日癸盥)者，圖其共相；作日(旅鼎)、日(作冊龜卣)、日(新姑壺)、日(樂

書出、日(吉日壬午劍)者，畫其殊相，而○、○本是自別。或以為丁之初

文(註六)，然丁於甲文作口(拾三三)、○(前一三三四)、○(後上一九六)、日(前六八七)、

日(後下六二)、金文作日(號季子白盤)、日(我鼎)、日(國差鐘)、日(鄂鐘)、日(齊且丁

尊、日(盤)、日(者減鐘)諸形，既非「渾圓之物」(註七)，率皆填實，是

以于氏云「第十五號○鼎，○字形較大，或非丁字。」又云：

「金文辟、璧二字以○為形符，金文員、畏、震三字以○為聲符

，○即圓之初文。」(註八)說殆可從。此或圓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字例三篇六四頁。

2. 參見古籀篇二十三第一頁；又九十九第四二頁。

3. 參見錄遺序言一頁。

4. 羅振玉曰：「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多角形、或正方形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參見增考中、五頁上。

5. 參見葉玉森、說契一頁上。

6. 葉玉森云：「口。並契文丁字初文。或以為方圓，契文亦假口為日，但辭中罕見。」見說契一頁。亦可知圓、日、丁三字易混也。

7. 參見說文六下口部圓字段氏注。

8. 參見錄遺序言一頁。

016 田鼎

一、銘文：



16

二、隸定：

田

三、考釋：

銘又見田父辛簋（三代六二）、田父辛爵（三代六十七）、田爵（三代十五）諸器。

吳式芬（註）、吳大澂（註二）、劉心源（註三）、馬叙倫（註四）諸家皆釋「田」字。

高田忠周疑為囟字（註五），非允。唐顧況衣子詩云：「即罷別田，吾悔生汝。」自注：「閩俗呼子為田。」集韻說同（註六）。

李孝定以囿、圃、囡、困、圉諸字皆有範圍環繞意（註七）。竊以此

銘从口从子。子象小兒襁褓之形；从口，象門之四方，上楣下闕，左右為棖之形。象子不出柵門之外，示其小也。義與子同，今子行而因廢，唯閩俗尚存古風，及唐武后以因為月（註8），則字又別為二義。此乃因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據古卷一之一、十一頁子爵。

2. 參見憲齋二十二冊十二頁因字爵。

3. 參見奇觚卷七、五頁因爵。

4. 參見刻詞十三頁子爵。

5. 參見古籀篇十九第二五頁。

6. 集韻亦言閩人呼兒曰因，音蹇。

7. 參見甲文集釋第六，二一一三一三一二二六頁。

8. 參見通志六書略。

017 可鼎

一、銘文：



17

二、隸定：

𦣻（𦣻）

三、考釋：

是銘，李孝定言字从戈从耳，殆不可識（註¹）。周法高釋為𦣻，从戈从耳（註²）。柯昌濟亦疑即「𦣻」之省文，言所俘獲者，如他器所云俘金之類（註³）。案說文十二上耳部云：「𦣻，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呂為俘𦣻。』从耳或聲。𦣻，𦣻或从省。」「段注云：『大雅：攸𦣻安安。傳曰：『𦣻，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𦣻。魯頌：『在泮獻𦣻。』箋云：『𦣻，所格者之左耳。』」（註⁴）是銘从耳从戈，以會軍戰用戈斷耳之義，當如周氏所釋，即「𦣻」之初文。此銘殆為𦣻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金誌附錄（二）一一二二頁。
2. 參見金誌附錄（二）一一二二頁。
3. 參見韋華七七五頁仲兒盤。
4. 參見說文十二上耳部𦣻字段注。

一、銘文：



18



19

二、隸定：

圍

三、考釋：

銘單文隻字，李考定疑為「圍」之古文（註），是也。考甲文韋作
韋（藏二六九三）、韋（藏二三四）、韋（前五四）、韋（後下六三）、韋（藏四十四）諸形；金
 文作韋（黃韋俞父盤，三代十七、十三）、韋（韋鼎，三代三二），圍則作圍（庚壺，錄遺三三），乃从口从二止相背
 之形。口者，為象俯視初民穴居之穴形（註）。止者，足跡也。足
 跡相背而馳，有違逆之義。故說文五下韋部云：「韋，相背也。
 从舛口聲。」按：舛小篆象一人之兩足；甲、金文則象二人或多
 人。字之二止隔口而上下，左右相距，而與本銘之二止比併之形
 有別。復考說文六下口部云：「圍，守也。从口韋聲。」是銘作
 口內併二止之形，蓋示其守穴而不出。易略例云：「是故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囙』字从口，內併二止，殆即此義也，乃「圍」之初文。此用為作器人名或氏族之稱。

四註：

1. 參見金誌附錄(二)九〇四頁。

2. 參見半坡遺址綜述圖版叁、肆、伍；又七一、二一頁。

020 品鼎

一、銘文：



20

二、隸定：

正

三、考釋：

正字於甲文作品^{《藏三·三》}、品^{《藏·一〇三·一》}形，彝銘若正父癸尊^{《三代·十五》}、正龍母尊^{《三代·十九》}之正，皆與甲文同。羅振玉以卜辭文例：「貞我弗獲正昌困」，「昔甲辰方正于叟」，「告曰土方正我東啻」，而釋為正字^{《註》}。金祥恒先生然其說，云：「口者，即城郭所从之牆圍；而品品正象人足巡行攻城之形。」^{《註》}說並是也。阮元則以兩手奉器，所以承祭說之^{《註》}。嚴氏一萍言釋圍釋征均無不可

，而品乃圍之本字，而非借字。綜合卜辭用品之辭，未見有違背之義，蓋與韋絕然兩字也^(註4)。周法高則自語法，詞性，並據陳夢家說，以品乃撥亂之撥^(註5)，謂即說文之𠂔，而非正字^(註6)。說並非是。字从兩止以征行方邑，或省作𠂔。是鼎殆正族或名正者所作之器。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六十三頁下。
2. 參見釋又品出邑，載中國文字七冊一頁。
3. 參見積古卷五、二十五頁田彝。
4. 參見釋品𠂔，載中國文字十五冊。
5. 參見綜述六〇〇頁。
6. 參見零釋七十七頁師旂鼎。

021
品鼎

一、銘文：







21

二、隸定：


正

三、考釋：

正字於甲文作（《甲編六三八》）、（《禮四五一》）形，彝銘或作（《三代九七》）形。

屈翼鵬隸作，疑即之繁文（註），是也。嚴一萍釋為，言武乙時品增二止作（註₂），恐非。楊樹達謂字从二止向之而進，二止入其方邑（註₃）。故字有征伐、征服之義。說文二下走部云：「正，正行也。从辵正聲。征，正或从彳。」正即征之初文，段注：「引申為征伐。」是銘殆為作器者之名或氏族之稱。

四、註：

1. 參見甲釋一〇一頁六三八片釋文
2. 參見釋品，載中國文字十五冊一八頁。
3. 參見小學四九一五〇頁釋正章。

022 | 023 四鼎

一、銘文：



22



23

二、隸定：

四

三、考釋：

罍字又見且己父辛卣^{《前代三十九》}、罍父癸鼎^{《前代三十三》}及罍鼎^{《前代三十七》}諸器銘中，而諸家說解紛歧，徐同柏言為「罍」字，謂卣中覆物曰「罍」^{《註一》}。方濬益釋作卣，謂字似器之有會者^{《註二》}。劉心源謂為「卣」字^{《註三》}。高田忠周隸作「彝」字，謂象盛器中內細切肉也^{《註四》}。馬叙倫解為「盟」字^{《註五》}。林義光謂所从之卣，乃「周」之變^{《註六》}。羅振玉言其象器^{《註七》}。朱芳圃言象甌^{《註八》}。顧鐵符言其可能為食器之會^{《註九》}。張日昇以會由殷蓋衍化而成，遂以「鎗」名。若鑄子叔黑臣簋之器蓋相同者是也^{《註十》}。李孝定則據金文「會」作會^{《前代三四》}，所从之卣乃象器蓋相合之形，後以象形之意不顯，乃增「合」為偏旁^{《註十一》}。說並非是。魯實先先生以為因之古文，謂字上為網格之物，下為直立之幹，象煙囪之形，當以煙囪為本義^{《註十二》}。審其形構，先生之說是也。「囙」乃「曾」之初文，今據是銘，知其為「曾」名者或「曾」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从古卷十三、二十四頁。
2. 參見鐵遺卷十、三頁。又吳大澂、古籀補附錄十九頁說同。
3. 參見奇觚卷六、七頁祖己卣。
4. 參見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九頁。又商承祚、古考四九一五〇頁；高鴻缙、字例五篇一五七頁說悉同。

5. 參見刻詞九〇頁盪卣。

6. 參見文源。

7. 參見丁戊稿二一頁韋氏彥作善會跋。

8. 參見釋叢一〇四一一〇五頁會。

9. 參見有關信陽楚墓銅器的幾個問題。載文參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六頁。

10. 參見金誌卷八、三四一二頁。

11. 參見金誌附錄(二)七五一頁。

12. 參見殷契新詮釋因；又王讚源、周金文釋例、曾季鼎五五—六〇頁。

024 寧鼎

一、銘文：




24

二、隸定：

寧

三、考釋：

字字甲文作中（藏六二）、中（中一五二）、中（藏三三）。諸形，羅振玉說解為「象形，上下及兩旁有榘柱，中空可貯物。」（註）考說文十四下字部云：「字，辨積物也。象形。」小篆作形，與甲、金文字字形相類，以金文「字」字正象器中有分隔，內有貯物之形，外加附耳，以便提挈。郭沫若釋作干鹵字，象圖楯之形而上有文飾也。（註）。恐非。字在此與錄遺五〇三、五一五兩器銘俱用為人名或氏族之稱。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十二頁下。
2. 參見金文一九八頁釋干鹵。








025 倉鼎

一、銘文：



25

二、隸定：

考甲文有 （藏一〇〇四）、 （前四四六）、 （前七三一）、 （卜通列二）。諸形，彝銘作 （不倉父鐘）、 （款鐘），古鉢作 （註）形，而釋解多家

異說紛陳。孫詒讓釋為庸^(註3)。王國維初釋廊^(註3)，後改釋作「舍

」^(註4)。丁山言象帷幕交覆中施皇師之形，「」正象後版屏風之形，

「」則象帷幕在地施展於上之形，當即「冢」之初文^(註5)。郭沫若

言字作簠，象下器上蓋，中从五聲，亦名匡^(註6)，是銘即「匡」

之古文，象下器上蓋而從「」聲也^(註6)。唐蘭言「」象「」在「」中，「

」為合字，象盆之形，「」是罍廬之形，「」者，俎案之屬，與會、倉

同意。說文「」為其尊乳字也^(註7)。而吳式芬則以為即「命」字^(註8)。

林義光釋倉，从「」象有重垣，日象中有列室形^(註9)。馬叙倫言

其象漢陶明器之「」^(註10)。朱芳圃謂為匱之本字^(註11)。說並非是。

李孝定據西安徐家灣漢墓出土陶器中之綠釉陶倉^(註12)作倉，言倉

本一小型容器，引申為貯物建築之「倉」也^(註13)。其說近之。魯

實先先生言其上體之「」，象其覆蓋，日「」象藏穀之容，下體之

「」象其下基。構形與舍、畝同意^(註14)。其說甚確。說文五下倉

部云：「倉，穀藏也。蒼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象

倉形。倉，奇字倉。」許氏說解純據篆文而言，殆非。字於卜辭

或用為侯國之名，若「貞今口口从倉戾虎伐」方受出又^(前四四四)，

「口貞令旃从倉戾寶口」^(前之三三)，「貞令倉戾歸」^(徵實人名，四九四五)，「辛

巳卜般貞，王由倉伐口受口」^(戰十三五)。左哀四年傳：「蠻子赤奔

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

于倉野。」倉野在今陝西南境，去殷都不遠，卜辭之「倉」，或

即倉野。此或為倉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說文古籍補卷五。
2. 參見舉例下三六頁。
3. 參見戩考廿六—廿七頁。
4. 參見毛公鼎釋文三頁下。
5. 參見釋宮，載集刊一本二分二四七—二四九頁。
6. 參見卜通一一三頁下。
7. 參見天壤文釋六十二頁。
8. 參見據古卷一之三，六十四頁叔倉父盞。
9. 參見文源。
10. 參見六書疏證一〇四八頁。
11. 參見釋叢一〇五頁、倉。
12. 參見文參一九五六年第九期封底裡頁。
13. 參見甲文集釋第五、一七九二頁。
14. 參見說文正補釋倉、八頁。

一、銘文：



26

二、隸定：

負

三、考釋：

此銘金文僅一見，所从之「𠂔」或疑為貝^(註1)。考甲文「斤」作「𠂔」形，字之所从，與之相近，是字形構當从貝斤作「負」，疑為「質」之初文，本从一「斤」，其後至候馬盟書作質，詛楚文作𠂔，精白鏡作𠂔，昭明鏡作𠂔，說文小篆作𠂔形，則从二斤作「質」；說文六下貝部云：「質，呂物相贅，从貝所聲^(註2)。」字从重斤，又疊量於貝上，自有「呂物相贅」之義在焉。或釋為嬰字^(註3)。考嬰本象人頸飾串貝之形^(註4)。其說疑非。斯銘乃作器人名或氏族之稱。

四、註：

1. 參見金詁附錄(一)〇五一頁。

2. 此从韻會引說文。

3. 參見王永誠、先考五七六頁。

4. 參見本書三九、二三三、三一四、四〇九、五六七諸器考釋。

027 夔鼎

一、銘文：



27

二、隸定：

羴

三、考釋：

是銘為他器所未見，字从大（人），頭上兩角飄搖，為「羴」之圖形文字，亦即羴族之圖騰，說文四上羊部云：「羴，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註）而本銘上象人首冠以羊角，下象人四肢侈張之形，與許書說解「羴」之形構相合，知其為「羴」之圖形文字。字殆作器人名或族稱。

四、註：

1. 所引說解據宋本說文解字，段注改作「羴，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四上，頁三十五—六）茲不取焉。

一、銘文：



28

二、隸定：

守掌

三、考釋：

是銘乃「守事」二字合文。「守」字於彝銘作用

牙痛
三代

十六

子婦解
三代十四卷

冊守父乙
三代十廿二八

1

守冊父乙酉
三代十六三十一

●

守宮直
三代、十三、十一

1

諸形

，
或

从寸

，
或

从又

古

文

字偏旁中，从又無寸可通。殆係國名或官稱。左昭二十年傳：「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守者，官守也。

「雥」字說詳本文第三一八器雥觚考釋，殆係人名。徐同柏（註），

方濬益(註三)謂「主而不失謂之守」，似有未允。「守雩」乃守族

或守官名雩者所作之禮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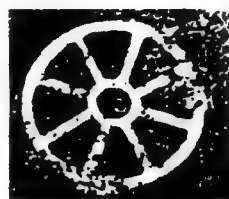
四、註：

1. 參見从古卷一、一〇頁。

2. 參見綴遺卷十六、二七頁守觚。

一、銘文：

二、隸定：



29

輪

三、考釋：

是銘錄遺凡收有二九、二九六、三七九、四七九四器，蓋象車輪有輻之形，當即「輪」之古象形文。唐蘭言_鼎為輪形，與甲、金文之車輪作田形者相近_(註)。說文十四上車部云：「輪，有輻曰輪，無輻曰輕。从車侖聲。」从車侖聲之「輪」乃後起形聲字。輪制輻為三十_(註)，故老子十一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淮南子·說林篇：「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金文之輪，或五輻，或六輻，或八輻，而車方彝_(錄遺五·五)之輪作_田，買車_貞_(錄遺三·三)作_田，買車_觚_(錄遺三·三)作_田_(註)，亦未必為三十輻，或以書寫不便；或因製作日精，器用轉密，且象形文字取其簡省，未必與事實相符。戰國戰跡鑑所鐫之輪亦作_田_(註)形。

。魯實先生言此皆為輪氏所作之器，其先蓋因夏之綸邑而受氏
 (註5) · 彝器別有綸白首(三代三十七)，當為⊗(輪)氏之後(註6) ·

四註：

1. ⊗字參見安特生、甘肅考古記、辛店期陶甕上，唯其誤作花紋。
2. 參見說文十四上車部輪字段注。
3. 參見日人坂津七三郎所著「埃漢文字同源考」中，署錄車形作⊗，其輪亦作⊗，可參見衛聚賢、文字學七七頁。
4.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藏器。
5. 綸邑見左哀元年傳。
6. 參見假借邇原二三九頁。

030 受鼎

一 銘文：



30

二 隸定：

受

三 考釋：

甲文有作𢇛^{（拾八五）}、𢇛^{（前二二二）}、𢇛^{（後上九三）}、𢇛^{（青上九）}形者，葉玉森謂即「擊」字，象兩手引臣俘虜也，即「牽」之本誼，擊、牽古今字^{（註）}。孫海波說同^{（註二）}。高田忠周則據說文多讀若詩標有梅之標，言為「瞞」之古文^{（註三）}。說並非是。郭沫若又據曼龔父盨^{（三代十）}，^{（三九）}作𢇛形，而主曼為「曼」之初文，象以兩手張目形，楚辭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兮」，殆用其本義^{（註四）}。其說可從。說文三下又部：「曼，引也。从又冒聲。」此為引申義。卜辭或以「曼」為人名，若「曼入二」^{（拾八五）}，「丙戌卜爭貞，曼不作饗古口事」^{（前六六）}，「乙丑卜，王于曼告」^{（後上九三）}、「貞王夢佳曼」^{（乙七三五七）}，即是其例。則此亦曼方或曼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前釋二卷五十一頁下。
2. 參見文錄九頁二六行。
3. 參見古籀篇四十七第七頁。
4. 參見卜通一五四頁下七二六片釋文。

一、銘文：



31

二、隸定：

卣

三、考釋：

甲骨卜辭有卣（藏三四）、卣（前五九六）、卣（藏四十三）諸形，彝銘作卣（佳父六四）、卣（且乙貞）形。羅振玉言其字本象矢卣形，中或盛一矢、二矢、三矢（註一）。其說是也。考甲、金文之形構，悉象矢卣之形。說文五上竹部云：「卣，弩矢卣也。从竹服聲。」是乃後起形聲字。現存最古卣之遺物，為江陵沙塚一號墓所出土（附圖一）。而長沙左家公山一五號墓出土之卣，則可窺卣之全貌（附圖二）（註二）。然吳閔生以雙矢有架，蓋為栖矢器之族字（註三）。方濬益言為承寄齊矢之樞字（註四）。馬叙倫謂即說文之卣字，亦即卣字（註五）。或言為「矢」之繁文，增其方郭（註六）。說皆恐非。是銘乃作器之人名或氏族之稱，柯昌濟言其「紀賞賜之事，其事如周代彝器銘所謂錫鬯弼魚蒲之

事。^(註)其說亦或未允。



圖四五四 木製の棺の下部 春秋後期
後半 江陵沙塚一號墓

(附圖一)



圖四五五
棺 戰國中期後半 長沙
左宗公山 五號墓

(附圖二)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四十五頁。
2. 參見林已奈夫、中國殷周時代の武器第九章三七六頁。
3. 參見續古卷二、六頁子父乙爵。
4. 參見綴遺卷九、十八頁。
5. 參見刻詞七八頁父乙爵。

6. 參見說文正補五〇頁。

7. 參見韓華九五頁。

032 鼎

一、銘文：



32

二、隸定：



三、考釋：

此銘迄今僅一見，審其形構，為象戈形，其下有鐫座。此用為作器人名或氏族之稱。

033 初鼎

一、銘文：



33

二、隸定：

初

三、考釋：

銘又見初簋^{（三代六四）}作^{（釋）}形，李孝定隸作「析」字，言「从木，右一文似刀，然與刀字微異，當為斤之初文，金文斤作斤，應即「」之省變。^{（註）}然縱觀甲、金文，斤字未有作如是形者。于省吾云：「近年安陽出土商代之刀，刀背及刀之兩面，每有縱橫陽文線，其花紋成正方形或邪方形。……刀字从辛，辛作^{（釋）}，初殷初字从刀作^{（釋）}，予所藏父己尊有^{（釋）}字，左右均象刀形，父辛爵有^{（釋）}字，正爵有^{（釋）}字，均象以手持刀之形。^{（註）}此銘所从刀，與于氏所舉之刀形相同，內廓作點狀者，乃其花文也。^{（釋）}字當从木从刀，為會意字。於此為作器人名或氏族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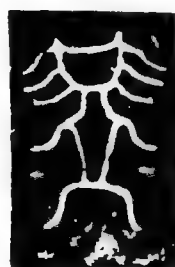
四、註：

1. 參見金詁附錄（二）一〇四九頁。

2. 參見駢枝二〇一一頁釋五。

3. 刀形可參見殷代刻字刀的推測，載聯合書院學報第六期。

一、銘文：



34

二、隸定：

須

三、考釋

是銘甲文作𠂔（據續九〇），李孝定言「象人頰上須髯之形，……疑亦須字。」（註一）是也。郭沫若謂乃「𠂔」之初文象形，其人口鼻向上，古以為巫，是祝字从之。（註二）似欠允當。而四小橫點，其義晦如。字於此為人名或氏族之稱。或云象人首被髮之狀（註三），未允。

四、註：

1. 參見金詒附錄（二）一六四頁。

2. 參見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載考古一九二七年二期七頁。

3. 參見魯實先、假借溯原二三八頁；又殷契新詮釋發。

一、銘文：



35

二、隸定：

彈

三、考釋：

本字契文未見，彝銘又見於彈父丁鼎^{（代二四七）}、彈父丁爵^{（代十六九）}、彈父己鼎^{（代二四七）}、作良公鼎^{（代三十一）}諸器。舊釋為弓形中屋形^{（註）}。馬叙倫隸定為「彈」，言以丹青畫弓，丹青者，顏色之本字，古代庶人用弓，蓋皆不加丹青，故有功則賜彤弓、彤矢，此彈即彤弓，而作器者殆受彤弓之賜，或以畫弓為業者與^{（註二）}。考說文十二下弓部云：「彈，畫弓也。从弓臺聲。」馬氏釋為「彈」字，可从。字或作「彈」，或假「敦」為之。故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廣韻云：「彈，天子弓也。說文曰：畫弓也。詩又作敦。」^{（下平）}又云：「天子彈弓。」^{（上平）}馬氏以彤弓說之，似未允當。周法高先生又以「弓臺」二字視之，言為弓形中臺^{（註三）}，恐非。字殆用為人名或氏族之稱。

四、著錄：

1. 中國圖符六九。

2. 皮斯有 NO. 2, pl. 2, fig. 3, 藏皮斯有 39.431 BC. 1571。

五註：

1. 參見吳大澂、憲齋第三冊六頁。

2. 參見刻詞七六—七七頁父丁鼎。

3. 參見三代吉金文存補卷一、四頁。

036 子戊鼎

一、銘文：








36

二、隸定：





子戊

三、考釋：

子象幼兒在襁褓之中(註1)，兩手舞動，上象其頭之形(註2)。

戊於甲文作  (藏十七四)、 (藏三五一)、 (錄八三)、 (前二七三)、 (前二二三五)

、 (前三十二)、 (甲二一七)、 (甲一十五) 形；金文作  (司母戊鼎)、 (錄遺五〇)、 (戊寅鼎)、 (三代三三七)、 (父戊尊)

、 (且戊尊)、 (三代土四)、 (史禮壺)、 (戊寅尊) 形。吳其昌以戊為斧形(註3)。劉心

源言戊即「矛」之古文(註4)。高田忠周以戊為古文「茂」(註5)。朱芳

圖釋為「劉」之初文^(註8)。陳邦福則株守陰陽五行成說^(註9)。諸說恐非。郭沫若以戊象斧鉞之形，蓋即戚之古文^(註10)。葉玉森則以左傳：「戚戌鉅邑，文公受之。」^(四十五年)言戚戌為二物^(註11)。二者之別，張日昇嘗作解析，昭然若揭，其言：「劉心源謂戊即矛之古文，然矛為刺兵，與戊之橫刃不同，其說非是。朱芳圃謂字乃劉之初文，吳其昌謂戊義為斧，而高鴻縉則直謂為一字，金文及甲文中象兵器之文字而形易混者有四：戌、戊、戌、歲是也。」

戌 戌 戌 歲

甲 骨 文 戌 戌 戌 戌

金 文 戌 戌 戌 戌^(戌字所从)

四字皆橫刃有秘，獨其刃之形制不同。戌刃呈圓形與秘密接。戌刃廣，兩端曲迴，似先繫於援端，然後接於秘，與勞榦所謂石鏹刀之所制略同。戌刃亦廣，有銎納秘，與今之斧形似，戌之「大」於戌之「」，同為廣刃，故每易互混作「」，然兩者斷非一物，戌作月形，因為聲。歲作半月形，與戌略似，然其兩端曲迴處彎度較大，且向內卷，而刃與秘間之距離較短，戌、戊、歲亦非一物。^(註12)是「戌」為兵器有廣刃，字形正如其物形。此乃子方或子族名戌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以其襍祿，故下但見一直畫或微曲不見兩脛。

2.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四、四三一二頁。
3.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兵器篇；又高鴻缙字例二篇一五八頁說同。
4. 參見奇觚卷一、十六頁父戊鼎。
5. 參見古籀篇八十七第三頁。
6. 參見釋叢一七六一一七七頁戊。
7. 參見十秊形誼箋四頁下。
8. 參見甲研下冊釋千支十頁下。
9. 參見前釋一卷五十二頁下。
10. 參見金詁卷十四、八〇二二頁。

037 — 038 子龔鼎一、二

一、銘文：



37







38

二、隸定：

子龔

三、考釋：

契文「龔」字作  (前六四)、 (前二五六)、 (前二五六)、 (前四九三)。
 形，孫海波釋為龔(註)。朱芳圃釋作龔(註)。

己。李孝定則折衷之，以葬、龔為古今字（註三）。李說是也。銘又作子龔（錄道二三）、子龔鼎（錄道三三）、亞龔父辛尊（錄道一九六）形，與甲文同。字於卜辭為地名，如：「辛未卜在龔，貞王今夕亡獨禍。」（前二三三六）「貞王子龔」（乙五〇三）、「至龔」（佚六七），然則於此銘乃子方或子族名龔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文編卷三、四頁上。

2. 參見文字編三卷四頁下。

3. 參見甲文集釋第三、七九七頁。

一、銘文：

039
36
鼎



39

二、隸定：

取棚

三、考釋：

銘之上字从二耳相背从又，即「取」之籀文。下象人頸飾貝朋成串之形，當為「𠂔」之圖形文字。李孝定以「取𠂔」釋之（註）。

，其說是也。

四、註：

八、參見金詁附錄(一)二二三頁。

040 亞矢鼎

一、銘文：












40

二、隸定：

亞矢

三、考釋：

此鼎銘作「亞矢」二字。其形構或作，若象鼎《金文》二七、、、、、、諸器銘，或作，若矢亞作父乙爵《金文》六三三者是，而與本銘同者，又見於爵《金文》五十六、丁未角《金文》六四七二器。

夫亞字，說文十四下亞部云：「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溯宋以來，學者鮮用說文之釋形義，或釋亞為廟室《通》；或謂亞乃古黻字，象兩己相背《通》；或釋亞為輔戾二弓，象兩弓相背之形，乃古弼字《通》。吳榮光則以亞為禮三年之

表：「廬聖室之中」之「聖」本字^(註4)。林義光言亞當為「房」之古文，廬也^(註5)。馬叙倫謂亞為「家」之初文^(註6)。丁山則謂亞固象區田一方，闕其四角之形，用以為內服之爵稱^(註7)。高本漢言亞形乃「琮」形之圖繪^(註8)。朱芳圃則釋亞為火塘之形^(註9)。至若謂亞、押古通，亞如署名簽押之類^(註10)；亞形不過如後人之刻印章加花邊^(註11)；其族邦之名外之亞形匡郭，實為稱號之圖形化耳^(註12)。唯王獻堂則以甲骨金文中，亞、行之別，僅口之開閉為異，又壹字从亞，爾雅釋宮云：「壹，宮中道。」亞音讀如「途」，古入魚部，故亞之初義乃象四出之道，殷代亦存亞形基，內作四達之塗^(註13)可證。而亞借為徒，訓為眾，其用於族徽者，或為一特殊身分之標記^(註14)。漢斯福特(S. Howard Hansford)則謂亞形象殷代安陽陵墓之形，四面有墓道^(註15)。周法高謂亞當讀為衢^(註16)，爾雅釋宮：「四達謂之衢。」亞字字形似之，並引說文六下口部訓壹為宮中道，象宮垣道上之形，以證亞為道塗之形不誣^(註17)。是說文已不復明其本形初讀，釋解諸家亦聚論紛紜，莫衷一是。

細考亞形用法，或亞形與族徽合書，置於銘文之首或通篇之末；或二者分書；或僅作亞形，置諸銘文前後。若以署押、花邊、匡廓之說釋之，則釋解有時而窮，若：



無亞形匡廓者(註17)



置於亞形中者 (註18)



置於亞形下者 (註19)

及亞且丁爵(金十次) 亞止兩鼎(續通五) 亞而丁鼎(續通五) 之「亞」，

何以留白或為作器者之名，則滯礙而不得其解；若釋爵稱(註20)，則

下銘作



亞父乙盃(三代14、10下、3、4)



其疾父已彝(三代6、27下、2)

乃無異屋上架屋，蓋其既為侯爵，是亞形非爵稱至顯；而釋黻、
釋弼(註21)、釋區田之形不方整者，釋琫之圖繪者，可無論矣。唯今
殷墟尚未發現「亞」形之宗廟遺址，其西北岡王陵地區大墓中之
亞形木室，雖係張顯貴族身分之表徵，其於亞字之初形本義，攸
關若何，蓋難徵實，故置闕以俟考。

「𠂔」字，西清古鑑釋「虔」；孫詒讓釋為「希」(註22)；吳榮光
釋為「於」(註23)；潘祖蔭釋作「交甲」(註24)；吳大澂言象「燕」形(註25)
；馬叙倫釋哭，為「伏」之本字(註26)；強運開以為古「矢」字(註27)；
吳闓生以為「堯」字(註28)；柯昌濟則釋「疑」字(註29)；高田忠周進而

謂為「擬」之古文^(註)。諸說恐非。方濬益云：「象人手有所執，疑大射儀司射播扑之形也。」^(註)又云：「天為人張口之形，與象同意。」^(註)其說近之。王獻唐則言「矢音讀疑，矢、矣本是一字，象人張口持棍之形^(註)；戴君仁則以「矣」象人正立之形，即儀禮公食大夫禮：「賓立于階西，疑立」，注：「正立也，自定之兒。」之「疑」^(註)。竊謂王氏以「矢」為矣之古文，謂即「矢」之本字，其用為語已詞之「矣」，疑詞之「疑」，並假借也，說蓋可从。

「亞矣」者，蓋為亞方矣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按：宋人若薛尚功，款識二六頁上云：「右鼎銘（虎父子）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也。」始以亞形藏主之廟室；清人阮元，積古卷一、四頁下亞室父癸鼎則以廟室乃指宗廟；而以宗廟作「亞」形者，其說以王國維之明堂廟寢通考一文為代表，王氏據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諸篇，並引西周金文為證，而推斷明堂作亞形，其宗廟制同明堂，其宗廟並有大室，大室四面，有廟之四室，詳載觀堂集林卷三。唯宮、寢、室、家乃生人所居之地，而廟、宗、宗室蓋神主寄寓之所，於彝銘中，其動詞前者用「才」，後者則用「各」，故王氏所言，殆為宗室形制，而非廟制也。詳見丁冬·亞形

銘文意義之推測，史鐸第十期一。二一一。三頁。

2. 參見阮元·積古卷一·四頁下引錢獻之說。按：兩己相背之形即古雲紋之簡化，詳見屈萬里·釋肅屯一文，載集刊第三七本；又書傭論學集三三三—三五頁。

3. 參見阮元·積古卷一·二頁上；又學經室集卷一·釋黻。

4. 參見獨清卷二第五十二頁周父癸角。

5. 參見文源。

6. 參見刻詞十七頁亞及解。

7. 參見氏族及制度四五及五一頁。

8. 參見 *The Pillsbur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s*, pp. 19-20.

9. 參見釋叢十六頁·亞。

10. 參見秦書八體原委·顧實說。

11. 參見青研·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一。一一一頁。

12. 參見陳夢家·綜述五一。一五一頁。

13. 參見高去尋·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義之推測，載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又石璋如編·小屯建築遺存，史語所中國考古報告集；又高去尋·安陽殷代皇室墓地，載台大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14. 參見黃縣真器八七頁。

15. 參見 *The Seligma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 Vol. 1, 1957, pp. 45-48.

16. 參見金詁附錄(一)三一九—三二〇頁。

17. 參見古器物學研究專刊(一)圖版貳貳，貳參，殆侯家莊一。一
大墓出土之青銅簋，器上唯著「守」銘一字。

18. 參見中研院史語所·古器物學研究專刊(四)圖版柒，殆西北岡一
一三三墓出土之銅鼎，銘「守」字在亞形內。

19. 參見阮元·積古卷一、四頁上。

20. 按：武英殿彝器圖錄引唐蘭說，據龍簋「諸侯大亞」，辛巳彝
之「王飲多亞」，鐵雲藏龜「多亞」，並引尚書牧誓、酒誥、
立政及詩載芟之「亞」名，而釋「亞」與諸侯之稱相似，金文
亞形，殆作器者自署爵稱。又于省吾·雙選下二、七頁下豐彝
銘：「王飲多亞」釋文云：「多亞，亞次於侯，多亞猶侯之稱
多侯。」

21. 阮氏引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朱紱，為朱裳畫為亞也。亞
，古弗字也。」弗字从弓，故亞形為古「彌」字，亦即弗字。
22. 參見名原下、六頁，載孫籀廣先生集七五—七八頁。

23. 參見獨清卷二第五十頁周於觚。

24. 參見攀古二冊三八頁於彝。

25. 參見憲齋七冊十四頁亞形燕字款。

26. 參見刻詞十二頁哭爵。

27. 參見古籀三補卷五、第十頁。

28. 參見吉文卷四、第三。頁叔角。
29. 參見韓華二四五—二四六頁亞矣彝。
30. 參見古籀篇五十五第一二—一三頁。
31. 參見綴遺卷五、三十頁亞形執扑鼎。
32. 參見綴遺卷十六、九頁亞形持扑觚。
33. 參見黃縣彝器八七一九五頁。
34. 參見政秦權量銘，載中國文字第十四期；又梅園論學續集三五六一三五七頁。其言云：「殷契有禾，羅振玉考釋謂即疑字，象人仰首旁顧形，疑之象也。余意甲骨之禾，似即執殺所从之禾，惟本義非疑惑，而當為儀禮疑立之疑。……此正象人正立之形，首不作正面形，嫌與天字重複耳。」

一、銘文：



41

二、隸定：

冉 共

三、考釋：

「𠂔」字為殷代屢見之氏族名，周則尠有，殆為殷之大族。自宋人^(註1)釋「𠂔」以來，清人因仍其舊，如阮元^(註2)、曹奎^(註3)是也。然錢獻之^(註4)、劉心源^(註5)則釋作「𠂔」。張廷濟言為「冉」字^(註6)。吳大澂謂「同」為「𠂔」字之譌，蓋為酒器^(註7)。高田忠周初釋為「𠂔」，後解為「𠂔」省^(註8)。郭沫若言為「冉」字，乃象器座之形^(註9)。馬叙倫言為支物之架^(註10)。李孝定則疑為「盧」之古文，即今之「鑪」字，上象器身，下象其足之形^(註11)。諸說恐非。劉心源釋作「冉」字，說則近之^(註12)。字蓋象稱鍾之形，為「冉」之古文，「冉」之初文。於彝銘則有𠂔鼎^(三代十四)，𠂔簋^(三代六四)，𠂔盥^(三代六四)，皆為冉氏所作之器，从𠂔以示持權以衡^(註13)。此「冉」用為方名或氏族之稱。

「𠂔」字甲文作𠂔^(藏二)、𠂔^(藏九四)、𠂔^(拾五四)、𠂔^(前六六二)、𠂔

《後下三四三》、吳《後下三六三》、吳《後下三七三》形；金文作吳（後下三六三）、吳（後下三五六）

 《代五三》、 《代五三》、 《代五三》、 《代五三》、 《代五三》、 《代五三》、 《代五三》

形。孫詒讓釋「吳」（註14），又釋「畢」（註15）。葉玉森則釋為「吳」（註16）。

吳榮光則解為「羹」（註17）。方濬益則以為蝙蝠之象形，釋「蝠」（註18）。

郭沫若言吳乃人名，酷肖魚脊骨之形，當是脊之初文（註19）。

唐蘭則隸定作「吳」，蜥易形（註20）。李孝定言釋「吳」可從，字

蓋象節足動物之形，故其足或六、或八、或十，可無定則（註21）。

丁山謂「象昆蟲形，惟六足四翼之蜻蛉與此字最為形近」其音讀

則若戚也。其地望當即春秋之戚。（註22）審此字形體，蓋象頭、

眼、足、軀、節肢、歧尾之昆蟲形，姑从李說，釋作「吳」。

四註：

1. 參見薛尚功、薛氏卷五第五六頁父己舉

2. 參見積古卷一、三十頁舉己卣二器。

3. 參見懷米、商舉鼎。

4. 參見阮元、積古卷一、三十頁舉己卣及張廷濟、清儀一冊三頁

商爵所引。

5. 參見奇觚卷七第十八頁。

6. 參見清儀一冊三頁商爵。

7. 參見字說十七頁舉字說。

8. 參見古籀篇八第三三—三四頁。

9. 參見金文三六五頁。
10. 參見刻詞九頁再鼎。
11. 參見金文附錄七二四頁。
12. 參見奇觚卷十七、七頁再婦彝。
13. 參見先考二二七又四八六頁。
14. 參見舉例上十七頁。
15. 參見名原下十一—十三頁。
16. 參見前釋一卷六十二頁。
17. 參見鴛鴦清卷一第二十九頁。
18. 參見綴遺卷五、十一頁舉蝠鼎。
19. 參見粹考十頁三四片釋文。
20. 參見天壤文釋四十五頁。
21. 參見甲文集釋一九九—二〇〇頁。
22. 參見氏族及其制一一—一四頁。

042 錢鼎

一、銘文：



42

二、隸定：

𦍋

三、考釋：

是銘他器未見，審其形構，左从羊，乃「羊」之異構。甲文「

先」字作𠂔（藏二二八）、𠂕（前二二八）、𠂖（後六五）形；彝銘則作𠂗（父癸臣辰蓋）

、𠂘（毛公鼎）、𠂙（三侯）形，與此銘右體相近，殆為「先」字。全銘

當从羊从先作「𦍋」，字於經籍無徵，此用為作器者之人名或氏

族之稱。

四、著錄：

1. 鄴羽三上·七。

043 婦姁鼎

一、銘文：



43

二、隸定：

婦姁

三、考釋：

此銘李孝定以「婦旋」二字合文釋之，又云其偏旁位置最為奇

詭^(註)。其說恐非。字當釋為「婦姁」，以于省吾所隸定者為然。婦者，說文二上止部云：「歸，女嫁也。从止，婦省，呂聲。婦，籀文省。」此銘上一字正與說文籀文合。歸字於甲文作^(前藏二三)、^(前五十七)、^(後上三十五)形，金文作^(失傳)、^(三代上三六)、^(後子貞)、^(三代上四一)、^(不嬰)、^(三代九四八)形。或為方國之名，通志氏族略云：「左傳胡子國，姓歸，為楚所滅，後以為氏。」郭沫若以「歸當即後世之夔國，其故地在今湖北秭歸縣境。水經江水注于口又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矣。」^(註三)「姁」字从女从奴，會意。義則無徵。此為歸方或歸氏名姁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金詁附錄(二)二一九頁。
2. 參見粹考一五二頁一八。片釋文。

044 周登鼎

一、銘文：



二、隸定：

周登

三、考釋：

此器漫漶不清，茲从于省吾所隸，釋為「周登」。『周』蓋國名或氏族之稱，「登」為人名。

045 戈且己鼎

一、銘文：



45

二、隸定：

戈、且己。

三、考釋：

戈者，甲文作于（藏四三）、于（前六三三）、于（後上十一）、于（後下四四）、于（藏四五）形；金文象戈之形益真作于（戈鼎）、于（三代十一三九）、于（戈簋）、于（三代六三）、于（戈解）、于（三代十四三三）、于（戈父庚卣）、于（三代十三四）、于（三代五三三）、于（戈簋）、于（三代六五四）、于（戈鼎）、于（三代九五二）、于（戈鼎）、于（三代九三三）形。其形「中」豎象秘，中長橫畫，一端象刃，他端象內，直書下端或作小，象其鐫。橫畫一端或从小，象垂纓（註）。「其」形有二，一作于，間或內無垂飾，有援與內，秘身直，秘首曲與內同向，秘末

作「m」，所以植之於地也。此最古象形字。一作「𣎵」，𣎵身彎，
 𣎵者旁有斜枝，斜枝下有橫畫，象援與內，𣎵末橫畫，蓋「𣎵」之變。
 且字，甲文作且（藏二四四），且（金三十一），且（後上三三），且（後上三六），且（後上三九）。
 形；金文與契文形近，作且（乙且五），作且（乙且六），作且（乙且七），作且（乙且八），作且（乙且九），作且（乙且十），作且（乙且十一），作且（乙且十二），作且（乙且十三），作且（乙且十四），作且（乙且十五），作且（乙且十六），作且（乙且十七），作且（乙且十八），作且（乙且十九），作且（乙且二十），作且（乙且二十一），作且（乙且二十二），作且（乙且二十三），作且（乙且二十四），作且（乙且二十五），作且（乙且二十六），作且（乙且二十七），作且（乙且二十八），作且（乙且二十九），作且（乙且三十），作且（乙且三十一），作且（乙且三十二），作且（乙且三十三），作且（乙且三十四），作且（乙且三十五），作且（乙且三十六），作且（乙且三十七），作且（乙且三十八），作且（乙且三十九），作且（乙且四十），作且（乙且四十一），作且（乙且四十二），作且（乙且四十三），作且（乙且四十四），作且（乙且四十五），作且（乙且四十六），作且（乙且四十七），作且（乙且四十八），作且（乙且四十九），作且（乙且五十），作且（乙且五十一），作且（乙且五十二），作且（乙且五十三），作且（乙且五十四），作且（乙且五十五），作且（乙且五十六），作且（乙且五十七），作且（乙且五十八），作且（乙且五十九），作且（乙且六十），作且（乙且六十一），作且（乙且六十二），作且（乙且六十三），作且（乙且六十四），作且（乙且六十五），作且（乙且六十六），作且（乙且六十七），作且（乙且六十八），作且（乙且六十九），作且（乙且七十），作且（乙且七十一），作且（乙且七十二），作且（乙且七十三），作且（乙且七十四），作且（乙且七十五），作且（乙且七十六），作且（乙且七十七），作且（乙且七十八），作且（乙且七十九），作且（乙且八十），作且（乙且八十一），作且（乙且八十二），作且（乙且八十三），作且（乙且八十四），作且（乙且八十五），作且（乙且八十六），作且（乙且八十七），作且（乙且八十八），作且（乙且八十九），作且（乙且九十），作且（乙且九十一），作且（乙且九十二），作且（乙且九十三），作且（乙且九十四），作且（乙且九十五），作且（乙且九十六），作且（乙且九十七），作且（乙且九十八），作且（乙且九十九），作且（乙且一百）。
 卜辭金文僅有一二从示作祖者（註二），餘但作且（註三）。齊子仲姜簋（註四），始作祖，則為小篆所本。汗簡作祖，與隸續卷第四所載殘石
 古文同（註五）。強運開謂：「祖字之最古者，蓋象木主形，从示乃後
 起字，且段助為祖（註六）。高田忠周則分A（祖）、且（祖）為二，
 言始廟也者，實A字之義也。A从一，一者，地也。A以象廟最
 古屋宇之形（註七）。馬叙倫則以A（祖）為「帳」之初文（註八）。郭
 沫若則以祖妣為牡牝之初字，「且實牡器之象形」（註九）。陳仁壽則
 依郭氏之說，以「祖即且，且即男性生殖器之象形耳。且非直接
 象生殖器之形，而為間接象業已神主化之生殖器之形。」（註十）說文
 云：「祖，始廟也。从示且聲。」高田氏依說文立意，不脫其窠
 臼。郭、陳諸說，超越文字形構之樊籬，然終是荒誕不經。馬氏
 之說，更無論矣。愚以為且乃象祖形，故祖於甲文作且（前六三五），
 且（前六三六），正象肉在祖上之形。而作神主之且，乃假借義。然甲文
 金文則大抵用為祖妣之祖。

己字，甲文形構作己（參三九四）、己（參五二）、己（參五十五）、己（參六十一）、己（參四十一）。形，金文與甲文形同。然諸家釋說，爭論不一。朱駿聲謂己即「紀」之本字，古文象別絲之形，三橫二縱，絲相別也（註一〇）。高鴻緡推衍朱說曰：「己所以別絲縷之數，故為紀綱之紀，象縱橫絲縷有紀之形。」（註一一）後戴君仁紹緒引發之，謂「己之初形，當作己（註一二），象繭形而垂曳絲縷，絲別當為己之本義。」（註一三）羅振玉釋帛，以己象雉射之形（註一四）。郭氏引之而謂己者，雉之繳也（註一五）。高田忠周據說文之成說，進而謂己象氣之伏藏也，「己」為「乞」之省（註一六）。林義光謂己象詰屈成形，可認識之形（註一七）。亦或有別具隻眼，言己象龍之形者（註一八）。己者，詒之初文者（註一九）。葉玉森謂其物當如綸索類，利約束耳（註二〇）。朱芳圃言己象繩索詰屈之形，弟从己作，是其證也（註二一）。魯實先先生則謂「己於彝銘作己、己，象綰髮之先，而為髡之初文。」（註二二）然綰髮之先，甲文有作（參二四七）形者，半坡遺址所出土之骨髡形作（註二四）：



3

3. 骨髡

於己形不類；審甲、金文人詁之形悉作己，無有形晦如己形者；而龍形之說，僅存其屈曲之體，未見其首，焉能斷為龍蛇耶？乞之伏藏，何可定形，而必作「己」之形構？「己」字蓋象物詰屈之形，以繩索之形近之。字於此始用為干支人名也。

此銘記戈方或戈氏為其「祖己」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二、三七五頁。
2. 卜辭亦有从示作祖（參四八四）；金文若下引齊子仲姜鏞（參二六六）。
3. 參見甲文集釋第一、七二頁。
4. 參見呂振端、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證卷一、七五頁。
5. 參見古籀三補卷一第二頁；又从古卷三、十八頁商孫祖乙觚言且，祖省。
6. 參見古籀篇一第六頁。
7. 參見刻詞一二〇頁父癸宗彝。
8. 參見甲研釋祖妣十頁。
9. 參見金匱論古初集八一九頁，男性生殖器石刻一文中，乃采郭氏及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中國古代之生殖器崇拜（Some Fertil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之說而成。
10. 參見說文通訓定聲。
11. 參見字例二篇一〇二一一〇三頁。
12. 按之不合甲文之形。
13. 參見釋義釋義釋己，載中國文字十三冊二一三頁。
14. 參見增考中四十四頁上。
15. 參見甲研下冊釋干支九頁下。

16. 參見古匱篇六第三五—三六頁。

17. 參見文源卷三、四頁。

18. 參見張與仁、己巳文字與彝器畫紋考釋，載中國文字十九冊七頁。

19. 參見蔣禮鴻讀字記，載說文月刊第三卷十二期八六一—八七頁。

20. 參見前釋一卷五十一頁上。

21. 參見釋叢八十一—八十二頁己。

22. 參見轉注釋義十七頁。

23. 郭鼎堂言考，當是先之異，象女頭箸簪之形。參見粹考四十頁下。可從。

24. 參見林壽晉、半坡遺址綜述六三頁、圖三〇、三。

一、銘文：

046 父甲鼎



46

二、隸定：

父甲。

三、考釋：

𠂔字又見於𠂔父己卣（代十三）、𠂔爵（代十五）、𠂔父癸爵（代十六）、

𠂔鼎（代二十七）、𠂔父丁爵（代十六）諸銘，皆為作器者之名。吳大澂以象

「匕」𠂔「形釋之」（註）。方濬益言為古文「角」字（註）。或釋為「丙」

「（註）」，或誤析為「丙丁」二文（註）。魯實先先生釋作「印」，乃

尔之初文，借為語詞，故尊乳為璽（註）。然「匕」既於形不類；而甲

文、金文、小篆之「角」悉作「𠂔」；且「丙丁」二字各有形構，與

𠂔劃然二物；釋「印」雖近，惜其無徵。諸說恐非。唯甲文「丙」作

「丙」（甲續六九）、𠂔（續二四〇）形；金文作「𠂔」（代九三）形。說文五下入部云：

「丙，入也。从門入，自外而入也。」則象一物鑲入一物之形

，疑為丙之初文。待考。

甲字契文作「𠂔」（續六三）、十（餘十一）、田（續九四）、田（前三三）形；金文則

作「𠂔」（且甲卣）、十（無受鼎）、田（穆作父甲卣）、田（甲鼎）形，羅振玉言此字初以

嫌於數名之「十」（古）而以「田」代「十」，即又嫌與「田」疇之「田」相混，而申長其

直畫以示有別。既又變「口」為「𠂔」，更由「𠂔」為「𠂔」，由「𠂔」下，而致初

形遂晦矣（註）。其釋字形之遞衍，實不可易。吳式芬以「田」乃「𠂔」

之古文（註）。林義光以甲者，皮開裂也。十象其裂文（註）。高鴻縉

以「十」為切之初文，一為物之通象，一為切物之動象（言刀所以切

也），作「𠂔」（註）。郭沫若則以甲、乙、丙、丁皆魚身之物，魚鱗為甲，乃

其最古義（註）。沈兼士曰：「甲為从木戴孚甲之象。釋名釋天：

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案：易彖傳曰甲坼，乃甲之本義

。卜辭作田者，象甲；金文作十者，象圻。^{〔註〕}李孝定云：「郭氏引爾雅釋魚謂甲象魚鱗，其意雖是，而失之於鑿。甲作十者，蓋象甲圻之形。林義光文源曰：『按古作十，不象人頭甲者，皮開裂也。十象其裂文。』其說是也。」^{〔註〕}審从甲得聲之字，如柙，檻也，以藏虎兇；閑，開閉門也；匣，匱也；窳，入蜃刺兵謂之窳等，均有閉藏誼。然則與魚鱗、孚甲、甲圻之誼，皆不相涉也。由於時日曠渺，文獻不足，甲字之初形本誼為何，實難揣指。^{〔註〕}此銘則用為干支人名。

全銘乃或或氏所作之禮器，用以祭祀「父甲」者也。

四、註：

1. 參見急齋十八冊十頁父己卣。
2. 參見綴遺卷十、二十七頁覆角父己卣。
3. 參見寧壽鑑古卷十、三頁父癸爵。
4. 參見續鑑甲編卷十一、十八頁丙丁觚。
5. 參見轉注釋義。
6. 參見觀堂集林卷九、一四頁，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附羅叔言參事二書、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7. 參見據古卷二之一，六十三—六十四頁柙盃。
8. 參見文源。
9. 參見字例三篇七。頁。

10. 參見甲研下冊釋干支八一頁。
11. 參見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集刊外編第一種下冊，八二八頁。
12.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四，四二〇九頁。
13. 參見說文解字古文釋形考述一〇一〇頁。

047 父乙卣鼎

一、銘文：































47



























































二、隸定：

父乙，馬光

三、考釋：

此鼎銘左右二馬形，乃「馬」之繁文。於此用為方名或氏族之稱。

乙字甲文作、、、、、、、、、、、、、。其昌既言乙乃刀形之省文；又謂乙，軋也。（刀刻其面為軋）。再言類魚之鰓骨。（註三）。高鴻縉謂乙本象小流水，借為天干第二名。（註四）。魯實先先生云：「乙於彝銘作、、、、、、、、、、、、、。說可參，惟不得塙指耳。此「乙」用為天干人名。

光字甲文作、、、、、、、、、、、、、。金文作、、、、、、、、、、、、、。（註五）。唐蘭言：「光字本作，或體作，从丘可證。譌變成从火之亮。（註六）。」故後期金文如矢方彝「光」作、、、、、、、、、、、、、。（註七）。毛公鼎作、、、、、、、、、、、、、。（註八）。高鴻縉言从火上聲。（註九）。李孝定言「火在人上，取光明照耀之意。」（註十）。高說似未允。屈翼鵬謂山、火本是易混，故於火上綴點以示火星之燦散也。（註十一）。說文十上火部云：「光，明也。从火，在儿上，光明意也。」李、屈二氏之說是也。字於此乃作器人名。

全銘乃馬方名光者，為祭祀其「父乙」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綴遺卷二十三、二十三頁冊乙解。唐蘭、天壤文釋二頁下說同。

2. 參見甲研下冊釋千支八一九頁。

3. 參見金文名彖疏證，載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後引同此，故略）五四三一五五五頁。

4. 參見字例二篇三六頁。

5. 參見轉注釋義十六頁。

6. 參見善圖一五九，考釋四二頁光父爵。

7. 參見導論下五七頁。

8. 參見字例五篇一九。頁。

9.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三一七九頁。

10. 參見岳義稽古，載清華學報二卷一期六二頁。

048 | 049 父乙鼎一、二

一、銘文：



48



49

二、隸定：

父乙 𣪠

三、考釋：

𣪠，从父从鼎，象兩手奉鼎之形，當係「鼎」字之繁文。全銘係為祭祀「父乙」而作之鼎。

050 司母戊鼎

一、銘文：



50

二、隸定：

司，女戊。

三、考釋：

司字甲文作  （前二·四三）、 （後下四·七）、 （前二·二） 形；金文作  （毛公鼎）、 （金代四·六）、

 （平向鼎）、 （大梁鼎） 形。高田忠周以「司」即古文「詞」字，故从人口會

意。 （金代） 張鳳亦主「司」字从口，所以發號施令，其所从之「」，象

商時有司字，从口从又省，會掌管意。周人加意符𠂔，故作𠂔。

義・飼，伺之初文也。（註）朱芳圃以「口即甌，盛食之器。『為

金祥恒則以司、后乃正反書之，實為一字，為「石」之異。

。 丿者， 桮之象形。 借為有嗣， 故孳乳為詞。 （讀了） 司於此銘則用

為專名，或以為殷「文武丁之兄弟行」（註8）。

女字甲文作、、、、、、、、、、、、、

金文作 子簡、金代五三五、子簡、三代五五七、女鼎、三代五八、女鼎、三代四二七、中

形。林義光言女「象頭身脰」

及兩臂之形，身夭矯，兩手交，此女之態。（註？）田倩君以女乃席

地而坐之自然之形（註10）。方濬益言一乃象女首衡筭之形（註11）。馬叙

倫以「女爲奴之初文，與臣一字，皆從人而縛其身。古以所孚於

被征服者之子女為奴，漫使執事也。〔註〕李孝定以女蓋象跪而

兩手有所操作之形；男則以力田會意（訓）。說恐非是。老甲文、

金文，女字悉象跪而兩手交歛之形，上「一」為象安髮之髀，方

氏之說是也。古人以笄安髮固冠，游自古始，半坡遺址已有笄七

有餘件(註!)，安陽之殷墟亦有大批之王、骨、牙、骨出土(註!)。

文字中，女與母通，故羅振玉謂：「卜辭中母字亦通作女，諸婦方尊作女與此同。」^(註16)此器亦以女為母。卜辭習見母己、母庚、母辛之辭，與今人言母意同，乃父之配偶^(註17)，唯商人為母作鼎，原極少見^(註18)，故或以此為母戊作如許重大之器，必為王室之近支，母戊亦可能即為王后，而觀其書法草率，有模仿武丁時宏放恣肆之風而工力又不能及，庶近文武丁時器^(註19)。

「司母戊」者，即「司為母戊作寶尊彝」之省文也。

四 著錄：

1. 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五期封面。司母戊大鼎。平蘆說明。

鼎長方形，兩耳四足，四角有稜，傳世古鼎，此為最大。抗戰中出土於河南安陽之武官村。鼎高：通耳一、三七公尺，通口一、〇九公尺。上口長一、一〇公尺，寬〇、七六公尺，足高〇、五一公尺。腹部，四面中間皆有長方形空白，圍以花紋，上下饗餐文，中皆有稜。左右夔龍及饗文，四隅有稜，上為牛首，下為虎首文。足上端有饗餐文一，隅有稜，下有平行綫。兩耳方形一脫落，一闕，面作兩虎銜人頭形，肩作蟬文，耳附鼎口處，有兩小饗餐。銘三字曰「司母戊」，在器口內後壁中上部。初，土人欲鋸去四足，以便運售，試後左方一足，不能斷，乃已，今猶有鋸痕也。

2. 金文集一圖六三，十六頁；釋文六五頁。

器高一、三五米，為現存殷周方鼎中最大者。安陽武官村西北岡出土，南京博物館藏。

3 原色世界の美術・15・中国，小學館，圖七十七頁；釋文九十五頁。

4 中華歴史文物・上冊，七十四―七十五頁。

五註：

1. 參見古籀篇三十六第二一二三頁。

2. 參見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載中央九。

3. 參見頌器考釋三九頁。

4. 參見六書疏證十七、四九頁。

5. 參見釋叢一。一頁司。

6. 參見釋后，載中國文字十冊四一六頁。

7. 參見轉注釋義一四頁。

8. 參見平廬・司母戊大鼎云：「司在卜辭中假作祀，帝乙時有。」

王廿司，即「王廿祀」也。文武丁時有作人名者，見於後編

下，四二葉之七。若為母戊作器而稱母，當是文武丁之兄弟行

・姑存此說，以俟他證。載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五期八頁。

9. 參見文源。

10. 參見叢釋一七二頁釋女。

11. 參見綴遺卷三、九頁當女父丁鼎。又高田忠周、古籀篇三十七

第二二頁說同。

12. 參見刻詞十七頁欄女鼎。

13.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二、三五八七頁。

14. 參見半坡遺址綜述七二頁，其言：「這時，披頭散髮的現象已經不多了，男女都用特製的髮髻把頭髮挽束起來。這種髻共發現七百餘件，其中五百多件是骨髻，其餘是陶、石製品。髻呈圓柱形，大多長十幾厘米，一端尖細，另一端或尖或鈍，陶髻的柄端則作「丁」字形。有一件彩陶上還畫出了束髻的樣子。其方式是，在頭頂正中挽成髮髻，依束髮人的朝向，髻自右向左橫插在髻的頂部。」

15. 參見李濟、髻形八類及其文飾之演變。載集刊卅本上冊。

16. 參見增考中二十二頁上。

17.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二，三六一四頁。

18. 按：商鼎有銘者，據殷文存正續編所收，除僅記作器者單名外，為父作者一七五，為祖作者一六，為兄作者一，為妣作者二，為母作者六，且多在晚殷。

19. 按：平盧言其器出武官，因武官在小屯村北，隔洹水相望，其西即侯家莊，殷代帝王陵墓之所在也。故此器當出于母戊之陵。考盤庚之後，王后名戊者凡三：一為武丁后，二為祖甲后，三為武乙（見戊辰彝）后。稱母戊者，一在祖甲世，二在康丁世，三在文武丁世。今但就字形考之，或當晚至文武丁時，參

見司母戊大鼎，載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五期八頁。

051
△鼎

一 銘文：



51

二 隸定：

未

三 考釋：

此銘上二字未識，疑為氏族之圖騰，闕。末字象農具之形。馬叙倫^(註1)、徐中舒^(註2)、白川靜^(註3)並釋為「耒」，其說是也。方濬益釋「又」^(註4)，高田忠周釋「手」^(註5)，恐非。字用為作器人名。

四 著錄：

1 鄴羽三上十一。

五 註：

1 參見刻詞六六頁^補。

2 參見耒耜考，載集刊二本一分四十二頁。

3. 參見作冊考，載中國文字四十冊三十頁。

4. 參見綴遺卷第十四第一頁奉冊匣。

5. 參見古籀篇五十八第七頁。

052 亞又雨鼎

一、銘文：




52

二、隸定：

亞止雨

三、考釋：

此器銘亞下著「止雨」二字。止字，甲文或作  （前六四三）、 （後下六四）、 （乙二二〇）、 （甲二二七） 形，皆象倒足形，即止字。屈翼鵬以為第五期貞人之名（註）。雨字甲文習見，別構孔繁，作  （前六六二）、 （乙二九一〇）、 （前六四）、 （前八二）、 （前二九六）、 （前三七五）、 （後上三十三）、 （甲二〇六）、 （甲二三四）、 （甲四九三五） 形。商承祚以為「初體祇是畫兩點與雨線，多寡任意，後加整齊，再由 、、 進而成今體也。」（註）說文十一下雨部云：「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八象雲，水霤其間也。」，古文。，甲、金文皆象水自雲而降之形。彝器子雨己鼎  （三九三三）、子雨卣  （四三三），楊樹達以其

韻同音通，假雨為父（註三）。其說未允。雨蓋為人名。全銘為亞方止氏名兩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甲釋六頁二七片釋文。

2. 參見古攷二四四頁。

3. 參見續微二。九頁子雨乙鼎跋云：「按雨字若如字讀之，文不可通，此假雨為父也。雨與父古韻同屬模部無論矣，而聲亦相通。……雨字為喻母三等字，亡友曾星笠謂喻母三等字古音在匣母，亦淺喉音，而父與簠在古代為同音字，以簠从甫聲，甫从父聲故也。然則此銘假雨為父，猶經傳之假瑚為簠，彝銘之以臣祐為簠矣。」

一、銘文：



53

二、隸定：

亞而丁

三、考釋：

此器銘作「亞而丁」三字。而字，甲文作𠂔（藏二九二），而（藏二〇三）

，𠂔（拾七五），而（後下三六），𠂔（七七四六）形；金文作𠂔（僕兒鐘），而（陳子禾子鐘）

，𠂔（三代二五），而（三代十八二）形；石鼓作𠂔，古匋作𠂔，汗簡作𠂔，並與魏石經古文

同（註）。唐蘭曰：「𠂔舊不識，余謂是而字，作𠂔者，即𠂔之變（註）」

。說文九下而部云：「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麟

之而。」契文正象頤下有毛之形。高田忠周謂「一為鼻下，指事

也。」者，口上之阿。下文門之𠂔同𠂔，即為頰毛下承之形也。

「（註）」是也。此器之「而」，亦狀其形。字於卜辭為方國之名，若

「貞王勿佳而白彙伐」，「乙未卜雀隻虎弗隻，一月在

而」，此器之「而」，用法與卜辭同，為方國之名或氏族之

稱。蓋亞方而氏名丁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2. 參見天壤文釋五十八頁下。

3. 參見古籍篇四十六第一二頁。

054 鄉寧父乙鼎

一、銘文：



54

二、隸定：

卿宁·父乙·

三、考釋：

此銘首二字又見於豐璽（三代六一）、豐爵（三代十五）、己豐觚（三代四十二）。

聖祖三代、聖壺三代，于省吾以「鄉守」二字釋之。李孝定

則謂「从𠂔从𠂔」（註）从𠂔，字不可識。考字象二人相向就寢

而食之形，其中所象皆作豆、、、、，與契金文食字所

从之「皂」同。羅振玉謂卿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蓋饗食之饗本

字（註），是也。此用為方名。下文「正」字，徐同柏釋舟（註）。楊

樹達釋子(註4)，其誤可知。郭沫若謂若鹵形，亦小篆之々（字）

字。鹵何以為字，郭氏無說^(註5)。丁山謂：「正象機之持緯者，當是杼之本字，即今俗名梭。」^(註6)或言象桮禁之形^(註7)。說並恐非，字象貯物之器，當以釋「字」為允。此蓋卿方或卿氏名字者為祭祀父乙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金誌附錄(一)二五七頁。
2. 參見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3. 參見从古卷十四、二十二頁商父丁簋。
4. 參見積微一七七頁子廌簋跋。
5. 參見金考一九九頁金文餘釋、釋于鹵。
6. 參見氏族及其制度一一九——二一頁。
7. 參見先考四六二頁。

癸父癸足冊鼎

一、銘文：


























55

二、隸定：

足冊，父癸。

三、考釋：

足字，甲文或作、、、、、。形；金文欽鼎作、。楊樹達言「象足跟」。孫詒讓以為字。。說並恐非。高田忠周釋「足」字，以為足字，却腳以下為足。。方春益釋為象足形。。二說是也。是銘象人足之形。古文足、足本是一字，故徐灝段注箋曰：「足乃足之別體。」而迫篆文足、足已分衍為二。金文足字亦从止口，蓋口乃象腓腸之形，後由所譌變，故足作形者，尚略存其初耳。足作形，則未能窺其原始。足在卜辭，或用為人名，或用為地名，若「庚辰卜命足子成」、，「癸丑卜王乎足寇」，五月「」，「口戌卜貞，足獲羌」。斯銘之足，或為氏族之稱。冊字，銅器彝銘多見，象編簡之形，而揆諸其義，有當人名者，有當冊封者，惟於此蓋係人名。足冊父癸者，係足氏名冊者為祭祀父癸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甲文說五十九頁。
2. 參見舉例下廿七頁上。
3. 參見古籀篇六十三第二四—二五頁。
4. 參見綴遺卷三第七頁父丙鼎。

056 天龜婦珣鼎

一 銘文：



56

二 隸定：

婦珣，奄

三 考釋：

𠂔 銘溯自宋人，悉以「子孫」釋之，清儒亦沿襲其誤，若阮元^(註1)、劉心源言子象人形，孫象孩兒形^(註2)。徐同柏言子象人立形，孫象蟾蜍胚胎之形^(註3)。容庚始排舊議，言象陳牲體于尸下而祭也^(註4)。郭沫若言字當為國族名號，即天龜，蓋古之軒轅氏，單開也^(註5)。吳闓生从之，而以「天」為「子」^(註6)。馬叙倫以「天」為「大」，大龜為軒轅^(註7)。于氏亦隸定為「天龜」。說並非是。聞一多依字形遞衍之迹，言字从大从龜，猶豕从大豕，牽从大羊，龜又省變成電，故奄即奄，增尸成鄒，乃國族名^(註8)。其說可从。又全銘或釋為「女未一妹」歸于天龜^(註9)，未允。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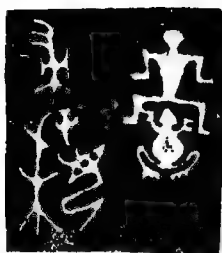
文于氏隸定作「婦珠」二字，是。「𠂔」字置於「𦉳」字之下，與「未」合而成字。此殆奄方或奄氏所作祭祀「婦珠」之器。

四、註：

1. 參見續古卷二、第十七頁子孫父乙詁。
2. 參見奇觚卷一、十六頁父戊鼎。
3. 參見从古卷一、二。頁商子孫父癸匜。
4. 參見寶蘊九頁周獻侯鼎。
5. 參見青研十二、十七頁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
6. 參見古文卷一第四。頁征人鼎。
7. 參見刻詞十九頁天龜角。
8. 參見聞一多全集第五。七、一五。九又五一二頁釋文。
9. 參見衛聚賢、文字學七九頁。

057 天龜帛繻鼎

一、銘文：



57

二、隸定：

奄，帛穎

三、考釋：

奄即奄字。帛，為「婦」字之省。𠂔，于氏未識（註）。容庚言為「穎」字（註）。李孝定以字與小篆「穎」字相近（註）。今從容氏說。此用為人名。殆奄方所作祭祀「帛穎」之器。

四、註：

1. 參見錄遺目錄二頁下。
2. 參見金文編附錄下三。頁下。
3. 參見金詁附錄四二。五九頁。

058 角鼎

一、銘文：



58

二、隸定：

角戊。父字。

三、考釋：

角字甲文作、、、、、形；金文

作  郭戾鼎、
三代四三二、
 伯角父盃、
穆之三五四、
 平角父簋、
三代六七、
形。說文四下角部云：「角，獸」

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𠂔此銘則與甲文形似而橫書之。羅

振玉謂：「八象角上橫理，橫理本直文，作曲形者，角為圓體，

觀其環形，則直者似曲矣。許君云：『可與刀魚相似』，蓋未知人

象角之橫理也。
 𧈧(𧈧)字於卜辭為人名或方國之名(𧈧)。

甯字，李孝定曰：「从子从𠂔，从𠂔與契文牢宰二字所从相同。」

，下通蓋養牛羊之所，今移以施諸幼兒，蓋養育小兒之工具，所

以防其傾者，如吾湘民間所用勺枹椅山之比，惟其字仍不可識。

字既無「牢」，「宰」二字所从之「𠂔」同，乃以之異體，而乃

之異構。金文作𠂔(字从𠂔)、𠂕(錄遺一六四)、𠂖(余義金)形。此或

條人名，若字父己解，三是也。

此乃國方或角氏名戊者為祭祀其「父字」而作之禮鼎。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三十一頁上。

二、吳大澂謂「角或地名，或國名，角地不可考。漢時有角闕，見

馮異傳，角姓之先或因為氏，左氏襄二十六年傳，襲衛羊角，

取之。或即其地掘？」見憲齋五冊九頁，可資參佐也。

3. 參見金詒附錄(二)二五〇頁。

059 白鼎

一、銘文：



59

二、隸定：

白乍肇彝。

三、考釋：

「白」字甲文作  《外四·六》、《續編·一三》、《新·二·六四》，形，金文與甲文同，悉作  《續·五·三四》、《續·上·十一》、《後·下·四·十一》、《白》。高田忠周謂白，古魄魄字 《註·一》。林義光則以白實與皐同字，象物遇溼，魄然虛起之狀 《註·二》。商承祚言白从日銳頂，象日始生光閃耀如尖銳，天色已白，故曰白色 《註·三》。馬叙倫則以白、日一字，故說文白部皎、曉、皦、皦，雖諸文，皆為日部昭、晞諸文之轉注字。甲金文則借此為伯仲之伯，伯實今呼父曰爸之爸本字，亦父之本字也 《註·四》。高鴻縉言白應即貌之初文，象人貌及其束髮形 《註·五》。而朱芳圃獨以字初文作 ，中△象火盛，外○象光環，省作 ，義當訓明 《註·六》。郭沫若言白實拇指之象形。拇與白同屬唇音，古音之魚二部亦每通韻，是拇白一音之轉。拇為將指，在手足俱居首

位，故白引申為伯仲之伯，又引申為王伯之伯，其用為白色字者，乃本無其字之假借^(註7)。魯實先先生云：「白於卜辭曰白，於盤銘作𤣥，乃象拇指，借為白色，故孳乳為擘。」^(註8)此蓋作器者之名。

「肇」字从旅从車，郭氏謂象三二人奉車，而車上載旌，當即「旅」之初字^(註9)。銘末「彝」字當作刻鏤殘初不全者，甲、金文彝字，皆象兩手捧雞或鳥之形，象雞鳥之縛其兩翼以防奪逸者，篆文之「𠂔」，乃雞鳥之首及喙之形也，而下著二、三小點者，乃象鬱鬯之形。本為象形，於金文皆用為宗廟器之總名^(註10)。此銘「彝」字，亦為彝器之總名^(註11)。旅彝或作旅彝，若井季爰貞^(三代十三十九)，乍旅尊^(三代十三)，祖辛爵^(三代六三七)，刃解^(三代十四五二)，父戊卣^(三代十三十四)，白尊^(三代十三十七)，□公爵^(三代十六三七)並作「旅彝」。廣雅·釋詁云：「旅，養也。」旅彝乃奉養祖先之器，亦為宗廟器。郭沫若謂：「蓋以古有車戰，故从旅从車，乃為軍旅祭祀、盟誓之器也。」^(註12)其說非是。此蓋為「白」作奉養祖先之祭器。

四、註：

1. 參見古籍篇三十第七頁。

2. 參見文源。

3. 參見古攷七十四頁。

4. 參見刻詞九一一九二頁白想卣蓋。

5 參見字例二篇九〇頁

6 參見釋叢十八一十九頁白。

7 參見金攷一八一—一八二頁金文餘釋釋白。

8 參見轉注釋義一三頁。

9 參見青研二十六頁戊辰彝考釋。

10 參見龔自珍、說宗彝，收入龔定盦全集四輯二六一頁。

11 參見商周禮制中鼎之研究四一六頁。

12 參見青研二十六頁戊辰彝考釋。

060
鼎

一、銘文：



60



(附圖)

二、隸定：

華乍窳貝。

三、考釋：

銘又見西清續鑑甲編卷一、四十一之「周車鼎」（附圖）。銘首「車」字，與博古圖奕車觚相同。或釋「車」字，言「銘首車字作推挽」

之形^{〔註〕}。李孝定言「上象執形，中从車，下从𠂔，象兩手推之

，疑是輿之古文。篆變从𠂔，遂以之為聲耳。」^{〔註〕}考甲文輿字作

𠂔^{〔前五六六〕}、𠂔^{〔佚九四五〕}形，从𠂔从𠂔不从車，蓋象手舉輿之形。

篆文从車，乃形譌之故。李說未允。審是銘形構，上既象執^{〔金文作𠂔，不从車〕}

形，中為車之省文，下从𠂔以舉之。然輿非人舉，當係「輦」字

。說文十四上車部云：「輦，大車駕車者也。从車共聲。」段注

：「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作輦。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

「𠂔」乃「𠂔」字之到文。𠂔者，作也。寶字甲文作𠂔^{〔前六三三〕}

，𠂔^{〔後下六三〕}，𠂔^{〔中編三七四〕}形；金文則从𠂔从玉从貝从𠂔作𠂔^{〔作父丁尊〕}

，𠂔^{〔齊伯簋〕}，𠂔^{〔無量〕}形；或从鼎作𠂔^{〔本鼎〕}形；或从𠂔作𠂔^{〔周定王〕}

形；或省玉，貝作𠂔^{〔仲璽〕}形。斯銘之「𠂔」，則是省貝之例也

。說文七下𠂔部云：「寶，珍也。从𠂔从玉从貝𠂔聲。憲，古文

寶省貝。」是銘之「𠂔」與說文古文合。羅振玉謂：「貝與玉在

𠂔內，寶之誼已明。」^{〔註〕}从𠂔者，亦所以貯貝玉之器^{〔註〕}。「寶鼎

」一詞，彝銘多見，若考鼎：「考作寶鼎」^{〔三代三四三〕}，興鼎：「興作

寶鼎」^{〔三代三四二〕}，中鼎：「中作寶鼎」^{〔三代三四二〕}，尊鼎：「尊作寶鼎

」^{〔三代三四二〕}，夫鼎：「夫作寶鼎」^{〔三代三四三〕}，至鼎：「至作寶鼎」^{〔三代三四三〕}，藥鼎：「藥作寶鼎」^{〔三代三四三〕}，即是其例。銘首之字為作器者之名。後三字「作寶鼎」連文，見此鼎之珍貴可寶。

四、註：

1. 參見續鑑甲編卷一、四十一頁周車鼎。
2. 參見金誌附錄四二四一五頁。
3. 參見增考中四十一頁上。
4. 參見甲文集釋第七、二四五一頁。

061 亞中龔鼎

一、銘文：



61

二、隸定：

亞龔女甗簠

三、考釋：

此鼎銘亞中著「龔」字，自宋以來，聚訟紛紜，「召夫」之釋，首開其風，若阮元、積古齋、召夫角、吳大澂、憲齋、亞形、召夫爵_(註1)是也。吳子苾釋為「甲見」_(註2)。吳榮光釋廟形中庚_(註3)。方濬益析其形象冠加於首，A，冒下而銳上，言字為「亞形中并夫」也_(註4)。孫詒讓釋「憲」，謂為「憲」之省，疑與「夫」合成一字。

(註4) 。高田忠周言字為「規」，▲乃規器象形，下从夫从目(註5)。
沙孟海則以「祭」字釋之(註6)。●容庚釋為「奠」(註7)。●馬叙倫言从
目害省聲，即「瞎」之本字，害夫猶周禮左傳之瞽人(註8)。●諸家
中釋「奠」或「奠」皆可从也。●蓋用為國族之名。「女瓶」者
，為女方瓶氏名，學者所作之器。「瓶」、「瓶」二字，形義未詳
。●从疑。

四、註：

1. 參見《清卷一》、四一五頁引。
2. 參見《清卷一》、四一五頁。
3. 參見《綴遺卷二十六》、二頁亞形。
4. 參見《餘論卷一》第一頁召夫角。
5. 參見《古籀篇一》第一四頁。
6. 參見《據古錄釋文訂》，載《中山第五冊四》、八一—四〇、八八頁。
7. 參見《善圖一六四》，考釋四二頁奠角。
8. 參見《刻詞三九一四》。頁富夫角。

一、銘文：

062 惲子鼎



二、隸定：

惴子顛之鼎。

三、考釋：

惴字容庚隸定作「惴」^(註1)。李孝定釋作「惴」，言「或即後世之蕞，蕞古或假希為之」^(註2)。其說可从。「惴」字不可識，蓋「惴子」之名。鼎名中，以「鼎」為「鼎」者所占之分量為多。考「鼎」字，方著益定為「甗」之象形字^(註3)；強運開謂：「从卜从鼎，說文：鼎之圖掩上者，从才，殆傳寫之譌。」^(註4)高田忠周以為即說文之「鼎」字^(註5)。容庚曰：「鼎，从卜从鼎，說文从才，殆傳寫之譌。」^(註6)郭鼎堂云：「鼎即貞字，从卜鼎聲。……金文多段貞為鼎字。……說文鼎字下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可改云：金文以貞為鼎，卜辭以鼎為貞。」^(註7)郭氏謂字从卜鼎聲，又謂金文假「鼎」為「鼎」，說均較上引諸家為長，

可以信从。蓋「鼎」、「鼎」假借既久，約定俗成，銘刻者信手拈來，往往書「鼎」作「鼎」，故鼎亦得以「鼎」為名（註⑧）。此殆憐子縣所作之鼎。

四、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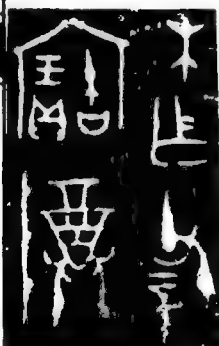
1. 癡續九。

五、註：

1. 參見金文編附錄下，三六，九九三頁。
2. 參見金文附錄四三二一頁。
3. 參見綴遺卷九，二七頁寶顧條。
4. 參見古籀三補卷七，五頁。
5. 參見古籀篇七十六第六頁。
6. 參見金文編第七、十六，三九一頁。
7. 參見兩政四四一四五頁，庚嬴鼎。
8. 參見商周禮制中鼎之研究四五頁。

063 木乍父辛鼎

一、銘文：



63

二隸定：

木乍父辛寶隣。

三考釋：

木字，甲文作木_(前二十五)、木_(前四十五)形，金文形同，作木_(木父丁爵)、木_(木工鼎)、木_(木各鼎)形，悉與小篆無殊。說文六上木部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艸，下象其根。」字蓋上象枝，中象幹，下象根之形，从艸之說非是。銅器彝銘除用本義外，或用為人稱專名，若木父丁爵_(三代六十六)，木父辛爵_(三代六十七)，木父丙簋_(三代六十三)，木父壬鼎_(三代三十九)是也。此木亦為作器者之名。辛字，甲文作辛_(前四十五)、辛_(前四十三)、辛_(前三十五)形；金文作辛_(前四十五)、辛_(前四十六)、辛_(前四十七)、辛_(前四十八)、辛_(前四十九)、辛_(前五十)、辛_(前五十一)、辛_(前五十二)、辛_(前五十三)、辛_(前五十四)、辛_(前五十五)、辛_(前五十六)、辛_(前五十七)、辛_(前五十八)、辛_(前五十九)、辛_(前六十)、辛_(前六十一)、辛_(前六十二)、辛_(前六十三)、辛_(前六十四)、辛_(前六十五)、辛_(前六十六)、辛_(前六十七)、辛_(前六十八)、辛_(前六十九)、辛_(前七十)、辛_(前七十一)、辛_(前七十二)、辛_(前七十三)、辛_(前七十四)、辛_(前七十五)、辛_(前七十六)、辛_(前七十七)、辛_(前七十八)、辛_(前七十九)、辛_(前八十)、辛_(前八十一)、辛_(前八十二)、辛_(前八十三)、辛_(前八十四)、辛_(前八十五)、辛_(前八十六)、辛_(前八十七)、辛_(前八十八)、辛_(前八十九)、辛_(前九十)、辛_(前九十一)、辛_(前九十二)、辛_(前九十三)、辛_(前九十四)、辛_(前九十五)、辛_(前九十六)、辛_(前九十七)、辛_(前九十八)、辛_(前九十九)、辛_(前一百)。其昌以辛為斧屬，象兵器形_(註三)。陳邦福謂辛象人股_(註三)。朱芳圃則引周伯琦：「辛，木柴也。从木干而去其枝葉，上則橫疊之。象形」之說，而定「辛」即「薪」之初文_(註四)。郭沫若謂象刑具曲刀之形，曲刀者，其形殆如今之圓鑿而鋒其末，刀身作六十五度之弧形_(註五)。郭說可从，「辛」，「辛」，「辛」，「辛」初本是一字，象刑具曲刀之形，引申而為辜愆，為辛酸，為辛辣殘刻等義，此則用為人名。

陣者，尊之繁文。說文訓尊為酒器。从旨者，取其崇高之義。
 古人以彝器為寶器，故凡彝器悉可名之曰「陣」，若匿戾旨鼎三代三八、鬯鼎三代三〇、且丁父癸鼎三代三七是也。又可名之曰「
 寶陣」，若康侯鼎三代三三、乍父丁鼎三代三八、善鼎三代四三六、木
 蛛鼎三代三一五、非余鼎貞補上十一是也。「寶陣」謂可寶珍寶尊貴之
 禮器。

四註：

1. 參見淵源第一帙中九三頁。
2.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五三一—五四三頁。
3. 參見十榦形詁箋。
4. 參見釋叢十九—二十頁辛。
5. 參見甲研下冊釋干支十四頁下。

064 匚字作父癸鼎

一 銘文：



64

二 隸定：

匚字作父癸彝

三考釋：

銘者「匚」字，甲文作「匚」（藏三十一），「匚」（檢一七），「匚」（錄六二八），「匚」（續存一七〇）。

「匚」（粹一五三五）形；金文作「匚」（乃孫作且己鼎）形。說文十二下「匚」部云：「匚」

，受物之器也。象形。讀若方。匚，籀文「匚」。此與說文籀文合

，當為受物之器。高鴻緡謂為「竹器」，其形長方。（註一）近之。甲

，金文或用為受主之匱，若「甲」「匚」「匚」之屬者，「匚」「匚」為匱之象形

，其讀如方，後因為祭名，即許書之「初」，魯語之「報」（註二）。故瞿澗

緡以「匚」為祭名（註三）。唐蘭言「匚」即「初」，亦即「繫」者（註四）。王國維言「匚」

因「匚」四名所从之「匚」或「匚」者，或取匱主及郊宗石室之誼（註五）。傅孟

真云「匚」與「匚」當即「初」一類者，必室中之祭者（註六）。諸說皆以其專用

立論也。而于省吾亦以報德之祭說之，言「匚」原作「匚」，應讀作「報」

，史記殷本紀，報乙報丙報丁（報丁原誤在報乙上），契文都作「匚」。（註七）悉指近

求遠，舍本逐末之驚也。「匚」，本義當為受物之器，此用為方國之

名。或又以「匚」「匚」皆地象也（註八）。說並非。

「匚」字，甲文作「匚」（前八三）形，諸家皆以「賓」字釋之，甲文

或省止，或省「匚」。故郭沫若以「賓」若「賓」，於「卜辭」為變例（註九）。葉玉

森謂「賓」之省（註一〇）。魯實先生言為「賓」之異體（註一一）。賓字

卜辭作「賓」（藏三四），「賓」（藏三四），「賓」（前二八），「賓」（前六五四），「賓」（後上三十一），「賓」（藏九）。

形；金文作「賓」（前二八）形，餘蓋从貝不从止，作「賓」（文選）形，其形為

「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金文及小篆易

以止為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賁，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之饋字也。^(註12)此銘則从宀从卩，象人於屋下跪跽之形，示有賓來於室內待之者也。郭沫若謂方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註13)。唐蘭則以介、介當釋「完」，亦即「宀」字，為武丁時卜人名字^(註14)。是殷已有名「宀」者，此亦用為人名。

青銅器銘文之通例，作器者之主名，悉置於「作」上。惟于省吾以此銘之「方」，並非人名，而為說明作器之理由，蓋不為通例所限也。是據商器乃孫鼎：「乃孫作且己宗寶，肅鬯方」^(續殷上二四)而言「方」作父癸彝者，乃「為報祭賓敬他的父癸而作鼎彝」^(註15)。然意雖可通，恐落言筌。「方」既為卜辭習見之卜人，「方」當可為「方」或「族」名者。且「作」乃動詞，上置主詞，情通理洽，何舍易曉而取贅折乎？是「方」作父癸彝者，乃「族」名者為祭祀其「父癸」而作此鼎彝也。

四、註：

1. 參見字例二篇一三三頁。
2.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二，三八二七頁。
3. 參見卜釋四十頁下—四十一頁上。
4. 參見卜釋四十一—四十二頁上；又天壤文釋卅四頁上說略同。又言「方」即古方字，象石室之形，見報即祊祭之說，載考古

六期三三四頁下。

5. 參見翫考五頁。

6. 參見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7. 參見錄遺序言二頁。

8. 參見陳直、賡義一頁。

9. 參見甲研釋祖妣十三頁。

10. 參見前釋一卷九頁上。

11. 參見姓氏通釋之一。

12. 參見觀堂集林卷一、十三頁，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13. 參見粹考一四三頁上一一—一三片釋文。

14. 參見天壤文釋四頁上九行。

15. 參見錄遺序言二頁。

065 毫乍母癸鼎

一、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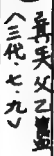




65

二、隸定：

亞真矣毫乍毋癸。

三考釋：

此鼎蓋真國所作之器。真字銅器彝銘作、、。（三代七九）真，長踞也。从己其聲。讀若杞。故有據說文讀若「杞」，證以類篇：「真，古國名。」及衛宏官書：「真與杞同」，而言真、杞為一字，吳式芬、孫詒讓是也。（註）。方濬益則以杞从木作杙，無作真者，而杞為夏禹後姒姓國，亦安得有子叔姜之稱，故言真為杞之通假字。（註）。郭沫若亦分別杞、真，而言真、杞為一。真乃姜姓之國，同一杞國而作真若己者，亦猶句吳之作工獻若攻吳。（註）。王獻唐則推本溯源，以甘為真之初文，旨乃標音之後起形聲字，以己、踞音同，故借踞為真，此說文、玉篇訓長踞之由也。真為姜姓，亡於戰國初期，是戰國真器亦未曾發現，其地望當今山東莒縣北部。（註）。金文既有己、杞（杙）、真（其）三國，真、杞非一；真、杞亦有別，蓋彝銘未見以己為真之例。故王說己、杞、真鼎足三分，以己即文獻所載之紀，真為姜姓而杞為姒姓，說殆可从。又陳氏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云：「漢有真縣，在今山東莒縣北。春秋時真國，殆即在此。又晉有二真邑，一在今太谷縣東南，一在今蒲縣東北。河南登封縣東南有真山，蓋其發祥原在山西，漸遷河南，最後始居山東。」（註）說亦可參。

1. 參見據古卷一之三，五十八頁晉姬鬲。拾遺下十一—十二頁周師寰敦。

2. 參見綴遺卷十四，十六—十七頁王婦彝孟姜匜。

3. 參見兩攷一九九頁彝公壺。

4. 參見黃縣彝器二三—二十九頁；又一六五—一六九頁。

5. 按彝字見於卜辭作（前二六）、（前三六四）形，用為國名，蓋亦古國名。

6. 參見錄遺目錄三頁。

7. 參見金誌附錄（三）一七六頁。

8. 參見甲研釋祖妣十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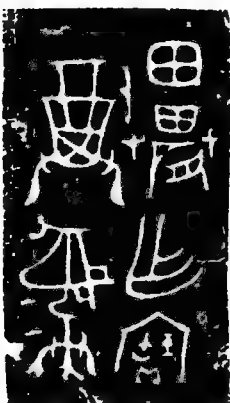
9. 參見字例二篇二三頁。

10. 參見刻詞一三〇頁王母鬲。

11. 參見安陽武官村出土方鼎銘文考釋，載中央九。

066 田麓鼎

一、銘文：



66

二隸定：

田農乍寶薄彝

三考釋：

田字，甲文作田（檢六三）、田（藏八五一）、田（前三四三）形；金文作田（皆田解）、田（三代五）、田（不攪）、田（田農）、田（田農）、田（田農）形。小篆形構無殊，說文十三下田部

云：「田，穡也。樹穀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字象

地有所陌之形。蔣禮鴻分田為樹穀之田與獵禽之田。田者，象网

之形，田畢一類，唯田無柄而畢有柄耳。故田即网也。田所以取

鳥獸，因之凡取鳥獸皆曰田（註）。然田本象阡陌之形，田、陳音

同，亦段為田獵之田耳。非田本象网之形，蔣說非是。

農字，甲文作𡿨（前五四七五）、𡿨（後上七十一）、𡿨（後下十三三），或从林从辰

，或从森从辰；銅器彝銘或增田作𡿨（初其鐘），或从田从辰作𡿨（文農解）

，或从又、从止、从竹、井。說文三上辰部云：「農，耕人也。

从晨凶聲。𡿨，籀文農从林、𡿨，古文農。林辰，亦古文農。」說

文从「凶」，乃「田」之譌變（註）。阮元、吳闓生言散氏盤仲農

之𡿨為彌、鬲字（註），均非。劉心源以从田从辰，取作事早，

辰亦聲，農取田辰會意（註）。林義光則謂象持物入脣，與晨同意

。晨為進食之時，農為謀食之事，故所象形同。从田以別於晨（註）

。高田忠周則以辰為房星，農之時，田候也（註）。高鴻縉以辰

象人持石鋤之形，農乃薄田之意（註）。葉玉森則言从辰取振動義

，乃表力田也。(註8)。說皆近之。考字从林與从田同，辰者，為蜃之初文。淮南·汜論篇所謂摩蜃而耨也，辰乃耕作之器。字从田一或从林、森，从辰以見農意。蓋初民耕耘，必先啓森林，故可从林作，亦可从森作；或闢草莽，是亦可从艸作矣。且所耕者為田畝，故或从田。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蓋以陳字為田氏。」金文載敬仲之後在齊為田氏者，均作「墜」。此銘之「田」，疑為官名或爵稱，若令彝：「果諸侯、侯、田、男」；孟鼎：「侯田」(金文)；侯田即書酒誥之「侯甸」。甸，乃子男小國之稱；或如禮記·月令：「命田舍東郊」注：「田畯，主農之官也」之「佃」。(註9)，蓋為農吏。「農」為人名，若農簋(金文)、農卣(三代)、史農解(金文)、銘者，「農」皆為作器人名。此為田官名農者所作之寶貴尊崇之禮鼎也。

四、箸錄：

1. 金文集(二)圖七二，十八頁；釋文六十六頁。

五、註：

1. 參見讀字脗記，載說文月刊第三卷十三期八六頁。
2. 參見邱德修·說文解字古文釋形考述三。六一三一四頁。
3. 參見積古卷八、七頁散氏盤；吉文卷四第二六頁散氏盤。
4. 參見奇觚卷八、二八頁矢人盤。

5. 參見文源。

6. 參見古鑑篇五十八第一八頁。

7. 參見散盤集釋七三頁。

8. 參見鈎沉十五頁四行。

9. 參見高鴻鑑、散盤集釋二。一二二頁。

067 送鼎

一、銘文：



67

二、隸定：

送鼎 寶曆尊

三、考釋：

「送」字，吳北江以為象增徽之象（註），未允。加藤常賢、赤塚氏、白川靜悉謂象兩目之形，示弱君之側侍御之職者（註），近之。商承祚、魯實先先生皆釋為「目」（註）。其義待考。此疑為族徽或方國之圖騰。同「目」標幟者，尚有：

1. 渚伯送尊：「目渚白送」（尊古二三五）考寶旅尊彝。

2. 渣白送自：「（註5）渣白送乍卒考寶旅尊彝。」（尊古三十四）

3. 渣白送鼎：「（註6）渣白送乍寶尊彝。」（通考四二）

4. 渣白：「（註7）渣白。」（三代十五三七）

5. 送盤：「（註8）送乍卒考寶尊彝。」（錄遺四九）

及康侯殷（錄遺五七）、疑解（三代五五）、川渣（尊古三五）諸器，容庚以

為「同為渣伯送所作，同出于渣縣辛村，故知為同時所作器。」（註9）

「（註10）」字，郭沫若云：「古疑字，象人持杖出行而仰望天色。」

周法高从之（註11）。高鴻縉亦以為象人策杖傍徨於行止之意（註12）。

王獻唐釋「疑」字初以作送，从走矢聲，周代前期金文用之，以

後加牛注音，周代金文亦用之，訓作疑惑，乃是同音假借（註13）。

貝塚茂樹言象人持手杖凝然而立（註14）。當以釋「疑」為是，中又

以王說為精。至於「達」字之說，則又無徵（註15）。字於彝銘蓋用

為人名。疑與文王之子，康侯之弟之「渣伯疑」冉季載為一人。

四、著錄：

1. 三代、三、五、六不同說。

五、註：

1. 參見于省吾、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序文引。

2. 諸說參見白川靜、通釋，文見白鶴美術館第四輯一五九頁、一

四康侯殷。

3. 參見十二貯十四頁目録；殷契新詮之六釋彙，六十頁。

4. 參見通考上四二頁。

5. 參見卜通攷釋第三八〇片。

6. 參見零釋五頁康侯毀考釋。

7. 參見字例二篇二六六頁。

8. 參見黃縣彝器九四頁。

9. 參見新出檀伯達器考，載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冊。

10. 貝塚茂樹以「沓司土送」即「檀司徒達」，釋「送」為「達」。

068 屯當鼎

一 銘文：







68

二 隸定：

虫台乍寶旅鼎。

三 考釋：

虫字，甲文作《藏四六三》，《藏二七三》，《前二六六》，《二七二》形；

金文作 魚鼎

金文大篆，
《三代吉金文存》

形。說文十三上虫部云：「虫，一名蜎

，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

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為象。𠂔此正象博首而妃身之狀（註
𠂔，字象蛇形。吳其昌以𠂔象鏃鏑之類，而下承贈繳長綫之形（註
𠂔。未允。此器虫或係國名族稱。

𠂔字，彝銘或从𠂔从𠂔作𠂔^{（註3）}，或从𠂔从口作𠂔^{（註4）}。形。

阮元^{（註3）}、方濬益^{（註4）}、吳大澂^{（註5）}、劉心源^{（註6）}皆釋為「𠂔」，「𠂔」

，即經傳之「忽」。高田忠周言為从𠂔从𠂔會意。从𠂔以執持

佩習，从𠂔以君臣對^{（註7）}。徐中舒以「𠂔」為「昌」字，即歌

之本字^{（註8）}。郭沫若言从𠂔从𠂔，殆是「𠂔」字^{（註9）}。而譚戒甫則

謂象口中有物，𠂔乃為「𠂔」之本文。說文：「𠂔，牽馬也。从

手口聲。𠂔从手與从𠂔同。𠂔字口中之一乃象手持銜勒入馬口中

，故釋為牽馬^{（註10）}。說皆非是。魯實先先生曰：「𠂔從𠂔𠂔聲。

而示从手掩口，說文載篆文作𠂔，古文作𠂔者，皆𠂔之譌易。𠂔

^{（註11）}案說文二上口部云：「𠂔，塞口也。从口𠂔省聲。𠂔，古文

从甘。𠂔然从𠂔，無所取於塞口之義，字當从𠂔𠂔聲，魯說是也

。此用作人名。

夫器名冠以旅或肇字者，彝銘習觀。或言「旅舉其象也」^{（註12）}。

又以為左傳庭實旅百之旅^{（莊公廿六年）}，杜注：「旅，陳也。𠂔或解旅為師

旅之義^{（註13）}。方濬益言為行旅之旅^{（註14）}。又言旅皆旅祭之器^{（註15）}。

其說紛紜。考「旅」字置於器物名上者凡十五例：

旅鼎：隹鼎^{（三代三十七）}、犀白魚父鼎^{（三代三十七）}、師麻旂叔鼎^{（三代三十七）}、

四丁是也。

2. 旅盥：中白盥（三代十廿七）、白大師盥（三代十卅）、改盥（三代十三十五）是也。

3. 旅顙：白貞顙（三代五五）、未碩父顙（三代五九）、適顙（三代五十一）是也。

4. 旅毀：叔噩父毀（三代七十九）是也。

5. 旅匡：商丘未盥（三代十三）、召未山父盥（三代廿二）、衛子未无父

盥（緡通八十六）是也。

6. 旅鬲：無姓鬲（三代五十九）是也。

7. 旅盂：號未孟（三代十四）、白公父孟（緡通廿八）是也。

8. 旅匝：甫人父匝（三代廿九）、姁女匝（緡通四十）、未男父匝（緡通十四）

十三是也。

9. 旅壺：員壺（三代十四）、白滌父壺（三代十七）、白真生壺（三代十一）是

也。

10. 旅盃：飾子盃（三代十四）是也。

11. 旅盤：曾仲盤（緡通三十四）是也。

12. 旅盆：曾大保盆（善齋八五九）是也。

13. 旅鑑：仲乍旅鑑（三代十八九）是也。（玉篇作鑑）

14. 旅彝或肇彝：井季爰卣（三代三九）、乍旅尊（三代十一）、祖辛爵（三代三十七）、

卣（三代十五）是也。

15. 旅鐘：內公鐘（古鑑廿六）是也。（或疑膺品，不足為憑）

由上知除內公鐘外，餘皆食器。廣雅、釋詁一：「旅，養也。」

飲食蓋用以養生，故以「旅」稱之。事死如事生，故祭祖宗廟之器亦言「旅」也（註16）。漢書郊祀志第五上：「季氏專魯，旅於泰山，仲尼譏之」，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旅有祭義，殆其子遺。此鼎蓋出方名魯者所作之祭器。」

四註：

1. 參見羅振玉增考中三十三頁。
2. 參見金文名彖疏證二二〇、一二二三頁。
3. 參見積古卷四、四十頁勿鼎。
4. 參見綴遺卷一、七頁克編鐘。
5. 參見古籀補二十四頁。
6. 參見奇觚卷二、二四頁勿鼎。
7. 參見古籀篇五十一第一四頁。
8.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載考古學報第二五冊五六頁。
9. 參見陝西新出土器銘考釋，載說文月刊第三卷十期一五四頁。
10. 參見西周金器銘文綜合研究，載中華三輯六九頁。
11. 參見假借通原二五二頁。
12. 參見博古卷十、廿五頁黻父辛卣。
13. 參見博古卷十七、二二頁。
14. 參見綴遺卷九、十三頁。
15. 參見綴遺卷三、十六頁。

16. 參見王讚源、周金文釋例一三〇——一三六頁。

069 白遲父鼎

一 銘文：



69

二 隸定：

白遲父乍難鼎

三 考釋：

「白」字本象拇指之形，借為行輩或爵稱之「伯」。銅器銘文稱「白」者，若白窆父伯窆父鼎 三代三二八、白執父伯執父鼎 三代三三〇、白賓父伯賓父鼎 三代三三二、白考父伯考父鼎 三代三三三、白頤父伯頤父鼎 三代四一〇、白俗父南季鼎 三代四二四、白寔父伯寔父鼎 三代五二六、白家父伯家父鼎 三代五三三之屬，不勝枚舉，皆借「白」為「伯」也。

「遲」字契文作𠂔藏七三三、𠂔後上三十一、𠂔後三〇九、𠂔佚八五形，與金文作𠂔仲叔父簋 三代八三三形者大異其趣。而「遲」字卜辭作𠂔前五三二、𠂔前七三二、𠂔甲三三五七、𠂔後二四一形，則近於金文。說文二下是部云：「遲，徐行也。从辵犀聲。詩曰：『行道遲遲。』」遲，遲或从尸。遲，籀文遲从犀。「𠂔」字蓋與說文遲之或體形同，而𠂔則與遲之籀文形相近。王襄註二、商承祚註三、束世澂註三釋前者為「

逃_レ，象二人背逃之形。葉玉森則疑為「行_レ」之變體（註₄）。唯郭氏言即「遲_レ」字，遲之異體（註₅）。後者或釋「遲（遲）_レ」，容庚、孫海夜是也（註₆）；或釋「避_レ」，羅振玉、金祥恒是也（註₇）。高田忠周以二者易生混淆，強分避从尸形，遲从尸作尸，然實難分，故又云：「許氏之遲亦元避字，而避與遲通用，古音避、遲一聲之轉耳。然則籀文以避為遲也。」（註₈）竊疑甲文「遲_レ」作彳彳形，金文則未見，而另出新體為「遲_レ」字，二者之形，實有捍隔，未若从說文，以「避_レ」之甲文彳乃「遲_レ」字，「遲_レ」者蓋其或體。然愚說亦終是無據。字於卜辭、銘文殆用為人名。

父者，丈夫之顯稱（註₉）。今文父為甫（註₁₀），故詩大雅綿「古公亶父_レ」釋文：「父本作甫_レ」。詩大雅烝民：「仲山父_レ」，漢書古今人表作「中山甫_レ」。他若師尚父（註₁₁）、知儀父（註₁₂）、尼父（註₁₃）、孔父（註₁₄）、雍父（註₁₅），父者，皆男子之美號。此銘作「白遲父_レ」之「父_レ」稱亦同。

「難_レ」字稍初不明。吳買鼎（_{見三二}）之「難_レ」作𠂔，契文未見，而高田忠周言「𠂔」殆干字，然此用為羊省_レ而隸為難鴉，即說文：「難，雝屬。从隹章聲_レ」之難（註₁₆）。楊樹達言難假為章，說文五下高部云：「章，孰也。从高羊。讀若純。」按字从高羊者，高字後或變作烹，字从烹羊，故其義為孰也。難鼎謂章鼎，言孰物之鼎也（註₁₇）。難蓋借為章，說義不誤，然鼎本烹牲肉之禮器，

何煩殫述？未若以章為祭章之章，蓋用為奠祭高祀之鼎。「鼎」字从卜从鼎，即說文所謂鼎之圖掩上者之鼎。王獻唐以「鼎」鼎之別名，同一歛口侈腹制作，此稱鼎，彼多稱鼎，鼎之先後形制不一，統名曰鼎，鼎亦隨同。^{（註12）}鼎蓋鼎之譌，鼎亦是鼎屬。

此乃伯遲父所作用以祭祀之禮鼎也。

四、箸錄

1. 嚴密上九

五、註：

1. 參見類纂第二卷第七頁。
2. 參見類編二卷十三頁下。
3. 參見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十頁。
4. 參見前釋一卷一四。頁下。
5. 參見卜通第一冊五十七頁二六。片釋文。
6. 參見金文編二卷二三頁下；甲骨文編二卷二二頁下。
7. 參見增考中六十六頁下；續文編二卷二三頁上。
8. 參見古籀篇六十六第四頁。
9. 穀梁隱元年傳：「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又史記孔子世家尼父，集解引王肅言：「父，丈夫之顯稱也，」又詩大雅韓奕傳顯父疏云：「父者，丈夫之稱。」史記齊大公世家師尚父，集解云：「父亦男子之美號也。」

10. 參見儀禮士相見禮「若父」注。
11. 參見史記齊大公世家。
12. 參見公羊隱元年經。
13. 參見史記孔子世家。
14. 參見公羊桓二年傳。
15. 參見一切經音義十八引世本。
16. 參見古籍篇九十四第二七頁。
17. 參見續微二。九頁吳買鼎跋。
18. 參見岐山出土康季鼎銘讀記，載考古一九六四第九期四七三—四七四頁。

070 東陸鼎

一、銘文：



70.1



70.2

二、隸定：

東陸勝 大右森

三考釋：

此鼎銘筆畫纖硬，率意書寫，似刻工練習之作。

「東」字契文作 （前六三三）、（前六三六）、（前六四一）、（前六四七）、（前六六）

形，金文形同，作 （父乙尊）、（前六三七）、（前六四一）、（前六四七）、（前六六）

說文六上東部云：「東，動也。从木。官溥說曰从日在木中。」

「觀甲·金文之形，率無从日在木中之象，而高田忠周泥拘一說，

強為解析，以離騷「折葺木以拂日」，言其木為葺木搏桑也。

从日在木中，會意。而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

蓋晦其初形本誼之論。林義光則以日象圓東之形，與「〇」同意，而

言東與束同字。（註三）說殆近似，而猶未達一間。徐中舒以東蓋古「

橐」字，實物橐中。（註四）括其兩端，東形象之。丁山从之，而以東

者，橐之拓大者也，故名曰橐。橐與束為雙聲。（註五）徐、丁二說可

从。故高鴻缙言：「字原象兩端無底，以繩束束之之形，後世借

為東西之東，久段不歸，乃另造橐字。」（註六）其說至瑣。至若言東

、束一字，（註七）蓋知其同而不能辨其異。張日昇曰：「東束兩字同

源，而各有所指，束為束縛，束橐兩端作束，或橫表交束作束；

東象橐形，其橫直為編織紋，父乙尊作束，後省為一橫一直，契

文有作束與束形近，然終非一字。」（註八）剖析劃然。

「陞」字甲文未見，只从作 （乙二六六） 形，金文曾姬無卣壺作陞

（乙二三五） 形。李孝定以「邊遠」字本當作陞，許訓陞為危，又邊遠之

義所引伸也。^(註8)楊樹達則以陞假為垂^(註9)。參垂本象華木生土上而華葉下垂之形，去土存攴，亦足以見意。故說文垂訓遠邊也^{十三下}，當為陞之本義。朱德熙、裘錫圭云：「銘文第二字，从字^{土部}，似應釋陞，但鄂君啓節裏陵之，陵與此相似，楚印江陵行官大夫鈐，觀自得齋印集一、一，陵字無阜旁，字形亦與此字右旁相似，故釋此字為陵。」又云：「東陵很像地名。」^(註10)揣擬之辭，聊備一說。

「𠂔」字又見壽春鼎作𠂔^(註11)，朱、裘二氏釋為勝，从肉从勳省，似當讀為饒，與周禮饒人同為主炊之官，然以東陵（陞）釋為地名，則以地名名勝者，猶漢代長安廚、麗廡廚之以地名名廚^(註12)。或云字蓋从肉从刀从聲，即「勝」，讀如饒，酒食也^(註13)。「東陞勝」，未知其義。

「𠂔」字於戰國銅器、陶器及印璽多見，乃為「大」字，三代二、五五「大」子鼎「大」亦作「𠂔」可證。「右」本為右手，增口用為左右之右，佑導之佑。「森」字似从午从林，未識。疑「𠂔」^{「森」}或乃人名，「右」殆為冊命時右引之右。

又考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纂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銳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翟立於西垂；二人冕，執銳立於側階。」蓋古時大禮皆有兵衛之事，原古代為部落制

度，不離爭戰，祭祀祖先之時，必有兵衛執兵器，所以為儀飾者也（註¹⁴）。疑本銘之「東陞」，蓋指「一人冕，執殳立於東垂」之「東垂」，為祭高冊命時所立之方位也。

四、註：

1. 參見古籀篇八十七第二一二三頁。
2. 參見文源。
3. 碑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4. 二說參見丁山、闕義二八一二九頁。而橐、東相通之說，周法高、金詒卷五、三五一三頁可參閱。又董同龢、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載集刊第七本第四分五三三一五四三頁。又見龍宇純、先秦散文中的韻文，載崇基學報二卷二期、三卷一期並可參詳。
5. 參見字例二篇一四二頁。
6. 參見林義光、文源及唐蘭、釋四方之名，載考古四期二頁。
7. 參見金詒卷六、七八二頁。
8. 參見甲文集釋第六、二一。四頁。
9. 參見續微卷二、一七頁曾姬無卣壺跋。
10. 參見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載考古一九七二年一期八二一八三頁。
11. 參見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銅器，載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期三五—三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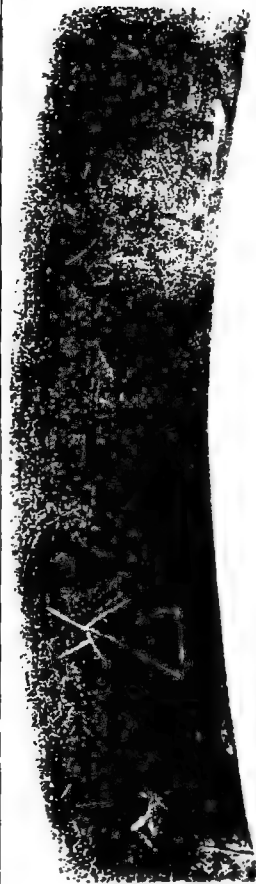
12 參見漢書百官表；又戰國文字研究六種八二—八三頁。

13 參見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一二。一—二一頁。

14 參見柯昌濟、韓華癸、六頁商旬其。

071 右宮官鼎

一、銘文：



71

二、隸定：

右官公蒲官子鎖。

三、考釋：

「右官」或係官名，說文十四上「官」部云：「官，吏事君也，从
山从官。」與金文合。上官登（國三六五）、梁鼎（代三五三）、上官鼎（代三
四四）、坪安君鼎（代四二五）諸銘有「上官」之稱，疑「右官」或以官名
為氏族之稱。公蒲，或人名。官乃公之餘文。「子」字橫書，官
子，疑為右官之子。鎖與鼎同，蓋亦鼎屬。以鑄鼎之材料為美金
，故增形符作「鎖」也。

1. 貞松續、上、二十

072 亞中興人室鼎

一、銘文：

陽
廟
子
山
王

72.1



72.2

二、隸定：

亞窠竹室翫光

卿宁

三、考釋：

此器前後銘文殊異。銘首亞中著「彙」，當係族徽或國邑之稱。「人」者，「竹」字，與甲文作人（拾一九）、人（前四三三三）、人（後下九四）。

者形同。葉玉森云：「諸家釋林丹，予疑即竹之象形。古文篆作

林，分為二個，卜辭象二小枝相聯，上有个葉形。（註）說文五上

竹部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叡者，箨箨也。」又九下并

部云：「𠂔，毛丹丹也。象形。」李孝定辨析二者云：「金文竹

字偏旁作竹林林諸形，林則作南鍾、
三代大、師襄盟、
三代九六、本與鼎、
三代三二、本廣壺、
錄道二三

，契文众字與金文竹字偏旁全同，惟契文象二枝相連，金文分

列為二為異耳。林字金文均从木，从重人，象毛丹丹之形，與契文此字不類；竹枝皆對出，契文作人為原始象形字。金文分別為二，例當晚出。^(註二)字於卜辭為人名或方國之稱，若「令竹」^(前八五二)，「竹歸」^(後九三)是，或以人為侯所在地名，亦為氏族名^(八七三六)。^(註三)此銘之「竹」，蓋為氏族之稱。

「室」字諸家解說紛紜，舊釋為「官」。^(註四)方濬益^(註五)、孫詒讓皆釋為「室」，言象廟中中央太室之形。^(註六)郭沫若則以「休」字釋之，云：「當是休之異文。休字金文作休，从木从人，言人於稻草上休息也。許書重文作床，復从广，从广與此从人同意。此之至，蓋象臥榻，又對揚王休，乃古人恒語，此言揚皇王室，例正相合。」^(註七)又疑為「宁」字，假為「疇」也。^(註八)唐蘭亦以「至」為庭宁之字，言「本象四室相對，中為庭宁之形，其後省作至，與貯物之器作中形者，形聲俱相混，至小篆遂中存而至廢矣。至既庭宁之專字，故或作室，從人至聲字也。……借為賜予之予。」^(註九)而改正前說，以壙之本字為「室」，其口形象冢周垣，其四方作介形者，象其垣上之壙，所謂四壙是也。^(註十)蓋由「室」而變，則室及室字，當為從人聿聲，讀作庸。庸者，功也，勞也，引申有賞賜之義。^(註十一)吳其昌則以「室」即古代四合院落之平面形，介形即象居室之形，^(註十二)室則加一屋之記號，室所以庇陰人，與休為人息止義同。^(註十三)說與郭說略同。馬叙倫進而謂至為亞形，即象古代居室結構之形，

（本室之最初文，象古代穴居之穴形，亞本象家形，以家在室中，故復从介為舍，此次初文也。（註10）。吳闓生以室字象窗牖形，當為光寵之意。（註11）。諸家憑其形構，推臆忖度，終不免得其一偏，當以郭說近是。茲釋為「宀」，「宀」字有賜義。

「智」字，甲文作形，金文作，，，，，。

形。說文四上白部云：「智，識詞也。从白弓知。𠄎，古文

智。此銘與甲文形構相同，从知从弓不从白，與「智」同。疑為氏族之稱。「光」疑為人名。「𠂔」字說文無，銘又見仲癸

或增口作𠂔〔三代五十六〕；或省支作𠂕〔三代三十五〕形。

。吳大澂以為即髹之繇文(註12)。強運開疑即古「喙」字(註13)。字

「竹室智光禪」者，或謂竹賜予智光以禪。

「卿寧」者，卿乃象二人相對食（盥）就食之形。此乃卿方或

卿氏名宇者所作之器。

四署錄

鄴羽三上十二

五、附註：

1. 參見前釋二卷六十五頁上。

2. 參見甲文集釋第五、一五六七——一五六八頁。

3. 參見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載考古一九七四年

六期三六八頁（北洞文物發掘小組）。

4. 參見綴遺卷三、十四頁宰儂室父丁鼎。

5. 參見餘論卷一第三頁父丁鼎。

6. 參見兩政第四一五頁令毀。

7. 參見張家二頁孟盥。

8. 參見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載國學季刊第四卷一期二七一—二九頁。

9. 參見矢令彝，載國學季刊第四卷一期一九—二〇頁所引。

10. 參見9。

11. 參見吉文卷一第一二頁公束鼎。

12. 參見急齋六冊、二頁鑄鼎。

13. 參見古籀三補卷二、第四頁。

073 繼鼓鼎

一、銘文：



73

二、隸定：

𩺰 茲 乍 旅 鼎，孫子永寶。

三、考釋：

「𩺰」字所从之「𠂔」，或「佳」之簡省，番君鬲（見五三）、光伯簋（見七三）之「佳」作「𠂔」形，與此銘相近，故字疑為「𩺰」字。茲字疑為「茲」字。說文四下玄部云：「𩺰，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𩺰**茲乃作器者之名。「旅鼎」之「鼎」，以剔工闕漏，形近「貝」字。自段氏玉裁創「籀文以鼎為貝」之說（註一）後，遂有王漢之「貝鼎同字說」出，主「由古昔漁獵時代，人民採貝而食，鑄鼎者因象其形」之論（註二）；其後又有高鴻縉云：「鼎字初形象刺蚌之殼，古人或原用刺蚌殼作食器。」（註三）繼有田倩君曰：「貝和鼎推到它們的原始，即能聯上關係，當先民還不會製作器皿時，只採取天然物應用，貝當然是那時主要用器了。」（註四）諸如此說，均係遊於想像，而乏實據，更無考古學或民俗學之佐證，令人無法信服。惟推本溯源，段氏說解，蓋緣於以許叔重「三足兩耳」一語，為「謂器形，非謂字形」（註五）而起，而不知「三足兩耳」者，正所以說解其字形也（註六）。「孫子永寶」者，欲其後代子子孫孫永遠珍惜保有也。此蓋**𩺰**茲所作用以追高之禮鼎，而欲其子孫長久珍用也。

四、註：

1. 參見說文解字注七上三十五頁。
2. 參見說文解字詁林六一三三四頁（鼎文版）。
3. 參見字例二篇一一九頁。
4. 參見釋鼎，載中國文字十一期；又叢釋一九五一—一九八頁；又采入金詁卷七、四四—四四二一頁。
5. 參見說文解字注六上木部四頁。
6. 參見商周禮制中鼎之研究二二頁。

一、銘文：

074 江山中母生鼎



74

二、隸定：

江山中母生自乍用鼎。

三、考釋：

銘首「江」字，契文未見，金文作从水工聲。於此或係國族之稱，左傳二年傳：「江人黃人盟于貫。」蓋春秋時有江國，而姓譜以伯益之後，封於江陵，因封賜姓為「江」。「小」字甲文作

款足無否也。「用」者，从卜从同省，會意。古人一事多卜，卜同則用，故說文三下用部云：「用，可施行也。」此銘云：「自乍用鬲」，而于氏誤置鼎屬。

四、著錄：

卜文參一九五四、五、四六。

五、註：

1. 參見古籀篇十九第四一五頁。
2. 參見類篇二卷一頁。
3. 參見刻詞六一頁小鼎。
4. 參見字例二篇一八五頁。
5. 參見字例三篇八頁。

075 乍寶鼎

一、銘文：



75

二、隸定：

乍寶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考釋：

此銘無作器人名，疑古市鬻之器。「乍寶鼎」及「子子孫孫永寶用」乃西周銘文之恒語也。蓋設辭子子孫孫，祈其永遠珍寶用言。

076 白匄鼎

一銘文：



76

二隸定：

白匄乍寶鼎，萬年永寶用。

三考釋：

白匄乃作器人名。說文四上目部云：「匄，目搖也。从目勻省聲。眴，匄或从目勻聲。」林義光言匄，眴也。匄為眴轉之象，劇秦美新：「臣嘗有顙眴病」，是匄即眴（註）。契文未見匄字，此則銘孤器單，釋匄可从，唯其初形本義已無徵。「萬年永寶用」，亦彝銘恒辭，欲其長永珍用之也。

四註：

1. 參見文源。

一銘文：

077 司乍父乙鼎



77

二隸定：

龔司母易商貝于司，乍父乙彝。

三考釋：

此器銘稍泐不清。金祥恒云：「甲骨文乙二二七四龔后之后作司，乙五九八五龔后之后作后，正是正反書之證；故司之說解為臣司事於外者，與后發號者君后也，其義一之與二也。」^(註)此「龔司母」者，蓋龔國或龔氏名司者之母也。

「易商」二文，彝銘習見，然二者連文則絕無僅有，或作「商某貝」，若般甗：「王錫小臣邑貝十朋」^{《三代吉金文存》卷五}；或云「某易某貝」，若小臣邑寧：「王錫小臣邑貝十朋」^{《三代吉金文存》卷五}是也，而未見「某易商」(或商易)貝于某者，故疑當作「易商貝于司」，易為動

詞，商乃國名。「易」字說解紛歧，或以說文：「易，蜥易、蜥蜴、守宮也。象形。」而言龍、易同物異名^(註3)。或以德鼎易作蜥，遂謂易乃益之簡化，益為益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滿出之形^(註4)。殆以偏概全，未見其可也。而勞幹言易為錫之本字，乃一平淺之釜，斜傾錫液^(註5)。然觀甲、金文易皆作^(註6)，^(兩中角)形，焉有釜口與傾液相反之理耶？故「易」本「暘」之本字，「為乍晴乍陰」之意，倚日畫雲掩及光線露出之形，由物形生意，故為「乍晴乍陰」之意，動詞。甲文卜辭有「易日」、「不其易日」等語，用易如翳^(註7)。郭氏讀易如暘，嚴氏一葦亦以易、易為一字，即「暘」之初文^(註8)。引申為變易、交易。銅器彝銘則皆假為賞錫之「錫」。而商乃國名，若「王來伐商邑」之「商」。「易商貝」謂賞賜商地之貝。此貝既賞賜予司，故司因以作器用祭「父乙」。

四註：

1. 參見釋后，載中國文字十冊四一六頁。
2. 參見高田忠周、古籀篇九十八第三一頁。
3. 參見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的簡化，載文史三四五一三四六頁。
4. 參見古文字試釋，載集刊第四十本上四一一四三頁。
5. 參見高鴻缙、中國字例二篇二五八頁及頌器考釋四〇頁。

6. 參見張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載中國文字三十七冊四九頁及嚴一萍、釋鈔，載中國文字四十冊二一三頁已辨郭氏之非。

078 史喜鼎

一、銘文：















78

二、隸定：

史喜乍朕文考翟祭，卒日佳乙。

三、考釋：

「史」字甲骨文作、、、、、、、、、、、形，說文三下史部云：「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歷來說「中」者，紛歧不一。阮元（註一）、方濬益（註二）、王國維（註三）悉引周禮儀禮為證，言中蓋盛筭之器，从手持盛筭之器，意為持筭之人。吳大澂則謂象手執簡形（註四）。江永言籒書謂之中（註五）。陳夢家初釋史為田獵之綱，而網上出干者，搏取獸物之具也（註六）。後从許書、王氏之說（註七）。而馬叙倫以史象手持事

（筆）形，乃「書」之初文，史乃以手執中一節中舍筆之中一之圖，非史字也。（註8）。勞幹言史象手持鑽之形，象鑽龜而卜之事，史官以卜筮為重，記事為後起。（註9）。白川靜以卜辭「由王史」之由，應从于省吾釋留，讀為載，而與史字音近，史字象收祝告載書之辭于口之中而捧持之形，史所从之中與中形音義了無相涉。（註10）。諸說於形悉得其一偏，未知孰是。

史為彝銘中最習見之官，孫詒讓曰：「史官之設，蓋始於黃帝，下迄殷、周，職掌尤備。左襄四年傳辛甲為武王大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大史伯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儋；漢書藝文志有周宣王史籀。」（註11）而史官是否始於黃帝，焉能置喙。然甲骨刻辭已有史官之名，據陳夢家卜辭綜述歸納有（1）史，（2）北史，（3）卿史，（4）御史。（註12）諸名，職守悉與祭祀有關，周之史官，或稱「內史」，殆為行王命，代宣政令，而以受王命、行冊命禮為主。（註13）。本器銘之「史喜」，亦史官之屬。

「喜」字甲文作喜（圖六三）、喜（前四三三）、喜（前四五七）形；彝銘作喜（大豐簋）、喜（鼎公簋）形。劉心源（註14）、陳邦懷以喜為饒省（註15）。林義光以豈象豆豐滿上出形，與豈同意，从口。喜兼有酒食義。（註16）唐蘭以喜者，以口盛豈，豈即鼓形也。口者，山盧之口，口象盛物之狀。（註17）說皆未允。說文五上喜部云：「喜，樂也。从豈从口。歡，古文喜从欠，與歡同。」字蓋从豈（鼓之初文），从口。

歡，古文喜从欠，與歡同。「字蓋从豈（鼓之初文），从口。

，會意。擊鼓節歌，喜意自出。故曰喜，樂也。本器銘之「喜」字，用為人名。

朕文考者，朕，自稱之辭，與余同。文考者，父之稱也。「翟祭」，翟字于氏以為樂舞，祭謂祭器，而日乙謂作器之時（註18）。吳氏則以翟亦祭名（註19）。楊樹達云：「文云翟祭，則翟為祭名可知，然古祭無名翟者，余謂蓋假為禴也。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禮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易升九二云：「孚乃利用禴。」釋文云：「禴，蜀本作躍。」躍从翟聲，與禴通，知翟亦可與禴通矣。」（註20）考說文四上羽部云：「翟，山雉尾長者，从羽从佳。」古樂舞或持翟，若詩邶風簡兮：「右手秉翟」，禮記·祭統以翟為教羽舞者也。故翟祭蓋如今祭孔大典八佾之舞中，執雉尾之翟以舞而祭者，于說是也。「辛日佳乙」蓋記其祭祀及作器之時在乙日也。

四、註：

1. 參見續古卷五、十九頁手執中觶。
2. 參見綴遺卷十七、五頁執中尊。
3. 參見集林·釋史二四五—二五二頁。
4. 參見古籀補十五頁。
5. 參見周禮疑義舉要。
6. 參見史字新釋，載考古社刊第五期七—十二頁。

7. 參見陳夢家、金選九二頁西周銅器斷代錄方鼎。
8. 參見刻詞九一十頁手執中彝。
9. 參見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載大陸雜誌十四卷三期一
一四頁。
10. 參見釋史，載甲骨金文學論叢初集一一六六頁。
11. 參見周禮正義卷三二、二一頁。
12. 參見綜述五一九頁。
13. 參見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下簡稱賞賜）第五章
貳西周賞賜銘文所見之周代官制，一二八一—一三二頁。
14. 參見奇觚卷四、十二頁天無敵。
15. 參見小箋十二—十三頁。
16. 參見文源。
17. 參見文字記五十一—五十二頁上。
18. 參見于省吾、雙選上二，五頁。史喜鼎銘（契齋拓本）。
19. 參見吳闓生、吉文卷一、三一五頁。史喜鼎。
20. 參見續微一九一頁史喜鼎跋。

一、銘文：



79

二、隸定：

虎豹君八鳳弄其吉金，自作旌鼎。

三、考釋：

銘首之「弄」字，與青羊竟之「甬」字、尚方竟之「甬」、朱氏竟之「甬」形近，故疑為「虎」字。「君」字甲文作「君」（後下三七三），口部云：「君，尊也。从尹口，口呂發號。𠂔，古文，象君坐之形。」（註三）高田忠周从說文，以訓竦手，兩手捧承，敬慎之意自存焉，故以春秋繁露所謂君也者，掌令者是也。荀子禮論篇：「君者，治辨主也。」為本義。（註三）然甲、金文形構及古鉢作「君」（郭一）、合（鐵）（註四）；古泉作「君」（分布類）；盟書作「君」（二五六三）、合（二四〇）（註五）、合（二六三）（註六）諸形知：君之初形為从尹口，其本義蓋以手秉杖，用口發號施令之謂。先民聚族而居，酋長無以象徵其權威，是

以杖示之。山頂洞人已存以手秉杖之史實，石氏璋如云：「山頂洞人的生活較為進步，故其用具也不以石器為限。……骨角器中以鹿角製成之短棒最能引人注意，因其表面削刮平滑，擦磨頗光，並刻劃有紋飾，歐西考古學家多稱此角器為「指揮棒」^(註7)，為家族或種族領袖之信物。」^(註8)而此信物為造字者所取，存於文字之中，此「尹」字所以象以手秉杖之形也。从口以發號施令，則為「君」也^(註9)。「鳳」字不可識，疑从「」从長。「八鳳」義亦未詳。依銘文辭例，虎引君八鳳乃作器之人名。

四、註：

1. 參見金文續篇第五、五頁下。
2. 按君，大徐說解作「从尹發號，故从口」；小徐作「从尹口，發號故从口」，二家稍有出入。
3. 參見古籀篇四十八第一一頁。
4. 參見古璽文字徵第二、二頁。
5. 參見古錢大辭典，七二頁。
6. 參見侯馬盟書三。八頁。
7. 按法國考古學家在法國、瑞士洞穴中，發現酋長所用之指揮棒 (bâton de commandement)，即此物也。參見陳氏、文字新詮三四二頁。
8. 參見中國的遠古文化八頁。

9. 參見說文解字古文釋形考述一三九一一五。頁。

080 鄭子鼎

一 銘文：



80.2

80.1

二、隸定：

鄭子黃夷為其行器，其永壽用之。

三、考釋：

銘首「𠂔」字，隸作「鄭」，說文所無。以其从「邑」，當係國稱。「𠂔」字，从員从𠂔，亦說文所無，集韻同「𠂔」。「𠂔」字，甲文只作「𠂔」形；金文亦作「𠂔」形；又作「𠂔」形者，乃後起之異體。說文十下大部云：「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林義光言大弓非義，夷即遲之本字，从大，象人形；「𠂔」之𠂔，與後退又同意。高田忠周以「夷」元从大从尸，尸即尸省，尸亦仁字，从大仁會意。吳其昌以「尸」，「夷」為一字，夷、弟又互通。「夷」之本義為一矢形，象有繳韋之屬縛束之也。又言「夷」之本義，在宗周時為韋束矢形；在先秦時為鏃鑄之矢矣。「田倩君則以夷為持弓或負弓之人，尸乃夷之簡化」。譚戒甫言「𠂔」非弓字，實是「尸」之反形，與「𠂔」所从略同，故訓為平。然東夷之人，俗尚武勇，行必以弓自隨，故製字象之。字从大从弓會意。「黃夷」蓋為人名。「為」字从爪从象，蓋役使以助勞，引申為「作為」。「行」器，他銘未見，曾季鼎有「行鼎」，號仲盨，有「行盨」，器乃禮彝之共名，「行器」者，蓋為行旅祭享之禮器。

四、註：

1. 又朱芳圃·文字編十卷十頁上收新寫一五〇片「𠂔」作「𠂔」。
2. 參見文源。
3. 參見古籀篇三十九第一四頁。
4. 參見金文名象疏證二三八—二四〇頁。
5. 參見釋夷，載中國文字第二十冊九頁。
6. 參見西周罍鼎銘研究，載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六七—一頁。
7. 參見甲文集釋第十、三二〇七頁。
8. 參見增考中六十頁下。又說文正補「𠂔」四三—四六頁。

081 白唐父鼎

一、銘文：



81

二、隸定：

白唐父



鼎，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

三、考釋：

白，伯也，行輩或爵稱。「鹿」字甲文作𧢲（藏四五三）形，羅振玉

謂：「或立，或寢，或左，或右，或回顧，或側視，皆象鹿形。」

「（新）」金文則作𧢲（錄子伯）、𧢲（命）形。說文十上鹿部云：「

鹿，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比，从比。」審諸甲、

金文，皆象其兩角多歧，足多作𧢲比形，乃許氏从比所自昉，當

非文字，且鹿為蹄足與鳥足為爪，彼此懸殊，許氏蓋據小篆而說

耳。于省吾以鹿下當有缺初，故隸作「唐」。「白鹿父」始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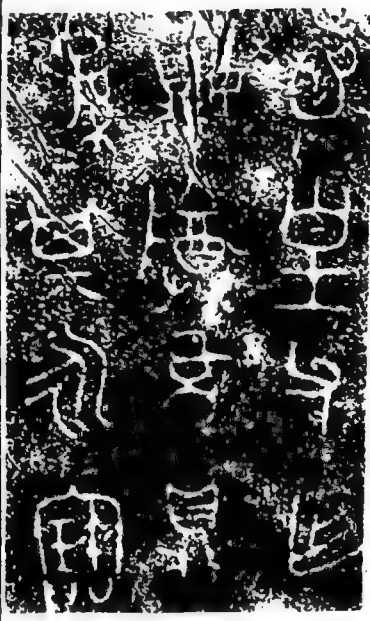
者之名。「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乃彝銘恒語，其義殆為擬辭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二十九頁下。

082 匚皇父鼎

一 銘文：



二、隸定：

甬皇父乍敝薄器鼎，子子孫孫其永寶。

三、考釋：

「甬皇父」所作之器，別有甬皇父毀（錄遺一六二）、甬皇父匜（三代七三）、甬皇父盤（錄遺四九）。「甬」本象盛矢函中之形，此則用為國名或氏族之稱。「皇」字从克从王，王亦聲（註）。甬皇父者，蓋即詩小雅十月：「皇父卿士」之皇父。王國維云：「周嬭猶言周姜，即甬皇父之女歸于周，而皇父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註），魯詩本作「閔妻」，皆此甬之段借字。甬者，其國或氏。嬭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為姜為嬭，均非嬭姓。」（註二）「嬭」即「嬭」，說文十二下女部云：「嬭，祝融之後姓也，从女云聲。」（註三）籀文嬭从員。「然以」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而古从貝之字亦間有誤為鼎者，如貝字本从貝从収，収自作毀，當鼎作鼎（註四），即其明證。（註五）故知嬭、嬭、嬭為一字。此「甬皇父」為其女「嬭」所作之媵器，並冀其子子孫孫永久珍寶。

四、註：

1. 參見魯實光先生、殷契新詮之二、釋并五二頁。
2. 參見集林廿三，王谿生詩年譜會箋序注。
3. 案此二器之「貝」皆从貝，甬皇父匜（三代八四）則作「貝」（註六），从鼎，蓋鼎、貝古多相混。

4. 參見郭鼎堂、兩攷一三一——三二頁通皇父毀。

083 白鼎

一、銘文：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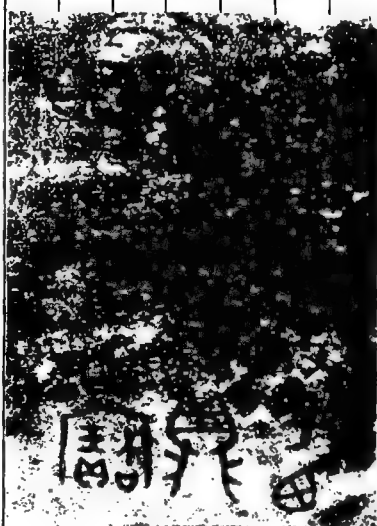
二、隸定：

佳白 □ □ 八 官 □ 年 吏 □ 才 井 乍 宋 寶 賁 彝。

三、考釋：

此器銘文漫漶，不易辨識。「佳白 □ □ 八 官 □ 年」，此以事記年也，猶旅鼎：「佳公大儒來伐反尸年」（三代 四十六）之例。白，伯之初文。官，師之初文。井，方名。此鼎或在井地所作之禮器。

一、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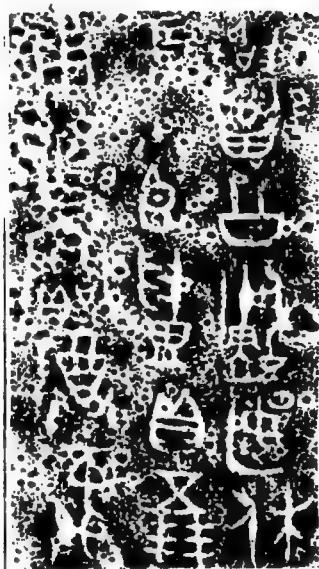
二、隸定：

□ □ □ 吏于西 □ □ □ □ □ 鼎 □ □ □ 皇乍寶 □ .

三、考釋：

此器拓文模糊不清，僅見「吏于西」一鼎「皇乍寶」數字。又依于氏題為「小臣滿鼎」，則銘首或作「小臣滿」三字。

一、銘文：



85

二、隸定：

鬲公錫臣休，□小臣豈貝五朋，用作寶罍彝。

三、考釋：

「鬲」者，召之縣文。召為姬姓，召公奭之後。「初封在今陝西鳳翔縣南召亭，繼居今河南偃城縣。周室東遷後，改封召原，在今山西垣曲縣東六十里。又今山東惠民縣有邵城，河北易縣北四十二里故涑水城，亦或曰邵，蓋並亦其遷徙遺跡。」（註）「豈」字不可識，或是召公之名。臣，經傳作燕，喜也，樂也。

「小臣」於甲骨刻辭為殷室王子之後裔（註），而彝銘之「小臣」，非後世所謂「國之賤臣」（註）之小臣。西周小臣職司有三：

（一）受命於王，聽王之差使，亦聽命於王臣。若季嬭鼎、守卣、小臣靜卣、小臣諫卣是也。

(2) 參與征伐，若小臣錫般是也。

(3) 參與射御之事，若靜般是也。

考周禮、夏官，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掌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註)。彝銘之「小臣」，可補經傳之義。「豎」字不可識，為小臣之名。「小臣」之上字當為「商(賞)」之缺文。金文中之「朋」，乃計貝之單位，如旅鼎：「公易旅貝十朋」(三代四十六)，趙尊：「錫貝五朋」(三代五十五)。詩小雅菁菁者莪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五貝為朋應為「朋」之本義。此銘正錫貝五朋。

此銘蓋「召公錫」賞賜小臣豎貝五朋，故作器以銘功、念德及祭富也。

四、註：

1. 參見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二頁九四頁。又張日昇、金詁卷二、五九一頁。

2. 參見白川靜說，白鶴館三，九八頁。

3. 參見韓詩外傳。

4. 參見黃然偉、賞賜一四八頁小臣。

一、銘文：



86

二、隸定：

鼎登白 □ 弔媯乍寶鼎，其子孫孫永寶用。

三、考釋：

「鼎」字本象置西（酒）几上之形，此用為國邑之名，乃「鄭」之初文。其後偏旁加「邑」而成「鄭」字，乃後出之形聲字，說文六下邑部云：「鄭，京兆縣，周厲王子友所封，从邑奠聲。」宗周之滅，鄭徙漕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故鄭蓋姬姓，始封宣王子友，都械林。至武王時東徙新鄭。」登白「蓋作器人名。」「登」為氏，乃「鄭」之初文。「白」其字，伯之初文。又見鄭登伯鬲（金代五三），蓋皆鄭國器。

「弔媯」之「弔」，借為行輩之稱「叔」。「媯」，郭沫若云：「媯當是女性，右旁宛畧損，致不可識。此姓典籍無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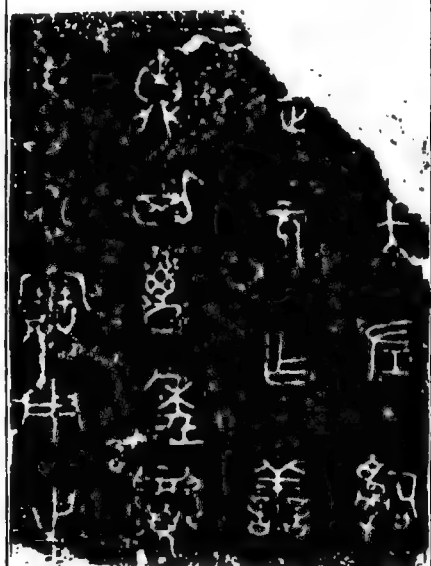
(註)強違開亦釋媯，而言「以形聲求之，當讀如祗，祗姊音近，或亦為姊亦藉字也。」^(註)茲從強氏之說，字从女蕭聲。此乃鄭鄧伯為叔媯所作之媯鼎也。

四註：

1. 參見兩政一八一頁下鄭登伯鼎。
2. 參見古籀三補卷十二、第七頁，又引吳書釋作「帶」，不媯。

087 魯大左嗣徒元鼎

一銘文：



87

二隸定：

魯大左嗣徒元乍媯鼎，其萬年蠻壽，永寶用之。

三考釋：

此器銘拓右上方缺損，「魯」字依于氏目錄補。「左」字甲文
 本象左手之形，作「（見六三）」。（中三二五）金文或增「工」作「（見六三）」。（見六三）說文三下ナ部云：「ナ，左手也。象形。」又五上左部云：「（見六三）」左，ナ手相左也。从ナ工。ナ誤分ナ、左為二部。此「左」用
 為左右之左。「左」嗣徒「之」之稱，載籍未見，此銘可補史乘之闕漏。
 而「大」者，蓋美辭也，若大禹、大商之屬是。「元」，左嗣
 徒之名，亦為作者者。

「善」，金文皆从羊諺，與小篆合。說文三上諺部云：「善，
 吉也。从諺羊。此與義、美同意。善，篆文从言。」彝銘或假「
 善」為「膳」，說文四下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
 此「善鼎」，蓋用以具食之鼎也。

「萬年」，「饗壽」者，同表時間久長。萬本象蠅形，作「（見六三）」，
 借為千萬之萬。饗本義為洗面，為「眉」，「饗」字之假借，說
 文九下長部云：「饗，久長也。从長爾聲。」又四上老部云：「
 壽，久也。从老省、昌聲。」故萬年饗壽者，為同義複詞。

一 銘文：



88

二 隸定：

三 考釋：
 效 辛白蔑乃子克曆，宜絲五十爰，用作父辛寶薄，白其並受。

「效」字鑄掩，茲據癡盒三補。效甲文作 （藏三三四），（藏二七五）形；金文則作 （毛公鼎）、（效父簋）、（三化六四）形。說文三下支部云：「效，象也。从攴交聲。」於卜辭為人名，若：「丁卯卜爭貞：今子效口牢于口」（藏三三四），「丙寅卜，子效不其口羌」（藏五九一），「丙寅卜，子效臣曰佳」（藏七五二），「效不其」（前五九六），「貞效往口」（後下十十六）是也。此銘之「效」則用為方名或族稱。「辛白」其名。「乃」用與「其」同，周禮、天官、小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乃，其也。「效辛白蔑乃子克曆」者，言效國名辛伯者，自勉其子克勤力敬事。

，皆所以盛物相受授者，故製字象之，古文受授亦同字也。（註二）

說殆可从。「白其並受」者，意與「用受大福無疆」（曾伯齔壺）、「

受茲永命」（伯康壺）、「子子孫孫永受口福用」（齊平壺）、「受害福」（厲子壺）

父盤、「受福續壽」（國差壺）同，謂辛白與其子克並受福祉無疆。（五）

四、箸錄：

1. 癡盒三，末兩行有偽刻。

2. 小校卷二、八六頁。

五、補述：

* 茲附癡盒、小校之隸定：

• 癡盒（末兩行有偽刻）

• 小校（每行皆闕二字未拓出）

效辛白纓乃子克

□□白纓乃子克

曆紆絲五十爰用乍

□□絲五十爰用乍

父辛寶樽毀辛白

□□寶樽彝辛白

其並受年永用鼎

□□受年永口鼎

六、註：

1. 參見周法高、零釋五。1五一頁師旂鼎考釋；又黃然偉、賞賜一一七一—一二二頁。

2. 參見甲文集釋、第四、一四四四頁。

一、銘文：


















89

二、隸定：

辛乍寶，其亡疆，卒家鉞徇罷。用替卒劓多友，多友贊辛，萬年佳人。

三、考釋：

「辛」，作器者名。「疆」，疆之初文。疆乃疆之異體，說文十三下畱部云：「疆，界也。从畱，三其介畫也。疆，疆或从土疆聲。」故亡疆者，即無界限也。引申為無窮無盡。

「卒家鉞徇罷」者，甲文「雍」作  作  前二七八、 前二二七、 前二五五、 金文作  雍嬰壺、 毛公鼎、 舒王鼎、 五鼎、 雍伯鼎。形。或釋  釋  釋  皆泥其形構，未通達耳。劉心源言雖从邕，「邕」即「雍」之正字， 象池形， 即

(註4)

維

(註5)

外

(註)

,

者

聲(註)

7

與

多

,

金華

11

發

১৫৬

讀

(3)

11

手治亂絲之形，此字偏旁从四，亦與亂絲意近，四或竟是巾之譌，……字當从肅厄聲。雖不知當今何字？然於諸銘，則當讀為銖字。
 〔註〕周法高則言當讀為掇，說文：「掇，大遠也。」从古段聲。一詩：賓之初筵：「錫爾純掇」，卷阿：「純掇爾常矣」，虎聲、段聲同隸魚部〔註〕。〔舊〕按周氏之說為長，字當上讀，作「牟家雍德罷」，考詩：賓之初筵、卷阿及閼宮：「天錫公純掇」，載見：「俾緝熙于純掇」，周書寶典「樂獲純掇」，「掇」悉用於句末，與是銘同例。「牟家雍德罷」者，言其家和雍德穆之遠長廣大。「用慧牟則多友」者，慧字又見臣辰卣〔註〕，臣辰盃〔註〕，高田忠周隸作朋，說文無，義與朋近〔註〕。容庚言慧，字書所無，義如賞賜〔註〕。陳夢家言即說文珏（或作穀），假作割成穀〔註〕，穀，分也。郭沫若則以「慧」為「豐」之異文，讀為「禮」〔註〕。慧象器中盛雙玉之形。禮者謂饋禮之謂〔註〕。白川靜則从其文例言之，與趙曹鼎：「用卿朋晉」，克盃：「佳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又杜伯盃：「于好朋友」等之饗、獻、好等之意相近。若如王說，讀作豐，則蓋為隆賜豐厚，言「褒賞之盛」之語〔註〕。審其文義，當从郭說，而有饗獻之誼。「割」字又見叔夷鐘：「遷而朋割」〔註〕。說文四下刀部云：「割，別鼻也。从刀鼻聲。易曰：天且割。割，割或从鼻。」廣雅·釋詁一云：「割，斷也。」廣雅·釋詁四：「割，截也。」〔註〕吳闓生言割、鼻同

字，法也（註）。于省吾、郭沫若皆言創有朋儕義（註），然揆諸經傳，「創」，「集」悉無朋儕義，故以吳氏之說為長，小爾雅、廣詁：「集，法也。」廣雅、釋詁二：「集，灋也。」牟氏多友者，有法諸友。

「多友贊辛萬年佳人」者，贊字，甲文作𠂔（甲二六三）形，蓋象以手持杖打麥，以示收穫之義。收穫為儲糧之始，有食即有福，故說文十三下里部云：「釐，家福也。从里趙聲。」（註）金文或从貝作釐，義與釐同。人者，仁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多友贊辛萬年佳人者，言諸友乃祝福「辛」萬年惟仁，永享福祉也。

于省吾謂此「銘行次疑有顛倒」，吳闓生亦謂：「此銘語皆精造不襲用常語字，蓋好文之士刻意所經營也。」柯昌濟言「餘文不可悉」，蓋有感于文義詰屈而云然（註）。

四、著錄：

1. 周金二、四十。（按：于氏言周、二十蓋四十之誤）

2. 小校二、九二、二。

3. 雙選下一、六下。

4. 吉文一、三一四

五、註：

1. 參見阮元、積古卷五、三頁跋尊。

2. 參見徐同柏、《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3. 參見吳大澂、《憲齋四冊十六頁孟鼎》。
4. 參見奇觚卷二、四十頁孟鼎。
5. 參見古匱篇五十五第一〇頁。
6. 參見殷考中一一頁。
7. 參見釋叢九八頁錐。
8. 參見陳邦懷、《小箋八頁下》。
9. 參見古器物中之楚文研究五九頁（金祥恒撰）。
10. 參見侯馬盟書三四七頁。
11. 參見金詒卷二、九八八—九八九頁張日昇說。
12. 參見金攷、韻讀補遺、辛鼎一三三頁。
13. 參見雙選下一、六頁辛鼎銘。
14. 參見吉文卷一、三一四頁。
15. 參見韓華乙篇二五頁下辛鼎。
16. 參見金詒附錄三一一七三〇頁。
17. 參見說文通訓定聲第九部一一八一—一九頁。
18. 參見金詒附錄三一一七三〇頁。
19. 參見古匱篇四十九第二七頁。
20. 參見善圖二九頁辰盞。
21. 參見斷代七七頁士上盞。

22. 參見金政一三三頁。

23. 參見兩政三十二頁臣辰盃。

24. 參見通釋第七輯三〇臣辰卣三四五—三四七頁。

25. 參見古鸕篇五十五第一〇頁。

26. 參見吉文卷一、三一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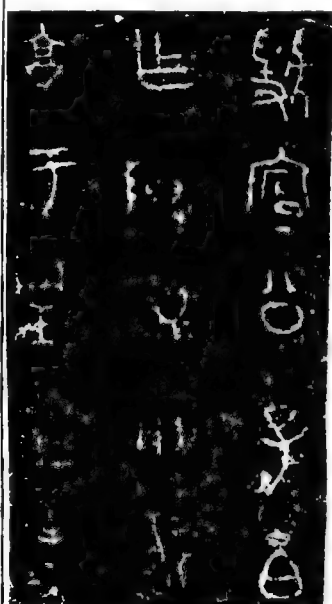
27. 參見金政一三三頁；雙選下一、六頁。

28. 參見張哲、釋來麥釐，載中國文字七冊五—七頁。

29. 參見雙選下一、六頁；吉文卷一、三一四頁；韓華乙、二五頁下。

090 虢宣公子白鼎

一、銘文：



90

其餘銘文蝕初未清，撫拓不明，「用□言于皇□考」以下，當係擬辭新望之語。

四、註：

1. 參見林義光、文源。

2. 參見字例三篇四三頁。

091 麥鼎

一、銘文：



91 (註1)

二、隸定：

佳十又一月，井戾征囑于麥。麥易赤金，用作鼎，用從井戾征吏，用鄉多者友。

三、考釋：

「井戾」，又見井侯毀（古銀一〇三），麥方尊（西清八三三），麥方彝（西清十三十），麥方盃（西清三三三）諸器銘。麥乃井戾之吏，正吏，乍冊。陳夢家以

1. 述林卷七周麥鼎攷。二九頁。

2. 吉文卷一、三一頁。

3. 金文麻翔疏證一、五一。

4. 商周一四三。

五註：

1. 此拓銘本橫置，今直放，以省篇幅。

2. 參見斷代三、一五九頁。

3. 參見殷代地理簡論五〇頁。

4. 說文二上止部云：「歷，過也，傳也。从止麻聲。」

5. 爾雅·釋詁：「歷，相也。」

6. 參見述林七第二九頁周麥鼎考。

7. 參見文源。

8. 參見奇觚卷二十、六頁和比鼎。又積微一五五頁麥盞跋說同。

9. 參見古籀篇四第三七頁。

10. 參見兩攷四二頁麥尊。

11. 參見吉文卷一、三一頁麥鼎。

12. 參見斷代三、一五八頁。

13. 參見散氏盤考釋，集林二。三七—二〇三八頁。

14. 參見綴遺卷十四第三十頁麥盞。

15. 參見通釋第十一輯六。麥盞六一頁。

16. 參見金詁附錄(三)一五一六頁。

17. 參見吉文卷一、三十頁。

092 敦綏鼎

一 銘文：



92

二 隸定：

佳二月初吉庚寅，才宗周。櫝中賣卒敦綏遂毛兩馬匹，對訊尹休，用作己公寶賡彝。

三 考釋：

此殆櫝國器。陳夢家以櫝是封地，疑即說文之櫝，音近于鄆，而擬周初畢公世家為：

注旄于干者，大夫之旄也。『正義引李巡曰：『旄，牛尾著于首。』旄或以羽，左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旄于鄭』，遂毛者，指于竿上戴以五采之全羽，而立于導車之上者。說文七上攸部云：『旄，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為允。允，進也。』一車兩干，故此器銘言賜『遂毛兩』，遂毛即『旄旄』。馬匹者，蓋為九賜之一。儀禮、覲禮：『束帛匹馬』，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注：『匹馬，一馬也。』是馬匹者，馬一隻也。

『對揚尹休』者，與詩、大雅、江漢：『對揚王休』同。對者，答也。揚、顯揚。休者，有賞賜義。蓋言報答顯揚尹之賞賜嘉勉也。

四、著錄：

1. 斷代：九一—九四頁，27綴方鼎。圖象圖版拾壹。銘文圖十一。銘六行三二字。一九五〇年見于北京廠肆，高不過三十厘米。

2. 通釋第九輯五一綴方鼎。

3. 金文集（一）圖一六一，四六頁；釋文七四頁。

五、註：

1. 參見斷代：九一—九三頁。

2. 參見斷代：九一—九三頁。

3. 參見通釋：九五—五二四頁。

4. 參見金誌附錄（四）二三—五八頁。

5. 參見金文編卷二、二五頁。

6. 參見增考中七十頁上。

7. 參見斷代(九二頁)；又賞賜二。四頁。

093 作冊大鼎

一、銘文：



93

二、隸定：

公束鑾武王成王異鼎。佳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賣乍冊大白馬，
大凱皇天尹大係空，用作且丁寶薄彝。

三、考釋：

「公束」者，郭沫若言即召公奭。奭讀詩述切，述亦作速若蹟，正从束聲。（註）。陳夢家从之，以赤、郝、刺、奭同音之故，是以公束即大保召公奭，「皇天尹大保」指公束也。（註）。或釋束為來。（註）。楊樹達疑同宰苗歟：「王來獸自豆禁」之來。（註）。周法高從之，云：「康侯歟」束，容庚、于省吾、葉慈（註）及余均釋作來，陳夢家釋作束（刺），白川靜從之，並舉出賁為責之初文。案作冊大鼎及康侯歟束字與來字略異，而與束作來亦不同，與責作來亦有小異，未必即為束（刺）字，當仍以釋來字異體為是。（註）今從楊、周二氏之說。來者，往來之來。公與後「公賣作冊大白馬」之「公」正合。

「異」字本象人頭戴物，兩手奉之之形，蓋「戴」之初文。郭沫若言異者，襍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註）。陳夢家則以異鼎為大鼎之稱。異或是比翼之義。（註）。「公束鑄祭祀武王、成王周初二王之禮鼎以事紀年，作禩為長。言公束鑄祭祀武王、成王周初二王之禮鼎，作冊大」者，作冊，官名。大、人名。乃作冊令（三化六季）失令方集之子。官為世襲，故令之父為丁，而大稱且丁，且銘末族徽或鑄工之名同，當係一家之器，通考、兩政、斷代（註）悉以為康王時器，蓋是。「白馬」，賞賜物。

「皇天尹大保」者，或言即召公奭，吳北江則云：「皇天尹大

保者，言太保乃天所命之尹，猶言天夫、天牧，謂召公之德格于
皇天也。^(註10) 皇天蓋美辭，尹乃官之長。大保者，即公也，召
公奭之家號。或以天尹即天君^(註11)。非也。

銘末「鳥冊」，冊字闕，則與他三器銘異。此方鼎凡四器，二
器具在善齋四三、四四^(註12)，三代署錄三器四、二〇、二一三一
四，出于洛陽邙山之麓馬坡^(註13)。此銘于氏言與三代四、二十所
錄三器異，另一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雲南昆明桃
園村出土^(註14)。

四、署錄：

1. 三代、四、二十異，題作「大且丁鼎」。

五、註：

1. 參見兩政三三頁。

2. 參見斷代^(三)一六八頁。

3. 參見容庚、金文編卷五、三六下。

4. 參見積微一六五頁作冊大鼎跋。

5. 參見 P. Yetts, *An Early Chou Bronze*, *Burlington Magazine* 1937, pp. 147-177.

6. 參見金詒卷五、三六。七頁。

7. 參見兩政三三頁。

8. 參見斷代^(三)一六七—一六八頁。

9. 參見通考四三頁；兩政三三頁；斷代一六八頁。

10. 參見雙選下一，九頁下。

11. 參見先考四二二頁。

12. 善齋舊藏兩器，後歸中央博物院，今皆在台北故宮博物館，其

一銘文四十一字，其一銘文四十字，在腹內近口處，一足已斷

13. 參見兩政三三頁作冊大鼎及李校、金文選讀序論二頁。

14. 參見斷代(三)一六七頁作冊大方鼎。

094 雷鼎

一、銘文：



94

二、隸定：

，「憲」之初文。人名。即伯憲盃（三代吉九）之憲，乃召伯父辛之子。召伯父辛，或即召公奭，即詩甘棠、秦苗、崧高之「召伯」與江漢之「召公」。吳闓生言「此憲必召公之後，召公後有在周者，有在燕者，此周之召氏至其宗國燕，得錫金而作其父召伯辛之祭器也。」（註）則不專指矣。

「寶光用大保」者，或以「光用」上讀，言「寶光用」，他器罕見。而以「大保」二字為召公後人之符識，以此知凡器之署太保者，皆召公之裔（註）。或以大保即召伯父辛，與令方彝之「用作父丁寶陳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同。所光者，即作奠彝所祭之父辛（註）。當以後說較長。寶光用者，珍寶光顯而用高也。

四 署錄：

1. 頌續五六圖象。
2. 商周四七七圖象。
3. 據古二一、五五、一一二；二三、五十。
4. 三代十四、九、七一八。
5. 周二補遺、楊林館拓本。
6. 雙選下一、六。
7. 吉文卷一、一三頁。
8. 斷代三一七。頁52憲鼎。

銘六行三九字。器高二四、八，口徑一九、六×二一、二厘米。
。梁山七器之一。曾藏鍾養田、李宗岱，一九四八年冬歸于清
華大學。

9. 金文集(一)圖一七七富鼎，五一頁；釋文七六頁。
五註：

1. 參見古牘補六十七，七十四頁。
2. 參見斷代八六一八七頁匡戾孟。
3. 參見傅孟真、大東小東說，集冊四。
4. 參見陳槃、譌異一冊七七—七九頁。
5. 參見召方考，又見於通釋三八匡侯旨鼎，白鶴八輯四一六頁。
6. 參見斷代三一一七一頁。
7. 參見古文卷一、一三頁。
8. 參見古文卷一、一三頁；又雙選下一，六頁同。
9. 參見斷代三一一七一頁。

095 鐘鼎

一、銘文：





二、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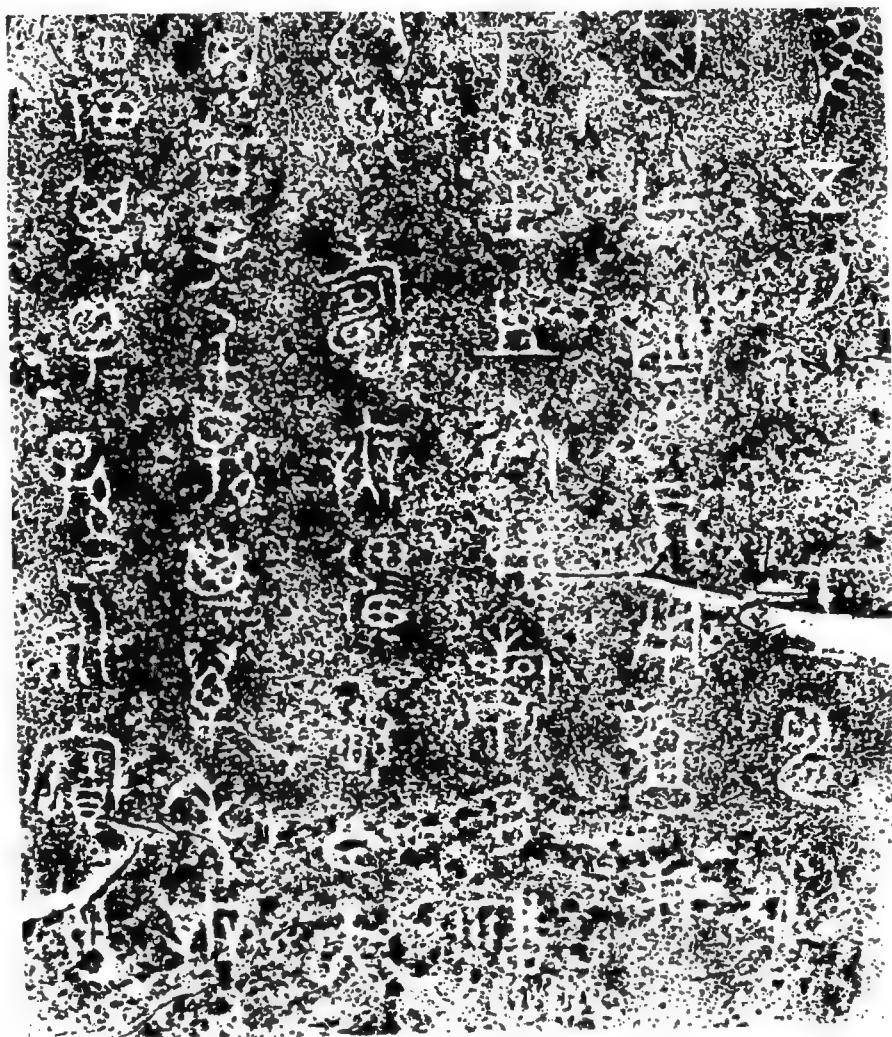
沛

三、考釋：

此器銘蝕泐漫漶，無從辨識，從闕。于氏自云約四十餘字。

一、銘文：

096 刃其鼎



二隸定：

佳五月初吉壬申，泐其乍齔鼎，用高孝于皇且考，用禱多福，
 贊壽無疆。眈臣天（子）。其百子千孫，其萬年無疆，其子子孫
 孫永寶用。

三考釋：

此亦泐其所作器，用以言祭其皇且考。

「用禱多福」者，魯賓先生言禱乃旂之古文。旂與祈古當為
 一字，用為祈求之義。蓋古者戰時求福於軍旂，故引申為求福之
 祭，以其為祭名，故又从而作祈（註）。用旂多福者，言用以祈求
 其福祉之既多且廣。

「眈臣天，其百子千孫」者，「天」下脱一「子」字，此例金
 文多見，如其次句鐘：「佳正初吉」，此脱「月」字；鼈未止白
 鐘：「佳王六初吉壬午」，此脱「月」字；穌徂姓鼎：「穌徂姓
 乍毓妃魚母饋」之脱「鼎」字；孫鼎：「佳正月初」，此脱「吉
 」字；白辰鼎：「幽攸勒」，此脱「黃」字；魯白愈鬲之脱「父
 」字。一皆此例。眈者，睽也，長也。「眈臣天子」一辭，又見
 頌鼎（三代四三九），頌壺（三代九三〇），頌壺（三代十三十），追壺（三代九三五），克壺（三代十四
 四）諸器，「眈」即詩雨無正：「不駿其德」之駿，毛傳訓長。蓋
 言長臣於天子（註）。百子千孫者，言後裔綿延之盛。

此器綴辭凡六，後三「其」字，殆用為語詞，此例鮮見。

四、註：

1. 參見殷契新詮之五釋單、釋斲。
2. 參見王讚源、金文釋例一六一—一六四頁，以例多，此畧。
3. 參見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載集刊第六本一分三五—三六頁。

097 尹姑鼎

一、銘文：



97

二隸定：



97

穆公作尹姑宗室于邠林，佳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穆公聖葬。明弢事先王，各于尹姑宗室邠林。君蒞尹姑曆，易玉五品，馬四匹。拜稽首，對揚天君休，用作寶齊鼎。

三考釋：

此器或稱「穆公鼎」^{（註）}，然以作器者為尹姑，當名「尹姑鼎」也。穆公又見盞尊、盞方彝、載斝。陳夢家以穆公與尹姑為夫婦，皆生稱。尹、爵稱。姑、姓氏。邠，陳氏隸為繇^{（註）}，未允。闕疑。邠林，地名。

「天君」者，又見天君鼎^{（代四四）}、農鼎^{（代四七）}。二器，與「君」同，稱「天」者，尊之如天。弗望，弗忘也，「望」乃「忘」之假借。「聖葬」者，葬借為隣，說文四上目部云：「隣，目精也。」聖葬謂耳聰目明。明弢者，陳夢家以弢為眇，方言云：「眇，曉明也。」明弢，蓋聰明睿智之謂。

廣雅·釋詁云：「品，式也。」易玉五品，謂錫五種玉也。馬四匹者，或釋三匹，若陳夢家云：「馬兩，是馬一對，西周金文凡賞馬常是三匹，因一車三馬，而小臣宅毀與小臣交鼎錫以兩匹。」^(註3)容庚亦以爲三匹合文^(註4)。然郭沫若以「古人以數與名物相連，每以名物之上筆與數字共通，如紀朋數者，圉子鼎之二期作弄，女嬃毀作註。」^(註5)考諸近世出土之實物遺跡中，殷周車馬，蓋皆一車兩馬或一車四馬，如張家坡第二、四號車馬坑為一車四馬，而無一車三馬之制^(註6)，是三當為三，蓋筆誤也。三匹當釋為「四匹」，若左莊十八年傳：「賜玉五穀，馬四匹」，亦以四匹言之，斯其證也。

「齊鼎」或以為二字，或以為合文，蓋為鼎名。陳氏疑「齊鼎」為「才鼎」，凡六十五字^(註7)。于氏以合文視之，故言六十四字。齊鼎（或作齊^{神劍父鼎}）與妻鼎（或作妻^{不鼎}）為一字，「齊鼎」係从鼎齊省聲，「齊」為从皿齊聲，「妻鼎」乃从鼎妻聲，「齊」則是从皿妻聲。齊、妻二字均係聲符，「皿」、「鼎」則屬形符；故楊樹達曰：「盡與齊同从皿，而齊、妻為同音，其為一字，顯自無疑。」^(註8)齊，即夷切，古音為精紐十五部；盡，七稽切，古音屬清紐十五部，於古音同屬齒頭音，而古韻同為段氏十五部，由知楊說是也^(註9)。凡稱齊（或齊、盡、妻鼎）者，多係方鼎。郭鼎堂云「本器（厚趯齊鼎）乃所謂方鼎而自銘為齊鼎。此外器形之可攷見

者，如博古圖之王伯鼎，銘曰：「王伯乍寶簠」；長安獲古編之錫鼎，銘曰：「錫簠鼎」；善齋吉金錄之叔造簠銘曰：「平惠乍宮白淒」；季瑟簠銘曰：「季盤乍宮白寶尊簠」；白六辭簠銘曰：「白六辭乍漸寶博簠」；均是方鼎。簠、簠、簠、簠，簠自是一字，淒乃段借字也。圓鼎銘無作此字者，知雖鼎屬而別為一類，鼎之有簠猶毀之有盨也。善齋於方鼎均別名為簠，以次于鼎，甚有見地，今從之。^(註10)

據此，方鼎未必稱「簠」，然凡稱「簠」者，必為方鼎無疑^(註11)。

四、著錄：

1. 斷代田二五四頁68尹姑齊鼎為同銘異器，銘八行六五字。又此器高三四，口徑二八、八厘米，今藏美國 Albright 美術館。
2. 冠簠上十二，作「穆公鼎」。

五、註：

1. 參見容庚、金文編、器目一二。
2. 參見斷代田二五四頁。
3. 參見斷代田八六頁。
4. 參見金文編一二、三三。
5. 參見甲研上釋五十，八頁。
6. 參見濬縣辛村二八頁；禮西發掘報告一四一一—一四三頁；上村嶺虢國墓地四二頁。

7. 參見斷代田二五四頁。

8. 參見續微六八頁獨盡鼎跋。

9. 參見陳師伯元、古音學發微。

10. 參見兩政二九一三。頁。

11. 方鼎之共有尊、奠彝、寶尊彝，……其本名有鼎、尊鼎、寶尊鼎、肇鼎，詳通考上三。六頁；又鼎之研究八二一八四頁。

098 南宮柳鼎

一 銘文：





二、隸定：

佳王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康廟。武公有南宮柳，即立中廷，北鄉。王乎乍冊尹冊命柳嗣六官牧，陽大□嗣義夷，陽佃吏，易女赤市幽黃攸勒。柳拜稽首，對揚天子休。用乍朕刺考殳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考釋：

此銘首記時、地。「康廟」，又見元年師兌簋^(代九三)，彝銘多作「康宮」。唐蘭以康宮為康王之廟，昭宮、穆宮為昭王、穆王之廟^(註一)。陳邦懷从之^(註二)。郭沫若則以京、康、華、般、邵、穆、成、利，均以懿美之字為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康公非康王之宮^(註三)。陳夢家从之^(註四)。周法高則以康為專名，國稱^(註五)。今從唐氏之說，康廟者，以方國之名作廟名者也。

「武公」殆司儀導之人。「有」，段借為「右」，用同免簋^(代九三)之「有」，爾雅、釋詁下：「右，導也。」「南宮柳」者，南宮，複姓也；柳其名，為受冊命賞賜之人。

「即立中廷」者，即，就也。中廷，廟門堂下之中廷。說文二下又部云：「廷，朝中也。从彳壬聲。」「北鄉」，北向，蓋君南向，所命北向。惟宜戾矢毀：「王立于園宗土，南鄉。」此為特例，彝銘言賞賜，君臣之方位悉為君南臣北。

「乎」，訝也，即召也。作冊尹，屬周禮內史之職，掌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註6）}，又見免毀^{（金九上）}、師晨鼎^{（金三上）}、休盤^{（金代七上）}。

。而此為作冊尹代王行冊命。

「大」下一字蝕泐，銘誼不完，故釋解諸家亦各逞己見，句讀

不一，白川靜釋作「王乎作冊尹，冊命柳，嗣六官牧陽吳，^{（註7）}

義夷陽佃史」^{（註8）}，信牧字即免簠：「令免作嗣土，嗣土還敵吳眾

牧」，同毀：「左右吳大夫，嗣易林吳牧，自流東至于河，厥逆

至于玄水」之「牧」，而「吳」缺口形，即上二器之「吳」，「

吳」即「虞」字。「陽」或為同毀之「易」，亦即為場人之職之

「場人」，蓋掌國之場圃，「吳」下一字未詳。而「牧」，「場

」，「虞」三職乃同系統之職守，皆附屬於「六官」，故以其獲

而供師旅之用^{（註9）}。唐蘭則云：「按南宮柳為鑄器人，陽，疑人名

。大^{（註10）}或稱大晉，即大友，官名。佃史，官名。周禮春官有甸一

甸即佃一祝，掌田之官，其屬有史一人，佃史疑即甸祝之屬官。

綜括銘文之大意，是紀周王命柳司六官牧，陽為大^{（註11）}，前往義夷

地方，陽又為佃史以隨之，似含有以武力威脅之意。^{（註12）}當以唐

說為允。

「赤市幽黃」者，賞賜之物。赤，朱也。市，韉也，所以蔽前。幽黃者，唐蘭言黃為衡，衡乃衣帶，蓋為係佩玉之帶（註¹⁰），近之。郭沫若謂金文之黃乃經傳之珩、璜，黃為佩玉，其本字為古佩玉之象形（註¹¹），是也。禮記·玉藻：「一命緼韞幽衡，再命赤韞幽衡，三命赤韞蔥衡」，黃、衡並為「珩」之借字。幽、黝古今字，黑色也。

「攸勒」者，說文十四上金部云：「鑒，鐵也。一曰練首銅也。从金攸聲。」又三下革部云：「勒，馬頭落銜也。从革力聲。」攸，鑒之初文。攸勒為用以絡馬首之具，以皮革為之，上飾以銅或貝。

四、註：

1. 參見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載考古一九六二第一期一七——二七頁。
2. 參見克罇簡介，載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一六頁。
3. 參見兩政七一八頁令彝。
4. 參見斷代七一頁。
5. 參見零釋二四——二五頁；三五——三六頁。
6. 參見王國維·集林六、二三七頁。
7. 參見通釋·白鶴第二七輯四六五頁。

8. 參見通釋·白鶴第二七輯南宮柳鼎四六六頁。

9. 參見陝西省青銅器圖錄（或簡稱陝西）二十四頁。

10 參見毛公鼎朱報蕙銜玉杯玉琖新解

11 參見金攷釋黃一。八頁。

099 禹鼎





二、隸定：

禹曰：「不顯赧赧皇且穆公，克夾召先王，奠四方，隸武公亦弗段暨賸聖且考幽大叔，懿叔，命禹仆賸且考政于井邦。隸禹亦弗敢恣賜，共賸辟之命。」烏辱哀哉！用天降大喪於下或，亦唯垂戾駿方率南淮尸東尸，廣伐南或東或，至于歷內。王迺命西六



西 鼎

自、殷八旨曰：「爾伐豎戾駿方，勿遺壽幼。」肆旨彌衆芻匪，弗克伐豎。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駿二百，徒千，曰：「于匪臚肅蒸蚩西六旨、殷八旨，伐豎戾駿方，勿遺壽幼。」季禹召武公徒駿至于豎，事伐豎，休隻牟君駿方。肆禹又成，敢對觀武公不顯耿光，用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

三考釋：

禹鼎，宋人稱「穆公鼎」，著錄於博古圖錄^(註1)、甯堂集古錄^(註2)、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註3)三書中，傳係於華陰秦故地出土，今其器已佚。此則民國三十一年，陝西岐山縣任家村一距法門寺五里一所出土，其銘文與穆公鼎全同，足補苴宋人撫錄之悠謬，亦於西周用兵南方之史實裨益良多。^(附圖三)

「禹」者，作器者之名，字叔向父^(註4)，與叔向父蓋為同一人所作^(註5)。宋人誤「禹」為「成」，是或以「成鼎」題之^(註6)。郭沫若以禹即十月篇：「橋維師氏」之「橋」也，言為厲王時人^(註7)。張敬衡則以禹為桓公之子，幽王之權臣^(註8)。二說恐非。徐中舒則據金文與禹可資系聯者列如下表：

禹鼎

禹

豎侯駿方

武公

豎侯駿方鼎

豎侯駿方

豎侯駿方

武公

師虢簋(一二)

弟伯

師虢

宰琬生

召伯虎簋(二)

召伯虎

琬生

夫以召伯虎歷事厲、宣二世，而榮伯即榮夷公，其時代在厲王奔
彘之前，故與榮伯同時之武公，及與武公同時之禹，亦當斷在厲
王之世。^(考)唯榮伯是否必為榮夷公，尚有可商。依鼎、簋並稱其
祖為幽大叔，其考一父一為懿叔，惜其事蹟，俱無可考。

「不顯趙趙皇且穆公」者，不乃丕之初文，說文一上一部云：
「丕，大也。从一不聲。」段注云：「丕與不音同，故古多用不
為丕，如不顯即丕顯之類。」爾雅釋詁云：「顯，光也。」丕顯
有偉大光明之義，用以稱頌祖先，尚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
」，詩周頌維天之命：「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是。「趙」字从
走从亘，下有重文，前人或誤撫作「走」^(註10)，或釋作「朕」^(註11)，
皆未允。「趙趙」又見號季子白盤：「趙趙子白」^(三代九十九)、秦公簋
：「刺刺趙趙」^(三代九十三)、者汧鐘：「趙趙趙趙」^(三代九十五)、諸器銘，詩魯
頌泮水云：「桓桓于征」，傳：「桓桓，威武貌。」此趙趙則美
皇祖穆公威武之辭。「穆公」者，禹之先祖也，食采邑於井，又
見栽簋：「穆公入右載」，王曰：「哉，令女作司土，官司藉田。」
^(兩說五)尹姑鼎：「穆公作尹姑宗室於於林」^(三代九十八)、盂尊：「穆公
右盂」^(三代九十八)、諸器銘。或以穆公即召伯虎^(考)；或以穆公之年代當斷於
穆王、恭王之世，以井為穆公子孫之食邑，故穆公即井穆公，亦
即為長田盂^(三代九十八)、趙曹鼎^(三代九十八)二銘中之「井伯」，穆公乃其晚

年之尊稱^(註14)；或言釋「穆」乃蹈襲宋人之誤，其字非「穆」，當
闕^(註15)。唯釋「穆」可從，而穆公是否即為井伯，猶有可議。

「克夾召先王」者，蒼頡篇云：「夾，輔也。」周禮既夕禮注
云：「在左右曰夾。」故「夾」有左右相輔之義。「召」，銘文
作「𠄎」，周召之召，金文作「𠄎」，經典皆省作「召」，或增
邑旁作「邵」。夾召連文，亦見師盨簋：「用夾召卒辟奠大命」
^(兩或「三九」)，召當讀如紹或詔，爾雅釋詁云：「詔，相、亮、左右，
相導也。」史記魯仲連傳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也，
詔，紹並有輔導佑助之意。」又左昭二十年傳云：「夾輔周室」
，夾輔即夾召也。「夾召」金文或作「召夾」，若大孟鼎銘云：「
孟迺召夾死嗣戎」^(註16)，義同。「先王」，或以為即「宣王」^(註17)
，然此或用為泛稱，蓋指周初文、武、成諸王也^(註18)。此言禹之皇
祖穆公能輔佐先王也。

「肆武公亦弗段墜臚聖且考幽大叔、懿叔」者，肆字，宋人誤
為「穆」^(註19)，經典譌作肆，毛公鼎銘：「釋皇天亡敷」^(註20)，詩
大雅抑云：「肆皇天弗尚」，肆作肆，爾雅釋詁云：「肆，古、
故也。」武公之稱，又見於敬盥^(三花八四四)、南宮柳鼎^(錄遺九八)，二器銘，
陳進宜以武公即衛武公，與共伯和為同人異稱^(註21)；徐中舒則推測
武公與榮公同時，榮公既為厲王時之榮夷公，故武公亦應為厲王
時之王官，而非衛武公或共伯和^(註22)。考武公於王冊命敬與南宮柳

時為右，復命禹嗣政于井邦及伐豷之役，則武公當為權官要臣，可不論矣。而其究係何人？尚難遽定。「段」字本象兩手取石相付之形^(註)，容庚云：「段，孽乳為假、為遐，詩南山有台：『遐不眉壽』，遐，說文所無。徐鉉曰：『或通用假字。』」^(註)「望」字假借為「忘」，若虞監：「虞弗敢望公伯休」^(三代六五)，銘皆假「望」為「忘」。「臙」字或誤以為「朕自」兩字分書，復讀「自」為「鼻」，訓為始^(註)，郭沫若則釋此字為「臙」，假作「朕」^(註)。說殆可从。「幽大叔」乃禹之祖，懿叔為禹之父，其人史傳無徵。

「命禹小臙且考政于井邦」者，「小」字張氏釋「印」^(註)；陳氏釋「邵」字之殘初者^(註)；徐中舒云：「你，從小，從反人，當為肖或肖之異文。你與肖並從小聲，從人與從肉同意。列子楊朱篇、力命篇肖又從人作肖。肖，法也，似也，類也。」^(註)其說可从。「臙」字或誤作「臙」，釋為「邵」，非允^(註)。「井」，經典作「邢」，為周公之子所封之國，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襄十二年傳云：「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而金文井侯簋銘云：「惟三月，王令榮眾內史曰：『葦井侯服，賜臣三品，州人、重人、郭人……作周公彝。』」^(三代六五四)井侯作器以祭周公，知井乃周公之後，其所封國即今河北邢台縣，而其食采於畿內之井邑，當與散

接壤（註）。井為姬姓，故稱井姬，若白狼父鬲銘：「白狼父作井姬

季姜尊鬲」（三代五二六）是。金文「井」亦稱「鄭井」，若鄭井叔鐘（三代一三）

、康鼎（代四二五）、鄭井叔康盨（代十三三）諸器銘者是（註）。此銘則言「武公

一命禹能效法其祖考幽大叔、懿叔之政，以治理食邑井邦。

「肆禹亦弗敢悉賜，共賸辟之命」者，「悉」字，又見於毛公

鼎銘：「悉于小大政」，「母又敢悉尊命于外」（三代四四六），字从午从攴

从心，乃悉之省，說文十下部云：「悉，愚也。从心春聲。」

徐中舒云：「悉、憇同，此仍當讀如春米之春，春猶衝也。」（註）

此則釋愚可从。「賜」字从目易聲，說文四上部云：「賜，目

疾視也。从目易聲。」故或以為「賜（賜）」之假借（註），若曾白

璽簋：「天賜之福」（代十三六）、號季子白盤：「王賜乘馬」（三代之志）者是

；或用為「易」之假借，若毛公鼎：「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

」者是。陳世輝則言「悉賜」當讀為「悉易」，乃悔慢之意（註）。

考此「賜」當借為「易」，即詩大雅文王：「駿命不易」，大明

：「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書盤庚中篇：「今余告

汝不易」之「易」，「悉賜」者，愚悉更易也。「共」者，象兩

手奉物之形，郭沫若以為拱璧（註）；朱芳圃言象奉瓮形（註）。書甘誓

云：「今予惟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此言奉行我

君王之詔命也。

「烏虜哀哉」者，烏虜乃語餘之歎詞，又見於毛公鼎（代四四六）、沈

子盥

《三代》九三

寡子自

《金縢》三三

效自

《金縢》三四

效尊

《金縢》三七

諸器銘

經典或作

「於戲」

，若大學引詩周頌烈文：「於戲，前王不忘。」或作「

嗚呼」

，若書五子之歌：「嗚呼曷歸」者是。哀字，說文二上口

部云：

「哀，閔也。从口衣聲。」又云：「哉，言之閒也。从口

戕聲。

此用以表感歎之助詞。張氏則誤釋「烏虜」為「曰于」

《莊》

郭氏讀作「嗚呼」

《莊》

，是。

「用天降大喪于下或」者

，說文二上哭部云：「喪，亡也。从

哭亡、亡亦聲。

唯卜辭喪字作

《集韻》《集韻》

形，實从口桑聲

，然其字譌變至多，迨金文已變為「𠂔」，無復桑字之形，遂

不得不更从亡字為聲，而喪之本字至篆文乃更譌而為哭，許君乃

以會意說之

《莊》

矣。「下國」之稱，金文又見於秦公鐘銘：「𠂔龜又

下國

《兩政》二五

，典籍則有書秦誓：「流毒下國」，國語吳語：「天

若不知其辜，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或用以指諸侯國，或以

自稱。此則與上「天」對稱，用指稱己國。或釋作「四國」，「

四或一域」

《莊》

，非允。

「垂戾駿方」者

，「垂」字，說文所無，史記楚世家：「熊罥

，索隱曰：

「罥」亦作「垂」，十二諸侯年表作「鄂」。是經

典皆从邑作鄂，史記殷本紀稱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是鄂之立國，當遠在殷商之世。而西周之時，鄂尚在楚西

，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淮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

，至於鄂。『正義云：「鄂：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在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東鄂在今湖北武昌，為楚熊渠所遷之鄂，以封其仲子紅為鄂王；西鄂為鄂之故地，唐鄧州今為河南鄧縣，其地在南陽之南。宣王中興，命方叔南征，又命召伯虎經營謝邑，以封申伯，為對南方之軍事重鎮，或乃因於噩侯駿方率南淮夷東夷叛周所致。噩為姁姓之國，噩侯簋銘云：「噩侯作王姁媵噩」，蓋申伯就封之前，周王室倚噩以控制南淮夷東夷諸國，故與噩連姻以寵絡之，觀噩侯駿方鼎（見四三）載王與噩侯飲宴，賞賚優渥，可窺噩乃南方大國，其受周室重視之消息。噩為國名，戾乃爵稱，駿方其名也。或以「噩侯駿方」即不嬰歿之「不嬰駿方」（三代九四），一字一名耳。（註四）

「南淮尸東尸」者，尸，經傳作「夷」，用為四裔之名。夫昭王以後迄於東遷之初，江淮之間以「徐淮夷」最為強大，屢與周人構兵，而金文稱淮夷或南夷，即南淮夷之省稱，南淮夷非一，中以徐國最大，以其居淮復位於成周之南，故周人稱之曰「南淮夷」，徐則其自稱之詞，尚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亦徐淮夷並稱。然周人於徐之史實，不甚瞭然，僅於其內侵或服屬時加以記載，稱之曰「南淮夷」。周人征伐南夷之役，見諸金文有下列諸器：

(1) 臬卣：「王命或曰：『敵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叶（葉）官。伯雍父蔑臬曆，錫貝十朋。』」（三代十三四）

(2) 邁卣：「師雍父戍在叶官。」（三代五十二）

(3) 敵鼎：「師雍父循道至於敵，敵從，其父蔑曆，錫金。」（三代五十三）

(4) 勢卣：「勢從師雍父戍在叶官，蔑曆，錫貝卅疋。」（兩成六）

(5) 取解：「取從師雍父戍於叶官之年。」（兩成六）

以上諸器，兩周金文辭大系並列於穆王之世，其戍叶官及敵一地，在今河南葉縣及南陽，即因淮夷侵伐內國而起。又：

(6) 競卣：「惟伯犀父以成官即東，命伐南夷，正月辛丑，在圻，伯犀父皇競各於宮，競蔑曆，賁競章。」（三代五十四）

(7) 敵簋：「南淮夷遷及內，伐濯鼎參泉，裕敏陰陽洛，王命敵追御於上洛，至於伊、班、長檮。」（三代八十四）

此銘文載南淮夷深入內國，已及於成周之腹心——伊、洛之地矣。而此役「奪俘人四百，稟於棠伯之所」，故其時或在厲王之世。

(8) 宗周鐘：「及子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兩成五）

(9) 無異簋：「惟王十又三年正月初吉，王征南夷。」（三代九）

(10) 虢仲盃：「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三代十三七）

虢仲乃厲王時人，又見於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是史傳與金文載錄脗合。

(11) 今甲盤：「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責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賁

晦人，毋敢不出其賁，其積、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即餽、

即市，敢不用命，則即井闕伐。其惟我諸侯百生，厥貯毋不

即市，毋敢或入繇究貯，則亦井。（三代九三）

今甲盤乃周宣王五年所作器，其時南淮夷已為周之賁（師寰簋，三代九三），

須向周王朝出幣帛、出積穀、奴隸及冠服，而周室之搜括剝削，

迨宣王末年，南淮夷又叛，故師寰簋云：「淮夷繇（舊）我賁晦

臣，今敢博卑眾，毆反卑工事，弗速我東邁。（三代九三）而詩大雅

江漢、常武之詩詠宣王親臨江漢，命將出師深入淮浦，欲其「四

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詩大雅）可知西周穆王以來

，與南淮夷構兵之頻仍。「東夷」者，指東方之種族也。

「廣伐」者，博伐、名伐也，有擊殺征伐之義（註見）。又見不斁

簋銘云：「厥允廣伐西俞」（三代九四），廣雅釋詁一：「廣，大也。」

又廣雅釋詁四：「廣，博也。」尚書大禹謨云：「帝德廣運」，

傳云：「廣謂所覆者大」，是廣伐者，大伐也。

「歷內」者，內字宋人著錄穆公鼎撫作「𠂔」，釋作「寒」（註見），

故徐中舒云：「寒，此鼎以下僅人字較清晰，其人字上下艸形尚

隱約可辨，當從薛、王作寒。歷寒所在不詳。」（註見）唯字當作「葬」

，省作「內」，逸周書豐諫篇：「邊不侵內」，敵簋云：「南淮

夷遷及內」（三代八四），內義與此正同。「歷」或乃地名（註見）。

「西六官、殷八官」者，其見諸他器銘則有：

(1) 小臣遯簋：「伯懋父呂殷八官征東夷。」（三代九十一）

(2) 盞尊：「王冊命尹錫盞，用司六官王行參有司：司土、司馬、司工，王令盞曰：『視司六官果八官。』」（文參一九五七）

(3) 受貯簋：「王令東宮追呂六官之年。」（南政一〇三）

(4) 競卣：「惟白犀父以成官即東，命伐南夷。」（三代三三四）

(5) 南宮柳鼎：「王呼乍冊尹冊命柳司六官。」（錄遺九八）

(6) 盞壺：「王乎尹氏冊命芻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土於成周八官。』」（三代三三九）

金文六官、八官之官，皆作官，不作師。而此六官、八官皆為周代之宿衛軍。初，成王之時，金文即有「殷八官」之稱（註四），殷八官乃武王滅殷後所編成之軍隊，以武王伐紂，紂王發兵七十萬，武王敗紂師於牧野，收其兵，紮駐牧野（註五），用以鎮撫東夷者也。而「六官」之稱，經傳載籍屢見，若尚書顧命：「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大雅常武：「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大雅棧棧：「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六師」當即「西六官」，乃武成之時，以西土之人所組成，為王之禁衛，隨護左右，成周八官則以商族為中心，紮駐成周洛邑，用以鎮撫南夷之宿衛軍。西六官殆以鎬京為基地，殷八官則駐紮牧野。成王之後，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巡

遊無度，故恭王之時，國貧財困，戰事戢息，斯六官設有司牧，八官設有冢司土，以管理彼關土地之事（註）。唯息兵既久，怠懈弛弱，迨禹鼎記伐噩之役時，西六官、殷八官竟「彌怵匄怵」，弗克伐噩（註）矣。

「噩伐」者，陳世輝釋作「匄伐」，言「匄」字假為「噩」，「噩伐」猶它器之「宕伐」、「撲伐」、「薄伐」（註）。徐中舒則釋作「噩」，其言云：「此銘僅偏旁刀猶可辨識，如以齊叔弓鐻校之，鐻云：『勦伐夏后』，勦從列從冊，當讀如裂，裂伐猶剪伐也。」（註）釋「匄」蓋於形構不類，茲從徐說。

「勿遺壽幼」者，張筱衡釋「遺」為「遣」，釋「幼」為「父」（註），非允。壽幼猶言老幼。此則見其噩伐欲絕，老幼勿有遺留。

「肆官彌眾匄匪」者，「肆」字張氏誤釋作「佑」，陳氏復誤作「于」（註）二字，非。「彌」，或釋作「殲」（註）。「彌」字，集韻通作「彌」，說文九下長部云：「彌，久長也。从長爾聲。」爾雅釋言云：「彌，終也。」是彌義為長為終。「眾」、「怵」同，說文十下心部云：「怵，恐也。从心求聲。」廣雅釋詁二：「怵，懼也。」是「眾」義為恐懼。「匄」字从匄从各，或釋為「匄」字，說文九上匄部云：「匄，帀也。从匄从各，合亦聲。」唯此銘从各不从合。「匄」、「匄」同，言惟懼之甚。以其惟恐惟懼之久，故弗能伐噩。

「戎車百乘」者，戎字說文十二下戈部訓兵也。戎車，兵車之謂，詩小雅六月云：「戎車既飭」，周禮戎僕云：「掌馭戎車」是。「百乘」者，百車也。左隱元年傳：「具卒乘」，注：「車曰乘」左僖廿三年傳：「有馬二十乘」，注：「四馬為乘」，故其戎車百乘，而其馬四百。孟子梁惠王上：「百乘之家」，注：「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此銘之武公有戎車百乘」，知其官或公卿之屬。

「斯駮二百，徒千」者，「斯」字或釋「侃」；或釋「治」；或釋「剛」，皆未允。斯、廐同，左哀二年傳：「去斯役」，釋文「斯」本作「廐」。又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書云：「廐，役也，謂賤役者也」。「史記蘇秦列傳云：「廐徒十萬」，索隱：「廐，養馬之賤者」。「駮、御同，古文作駮，謂御車馬者」。「斯駮」謂在戎車服役者，漢書嚴助傳：「廐輿之卒」，廐御猶師輿也。禮記祭義訓「徒」為「步兵」，古代車戰，甲士乘車為御，步卒扶輿在後為徒，衝鋒陷陣則「車馳卒奔」，故詩小雅黍苗：「我徒我御」及石鼓文皆以「徒御」並稱，與下文所言「武公徒駮」義同，而其「徒」、「駮」之比為十比二（5:1）。

「于匪臚蕭慕重」者，匪字，或釋匪（匪），徐中舒曰：「史頌鼎曰：逕天子顓命」，麥彝「出入逕命」，匪皆從征作逕，逕命與將命同，將奉也。」又云：「伐聖之旨既惟懼甚，肅者加以整

飭，慕惠者，六官八官皆屬公族，必須以恩惠結之，使知愛慕。
（說文）說恐未允，說文十下心部云：「慕，習也。从心莫聲。」或
假「慕」為「謨」，陳侯因胥錚：「大慕克成」（三代九十七）即是，則「
于匪贖肅慕」者，言於是將奉我君整飭軍旅之嘉謨。「蜚」字則
與「西六官、殷八官」連文，用作語詞。字又見毛公鼎（三代四十六），
形與此全同。

「羣伐」者，「羣」即「數」之初文，說文三下支部云：「數，
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从攴羣聲。」引中有擊殺征伐之義，
寡子卣云：「以羣不叔」（三代三三七），言征伐不善，宗周鐘云：「王
羣伐其至」（金文五），言隨其所至而擊之。不娶簋云：「女反戎大羣
戲」（三代九十四）者義同。典籍則有逸周書世俘篇：「凡慙國九十有九」
，詩魯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莊子說劍：「今日試
使士敦劍」諸例，知「羣伐」義為擊殺征伐也。

「休隻」者，休，喜也，廣雅釋詁一：「休，喜也。」隻字，
甲骨文及金文多用為獲字，乃禽獲之獲本字，獲謂獵其所得也，
若禽志鼎：「獸隻其銅」（三代四十七），孟鼎：「隻獸三千八百口二職」
（三代四十四）即以「隻」為「獲」也。「休隻」，喜獲也。

「耿光」者，又見毛公鼎：「文武耿光」（三代五十五），錫，說文十二上
耳部訓耿為耳著頰也，杜林說耿光也，古文尚書曰：「文王之耿
光」，耿即光也。字从耳从火。「耿光」即光明之謂。

「禹鼎」之年代，或以禹即詩「檣維師氏」之檣，而入厲王之世^(註)；或言此鼎作于幽王十年，即公元前七二二年，謂銘文所記乃伐申之役^(註)；或以禹鼎之精神與幽王之昏聩大相扞格，而依其銘文敘述，推斷禹鼎蓋作于宣王初年^(註)；或與他器銘系聯，覈諸史實，而定為厲王之世^(註)，中以後說近實。

四、著錄：

1.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圖版壹。禹鼎，圖版貳。銘文拓本。
2. 金文集四圖三四九、三五〇、三五十一、三六頁；釋文七九頁。

器。陝西·七八；岐山任家村出土。

五、註：

1. 參見博古二卷二十頁穆公鼎。
2. 參見嘯堂十三頁穆公鼎。
3. 參見款識卷十穆公鼎。
4. 按：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說文云：『𧈧，知聲𧈧也。』重文𧈧，司馬相如說从向。『玉篇』虫部云：『𧈧，禹𧈧也。』」若然，禹、𧈧一𧈧，禹字叔向即取𧈧名為義，向即𧈧之省。參見餘論卷三，十一頁。
5. 按：叔向父匭銘云：「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司𧈧皇考，肇帥井先文且：要保我邦我家，乍𧈧皇且𧈧大叔隣歆。……禹其邁年永寶用。」^(註)故知與禹鼎之禹係一人所作器。

6. 參見兩政一。八頁下成鼎，唯增訂本已全刪。

7. 參見兩政一三二頁下。又徐中舒則以師氏橋應為宜。幽時人，其言十月之交舊說皆以為幽王時詩，惟魯詩及鄭玄毛詩箋用緯說，以為作於厲王時代，實不足據，十月之交詠當時日月迭食現象，依新舊曆法推算，皆在幽王六年，即幽王六年九月望戌時月食，十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說見阮元·學經室一集「十月四篇宜屬幽王時詩說」，及朱文鑫·歷代日食考論詩經日食節·幽王之時，除日月迭食現象外，復有山川大震之事，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而此詩於詠月日食之後，即續之云：「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此自然現象，為十月之交作於幽王時代之鐵證。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六—五七頁，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8. 參見召禹鼎考釋，載人文雜誌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9.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六頁。

10. 參見款識卷十穆公鼎。

11. 參見註8。

12. 按：蓋尊乃一九五五年陝西郿縣李村出土，可參見文參一九五七·四，銘文凡九四字。

13. 參見註 8 .
14. 參見註 9 .
15. 參見陳世輝·禹鼎釋文辭，載人文雜誌一九五九年第二期七頁。
16. 按：郭沫若以「夾」為名詞，以「召夾妃嗣戎」言「助夾尸司戎事」，參見兩政三四頁下大孟鼎。
17. 參見註 8 .
18. 按：郭沫若云：「先王即指成王，如依舊說為指文、武，則辭語犯複。」參見兩政三四頁大孟鼎。
19. 參見款識卷十穆公鼎。
20. 參見禹鼎考釋，光明日報學術第四十期（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又郭沫若·禹鼎跋。
21.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七一五九頁。
22. 參見朱芳圃·釋簠一三九一一四。頁段。唯「段」非象厂下取石，「直」是石字。
23. 參見金文編卷三、二五頁。
24. 參見註 8 .
25. 參見禹鼎跋，載光明日報學術第四十期
26. 參見註 8 .
27. 參見註 15 . 七十頁。

28. 參見註 21。五四頁。

29. 參見註 8。

30. 參見註 21。五五頁。

31. 按：說又見陳夢家《斷代二九三—二九四頁免毀。唯李學勤據禹鼎，幽王時叔向父禹繼其祖考治理井邦，其時井已歸衛。詳見殷代地理簡論五。頁。

32. 參見註 28。

33. 參見王讚源《周金文釋例一九六一—一九八頁。

34. 參見註 15。七一頁。

35. 參見金政二一九頁釋共。

36. 參見釋叢九六一九七頁共。

37. 參見註 8。

38. 參見註 25。

39. 參見李孝定《甲文集釋第二。四四。一四四—頁。

40. 參見註 15。

41. 按：郭沫若云：「殷人之鄂，周人改稱為邠也，地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與垣曲相隔不遠，非春秋時晉地之鄂，亦非江夏之鄂矣。」詳見卜通一三六頁下。

42. 參見註 21。六二—六三頁。

43. 參見郭沫若《兩政一。八頁。

44 參見註21·五九—六二頁。

45 參見兩攷一。六頁。

46 參見款識卷十

47 參見註21·五四頁。

48 按：水經河水注引周處·風土記云：「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樗，故曰歷山。」此歷疑即歷山。

49 按：小臣遫簋，郭沫若·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三)二三頁；陳夢家·斷代(一)一七。頁；及容庚·通考上第四章時代·四六頁均以為是成王時器。

50 故「牧野」又稱「牧官」，見小臣遫簋(表九十一)。按：劉節以「官」為「氏」，殷八官即成周八官，即殷八氏，參見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論九—二頁；徐中舒則以「官」為「次」，指軍旅所在地，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六三—六四頁；周夢生則以「官」為「行政區劃及部隊編制」，參見鄧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載文參一九五七年第八期五二頁。

51 詳見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官」和「八官」及其屯田制，載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又楊寬·論西周金文中「六官」，「八官」和鄉遂制度的關係，載考古一九六四年第八期；又于省吾·關於「論西周金文中六官八官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思，載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又楊寬·再論西周金

文中「六官」和「八官」的性質，載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十期；又葉達雄·西周兵制的探討，載台大歷史學系學報第六期。

52 參見葉達雄·西周兵制的探討一一一一五頁；又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六三一六四頁。

53 參見禹鼎釋文斟七一頁。

54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四頁。

55 參見註8。

56 參見註15。

57 參見楊樹達·積微一四七頁。

58 參見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59 張氏誤「斯」為「剛」之古文但，參見註8。

60 參見楊樹達·積微九十七—九十八頁叔家父簋再跋。

61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四頁。

62 參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五頁。

63 參見兩攷一。八頁。

64 參見註8。

65 參見註15。

66 參見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三期，五三一六五頁。

戊日不顯大正皇且蘇八。中
亦以正夫王曰左方蘇成八。
亦 楚師 自秀進大
女勤 命成八 且秀政
于井邦弘 大 師
斯多恆止命自工念哉用
天降大威于二 武亦嘆焉
厘戮方率南 乃車 廣
率或東或至于歷窳王
命幽介召內八召必門
成其庚 方 皆壽子司

(附圖一)

[illegible]

(附圖一)



西周金文拓片 (1/2)

(附圖二)

第二節 甌

甌之形制，上體圓而兩耳似鼎，下體三款足似鬲，中設簞，有半環可持以開闔。簞上有十字穿或直懸穿四五。博古圖（卷三）、甌錠總說云：「甌之為器，上若甌而足以炊物，下若甬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然陳公子甌云：「用征用行，用羹稻粱」（卷五），則甌之用不第炊飪而已。昔人多不圖其形，惟考古圖、十六長樂堂款識考、十二家吉金圖錄有之。

甌銘大抵在腹內近口處，有在口及簞而銘異者，若父庚甌（三代五）；有在口及簞而銘同者，若父癸甌（通考五）。而其名稱，有作共名之「彝」者，若矢白甌：「矢白乍旅彝」（錄遺三），田農甌：「田農乍寶隱彝」（錄遺一〇三）是也。有稱本名之甌（金文或作獻、庸）者，若宰子甌之「宰獻」（錄遺一〇），乍寶甌之「寶獻」（錄遺一〇五），乍父癸甌之「寶隱獻」（錄遺一〇五），王孫壽甌之「釂甌」（錄遺一〇六）是也。錄遺凡收甌七。作甌之故，有為自作者，如見甌（三代五三）；有為他人作者，如大史友甌（三代五八）；有為祖作者，如尹伯甌（三代五八）；有為父作者，如鼎甌（三代五九）；有為母作者，如雉卯卣甌（三代五七）；有缺作器人名者，如作寶甌（錄遺一〇五）；有為錫貝而作者，如作冊般甌（三代五二）；有為錫金而作者，如通甌（三代五二）是也。

一、銘文：



100

二、轉定：

聖子乍筆獻

三、考釋：

「𨔵」字，从臼从角从干，本義未詳，此用為國族之稱或人名。
「肇」字从旅从車，與旅同。「獻」字，甲文作𠂇、𠂈、𠂉、

州
（俵二七三）

形，金文作

獻侯鼎
金代，五、五寸

駢

橫伯宣

費

平磯父處
三代、五、九

¹ 俚。

八樓之二

合形

•

說文十上大部云：

獻

聲。𧇧 契文从犬从鬲，或从犬从鼎。商承祚謂：「獻本作𧇧或𧇧，从虎从鼎或从虎从鬲」見金文，後求其便於結構，將虎移于鼎或鬲之

上，而從虎之下體寫為犬形，遂成獻與獻矣。金文十之八九皆是以傳世古獻證

之，三足之股皆作虎目，即此字之取義。𠩺以字形言，从鼎者，

取器之上象，从鬲者，取器之下形也。上為鬲下為器。駝即獻字本體，

後寫誤作獻，乃用為進獻字，復別構翻為器名，非其胡矣。

吳式芬亦謂甌下从鼎者甚多，且香从虎从犬，借獻為甌。古器物

銘皆借从犬之獻，則甗為後起字無疑^(註2)。林義光以獻為甗之古文，从鼎獻省聲^(註3)。金文或有从貝作者，蓋為鼎之譌。商氏之說，形義流變，瞭然分明。當可從也。此器銘亦以「獻」為「甗」。

說文甗或從瓦作甗^(註4)，漢令甗从瓦麻聲作甗，然甗、甗之別，在器之大小與底之有無。考工記、陶人：「甗實五穀」，先鄭云：「穀受三斗」。後鄭云：「穀受斗二升」。考工記又云：「陶人為甗實二鬴」。賈疏云：「六斗曰升曰鬴」。是甗當倍於甗，且甗款足而有底^(註5)，甗則一穿而無底^(註6)。此器蓋甗子所作，用為祭高養生之宗廟器。

四註：

1. 參見佚考四二頁上。
2. 參見據古二之三，十七—十八頁齊陳曼簋。
3. 參見文源。
4. 參見說文三下九甗部：「甗，甗或从瓦。」
5. 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甗。」又漢書、郊祀志上：「其空足曰甗。」是甗空足也。說文三下甗部：「甗，鼎屬，實五斛。」既為鼎屬，則甗當有底矣。
6. 說文十二瓦部：「甗，甗也，一穿。从瓦厲聲。讀若言。」是甗為一穿之甗。又考工記、陶人甗下先鄭注云：「甗無底甗。」

更誤釋作吳^(註4)。吳大澂雖釋矢，疑為苻，言矢象西夷椎結之狀^(註5)，又從說文傾頭之說^(註6)。其說游移不定。矢象人首左右傾側之形，於此用為國名，乃矢白所作，用以養生祭高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葉玉森、鈎沉釋矢，且言矢、沃古通，矢者，始沃丁或沃甲。又方濬益、綴遺卷五、十九頁矢鼎。

2. 參見金文編卷十、十一。四七。

3. 參見馬叙倫、刻詞六一—六二頁矢鼎云，「矢、矢二字，於義實無殊，皆从大而傾其首，但一向左，一向右，此在金文中了不為異。」又陳夢家、綜述三四五頁亦以矢、矢無別，皆象人頭傾側之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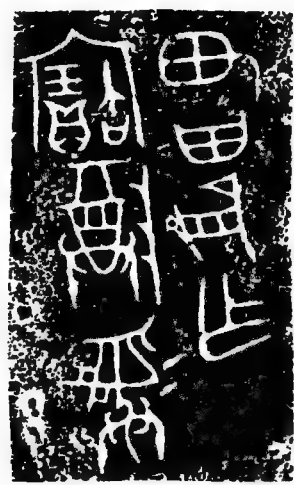
4. 參見柳氏說吳一文，載史學與地學第二期；又郭氏卜通六八頁。

5. 參見古籀補附錄三頁。

6. 參見憲齋二十二冊九頁天父戊爵。

102 田農甌

一、銘文：



102

二、隸定：

田農作寶

三、考釋：

此器銘文與田農鼎（銀道大）同，唯田作「田」，農則从田从辰。乃田官名農者所作之禮器。

103 乍父癸甌

一、銘文：



103

二 隸定：

乍父癸寶匱獻・戴・

三 考釋：

銘末𠂔字，又見且戊鼎^{三代三六}，父己尊^{三代十九}銘，容庚謂「象首負戴而手提挈之形。」^{（註）}其說字形無誤，蓋象一人首負一物，以手扶持，他手提挈一物之形，魯實先生曰：「示象戴由兼提物之形，而為戴之古文。」^{（註）}此乃戴氏為其「父癸」而作之寶匱獻。

四 註：

1. 參見善圖第九頁𠂔作祖戊鼎。
2. 參見殷契新詮釋由。

104 孚公枋獻

一 銘文：



104

二、隸定：

孚公杖乍旅獻，永寶用。

三、考釋：

銘首「孚」字，从爪从子，乃「俘」之初文，用為國名。公乃爵稱。旅从木从犬，用為人名。容氏隸作「旅」，言說文所無（註）。經傳亦無徵。此為孚公杖所作，用以追高祭祀之廟器，並冀其長久珍寶用之也。

四、註：

1. 參見金文編卷十、五。

一、銘文：

105 乍寶獻



105

二、隸定：

□□□乍寶獻，其萬年永寶用。

三、考釋：

此器銘首三字蝕泐缺損，蓋為作器人名。獻即獻字，此用作獻，器名。蓋作寶獻，祈其萬年長久珍寶用之也。

106 王孫壽獻

一、銘文：



106

二、隸定：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孫壽異其吉金，自作獻獻。其寶壽無疆，萬年無謫。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三、考釋：

此器銘文反文。首記月日，銘文正例。次記人名，王孫壽，郭沫若以王孫對王父，言王孫遺者自稱王孫，與祖其先君駒王正相

合（註）。竊疑此王孫非祖王者之後，人子之子（註），殆若周大夫王孫滿者，乃為複姓，「壽」其名也。吉金者，良金，美金也。蓋指銅而言。用以自乍飲食之器。一獻。說文五下食部云：「飢，糧也。从人食。」彝銘飢同食，故鄧孝子鼎（禮記三）器銘作「飢」，而蓋銘作「食」，是其明證。飢从人食，會意，乃「以食食人」之意。故「飢獻」即「食獻」。饗壽無疆，萬年無謨，同義複詞，皆喻時間之長久。謨、期，同音通假。

四註：

一、參見兩枚一六一頁王孫遺者鐘。

第三節 鬲

夫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鬲。」漢書郊祀志：「其（指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蓋鬲為常飪之器，空足則水下注而熱易達也。而其狀則可分為三類：

甲形如鼎，圓腹兩耳而款足者，如饗饗紋鬲（通雅圖二四六）。

乙形如鼎，無耳而款足者，如叔父丁鬲（通雅圖二五五）。

丙上截可以烹飪，下截可以盛火者，如蹲獸方鬲（通雅圖二七三）。

甲類稱共名而不稱本名，銘在腹旁，多屬于商代。乙類則稱本名為

多，間或稱共名及別名，銘在口上或口內，而罕在腹旁。多為婦女而作，或為婦女所自出。丙類有銘者僅一器，稱曰尊壘。乙、丙二類多屬於西周後期。

作鬲之故，有為自作者，如番君鬲（《花五五》）；有為父作者，如林奴鬲（《花五五》）；有為母作者，如韓鬲（《小校三十七》）；有為媵婦而作者，如魯伯愈父鬲（《花五三》）是也。

107 規鬲

一 銘文：



107

二 隸定：

規共固乍父乙彝。

三 考釋：

銘首𠄎字，當从工从凡，銘拓混雜，故成「土」耳。字即說文訓哀之「𠄎」，孳乳為「𠄎」，用為方國之名或族稱。下銘撫拓不清，銘文剝蝕，字蓋即本書四一及五四七器之「共」，象節肢動物之形，此殆為人名。第三字蝕泐，似為「白」字。規共固為

作器者之名，為其父乙而作之鬲彝。

108 鬲白毛鬲

一 銘文：



108

二 隸定：

鬲白毛乍王母尊鬲。

三 考釋：

「鬲」乃「召」之譌文，殆為國名。白，伯也。毛，人名。說文八上毛部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王母者，即祖母，爾雅：「釋親：父之妣為王母」，此召伯毛所作祭鬲王母之禮器。

109 鬲鼎鬲

一 銘文：



109

二 隸定：

弔鼎乍己白父丁寶薄彝。

三 考釋：

弔者，借為叔。「鼎」字之說解，諸家聚訟紛紜，字又見秦公簋（三代九三三），國差鐘（三代六十七）二銘。或釋鎮（註）；或釋貯（註）；或釋風

，从貝凡聲，為朋之異文，讀為風（註），而以釋「鼎」字者為多。說文分鼎、鼎為二，前者言：「呂木模實鼎耳，舉之。从鼎凡聲」

（註）。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即易玉鉉大吉。後者云：「鼎覆也。从鼎，凡亦聲」（註）。音義判然。高田忠周以二字古當

相通，鼎釋鉉義，鼎釋覆布義，恐皆失之穿鑿（註）。唯甲文未見，彝銘罪字，當音密，覆布之義。字於此蓋用為人名。「己」字疑

象繩索結紕之形，經傳作為紀國之紀，彝銘作己，且己侯鐘（註）係出自山東壽光紀侯臺下，為紀國舊都所在（註）。是己白者，即紀

伯也。此叔鼎所作祭祀紀伯父丁之禮器。

四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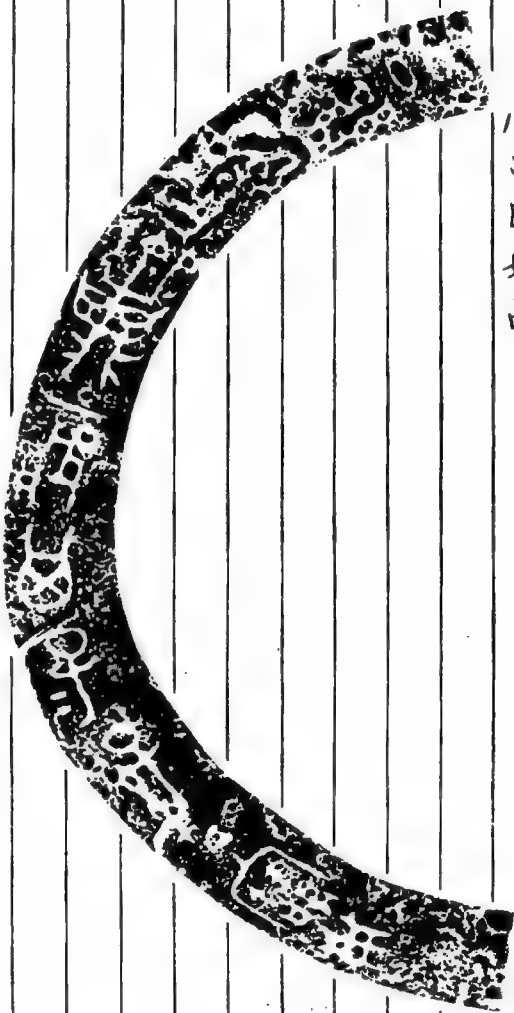
1. 參見阮元、積古卷八、十二頁齊侯顧。
2. 參見劉心源、奇觚卷十八、二三頁。
3. 參見青研一五六頁國差鐘韻讀。

4. 參見說文七上鼎部。又林義光、文源亦以「」象木實鼎耳形，經傳皆以局為之，「」非聲。

- 5. 參見古籍篇七十六第七頁。
- 6. 參見王獻唐、黃縣真器七一七四頁。

110 呂口姬禹

一、銘文：



110

二、隸定：

呂𠂔姬姬乍乍肅禹，其子子孫孫實用。

三、考釋：

此蓋呂國器。呂字甲文作呂（甲二六四）、呂（乙二九八）、呂（新二〇二）形，金文作呂（子伯）、呂（代五三）、呂（代五三）形，或从邑作呂（代五三）形。說文十下呂部云：「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𠂔，篆文呂从肉从旅。𠂔，呂本脊骨之義，商承祚（註）、高鴻縉（註）、

黃然偉^(註3) 皆主此說。吳其昌則言重丁為呂，「丁即釘，為金屬，故凡碎金需塊之作丁形而集聚至兩枚以上者，謂之呂。」^(註4)或有未允。呂借為國名，邵鍾从邑作邵，經傳作呂^(註5)。據說文及國語、周語下知四嶽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經傳或以呂為甫，故尚書、呂刑，禮記、孝經所引皆作甫刑，蓋以音近相通之故。「𠩺」字疑从二佳相向之形。說文四上雝部云：「雝，雙鳥也。从二佳，讀若醕。」即爾雅、釋詁：「仇、雝、敵、妃、知、儀、匹也。」之「雝」，此用為人名。「姬」字殘泐，依于氏所隸定補。「呂雝姬」為呂國之雝姬，乃作器人名。下「𠩺」字，从𠩺从鼎，當係「𠩺」字，字又見伯姜鬲^(小校三六)。銘云：「伯姜乍齊鬲。」齊鬲字說文所無，而與本書九七器尹姑鼎之「齊鬲」用為鼎屬有別，其意一則在鼎，此則在「齊」，疑為「齊」字之籀文，而此用為齊祭之「齊」。言呂國之雝姬作齊祭追享之鬲，祈其後代子孫永寶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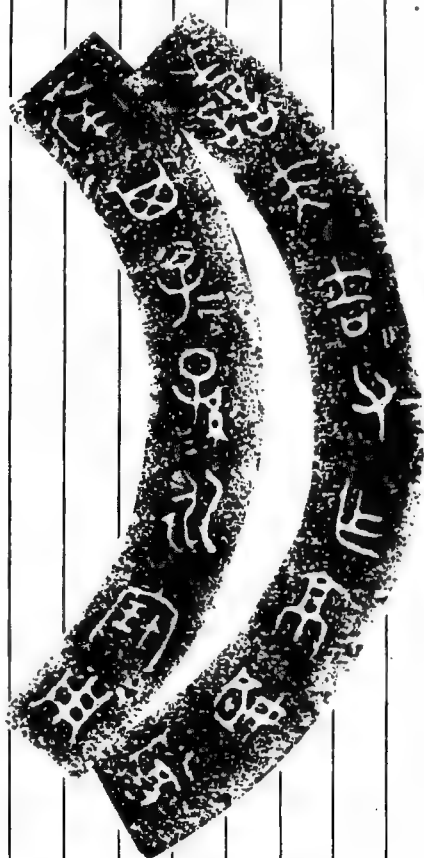
四註：

1. 參見古政七一頁。
2. 參見字例二篇九六一九七頁。
3. 參見說呂一頁，載中國文字第一冊。
4.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二五四一二五八頁。
5. 王永誠以邑名為呂或从呂為聲之邑，經傳有五：一為姜姓之呂。

；二為嬴姓之茗；三為晉之呂氏，姬姓之呂；四為東周王畿之茗邑；五為宋之呂邑，此當為姬姓之呂也。參見先考二九六一三〇〇頁。

III 善夫吉父鬲

一 銘文：



III

二 隸定：

善夫吉父乍京姬鬲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 考釋：

此器銘依半圓刻鏤。善夫吉父與本書一七三器善夫吉父簋同。

善夫之名，彝銘屢見，殆為官名，若善夫克善夫克 三代四二八、善夫驥大鼎 三代四三三

、善夫夬大鼎 三代九三五、善夫初其初其 錄遺 三代等是。典籍皆作「膳夫」，周

禮、天官、序官膳夫注曰：「膳夫，食官之長也。」又曰：「掌

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註)其位列上士，以掌飲食，故从肉作膳，詩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檇維師氏。」鄭玄注：「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此蓋後世善夫之職。而「西周銘文所見之善夫，為王宣達命令之王臣，其職守為司獻人(註二)，出納王之政令(見大克鼎)，而位處師之下(見師晨鼎)，此官於西周時與王飲食之事無涉，非曰食官之長也甚明。」(註三)而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膳夫」，當作「善夫」也。吉父，人名。京姬者，京本象屋下有臺，廣下三柱之形(註四)。京或用為地名，若詩鴛公劉云：「乃觀于京，京師之野。」又云：「鴛公劉，於京斯依。」則公劉所居本名京，至古公亶父見周原陂陂，築室於茲，更號曰周，故思齊之詩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明之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鑽女維莘。」悉為「周」與「京」對言，故「京」乃「周」之故稱(註五)。由上知京姬即周姬，姬乃姓氏。此則善夫吉父為京姬作墜鬲，欲其子孫後代，永實用之。自銘例觀之，殆係膳器。

四、註：

1. 參見容庚、金文編卷三、九一〇三。三。注亦主此說。
2. 按獻人即人鬲，古之奴隸也，見膳夫山鼎。
3. 參見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三一四頁。又黃然偉、賞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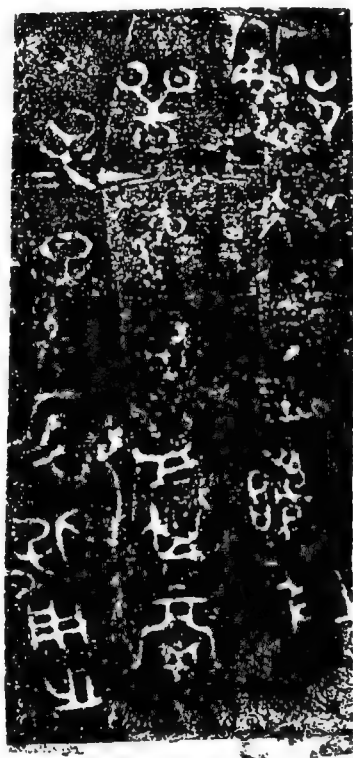
一五三頁。

4. 參見金誌卷五、三五二一頁張日昇說。

5. 參見唐蘭、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二四頁。

112 廊大嗣攻鬲

一、銘文：



112

二、隸定：

廊大□□嗣攻單□□其鬲，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三、考釋：

此器銘蝕泐不完。銘首「廊」字，疑从鷹省，从心从邑，隸作廊，此當為國邑之名。說文六下邑部有从邑鷹聲之「廊」，左馮翊縣廊，或為一字。首行銘末，于氏自隸為嗣攻（說）。容庚云：「攻、工古通，詩車攻：『我車既攻』，石鼓文作『邕車既工』。」

周甸文多記甸攻某。甸攻即甸工。(註)嗣攻即嗣工，亦即典籍之「司空」。詩大雅綿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箋云：「司空，掌營國邑。」又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也。」注云：「掌邦事者。」故知司空屬營建之官。「帶」或言象旗幟之形，V象其所繫之鈴，中甲則象其幅及竿，故本義為旂名(註)，其說恐非，單即干，所以扞身蔽目，此則用為人名。

四、註：

1. 參見錄遺目錄五頁。

2. 參見寶蘊五頁周國差鐙。

3. 參見殷契新詮之五釋單十九頁。

第四節 毀

夫毀者，圓腹圈足，用盛黍稷稻粱之食器。宋人誤以毀為敦，考古圖又入敦以為簋，差謬舛謫，千年莫白。自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彝器款識(六)始辨毀之為簋而非敦(然于通鑑立遺亦誤釋為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許瀚、攀古小廬雜著、金石說及黃紹箕、說毀(載王懿榮筆墨園語)，竄詳其說，而容庚、殷周禮樂器考略及商周彝器通考辨證轉精，已成定論。毀本作台，即簋之象形字。从殳以會其意。从竹从皿，言其性質，乃增體象形。鄭玄周禮舍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簠。」今所見毀

皆圓而少見方者，知鄭說為不謬。唯殷之形狀甚多，其在商代，大率皆侈口無蓋，圓腹兩耳而圈足。西周前期略承其制，後期則變易轉劇，大抵為弁口有蓋。

殷器最多，用最廣，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皆用之，自祭祀賓客至於饗飮皆用之。少則二簋，易言「二簋可用享」是也。多則十二簋，周禮「掌客：「公侯伯子男簋皆十有二」是也。此外言四簋、六簋、八簋及鼎簋、簋殷連文者不殫述。然春秋戰國時，簋之用頓少。殷之銘多在腹內正中，亦有在兩耳者，如母父己簋（三代六十五）。有在腹內及耳者，如沚秦簋（三代七十三）。有在腹內及足旁者，如只賓簋（三代六十四）。有在蓋圈內者，如芮公簋（三代七十三）。而蓋器銘每每相同，然亦有蓋器銘略異者，如師夔簋（三代九三五）。亦有相銜接者，如秦公簋（三代九三三）。本書所著錄有銘文之殷凡五十五。

113. 後殷

一 銘文：



113

二 隸定：

儀

三、考釋：

此銘或作𦍋，若亞中外父戊爵^{（代二三）}，𦍋父戊爵^{（代六十一）}等銘是。孫詒讓言為「羊」之異文^{（註一）}。沙孟海釋「𦍋」^{（註二）}。柯昌濟釋「𦍋」^{（註三）}。吳大澂釋半析木形姜^{（註四）}。李孝定言从𦍋从彳，乃「𦍋」之異構^{（註五）}。此銘从彳从𦍋从糸从夕，示𦍋人^{（註六）}。頸繫絲索，夜晚時分，行於道塗之形。說文四上羊部云：「𦍋，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蓋誠異族之論，不足為憑。斯銘隸作「儀」，或「𦍋」字之異構，字用為氏族之稱或人名。

四、註：

1. 參見餘論卷一第四頁犧形父丁爵。
2. 參見據古錄釋文訂，中山第五冊。
3. 參見韓華一二。八頁𦍋父戊爵。
4. 參見憲齋二十三冊十二頁。
5. 參見金詁附錄（二）一。一頁。
6. 郭鼎堂以𦍋為𦍋，乃狗之初文，象貼耳人立之形。參見兩攷二三五一二三六頁。

114 竟殷

一、銘文：

作器人名或族稱。

四、註：

1. 參見韓華二九一三。頁亮鼎。
2. 參見古籀篇三十四第一九頁。
3. 參見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奴婢節。
4.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五三一—五四三頁。
5. 參見古雜二頁釋竟。
6. 參見金詁附錄(一)一三四頁。
7. 參見先考五七八頁。

115. 夔 斂

一、銘文：



115

二、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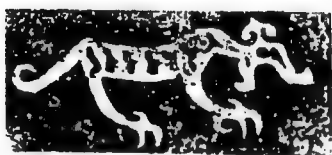
夔

三、考釋：

字不可識，闕。

116. 虎殷

一、銘文：











116

二、隸定：

虎

三、考釋：

甲文虎字作  〔新二四九七〕、 〔前四四六〕、 〔前三七二〕、 〔前四五一〕
〔錄四七三〕、 〔佚一九〕、 〔二七九〇〕、 〔珠八五二〕、 〔中三五八四〕 形，而彝
銘若虎蓋 〔三代七〕、虎劍 〔雙劍下三五〕 尊銘之「虎」字，皆「畫成其物
，隨體詰詘」〔註二〕 之象形。說文五上虎部云：「虎，山獸之君。从
虍，虎足象人足。象形。」釋形非是。虍，虎實一字之異構，惟
形畫繁簡或異耳 〔註三〕。此銘圖其巨口銳牙，利爪紋身，凶悍威猛
之勢 〔註四〕。卜辭虎或為方國之名，若：「口虎方其涉河東城其匕」
〔前六六三六〕；或為人名：「令倉戾虎歸」〔錄四五五〕，即是其例。此乃虎

振玉^(註2)、王國維^(註3)釋作「求」。林泰輔釋作犬^(註4)。吳大澂^(註5)、
 方濬益^(註6)、及高田忠周^(註7)均釋作「尨」。胡吉宣釋作豕，言豕
 丰(祭)實為一字，象草亂之形^(註8)。馬叙倫則以豕字从大而城
 其足^(註9)。郭沫若釋作「希」，讀為崇，希、崇同在脂部，希為
 崇之初文。又「希」字爾雅作「猓」，說文殺字以豕為古文，魏
 三體石經、春秋殘石以豕為古文豕字，故崇、殺古本通用。豕人
 以豕為其族名者，蓋以猓為圖騰^(註10)。朱芳圃亦釋「希」，豕為
 野豕象形，讀若弟。崇、蔡、殺乃希之通假^(註11)。考甲文、金文
 求字作未^(甲編一四三)、^(參前七六三)、^(君大壺)、^(三代四七)、^(自)、^(三代四四五)、^(又自)、^(三代五三九)諸形
 ，犬字作尨^(餘四)、^(貞鼎)、^(長四五)形，與未稍異，則釋「尨」亦不可
 從。胡氏謂象艸散亂形，既於其形不類，且將訓詁摻入說解字形
 之中，則扞隔而不入矣。械足之說亦無徵。字當為「希」之古文
 ，說文九下希部云：「豕，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彡，下
 象毛足。讀若弟。豕、籀文。豕、古文。」由二義合觀，希為豕
 屬，其特色為長毛，其性嗜殺，初民以為大患，故說文豕字下云
 ：「豕走豕豕，古有封豕脩蛇之害。」淮南子本經篇：「封豕脩
 蛇，皆為民害。」故「封豕脩蛇」乃成惡人之代稱，左足六年傳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即其證^(註12)。且在雲南之謀
 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出土有豪豬之骨骸，亦可旁證此說
^(註13)。於卜辭段希為殺，如「四十宰希(殺)五宰」，示三宰、

八月。^{〔後上六六〕}「丁巳卜行貞：王旁父丁索十牛。」^{〔釋三〇二〕}「希」字讀為「殺」，於義均安。^{〔註四〕}於金文「希」借作「蔡」，如蔡姑簋、蔡子匝、蔡戾鐘、蔡戾鼎、蔡戾缶、蔡戾匝、蔡戾戈。^{〔註五〕}悉段「希」為國名之「蔡」。而於經傳中，往往以「蔡」為「殺」，如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又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即其例。審蔡、蒼大切，清紐十五部；殺、所八切，心紐十五部；希、羊至切，定紐十五部，古韻同屬段氏十五部，為疊韻假借。茲列其演變如下表。^{〔註六〕}

段借為蔡→蔡（一義兩歧，乃造本字）

〔希之古文〕

希

↓

𠂔（說文九下希部）

↓

𠂔（三體石經稱之偏旁）

〔甲文〕

（金文）

段借為殺

↓

𠂔（說文三下殺部）

↓

𠂔（三體石經）

「希」字既於彝銘借為方國之名「蔡」，故此乃蔡國或蔡氏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舉例上二六頁下。
2. 參見增考中四二—四三頁。
3. 參見截考十七頁下。
4. 參見龜甲獸骨文字二卷附釋文一頁下。

5. 參見憲齋二冊十一頁盧鐘。

6. 參見綴遺卷一、二十五頁獻鐘。

7. 參見古鑑篇九十第三頁。

8. 參見釋蔡殺，中山第六冊四五三九一四五四。頁；又高鴻緡、

字例二篇四三—四四頁說同。

9. 參見刻詞一二四頁父癸辭。又朱謀埠以象豕項貫矢刃，刺豕

也，參見古文奇字輯解卷五、九頁，有異曲同工之妙。

10. 參見甲研上册釋銘一一二頁下。又卜通八七頁四二六片釋文。

又沈兼士、希殺祭古語同源考說同，載輔仁學誌八卷二期一。

一一一頁。

11. 參見釋禁六五—六六頁希；又商承祚、十二家、雪一七頁則以

希本蔡字，借用為殺義，說稍異。

12. 參見程樹德、從說文中發見之古代社會二—三頁。

13. 參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七、七一頁。

14. 參見甲文集釋第三、一〇三。頁。

15. 參見金文編一、一五下。

16. 參見古文釋形考述三九二頁，稍改其文。

118 禾休毀

一、銘文：

休
衆尊
金代工三五

保
金代一三九

形。高田忠周謂从人木為休息字，別分从

人禾為喜美意，禾通餽（註4）。高鴻縉則以休之美意為美好，从人

得未會意。後人借為休息意，乃依變形說人依木也。（註五）二氏之說

，皆強合以為分，蓋金文禾，木於偏旁中以形近類同，同屬植物

而互用，若「析」作「析」屬庚寅
《代化四三》，「銖」作「銖」子未子銖
《代化六三》是也。

說文六上木部云ミ_レ休，息止也。从人依木。𣎵，休或从尸。

是休皆象人背依樹止息之形。休於卜辭或為地名^{《例三》}，於此則用為

作器者之名。書、酒誥有「服休」，鄭注「服休」為「燕息」之近。

臣レ，此則禾族或禾氏名休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三十四頁。

2. 參見名原上一四一—一五頁。

3. 段注作「从木，禾木也。故从木」，象其穗。多本作从木从敝省，敝象其穗九字。漢人增四字，不通。今正下从木上肇，敝者象其穗，是為从木而象其穗。

4. 參見古籍篇三十一第二二頁。

5. 參見字例四篇八二頁。

119.
𠂔
𠂔
𠂔
𠂔

一、銘文：









119

二、隸定：

鼎 四

三、考釋：

此銘上字象三足兩耳之鼎，此殆用為方名或族稱。下銘或「皿」之省，皿於甲文作  (前四十五二)、 (前五三七)、 (前五九五)、 (前四一八) 形，金文有作  王中蓋蓋(三)代六吉 形，且甲文「盂」字作  (前五五八) 形，羅振玉以「皿」即皿省(註)。此疑鼎方或鼎氏名「皿」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二十九頁下。

一、銘文：

120  殷



120

二、隸定：

四 衰

三、考釋：

𦵏字从女執𦵏，本義未詳，此或用為人名。「𦵏𦵏」，舊釋析木形子孫，或逕釋析子孫^(註1)。或反讀析木形孫子^(註2)。或釋狀子孫^(註3)。皆不離采人窠臼。孫詒讓言非即黼形，象四斧相背之形^(註4)。王國維言字象大人抱子置几間之形^(註5)。丁山釋冀^(註6)。馬叙倫以𦵏為牀，為子𦵏之族徽^(註7)。郭沫若言為異之初文，即冀州之冀^(註8)。加藤常賢釋作「非竭」，讀為「傳說」^(註9)。衛聚賢言上為牲架，中為「小」，下為「大」^(註10)。李孝定以𦵏字為牀之古文，字為大人抱子之形^(註11)。說並非是。魯賓先生以為即卜辭之𦵏，乃「衰」之初文，所从之𦵏乃繁飾^(註12)，其說是也。此乃衰方或衰氏名屢者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綴遺卷三、五頁析子孫父己鼎。
2. 參見从古卷三、十九頁高析孫子父戊觚。
3. 參見筠清卷五第十四—十五頁周錫彝。
4. 參見名原上三一四頁。
5. 參見觀堂說俎一三九—一四〇頁。
6. 參見說部，集刊第一本二分，二三三—二三九頁。
7. 參見刻詞三八—三九頁非解。
8. 參見青研、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十一—十七頁。
9. 參見非字，中國文字十三冊一三一—一九頁。

10. 參見字源編纂的計劃，說文合訂本一九頁。

11. 參見金詁附錄(一)一頁。

12. 參見殷契新詮之四，二八頁。

121 簠女般

一、銘文：



121

二、隸定：

簠女

三、考釋：

「簠」字从龍从奴，即經傳之龠。此簠方或簠氏名女者所作之禮器。銘全同者又見本書三四。器簠女觶及三六二簠女觶二器。

一、銘文：



122

二、隸定：

子龔

三、考釋：

此銘左右橫書，與本書三七、三八子龔鼎二器殆同一人所作。
于氏隸作「龔子毀」^(註)，白川靜作「子龔毀」^(註)，依彝銘書法，
當以「子龔」為是。乃子方或子氏名龔者所作之禮器。

四、著錄：

1. 金文集(一)圖七子龔毀，五頁；釋文六二頁。

五、註：

1. 參見錄遺目錄五頁。

2. 參見金文集(一)五頁；六二頁。

3.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五二九—五三一頁。

124 父乙殼

一、銘文：








124

二、隸定：

父乙。

三、考釋：

此器銘三字，「」字所从之「」，與本書四〇七、四二四、四四〇器形肖，似為「丁」之異構。下文似从二菴从李。王國維曰：「古者盛矢之器有二種，皆倒載之，射時所用者為箠，矢括與箠之半皆露於外，以便於抽矢，由此諸字象之。藏矢所用者為函，則全矢皆藏其中，」字象之。等此銘之出，當為射時所用之箠，故姑隸為「」，疑輔之餘文。用為作器人名，蓋「」鑄器以旌「父乙」之功。

四、著錄：

1. 小校、七、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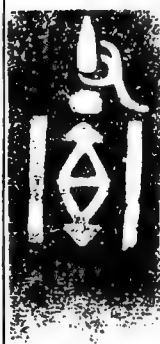
2. 貞松續、上、二九

五註：

1. 參見靜安遺書十六冊不娶敬蓋銘考釋七頁下。

125. 父丁南毀

一、銘文：



125

二、隸定：

父丁，南。

三、考釋：

南乃作器者名或氏族之稱。字左右二縱畫，與本書三五一器羊
圓車觚之「圓」，四六四器羊圓車爵之「圓」，四八二器敔盤之
「敔」同，或係屬繁飾。本本象手極刑具之形。此从「丁」从「南」，蓋
用為作器者之名。此「南」所作祭祀「父丁」之禮器。

126. 車父己毀

一、銘文：



126

二、隸定：

車，父己。

三、考釋：

此車氏所作器。金祥恒謂最古車字，殆此車也。字象「輿田、輪、輶、衡、轆、輶人及衡端飾物」之形（詳）。此車氏所作器祀「父己」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釋車十頁，載中國文字第四冊。

127 魚父癸毀

一、銘文：



127

二隸定：

魚，父癸。

三考釋：

此器銘「魚父癸」三字。魚字甲骨、金文習覩，繁簡不一，甲

文作 （前二九四）、 （前四五五）、 （後下六十五）、 （甲編二七五）、 （乙二七二五）形，

金文作 （魚父之鼎 三代二六）、 （魚父丁鼎 三代二二）、 （魚鼎 三代古本）、 （毛公鼎 三代四六）形，形構特多，

不煩殫舉，而一皆象魚之形。此器銘魚之圖繪精細，首有喙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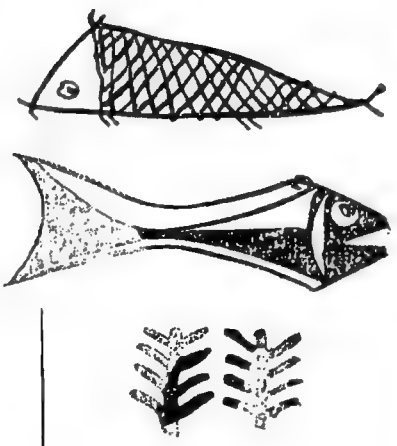
身有鱗甲，腹脊四鰭，尾張如丙。故說文十一下魚部云：「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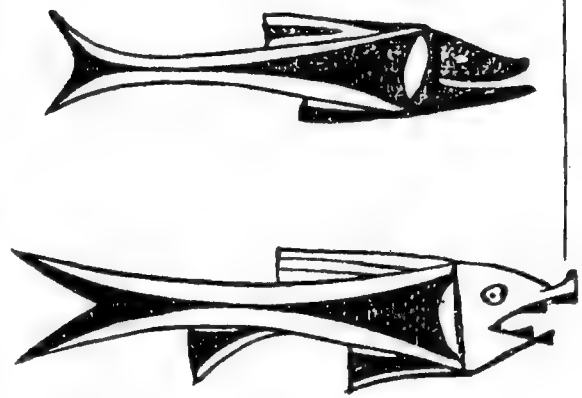
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蓋若番生簋 （三代九三七）、蘇公妊

鼎 （三代三三六）等銘之「魚」字，與篆文之「魚」字，魚尾皆作「」，許

君言「魚尾與燕尾相似」，蓋乃就篆文而言也。西安半坡遺址中

，存有許多半圖美化之魚作 （註）：





圖三七 動物 魚

可窺圖畫。文字遞演之一斑。魚所作器頗多，若魚父乙卣^{（三代五八）}，
 父丁魚尊^{（續殷上五三）}，魚父乙鼎^{（三代二六）}，父癸魚卣^{（三代十一作尊）}，
 盤^{（三代七）}，魚觚^{（三代五）}，魚爵^{（三代十五）}，魚父癸鼎^{（三代二九）}，魚鬲<sup>（三代
 五）</sup>，魚鼎^{（三代二三）}，魚父丁鼎^{（三代二二）}，魚作父庚尊^{（三代一八）}，魚作父
 乙尊^{（三代一五）}，魚父丁爵^{（三代一六）}，魚父丙爵^{（三代一六）}，魚父癸壺<sup>（三代一
 三）</sup>，伯魚鼎^{（三代三三）}，伯魚簋^{（三代七）}，伯魚卣^{（三代一七）}等是。魚氏殆
 殷之大族。柯昌濟疑魚紀漁事^{（註）}，此比傅之言耳。

四、註：

1. 參見半坡遺址綜述七九頁；又董作賓中國文字源變史之一例。
2. 參見韓華五三五頁魚父癸鼎。

128 母癸毀

一、銘文：



128

二、隸定：

母，母癸。

三、考釋：

此器銘作「母癸」三字。「母」字又見韓父丁觚^{（見七六）}、仲子日乙盥^{（見六三）}、及韓父乙盥^{（見六二）}銘。吳榮光疑是競字^{（註）}，於形不類。方濬益^{（註）}、馬叙倫^{（註）}皆以為从二牛，茂文耳。方氏以「未」字說之，近是。魯實先生謂彝器有牛彝，牛尊，皆未方或未氏所作之器，彝器復有韓父丙鼎、韓始父乙彝，其文為未之複體，是亦未氏所作之禮器^{（註）}，或以弔釋之，言象人持殯繳之形^{（註）}，說較允。此蓋韓氏為其母癸所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蜀清卷二、九頁商父乙彝。

2. 參見綴遺卷六、二十一頁秣紋父乙敦。

3. 參見刻詞五五頁父乙彝。

4. 參見說文正補六一頁。

5. 參見金詁卷八、五。九七頁，周法高改羅氏弓矢贈繳之形，而言象人持贈繳之形也。

129 彝 正 登 毀

一、銘文：



129

二、隸定：

切止登

三、考釋：

「彝」字見彝母貞（三代十二五八）、彝父乙鼎（長三九）、及小子夫尊之（三代十三三）。銘。方濬益以中為彎刀形，左右疑分肉形，下从

手形，非足迹，以手執刀，所以示割切歟？望文生訓，不足為式。高田忠周以為籀字籀籀（註）。吳其昌以刀之兩旁為矛，「兩旁立矛，中立彎刀，當為一種典禮上之陳設。惟彎刀之下有足趾

形則黃解。^(註3)馬叙倫則以為乃契約書契之「契」本字，而說文契之初文。^(註4)即刻契之刀，止則其氏族之名。^(註5)李孝定从之。^(註6)盛張亦言「象手執刀契刻形，由于契刻要用刀，所以後起字有切、架、契，而从此與刀皆表動作」。^(註7)亦塚忠釋作「整」字，與「齧」形近，義則未詳。^(註8)諸說以馬說為長。「豈」字从豈从豆，「豈」與朕（𢇛）所从之「豈」形同。^(註9)隸作「蓋」，說文所無。此器為切方止氏名蓋者所作之禮毀。

四 註：

1. 參見綴遺卷五、二八頁鸞刀父乙鼎。
2. 參見古籀篇八十二第一二頁。
3.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五四三—五五五頁。
4. 參見刻詞五九頁母卣。
5. 參見金詁附錄二八九四頁。
6. 參見岐山新出𢇛匜若干問題探索，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四〇頁。
7. 參見殷金文考釋第二三頁小子夬尊（六）。
8. 𢇛作「𢇛」形，所从之「豈」，若光子盥^(註10)、傳卣^(註11)、井侯盥^(註12)、形構夥頤，莫可紀極，參見金文編八、二一—二三。

130 亞中子毀

一 銘文：



130

二、隸定：

亞 𠂔 伏

三、考釋：

亞中著「𠂔」之字，未識，蓋氏族之稱。右銘从彳从大，象人行道塗之形，隸作「伏」，此用為作器人名。

一、銘文：

131 亳父丁𠂔









131

二、隸定：

戈冊毫，父丁。

三、考釋：

「毫」字，甲文作，《前二二四》，，《後上六四》，，《後上九上》，形，彝銘作，《前二二五》，，《後五六》，，《後四三》，形。說文五下高部云：「毫，京兆杜陵亭也。从高七聲。」林義光言非毛聲：「毫字當為殷湯所居邑名而製，其本義不當為亭名也。从京宅省。」《註》高鴻緡則以肖為意符，畫觀形也，非文字。《註》。諦審其形，以說文之說為是。字於卜辭為地名，詩玄鳥箋：「始居毫之殷地。」釋文：「毫，地名。」書帝告虢沃序：「湯始居毫。」鄭注：「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故穀梁哀四年傳：「毫，亡國也。」注云：「殷都于毫，故因謂之毫。」王國維則以湯所都之毫，即左襄十一年杜注：「蒙縣西北有毫城」之毫城，亦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註》，此銘之毫，用為人名。毫所作之器，若毫父乙鼎之：「亞弓毫作父乙尊彝」《前二三》，及乙毫觚之：「乙毫戈冊」《小校五六》之例是。戈或其方名族稱，冊乃作冊之官，用以為氏族之稱，乃戈方冊氏名毫者為「父丁」而作之禮器。

四、註：

1. 參見文源。

2. 參見字例五篇一五九頁

參見王靜安先生遺書卷十二說毫。

132 凡白毀

一、銘文：



132

二、隸定：

才白乍旅毀。

三、考釋：

銘首「才」字，契文未聞，金文獨觀。于省吾釋作「凡」（註）。容庚釋「才」，說文云：「才，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也。」（註）。審金文之形，非類疾飛之態，容、于二氏之說未允。字當从「才」聲，而為才之繁文。「才」辭有才方，若「癸未卜貞，才人見。」（明）。彝銘有「祖戊解」（小校），「父戊爵」（三代），「與父鼎」（三代）。諸器銘有之，此銘之「才」為國名，「白」係爵稱，乃才伯所作養生祭高之毀。

四、署錄：

小、小、枝、七、六五、二。

五、註：

1. 參見錄遺目錄五頁下。

2. 參見金文編十一、十二。

3. 參見先考五七八頁。

一、銘文：

133
𠩺
𠩺



133

二、隸定：

𠩺 𠩺
𠩺 𠩺

三、考釋：

銘首𠩺字，从𠩺，左體未詳。高田忠周言此𠩺、鼎字，即人捧持鼎也。（註）李孝定則以為言獻之專字，一象人捧持鼎，是真象進孰物之形，頗疑獻之初文。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廌聲。」（註）許書以獻字从犬，故以「犬名羹獻」說之。按宗廟所獻者多，固不當專从「犬」字取義，疑从「犬」乃「𠩺」之形譌，契文喪字从𠩺桑聲。所以喪字，金文已多譌變，其

晚出者，遂與篆文同譌為从犬可為旁證。^(註2)是皆臆測之辭，恐不足采信。本文從關。此用為作器人名。

銘末「𠂔」字，象手執有鋸齒形之長刀，李孝定疑與甲骨文之「我」字作「𠂔」形者近^(註3)，非是。字或从刀从又，隸為「𠂔」，乃「刀」之餘文。同銘者又見本書二。器尊。此為族名或鑄工之稱。

四、註：

1. 參見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一頁。
2. 參見金詁附錄(一)一八四頁。
3. 參見金詁附錄(二)九六七頁。

134 卜孟殷

一、銘文：



134.1



134.2

二、隸定：

卜孟乍寶賁彝。

三、考釋：

卜字契文習觀，作^{（藏二二）}、^{（藏三六二）}、^{（藏六二二）}、^{（後上）}

二九、卜^{（九三）}形，金文形同作^{（金四四）}形。說文三下卜部云：

「卜，灼刺龜也。象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卜，古文

卜。審甲冑，金文之形，悉「象」之兆，卜兆皆先有直圻而後

出歧理，歧理多斜出，或向上，或向下。^{（註）}故董彥堂依其形、

音、義言「卜」字其形象兆之狀，當以說文一曰為是。灼刺龜之

語，蓋據小篆形構而誤也。其音蓋如廣韻：「卜，博木切。」今

讀或作冬，或作冬，取象於灼龜而爆裂之聲。其義殆為灼龜見兆

，故周禮注云：「問龜曰卜。」^{（註）}其說至瑣。若唐蘭謂古代中

國之卜不必限於著龜，而言「卜」字本象筮楚之類，或即籌策，古

人用為占卜之具，後世承之為一切占卜之公名，本與龜兆無涉也

。^{（註）}其說未允。

「孟」字契文未見，金文或作从子从皿之^{（延）}，或从呆作

^{（金）}，或从呆从血作^{（金）}，或增八作^{（金）}形。說文

十四下子部云：「孟，長也。从子皿聲。」高田忠周疑說文皿聲

乃血聲之誤，而言血即盟之省。^{（註）}諦審彝銘孟字，多从子从皿

；唯子仲匱^{（代七三九）}、郭伯鼎^{（代三四六）}銘孟字从血，是乃異構，金文

當與小篆同，从子皿聲。

此銘卜為卜官，後為氏族之稱。孟乃其名。昔左閔元年傳有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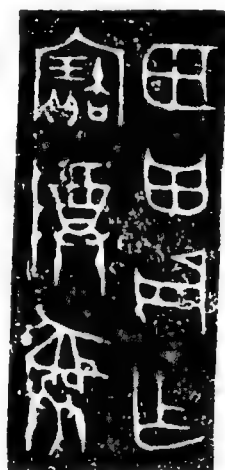
僊^{（註）}，殆為其裔乎？此卜孟所作用以祭高之薄彝。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十七頁下。
2. 參見商代龜卜之推測，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冊一。五一一。八頁。
3. 參見天壤文釋七一八頁。
4. 參見古籀篇四十第三一頁。
5. 卜偃，國語晉語作郭偃；墨子所染作高偃；呂覽當染作却偃，未知孰真。

135 田農殷

一、銘文：



135

二、隸定：

田農乍寶彝。

三、考釋：

此器乃田官名農者所作之寶貴尊崇之禮殷。同銘者又見本書六六、田農鼎及一。二、田農觀，唯三器之「田農」二字略異耳。

一、銘文：



136

二、隸定：

季妣作用毀。明。

三、考釋：

銘首「季」字，甲文作𠂔（前五四十三）、𠂔（前五四十四）、𠂔（後上九六）形，金文作𠂔（季鼎）、𠂔（季卣）、𠂔（季卣）形。說文十四下子部云：「季，少偁也。从子从稚省，稚亦聲。」然甲骨、金文悉从禾从子，未見其从「稚」者。故林義光言「禾為稚省不顯，說文云稚亦聲，是季與稚同音，當為穉之古文，幼禾也。从子禾。」（註）當以會意說之，於形義較長。此「季」乃行輩之稱。

「𠂔」字彝銘習見，从𠂔从女从司作𠂔（馬錫銅鼎），或省口作𠂔（乙未），說文所無。舊或釋「強」（註）。方著益則以𠂔與妣同，妣即始字，而以為始之異文（註）。王獻唐亦云：

說文無妣，經傳亦不劃一。春秋左襄四年經：「夫人妣氏薨」，公羊作弋氏；定公十有五年：「妣氏卒」，穀梁作弋氏；漢司農劉夫人碑，字又作「似」，皆同聲通假者也。金文

「妣」體，先後亦有別。有作「妣」者，及季良父壺器是也。有作「妣」者，叔向父敦是也。有祇作「台」者，仇妣鼎是也。有作「安」者，乙未鼎、馬鬲妣鼎、公妣敦諸器是也。有作「妣」者，孝妣鼎、伯達敦諸器是也。有作「妣」者，妣簋、寧遠簋、保仇母壺諸器是也。^(註4)形體雖異，皆以所從之聲，變其制作。古「呂」一即「以」字、「台」同音，從「呂」亦猶從「台」，更或省女作「台」，皆屬一事。其作「妣」者，即此疊文之「妣」；又作「安」、「台」，於司聲之外，兼從「呂」、「台」^(註5)。

「台」、「呂」(以)、「司」古韻同屬段氏一部，古聲司為心紐，台屬匣紐，二者有別。然「妣」為「妣」字，則可从也。「妣」於此為姓氏。

此蓋季妣所作之用毀。銘末「妣」字，為氏族之稱或方國之名。

四、註：

1. 參見文源。
2. 參見孫詒讓、餘論卷二、二頁田強敦說。
3. 參見綴遺卷四、十二頁妣鼎。
4. 參見金文編卷十二、十七頁所收入補，原文譌脫「寧遠至是也」。
5. 參見釋醜六七頁，說文月刊第四卷六五——七八頁。

一、銘文：

137 — 138 衛始釁 — 二



137.1



137.2



138.1




138.2

二、隸定：

衛始釁益釁。

三、考釋：

此衛國器。釁字甲文未見，金文則从吕从女作𡗗（三代五三）形。吳大澂謂：「𡗗始，婦之長者。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妣。凡經典妣字皆當作始，古文台、以為一字，許書無妣字。」（詳上）或謂「始通以代者，故為始終之始，而秦漢人乃造妣，音義仍不異。」（詳上）是古器銘作始，經籍作妣。衛始者，衛妣，乃衛國之婦，妣氏。

「饗」字，似从食从鹿从心，李孝定隸作「饗」，从食慶聲。
 右旁所从，與金文諸慶字極為近似(註3)。審彝銘「慶」字作，(三代九)唯本義未詳，此用作人名。下文「愿」字，李孝定言為「益」之倒文，金文饗字从此(註4)，是也。饗益或為受祭者之名。

四註：

1. 參見古籀補七十一頁。
2. 參見高鴻缙、頌器考釋四四頁。
3. 參見金詁附錄三一二七六頁。
4. 參見金詁附錄四三二一三頁。

139 卩乍父戊殷

一、銘文：



139

二、隸定：

卩乍父戊寶薄彝。

三、考釋：

鄠有扈谷甘亭，从邑戶聲。𡵓，古文扈从山弓。𠂔古官、邑通用，𡵓、扈一字。於此器銘則用為人名，子𡵓者，子方名𡵓者，為「父己」所作之寶簋彝。

四註：

1. 參見錄遺目錄五頁下。

2. 參見金文編卷十四、十五。

141 □ 作 母 寶 簋

一、銘文：



141

二、隸定：

國 作 母 寶 簋 彝。 □ 𠂔。

三、考釋：

此器鏽蝕剝初，銘文稍掩，銘首或為「戊」字，乃作器者之名。銘末或存「𠂔」字，或「𠂔」，未識何字，當為方國之名或氏族之稱。此簋乃「戊」為其母所作之禮器。

十形，皆文飾也。其後尊乳為「𡗗」。朱芳圃、嚴一萍則以祝髮文身之文說之。^(註3)朱氏曰：「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之」
 𡗗、𡗗、𡗗、𡗗，即刻畫之文飾也。……文訓錯畫，引伸之義也。尊乳為𡗗。^(註3)其說未允。「文父」、「文考」、「文且」、「文母」，彝銘習見，文蓋美辭。夫文者，德之總名^(註4)。文猶美也、善也^(註5)。文父蓋父之美稱。己者，其名也。

銘末从二馬从𡗗作「駟」，蓋與本書二一一、二一二、五。六器同。殆从二馬𡗗聲。或以「𡗗」即𡗗之古文，當以大豕為本義，𡗗於姓氏即豨韋氏之𡗗。其作駟者，乃犧之本字，駟於姓氏為義之初文。^(註6)聊備一參。此用為方國之名或族稱。

四、箸錄：

卜三代、六、四三、三異完。

五、註：

1. 參見金文編卷九、五一六頁。
2. 參見釋叢六十七、六十八頁；又嚴一萍釋文，中國文字九冊一頁。
3. 參見釋叢六十七、六十八頁。
4. 見國語、周語：「夫敬，文之恭也」注。
5. 見禮記、樂記：「以進為文」注。
6. 參見魯實先先生、假借溯源一五七頁。

一 銘文：



143

二 隸定：

日癸

乍日癸尊彝。枳冊。

三 考釋：

銘首二字，未識。蓋為作器人名。日癸之「日」，甲文作「𠄎」（藏六十二），日（藏六十九），「𠄎」（藏九十五），「𠄎」（拾八八），「𠄎」（前五六），「𠄎」（前八九四），「𠄎」（後上二九六），「𠄎」（散四七五）形。彝銘作「𠄎」（父眉簋），「𠄎」（旗鼎），「𠄎」（師虎簋），「𠄎」（日），「𠄎」（吉日壬午劍）形。說文七上日部云：「日，實也。大易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日，古文象形。」字本象形。羅振玉謂：「日體正圓，卜辭中諸形，或為多角形，或正方者，非日象如此，由刀筆能為方，不能為圓故也。」（註）一者，高鴻縉言明其實體，非僅圓圈輪郭而已。（註）然「中有點畫，所以別於「𠄎」也。」（註）羅振玉曾謂殷人以日為名，沿用至周初亦然。（註）而彝銘中「日甲」（傳自），「日乙」（金代小五保鼓），「日丁」（），「日己」（），「日庚」（且日戈），「日辛」（），「日戊」（），「日壬」（），「日丙」（又日戈），「日癸」（）之辭屢見，故知以「日某」為

名者，殷人所習用。此銘亦作「日癸」，乃以日為名。

銘末「𣎵𣎵」，又見狀盞（見五九）、狀壺（見三八），悉用為人名。

高田忠周言舊釋「格」為「誤」，當从木从𠂔，即說文之「𣎵」

字（註五）。林潔明駁其非，蓋金文虎字作𣎵（見五九）形與𣎵絕異，而言字

从木从口从欠，說文所無。金文用為人名（註六），今從其說。𣎵乃其

名，冊為官稱。

四、註：

1. 參見增考中五頁上。

2. 參見字例二篇一九一二頁。

3. 參見甲文集釋第七、二一七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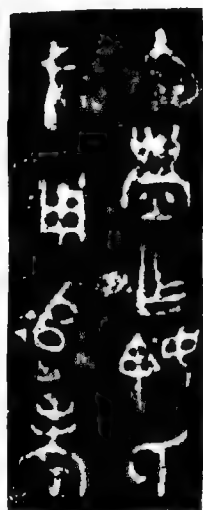
4. 參見殷文存序。

5. 參見古籀篇八十四第九頁。

6. 參見金詁卷六、三八〇七頁。

144. 白罍殷

一、銘文：



144.1



144.2

二、隸定：

白熒乍媿氏旅，用追考。

三、考釋：

「熒」始為「熒」字，說文十下焱部云：「熒，屋下鐙燭之光，从焱門。」此用為人名。白乃行輩或爵稱。白熒者，伯熒也，為作器者之名。

「媿」字从女从鬼，容庚謂：「姓也。左傳狄人伐麇咎氏，獲其二女叔媿、季媿。昭王奔齊，王復之，又通於媿氏。媿與媿通。後世借為媿媿字，而媿之本義廢。」（註）其說可从。說文十二下女部云：「媿，媿也。从女鬼聲。」此則用為國名或氏族之稱。媿盤（見七·八）、媿匜（見七·三）、媿盥（見七·三）諸銘悉有「媿氏」，氏為姓氏之氏。「旅」下當有「媿」或「彝」或「器」諸辭，或有脫文。「用追考」者，用以祭富其祖先也。

四、註：

1. 參見古籀補鄧同媿鼎下引。

145 耳 盞 媿

一、銘文：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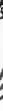
二、隸定：

齊嬪姬乍寶毀，其萬年子孫孫永用。

三、考釋：

此齊國器。「鍾」殆為「嬾」字，从女从晶从宜，集韻、汗簡

皆謂壘同姓字。一齊字甲文作𠂔（前二十五）、𠂕（粹七）、𠂖（乙八三五）形，

金文形同作形，或从二作形。說文七上齊部云：

「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甲骨、金文皆象其形，从二者

，高鴻緡謂：「周人加二為意符，以至少必有二物，方可比齊也。」

段注則云从二者，一象地有高下也，禾麥隨地之高下為高

下，似不齊而實齊，參差其上者，蓋明其不齊而齊也。說蓋可

从，字於卜辭為地名，是器則用為國名，

「姬」字彙銘習見，作目中作型，三代十三，中鳳作發外鳳，三代五天，梭舊大阿鼎，三代四六，中子田平子盤，三代七下

及曰廣雅。說文十二下女部云。一。姬。黃帝居姬水，以為姓。

从女臣聲。上金文與小篆同。高田忠周以軒轅子二十五人，惟青

陽與倉林氏得姬姓，史記三代世表：堯立，后稷以為大農，姓之曰

馬敘倫則以姬姓蓋本為牧難之族。(說文)說近穿鑿，不足采。

信。姐或為姓氏之稱，或以為嫁娶之總稱。

四、註：

1. 參見字例二篇一八九頁。

2. 參見古輿篇三十七第二五頁。

3. 參見刻詞一五五頁井姬鬲。
 4. 參見史記齊太公世家，王姬、徐姬、蔡姬素隱云。

147 父己毀

一、銘文：



147.1



147.2

二、隸定：

己亥，王易貝，才廟門。用作父己尊彝。亞母。

三、考釋：

己亥者，記時日也。王易貝，略其受賞人名。十本象彡在地下初出地上之形，故說文六上才部云：「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一彝銘用為介系詞之「在」。廟門者，錫貝之所在。「廟」字，从門从東从月，廟之異構，與金文廟作廟（吳方彝）、廟（師酉簋）、廟（說文）、廟（說文）形者略殊，說文九下广部云：「廟，尊先祖也。从广朝聲。廟，古文。」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蓋廟者，先祖神主所居也（註）。禮記祭義云：「

爵祿慶賞，成諸宗廟。𠂔此則位於廟門也。

銘末亞中著「𠂔」字，又見亞中𠂔父己盃（見前）銘，于省吾言象中於口上，中即母，隸為吉字（詳前）。唐蘭則言為从口母聲，為「𠂔」之原始型構（詳前）。丁山釋「𠂔」，即「固」之本字（詳前）。然吉、𠂔於甲骨、金文別有形構，與此有隙，字當為从口从母。

四、箸錄：

1. 鄴羽三上二六。

2. 金文集（一）圖六二亞𠂔𠂔，十四頁；釋文六五頁。

五、註：

1. 集韻引說文則作「草木之出生也」。

2. 楚辭「逢紛始結言於廟堂兮」注。

3. 參見駢三第二八頁釋吉。

4. 參見導論下四〇頁。

5. 參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四六一—一四七頁。

148. 衛嬰𠂔蓋

一、銘文：



148

二、隸定：

革乍父寶匱毀，其子子孫孫萬年永用。冊。

三、考釋：

銘首「革」字，从艸从車，本義未詳，此乃作器者之名。銘末「冊」字，未識。蓋方國之名或族稱。此「革」為其父所作之匱毀。

150 奧牧馬象毀

一、銘文：




150

二、隸定：

奧牧馬受乍寶匱，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三、考釋：

「奧」，國名，經傳作「鄭」。牧馬，係官名。「牧」字甲文作（後下三三）、（前四四四四）形，金文亦从牛从攴作（柳鼎）（錄遺九八）形。說文

三下支部云：「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詩曰：牧人乃夢。」
 甲骨、金文與小篆合。唯彝銘有走馬（趣馬之省）、駒馬，而無牧馬之官。
 周禮、夏官司云：「掌贊正良馬。」鄭玄注：「趣，養馬者也。」
 詩大雅雲漢：「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又方言十二云：「牧、司也。」牧馬即司馬、趣馬，職掌養馬事也。受、人名。「
 奠牧馬受」者，為鄭國之牧馬（司馬）一名受者，作器人名也。

151 甯牧毀

一 銘文：



151

二 隸定：

辛亥_國才_口，賞甯牧_口貝二朋，用作且癸寶墜。

三 考釋：

辛亥，記時日也。下賞賜人名殘初，未審何人。「甯」字，甲

文作_余（前二五）、_余（後下三十三）、_余（觀三五）、_余（佚四六）、_余（錄三三）、

𡩊 （新三二） 形，金文作 （未鼎）、（三三三）、（三三三） 形。葉玉森以从从𡩊

（註），當為歸屋之誼 （註）。唐蘭則以甲骨、金文作𡩊，則從𡩊聲，

𡩊古讀如侵也 （註）。丁山謂𡩊當𡩊字初文，𡩊為婦省，婦人所居之

室，禮經謂之燕寢 （註）。說文七下𡩊部云：「𡩊，臥也。从从侵

聲。𡩊，籀文𡩊省。」而漢隸字源四十七復引說文古文作「𡩊」

。汗簡𡩊部𡩊下注云見說文，知今二徐本𡩊下奪去古文「𡩊」也

。契、金文亦从从𡩊，當是从从𡩊省聲，或有不省者，若新二

七七二片與復爵 （新三五），唐說可从，而葉、丁會意之說無徵。卜

辭之𡩊，為時王燕居之所，若「作王復」 （前四五）、「宅新復」 （前三五）

之例是也。此銘用為國名或氏族之稱。「𡩊𡩊」二字，容庚釋作

「𡩊𡩊」 （註）。考「𡩊」字金文作 （前四五） 形，與此作𡩊形者殊，

當从于氏隸。「𡩊」字說解者紛歧，吳大澂言字从𡩊从支，疑為

𡩊 （前四五） 之古文 （註）。徐同柏釋𡩊釋𡩊 （註）。高田忠周以字𡩊下从人，

「𡩊」為「𡩊」之古文 （註）。容庚云：「毛公鼎：迺𡩊𡩊。孫

詒讓曰：「𡩊，从支𡩊聲。此左从𡩊，即古文𡩊字，𡩊為刺兵，故

作是形。𡩊、務聲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小雅：常棣：

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傳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 （註） 孫詒讓為長

。唯𡩊與𡩊、迺所从之中形殊，殆其異構。𡩊𡩊，為受賞者人名

，蓋𡩊氏名𡩊者也。賞賜物為「貝二朋」。其賞字構形與寶字同

，悉从貝置於下，唯「二朋」上之「貝」字殘初餘「𡩊」耳。

四註：

- 1. 契文多假帚為歸。
- 2. 參見說契二頁下。
- 3. 參見文字記廿二頁下。
- 4. 參見氏族及其制度下六八一六九頁。
- 5. 參見金文編卷七、三〇下。
- 6. 參見憲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 7. 參見从古卷十一、二五頁周都公敵。
- 8. 參見古籀篇六十第一一二一三頁。
- 9. 參見金文編卷三、三三頁。

152 寧嬭蓋

一、銘文：



























152

二、隸定：

寧嬭蓋作乙考嬭嬭，其用各百神，用安多福，世孫子寶。

三考釋：

「寧」，人名。甲文作，形，不从心；金文則作，形。說文五上弓部云：「寧，願也。从弓，寧聲。」林義光云：「弓，引也。所願，故引而進之。」似有未允。朱芳圃則言象弓在門中，義與弓同；古人以心為形之主，心安則形靜，故金文增心為義符，許君訓為願詞，蓋借義也。說蓋近之。契文初从从，「从在屋下，意謂室家之安，此其朔義。」寧，寧古本同字，說文七下部云：「寧，安也。从心在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故金文增心作字於此用為人名。

或以寧肇謨為作器人名。未允。吳闓生云肇作，其作肇其其肇，其改改謨意同。恐非。言「周金文存有啟匪文云：惟卑改其作。鄧氏以卑改為人名。故題為啟匪，不知此人但名卑耳。改其者，肇其也。寧敦：寧肇謨作乙考尊敦。為其確據。」以葬銘「謨作，「肇謨作乃恒語，義如其也。。說文三上言部云：「謨，欺也。从言其聲。」此則用猶「其」也。若：

犀尊：「犀肆其作父己寶（三代，上三）

逐鼎：「逐改謨作廟未寶（三代，上六）

德簋：「德其肇作毀。」（憲補八十六）

甚鼎：「甚謨肇作父丁（三代，上三）

「肇其」或「其肇」者，猶語詞之「於是」也。「乙考」者，受祭者之名。

「用各有神」者，「各」字本象足抵區域之形（註乙），古人穴居，山曰正象其居所，足背穴，乃離家外出之象；足向穴，乃自外臨至之象。金文中各字並訓至，後世借作各別之各，而各自之各乃假借為之（註丙）。神者，从示申。說文以天神引出萬物者也說之。中本象電形，从示，蓋周人所加，引申為神。神為名詞。獸鐘銘云：「佳皇上帝百神」（三代文五），知有神蓋別於上帝，而與多神（父辛自金文五十四）義同。可窺周人宗教信仰之一端。神降福祉，故下云：「用妥多福」，又見燕姑簋（三代文五）。銘。或以予字說之，然徧查舊誌皆無此訓。案此「妥」字，當讀如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之「隋」（註丁）。鄭注：「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今文墮為綏，齊魯之間謂祭曰隋。「特牲饋食禮」：「祝命按祭」，鄭注：「墮與按讀同。」本篇下文又云：「佐食按按祭」，鄭又注云：「妥亦當為按。」是妥、按、綏、隋四字為同聲字。荀漢漁隱叢話曰：「西北方言以墮為妥」，皆屬透紐魚部，故得相通。墮有墮下之意，故妥者，降也（註戊）。「用妥多福」者，用以降賜廣多之福祉。

「世孫子寶」，彝銘恒語。林義光謂「世」當為「葉」之古文，象莖及葉之形，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伸為世代之世，字亦作「葉」，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云：「世也。」（註己）說蓋可

从。世孫子者，世代之子孫。與詩云：「縣縣瓜瓞」者意同。

四、著錄：

1. 雙選上三、五寧殷、凡將齋拓本。

五、註：

1. 參見文源。

2. 參見釋叢四七頁寧。

3. 參見甲文集釋第五、一六二六頁。

4. 參見雙選序六頁。

5. 參見雙選序六頁。

6. 參見金文編卷三、七下。

7. 參見楊樹達、小學六九一七。頁釋各。

8. 參見金詁卷二、六九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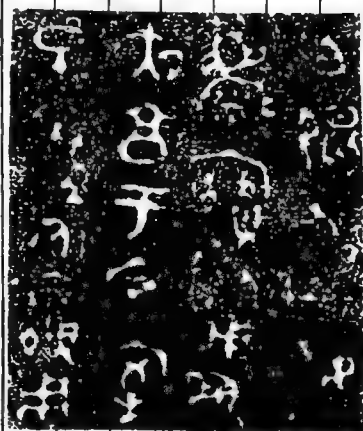
9. 各本皆作墮，胡培羣儀禮正義依周禮改為隋。

10. 參見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一一二頁。

11. 參見文源。

153. 白殷

一、銘文：



二隸定：

白陽□□□蘄寶毀，用國大高于園室。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考釋：

此毀銘蝕泐缺損，漫滅不全。白陽者，當係作器者之名，陽字未識。「蘄」，從艸从鹿从米，說文一下艸部云：「蘄，蘄蕪也。从艸蘄聲。」爾雅、釋草：「蘄從水生。」方言十三：「蘄，蕪也。」或即此字，然以其上文掩晦，或是人名。

用國大高于宗室，彝銘慣語，與「用高孝于宗室」（師等父鼎）同義。

宗室蓋為古代祭祀之場所。詩采蘋：「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儀禮、士昏禮記：「則教于宗室」，注云：

「宗室，大宗之家。」說文七下卜部云：「宗，尊祖廟也。」是

宗室蓋為祖廟之所在，高，當動詞用，「用國大高于宗室」者，

用以顯揚大高于祖廟也。

一 銘文：



154

二 隸定：

客客作朕文考日辛賓陶殷。客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 考釋：

客客者，作器者之名。「客」字从史从口，本義未詳。「客」字从人从各，丁佛言釋「客」，从人，古文五，象陰陽交午也。（詳）然金文五作五，未見有作人形之例，丁說恐不足采。客字說文未見，義亦未詳。朕者，余也，自稱也。文考日辛，作器以祀父「日辛」者也。

四註：

1. 參見古籀補補卷七、第八頁。

155 兮吉父毀

一、銘文：



155

二、隸定：

兮吉父作中姜寶賸毀，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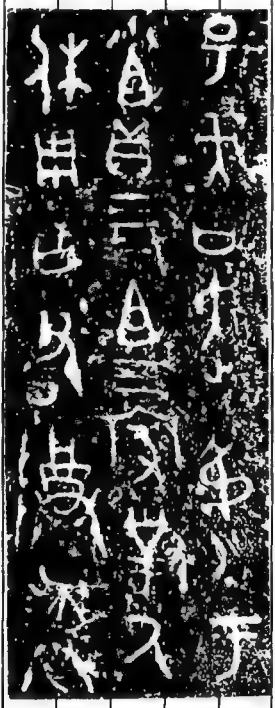
三、考釋：

此器「父」字到文。兮吉父者，作器者之名，或以兮為氏，吉父其名。蓋兮或國名或氏族之稱，考卜辭有兮方，若：「乙亥貞：來甲申酉禾求于兮夔。」^{《甲六九〇》}；「乙巳卜在牛，丁未不喪。」^{《甲二五七二》}；「于兮，大商。」^{《粹二九七》}之例；兮氏見於彝銘者，若兮爵

（三代十五），今白吉父盤（三代十七），今焚壺（清四四），今填（鄴利三下二十三），今仲鐘（三代二十一十五）等器銘是也。此亦為今吉父為仲姜而作之賸毀，或係賸器。彊、高韻。

156 小臣毀

一、銘文：



156

二、隸定：

易天曰：遣弔休于小臣貝二朋，臣三家。對卑休，用乍父丁賸彝。

三、考釋：

「易天」二字，蓋為人名。易字甲文作𠄎（中編四五六）、𠄎（前四十二）、早（後下九五）、𠄎（佚五九）形，金文作𠄎（同前）、𠄎（代九七）、𠄎（宅五）、𠄎（代六五四）、𠄎（代四六）、𠄎（不）形。說文九下勿部云：「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象兒。」高田忠周以一者、雲也。雲開而見日，故从日。勿者，旗也。展開之象（𠄎）。林義光以勿、飛也。雲

飛而日見也。(註三)。高鴻緝以て為引去蔽日之雲之象，或分亦均引去之動象。(註三)。而朱芳圃別起架構，以易象○廢丁上，○，鏜缸也。增シ，象鏜光之下射也。本義當訓光明，寧乳為陽。(註四)。李孝定言从日在イ。(此與可之義體可、古柯字)上，象日初昇之形。(註五)。前者諸家，悉依金文、小篆立說，易字本作号号，增分蓋為後起，或如李說，象日在柯上之形。卜辭為方國之稱。金文亦為國名或為姓氏，蓋為姬姓之國。天字，未識。

「趙弔」，人名。又見一七五器。「休于小臣」，休，賜予也，如：

縣妃簋：「白犀父休于縣妃。」(三代六五五)

季受尊：「妣休于世季受。」(三代十三三二)

相侯簋：「相戾休于厥臣。」(三代八二八)

耳尊：「侯休于耳。」(錄遺二六)

休並釋為賜予之義。楊樹達曰：「休于小臣，休字蓋賜予之義，然經傳未見此訓，蓋假為好字也。左傳昭公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猶言賂以大屈也。周禮天官內饗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好賜連文，好亦賜也。注說好錫為王所善而賜，誤矣。說文一篇下辱部：「𡗗从好省聲，或體作𡗗。」此休與好古同音之證也。效自云：「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卑步子效王休貝二十朋。」王休貝即上文王錫之貝也。(註六)其說是

也。

臣僕之賜，盛於西周，流及東周^(註)。「臣三家」者，蓋賜奴僕之數也。禮記少儀云：「乃問犬名，牛則執紼，馬則執勒，皆右之。臣則左之。」注：「(臣)異於衆物，謂囚俘。」故與牛馬廁。書、牧誓云：「牛馬其風，臣妾逋逃。」傳：「役人賤者，男曰臣。」是臣者，囚俘役僕之賤者也。家者，單位名稱，與「夫」單複相對，蓋指二或二人以上之親屬成員也^(註)。是器蓋謂賜臣僕三家。

「卒」者，厥、其也，謂趙叔之賜也。「對某休」，彝銘慣語，此「休」殆為動詞，賞賜也。休又有美、善之誼。

四著錄：

1. 三代、六、五一、一異苑。

五註：

1. 參見古籀篇三十四第一一二頁。

2. 參見文源。

3. 參見字例三篇三五—三六頁。

4. 參見釋叢五。頁易。

5. 參見甲文集釋第九、二九七三頁。

6. 參見積微八十三頁小臣毀跋。

7. 參見黃然偉、賞賜一九一—一九五頁。

8. 劉克甫 (J. C. Oakes) 一以為西周春秋時之家為族，而非個別家庭，至春秋後期始有家庭之義。參見西周金文家之辨義一文，載考古、一九六二：九。

157 潘嗣土送毀

一、銘文：



157

二、隸定：

王束伐商邑，征命康侯于衛，潘嗣土送果盂，乍卅考膺彝。
目。

三、考釋：

「王束伐商邑」者，「束」字又見作冊大方鼎（錄遺九三），陳夢家

以「束伐」為一動詞組，束即刺，樂記注云：「一擊一刺曰伐。」
詩、皇矣箋云：「伐謂擊刺之。」牧誓傳云：「伐謂擊刺。」故
束伐商邑乃攻擊商邑也。^(註1)而容庚^(註2)、于省吾^(註3)、葉慈^(註4)、周
法高^(註5)悉釋為「來」，當以後說為長。商邑之稱，載籍多見，
若酒誥：「韋在商邑」，立政：「其在商邑」，殷武：「商邑翼翼」，
牧誓：「以茲克於商邑」，周本紀：「登陟之阜，以望商邑」是也。
蓋即殷末紂王所都之「朝歌」。此言王來伐取商紂之
都邑朝歌。

「征令康侯」于衛者，「征」字，陳夢家言或周公之名，與
旦同。^(註6)容庚以「征」、「延」為一字，「延」字說文訓為安步
延延也。夢乳為「誕」字。^(註7)「征」象人行道上，有往之義。
「康侯」者，于省吾从吳北江說，以「番」即古圖字，圖，謀議也。
^(註8)或以「番」為封疆之「封」，周禮天官大宰：「布治于邦國
都鄙」。「番」即鄙也。^(註9)而概以「番」乃康侯之名。容庚云：「衛康
叔名封，見于康誥及衛康叔世家，疑與康侯「番」為一人，名號異耳。
」^(註10)陳夢家亦以康侯圖當是康侯封。古文封、邦一字，圖、鄙
一字。說文云：「邦，國也。」廣詁釋詁四：「鄙，國也。」西
周金文稱康侯，康侯^(三三三三)，尚書康誥、酒誥皆稱「封」，史
記稱「康叔封」，左定四年傳稱「康叔」，易晉卦有「康侯」，
康是侯衛以前之封地。^(註11)

「沓嗣土送」者，于省吾釋沓為「者」^(註12)。陳夢家言从水味聲，應釋作沐或沫，即妹^(註13)。周法高言从水从木从甘，當是从水沓聲。沓為某，梅、栴又同，而沓、卿古音相通。又「送」為「疑」字，沓為地名，送為人稱。則沓嗣土送者，康侯兄弟，文王之子冉季載^(註14)。貝塚茂樹則言為「檀司徒達」^(註15)。「送」所作器有沓伯送尊、沓白送卣、送盤、送鼎、沓白送鼎、朋沓爵^(註16)、朋沓觶等九器，同出濬縣辛村，為沓伯送所作^(註17)。其既為沓（即）之諸侯，故稱伯；又為王室司土之官，故稱嗣土送。

「果」者，反也。連詞。此器蓋沓嗣土送及康侯畱二人同為其父文王所作之贈彝，實由其兄弟「送」主其事，故康侯稱字不稱名。朋，即朋字，此乃族稱或方國之名。

四、著錄：

1. 斷代（一）二五頁康侯殷。

銘四行，二四字。器高二四，徑四一厘米。出土之地有三種說法：（1）出「衛輝縣」，即今汲縣。（2）出濬縣。（3）出輝縣固圍村。三者皆在衛地。

2. 商周二五九。

3. 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二，一六二頁。

4. 柏林敦雜誌一九三七年四月號，葉慈考釋。英國馬爾孔氏藏（Major General. Sir Neill Malcolm），器高二四公分，器腹上緣和圈足

為菱花和旋渦相間而成之花文，腹為平行直鑿文，兩耳作獸首形。

5. 通考附圖二五九，三三七頁。

6. 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團二十。

7. 金文集（一）圖一。六、一。七康侯毀，二八頁；釋文六九頁。一九三一年河南濬縣出土。

五、註：

1. 參見斷代（一）二六頁。

2. 參見通考三三七頁。

3. 參見尊古序。

4. 參見葉慈 W. Perceval Yetts: An Early Chou Bronze,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 April, 1937, London.

5. 參見零釋康侯毀考釋一頁。

6. 參見周公旦父子考，載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7. 參見金文編三、七；二、三。

8. 參見尊古序又易經新證卷三、三頁。

9. 參見零釋十二頁。

10. 參見通考四二頁。

11. 參見斷代（一）二七頁。

12. 參見尊古序。

13. 參見斷代(一)二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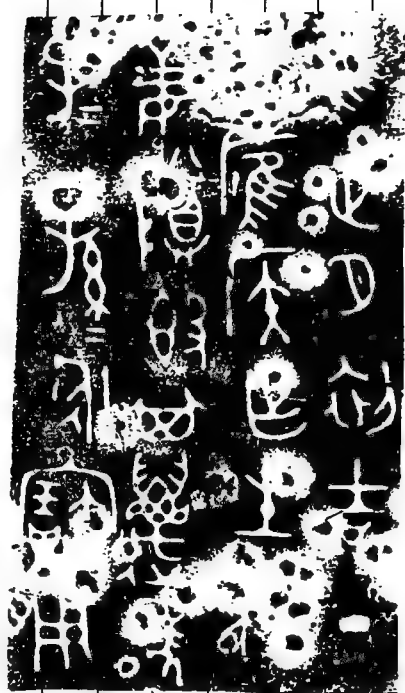
14. 參見零釋四一十三頁。

15. 參見新出土檀伯達器考，載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冊。

16. 參見通考四二頁。

158 雁戾斂

一 銘文：



158

二 隸定：

隹正月初吉丁酉，雁戾乍生。姜隳斂。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 考釋：

銘首言其月初吉，記時也。「雁戾」，雁字甲文未睹，金文

習見，皆作雁。應公尊形，博古圖有應侯爵，釋應為雁，云：「周
室武王第四子曰雍侯，其後乃有雍姓。」然後釋諸家，各抒己見
，徐同柏言「雁」，應省。（註1）方濬益言「鷹」，「應」一字，以應
之巢多在山石巖穴間，非林木之鳥，故古文从斤見義，「象」（註2）所
指較，故从人，說雖通，非古義也。（註3）劉心源釋「雁」，為鷹
古文，从斤取其迅疾，非瘡省聲。（註4）林義光言从人，（反文）从佳，
不从斤。从人者，人所畜也。今作鷹。（註5）王國維云：「其字从
斤下佳。斤从人从一，灸之側視形也。……古人養雁常在臂亦間，
故从此，會意。且亦、雁雙聲字，謂之亦亦聲亦可。」（註6）聚訟紛
紜，莫有定詁。按字从斤从佳會意，所从「斤」，斤之異構，析
戈之「析」，所从斤，正作「斤」。（代九三）「雁」乃「雁」之古文
。說文四上佳部云：「雁，雁鳥也。从佳从人，瘡省聲。雁，籀
文雁从鳥。」容庚則分二者為二云：「其一說文」云从佳瘡省聲
者，當作雁；其云或从人，人亦聲者，當作惟，即此雁字少異。
今篆文作雁，知今本譌奪，將「雁」、「惟」二篆合而為一。享
乳為「應」，左僖廿四年傳：「邠、晉、應、韓，武之穆也。」（註7）
（註8）容說未允。此惟用為國名，典籍則作「應」，蓋為姬姓。侯
，爵稱。雍侯始作器者之名。乃「應侯」為「生口姜」作之樽毀
，或係滕器。

四署錄：

1. 小校八、二三、三。

五註：

1. 參見从古卷十三、二十二頁周應公尊。

2. 參見綴遺卷四、二十一頁應公鼎。

3. 參見奇觚卷一、七頁雍鼎。

4. 參見文源。

5. 參見觀堂一九九二—一九九四頁，毛公鼎銘考釋。

6. 參見金文編卷四、十。

159 不昌毀

一、銘文：



159

二、隸定：

佳九月初吉戊辰，王才大宮。王姜易不昌義，對甌王休，用作

寶。

三考釋：

此器銘首記時日。「王才大宮」，字為王起居佈政之所，大宮即太宮。蓋商周於行冊命賞賜之禮時，隆者於室廟，殺者在宮射，此則王在太宮。

「王姜」者，或云王之母后（註）。郭沫若言為成王之母（註）；後改其說，言為武王之后邑姜，太公望之女（註）。唐蘭則言為康王之后，昭王之母（註）。周法高亦以王姜乃成王之母，武王之后，據左昭十年傳：「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杜預注：「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註）觀此銘前既言「王才大宮」，後言「對揚王休」，而「王姜」可錫「不昌」裘，是「王姜」與「王」齊儔，知此「王姜」，其權限頗大，當非泛泛之流，必為武王之后，太公之女「邑姜」，而此「王」者，或非成王莫屬。王姜之稱，別見令毀（代九），畎貞（代三）兩器。

「不昌」者，受賞者之名。昌或从又作昌（代六）。說文二上口部云：「昌，誰也。从口昌，又聲。昌，古文疇。」廣韻所據說文則作昌。又昌字云：「昌，詞也。从白昌聲。昌與疇同。虞書曰昌咨。」則昌者，从口昌聲，昌，古文疇。

王姜賞賜不昌之物為「裘」，裘字甲文作裘（前）、裘（後），形；金文或从又聲作裘（代），或省形从衣作裘（代），而此銘

从求从衣作𦑔，乃說文小篆所本，說文八上裘部云：「裘，皮衣也。从衣，象形，與衰同意。」字本象形。

四、註：

1. 參見雙選下一、十頁下，不昌鼎銘立厂拓本。

2. 參見兩政十四頁裏面下。

3. 參見關於眉縣大鼎銘辭考釋，載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七期二頁。

4. 參見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載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二〇頁。

5. 參見西周年代考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一期一八七頁，一九七一年。

160. 數毀

一、銘文：



160.1



160.2

二 隸定：

佳八月初吉丁亥，白氏賞數。易數弓矢束、馬匹、貝五朋。數用從，永弭公休。

三 考釋：

白氏，主賞者之名。姓氏尋源云：「炎帝臣有白阜，為黃帝通水脈。」廣韻言秦帥有白乙丙，皆以白為氏。「賞」者，从貝，室之繁文，室，宁也。與「予」同義，賞賜也。「數」，字从攴黃，殆為「黃」之異文，用為作器者之名。

「弓矢束」者，弓矢之賜，除靜卣（見三三）銘錫弓無矢，垂侯鼎（見四三）銘錫矢無弓外，多弓矢同錫。束為矢之單位名稱：或以五十矢為束，若詩魯頌泂水：「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為束。」

「疏」：「荀卿議兵云：……標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固以五十矢為一束；或以百矢為束，若周禮、秋官、大司寇：「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個與？」「疏云：「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乃以百矢為束；或以十二矢為束，國語、齊語：「坐成以束矢」，注：「十二矢為束。」「然矢毀（錄遺云）銘云：「彤弓一，彤矢百。」「知一束百矢。」「馬匹」，馬隻也。」「公」者，白氏也。公殆其官稱。」「永甄公休」，言長久顯揚白氏之善休也。此器于氏言二十九字，按當為二十八字，蓋誤分「室員」為二字耳。

161 叔毀

一記文



二隸定：

佳王率于宗周，王姜史叔吏于大係，賁叔贊鬯、白金、整牛。
叔對大係休，用作寶賁彝。

三考釋：

此器容庚作叔卣（註），謂于氏隸「叔毀」為誤。拓分甲、乙二片，器蓋對銘。

「佳王率于宗周」者，佳者，惟也。語詞，無義。「率」字象說紛紜，字在甲文作率（續二九四）形，金文作率（杜伯蓋）、率（吳大澂）形。

說文十下本部云：「率，疾也。从夨夨聲。率从此。」吳大澂言為「華」之古文（註）。方濬益（註）、林義光（註）、高鴻縉（註），皆謂為

「賁」之初字，為華飾之義。劉心源（註）、強運開（註）、容庚（註），則釋「率」，讀若賁。賁者，美也，飾也。徐中舒則從而言「率



「為」貴之本字，有所句意^(註1)。而丁佛言則釋作「來」，賚之省，有賜義^(註2)。周名燁釋作「來」字，讀如造。金文禱从示來聲，為造祭之本名，作來者，古文省，經傳作造，則為假名^(註3)。馬叙倫言為「來」字，同禱，乃被之雙聲轉注字，祭名也^(註4)。龍宇純則旁徵博引，言為說文「莧」之初文，蓋為草根之形，「乃」表草之通相，木為草根之形，金文用為除災求福之祭名，即說文之祓，除惡祭也。名詞。或為動詞，義為祭祀求福，有所求義，或用同賚，飾也。往往作來，而不作來，蓋假借也^(註5)。其說可从。「佳王來于宗周」者，言王在宗周（鎬京）行祓惡求福之祭禮。

「王姜」者，武王之后，成王之母「邑姜」。史者，使也。史者，事也。大保者，又見旅鼎銘：「佳公大保來伐反尸年」^(註6)，大肅銘：「大揚皇天尹大保室」^(註7)，大保毀銘：「王降征令于大保」^(註8)，大保彝銘：「大保易厥臣桀金」及御正良爵銘：「今大保賞御正良貝」^(註9)，凡此悉為周初時器，郭沫若以大肅之大保為召公君奭^(註10)。白川靜謂西周大保為召公之家號^(註11)。觀尚書周書召誥、顧命二篇，大保即召公也。召誥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曰：「太保，謂召公也。」顧命云：「乃同召大保奭」，大保率西方諸侯。「故彝銘所載，與經傳名稱脗合，「大保」者，蓋即召公奭也。

「鬱邑」者，鬱邑也。陳夢家云：「字省邑从大不从缶。集韻鬱的古體作鬱，字彙補引作鬱，雖系很晚的書，却保存古形。」
省邑省司，「鬱」為「鬱」之省也。周禮鬱人和鬱邑以實彝而陳之。鄭玄注：「樂鬱金以和邑酒。」鄭眾注：「鬱，草名。」若蘭。又序官鄭玄注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邑。」是鬱邑者，蓋用鬱金香草搗而煮之，以和于鉅邑者也。

銘文中稱金者，有金_{通鑑}、吉金_{陳夢家}、良金_{金文編}、白金_{金文編}、赤金_{金文編}者，白金當與帛金同。說文帛从中白聲，可與白通。說文十四上金部云：「釐，白金也。」詩小戎：「陰剝釐」，傳：「釐，白金也。」又廣雅釋器：「白銅謂之釐。」或以白金為銀_註。此从廣雅之義，白金者，即白銅。

「打」牛「」者，打為形容詞。李孝定曰：「字从欠从止，又从二」十「」字形，不知何義？」_註或疑大殷銘：「打羊剛」之「打」乃其簡體，諸家釋芻，陳夢家隸作「打」字而無說。姑隸作「打」，本義未詳。整牛與鬱邑、白金同為所賞賜之物。

四註：

1. 參見金文編下五、九三一頁。
2. 參見古籀補附錄十二頁。
3. 參見綴遺卷三、二十頁。
4. 參見文源。

5. 參見毛公鼎集釋九八頁。
6. 參見奇觚卷二、四九頁毛公鼎。
7. 參見古籀三補卷十、六頁。
8. 參見金文編十、一二下。
9. 參見金文振辭釋例，載集刊第六本一分八頁。
10. 參見古籀補補卷六第七頁。
11. 參見古籀考卷中、八一九頁。
12. 參見矢令彝，載國刊第四卷一期一八頁。
13. 參見甲骨文金文篆字及其相關問題，載集刊第三十四本四一二—四三二頁。
14. 大保彝、御正良爵二器，吳其昌列為昭王時器，見金文麻翔疏證二、十二；二，二四。
15. 參見兩攷二七頁。
16. 參見通釋(二)、八七頁。
17. 參見斷代、小子生尊、一六。頁。
18. 參見黃然偉、賞賜一八五頁謂：「或謂之銀，又說文：『蓋，白金也。』蓋為金屬之一類，拜納氏謂此白金或帛金絕非銀屬，蓋指賜而言；因出土之銀，其時代悉在公元前六至七世紀以後，於古銅器金屬成份分析中，亦無銀之存在。』故愚以為白金與赤金相傳，蓋為顏色之稱，白銅也。

19. 參見金詁附錄二一二九二頁。

162 函皇父毀蓋

一、銘文：



162

二、隸定：

函皇父作琯嬾敝盃罍器，毀鼻，自豕鼎降十，又毀八，兩鐘。
琯嬾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

三、考釋：

「函皇父」者，作器者之名，「函」字本象倒矢在函中，為「函」之古文，小篆譌作「函」。
函皇父即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皇父卿士」，宣王時，曾官太師，故大雅常武之詩云：「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太師蓋主兵之官，是宣王南征則命整六師，治

幽王之世，皇父晉陞卿士而食邑於圃，則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孔聖，作都於向」，向，金文作圃，向乃圃之形誤。圃為嬪姓，皇父納女於王為作媵器，故稱其女為「瑀嬪」，瑀从玉，同周，嬪即嬪。世本以向為姜姓，實誤。十月之交所云「艷妻」，魯詩作「閭妻」，「艷」，「閭」並與「圃」聲近相通，艷妻乃皇父之女，並非褒姒，而幽王后似不僅申后或褒姒數人。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外戚歲注，以皇父為幽王后之親黨，可於此證明。

盤盂傳器毀鼎者，記器之類。其例鮮見。吳大澂云：「圃皇父啟」專記盤盂尊器啟鼎及壺之數，亦從來未有之文字也，惟周憲鼎文紀二鼎二敦之數，與此器略同。客庚亦謂此器殊罕。可窺古入製器之種類及器數。故下云：「自豕鼎降十又毀八兩鐺、兩鍾」者，皇父所作賸器之類與數。禮書或云天子諸侯牛鼎，大夫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瑀嬪既嫁於王室，何作豕鼎而已？是禮書之不足徵也。云「降」者，則非盡正鼎，亦兼陪鼎、銅鼎也。十、八兩者，記數之詞。鐺同壘，鍾同壺也。皆以其質為金（銅），故从金作鐺、鍾耳，悉為酒器名。邁年者，邁从走，萬之繁文。「永寶」一作「永寶用」（註之）。

四註

1. 參見王國維不疑敦蓋銘考釋載觀堂集林二。五八一—二〇六〇頁。
2. 按：許瀚、王國維及郭沫若皆以圃皇父即詩、小雅、十月之交

之皇父卿士，詳見據古三之一引。觀堂集林廿三、王谿生年譜會箋序注及兩攷一三一頁。

3. 參見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五七頁。

4. 參見憲齋十冊十四頁下。

5. 參見通考二三頁。

6. 參見吳闓生吉金文錄卷三頁三一七函皇父敦。

7. 此器于氏言三十五字，諸家著錄者未作「永寶用」三字，疑非同器，故未敢遽定為一。

一 銘文：



163

二 隸定：

佳王正月初吉丁卯，龜隤公，公易龜宗彝一，易鼎二，易貝五朋。龜對觀公休，用乍辛公毀。其萬年孫子寶。

三 考釋：

此器首記時日。「龜」乃作器人名。字从貝从龜。王讚源以龜為貝類之古文，最讀為閉，本草說：「龜類大龜，蟾蠩之屬。」（註一）「隤」者，他銘作（從展）形，隤其繁文。方濬益釋「适」（註二）。高田忠周釋「延」，讀為延，當有安義（註三）。郭沫若言係「出」之籀文（註四）。馬叙倫从之，言象納履而後行，古者入則解履，出則納履，出謂就道也，故从彳（註五）。楊樹達謂為「𢇛」字，義與遂

同，蓋用於兩事之間^(註6)。諸說放諸此器，則於文義未安。唐蘭釋「造」，讀如造，孟子云：「造攻自牧宮。」^(註7)廣雅、釋詁：「造，始也。」^(註8)近之。陳夢家言：「今釋造，廣雅釋言：『造，詣也。』說文：『造，就也。』造公猶詣公。此器之造从造从止。」^(註8)陳說為長。

公（主賞者）易鼂凡三物，前悉冠動詞「易」，賞賜宗彝一獸、鼎二、貝五朋。觀此銘鼎與宗彝列二，可知其非一類，史記殷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宗彝之稱，又見豚鬣^(三代三三四)、靜卣^(三代三三四)、分卣^(三代三五九)、蔡尊^(三代三七)、分尊^(三代三十三)、蔡姑尊^(三代三十三)、中追父方彝^(三代三八)、盟爵^(三代六四)、小克鼎^(三代二三)等器銘，蓋為宗廟祭先祖神主之禮器，為大小相次或相等，一類或數類之銅器組合，率為盛酒器之卣、尊、方彝和壺，與將彝、旅彝、奠彝、行器、膳器、祭器、祠器、奠器稍別^(註9)。其單位名稱則用「肆」。「肆」字說文所無，陳夢家隸作肆，言从阜从肆，後者西周金文用作句首語詞之肆^(註10)，經典作肆。廣雅釋詁二：「肆、降、減也。」左襄十一年傳：「歌鐘一肆」，杜注云：「肆，列也。」是肆乃相次而列之禮器。

四著錄：

卜斷代(三)四十鼂毀，圖象圖版叁(上)圖二(下)，銘文圖五。

銘五行四十字，器高一二、七，口徑一九、六，兩耳之間二七厘米。傳河南出土，今在傳晉生處。

五註：

1. 參見周金文釋例一五三頁。

2. 參見綴遺卷二十四、十六頁召卣解。

3. 參見古籀篇四十九第一七頁。

4. 參見兩政第九頁令彝。

5. 參見矢令彝，載國刊第四卷一期一八頁。

6. 參見積微一一三頁膏白匚毀再跋。

7. 參見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載國刊第四卷一期二一—二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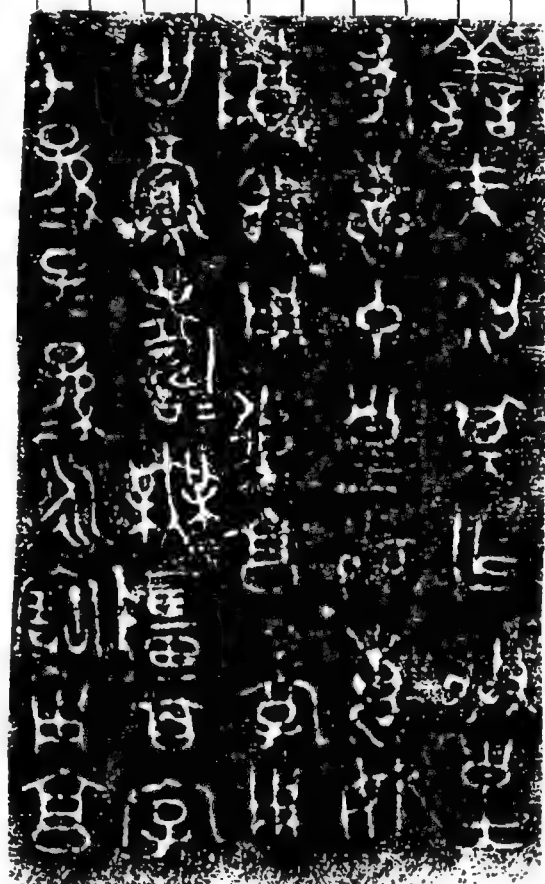
8. 參見斷代(三)一五一頁。

9. 鼎、鬲彝及諸彝器之別，詳見陳氏、斷代(三)一五一—一五五頁，茲不備述。

10. 參見金文編三、二七下。

164 善夫刃其毀

一、銘文：








164

二、隸定：

義夫，初其乍朕皇考惠中，皇母惠妣，薄毀，用追高孝，用勾續壽無疆。百字千孫孫，子子孫孫，永寶用高。

三、考釋：

義夫，官名。經籍作膳夫。初其，作器者之名。惠字，金文作，齊鐘，（三代二天），（三代十三），古鉢作，（註），三體石經無逸「胥保惠」，惠字作，（註）形。說文四下衷部云：「惠，仁也。从心，叀。」字从佳从心，實則當云从心，叀聲。蓋字形本假借叀為之，如毛公鼎：「虔夙惠我一人」，字作，克鼎：「惠于萬民」，字作。

董（三說四〇） 即其例。其後，為與妻之本義別，因加心旁作惠字（註三）。

姓纂一書，以惠姓乃周惠王之後，以諡為氏。戰國宋有惠施，漢有惠莊，而此銘之「惠」，亦為姓氏。中，仲之初文。「妣」字

又見弔妣簋（三說三九）、妣釐母簋（三說三八）、弔高父匜（三說三四）等器銘。說

文十二下女部云：「妣，婦官也。从女弋聲。」妣為婦官，殆為漢制。劉心源云：「妣蓋姓氏，詩：美孟弋矣。傳：弋，姓也。當即妣。」（註四）劉說是也。此「妣」亦用為姓氏。惠中、惠妣者，

其皇考皇母，皇有大義，尊稱。

「用匱鬯壽無疆」者，匱字，經典皆段介為之（註五）。詩七月：「

以介眉壽」，小明：「介爾景福」，介、匱古音同為見紐、段氏十五部，音同可通。詩甫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祈、

介對文，左傳七年傳云：「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求介連文，皆當訓祈匱之匱（註六）。用匱鬯壽無疆，言用以祈求長壽無界限。

「百字千孫」者，又見匱弔多父盤（圖四五）銘，或作「百男百女千孫」（易生鐘），皆言其後代子孫眾多。「字」者，从宀从子，「子

」之繁文。對文以生韻。「疆」、「富」韻。

四註：

1. 參見古籀補補卷四、五頁。

2. 參見石刻篆文編卷四、十一頁。

3. 參見古文釋形考述四八一—四八二頁。

4. 參見奇觚卷三、十四頁妣釐母敦。

5. 參見金文編十二、三一下。

6. 參見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六頁。

165 召毀

一 銘文：



165

二 隸定：

佳元年三月丙寅，王各于大室。康公右命召，易戡衣、赤日市。

。曰：用以乃且考，吏乍鬲土。召敢對揚王休，用乍實斂。子子孫孫其永寶。

三考釋：

「王各于大室」者，各，格也，至也。大室者，始祖之廟。穀梁文公十三年傳：「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彝銘之大廟、大室、大宗、大宮無別。稱大室者，又見呂鼎（三代四三二）、刺鼎（三代四三三）、師奎父鼎（三代四三四）、致斂（見八四四）、大豐斂（三代九十三）、師發斂（見九三五）、趯尊（見七三）、師毛父斂（傳古七十六）、師匄鼎（見九三四）、載斂（見九三四）、走斂（續鑑甲七三四）等器銘，乃指京師之大廟。若豆閉斂（見九十八）、免卣（見七三四）等器銘，則為諸侯或卿大夫之大廟。此器之大室，則為京師之大廟。「廟與大室為宗廟之建築物，而大室當為宗廟之一部份，二者皆為舉行隆重賜命典禮之場所」。
「右」者，佑之本字，助也，動詞。或以為名詞（註三），恐非。康公殆司儀之人。「卣」，說文無。字當从邑合聲，本義未詳。「躬」字，于省吾釋「昭」（註三），从口兒聲，兒象以繩系肉，有宛轉之象（註四）。赤塚忠釋為「盈」，即說文滿器之盈字（註五）。容庚釋胸（註六）。以于說為長。「卣」為作器者之名。
「斂衣」者，斂為織之本字。斂衣為以絲絲織成之命服（註七），受此斂衣之錫者，有司土、司邦君及司馬之官。此器銘載冊命命召為鬲土，故受此斂衣之錫。

「赤巾」者，又見免毀（代九上）、載毀（肅堂下九三）、盟毀（集古三三）等器銘。「巾」字薛尚功釋「環」（註九）。郭沫若言為「蛤」之初文，段為「蛤」字（註九）。李旦丘則釋舒（註十）。于省吾釋為「雍」，謂「赤雍巾即赤緇巾。雍巾即緇巾；赤猶朱也，雍謂黃也。」（註十一）周法高言當假為「緇」或「緇」，緇蓋為一染，帛赤黃色者（註十二），緇在赤黃之間（註十三）。陳小松則釋為「呂」，呂與甫同，甫可讀為黼，故呂巾即黼巾（註十四）。魯實先先生謂卜辭作「巾」，圍之古文。假為禕，而禕與巾、韠同韻，禕巾乃同義疊語（註十五），今從魯說。「用巾乃且考，吏乍嗣土」者，巾从台从人，詩「江漢：『召公是似』」，傳云：「似，嗣也。」似與似同，似者，嗣也，續也。蓋嗣其祖考作嗣土之事緒。

四箸錄：

1. 金文集（圖二三）命咎毀，二四頁；釋文六九頁。

五註：

1. 參見黃然偉 賞賜八七頁。
2. 齊思和以為賜命銘文中之右為名詞，說見周代賜命禮考，載燕京學報三二期二。四頁。
3. 參見雙選卷下第一頁能匍尊。
4. 參見錄遺序言二頁。
5. 參見殷金文考釋第一、五五頁能匍尊（附）。

6. 參見金文編下三、九二三頁。

7. 參見白川靜通釋二十、四一五頁。

8. 參見款識卷十四、一二九頁。

9. 參見餘釋之餘、二七頁。

10. 參見金文研究二五頁。

11. 參見駢枝三編後。

12. 參見說文十三上糸部。

13. 參見零釋一一九頁。『緼』解見禮記玉藻注。

14. 參見釋呂市，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六一一六二頁。

15. 參見王讚源、周金文釋例九三一九四頁。

166. 三兒毀

一、銘文：

𠄎王二

止

ヨ

𠄎吉

吉金

用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

166.2

166.1

不

三

少

三

二隸定：

佳王二月初吉丁巳，昌孫三兒曰：余邑呂之孫，啟跋子。其又之曰乙吉金用寶斂。用斤兮其濟孟岸跋子翌中毋乞余彛節二忌余彛一八望璽皇母。用輝萬年壽，子子孫孫保用高。

三考釋：

此器銘為樞本，約六十餘字。據文義觀之，似有缺泐，然拓本不可得，未敢遽論。三兒殆作器者之名，此為其「皇母」所作之寶斂，冀其子孫永世長保。然以銘文不完，考釋从闕。

167 矢斂

一銘文：





167

二 隸定：

佳四月辰才丁未，口口玟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或圖。王卜
 於宜，齊戾口鄉，王令虔侯矢曰：口戾於宜。易豐邑一占，商鬲
 一穀，矧矧一，矧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卑川二百，口
 卑口百又口，卑小邑卅又五，卑口百又卅，易才宜。王人口口又
 七里，易奠七白人口口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口又六夫。宜
 戾矢揚王休，乍虔公父丁薄彝。

三 考釋：

此器銘文殘泐不清，陳夢家言約一三〇字，于氏自言約一百二十六字，蓋皆以銘文蝕失，未能詳加究詰耳。今據陳氏隸。

省記四月丁未。武王，武从王，隸文。上有闕文，所闕者或為祭名。次記成王伐商圖，或指武庚之叛，成王東踐奄之事。圖者，部也，郊也。商圖蓋指商奄或商丘之部。

王卜於宜，卜者，赴也，至也。宜在東國之部。

王令矢戾於宜，與麥尊王令井侯「侯於井」文例同。故後稱宜侯矢。次記錫鬯鬲、弓矢、土邑、庶人奴鬲之屬。弓矢之數，尤可補漢儒注經傳之闕謫。或與令方彝、令尊、令卣等器為同一人所作，唯時間有先後之別耳。

四著錄：

1. 斷代（一）二九頁宜侯矢斚。

銘十二行約一三〇字。有十六字殘失不清。器高一五、七，口徑二二、五，腹深一〇、五，圈足徑一三釐。一九五四年六月江蘇省丹徒縣龍泉鄉煙墩山南麓斜坡上出土，共銅器十二件。器在江蘇省文管會。

2. 文參一九五五、五、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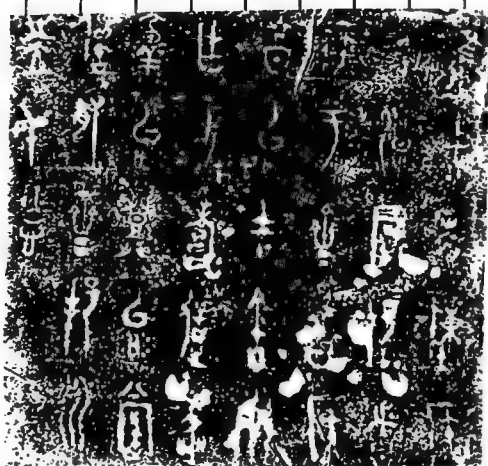
3. 金文集（一）一八七、一八八宜侯矢斚，圖六頁；釋文六三頁。

第五節 敦

敦之形制，三足兩耳，器蓋各為半圓，合之則成球狀。故爾雅·釋丘、疏引孝經緯云：「敦與簋簠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圓為異。」或有無足者，如通考圖三九〇齊侯敦，即士喪禮之廢敦，鄭注謂「敦無足者，所以盛米」是也。敦之稱本名者，有「缺錚」，如陳侯午敦^{（前八四三）}；「錚」，如陳侯因脊敦^{（前九七五）}；「膳臺」，如齊侯敦^{（前八三五）}是也。本書所著錄之敦，唯「陳侯午敦」一器耳。

168. 陳侯午敦

一、銘文：



168

二隸定：

佳十年，陸戾午渾群邦者戾于齊。者戾高呂吉金，用作平壽祐器章。台聳台嘗，蠻有齊邦。永蓋毋忘。

三考釋：

此器與歷來諸家所著錄之陳戾午鎛本非一器，銘亦不同。此為十年所作器，另一器乃十四年所作。鎛器晚出，多無銘，有銘者率為齊國物。此亦齊國器。

「陸戾午」者，田齊桓公午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康公十九年，田和（齊相）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救衛，桓公卒。「然此陳戾午鎛及另一器為十年及十四年所為，知史記六年之說蓋誤也。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世家不同也。」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魏武侯二十一年下案語，引水經瓠子水注引，言公孫會之叛在晉烈公十一年，則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午弑其君而為公，而疑索隱惠王十三年當桓公十八年之說。徐中舒亦言竹書自相參錯（詳）。郭某以水經注所引之「晉烈公十一年」當為五年之壞析成二也。則水經與竹書二說，當無齟齬。

鬲^(註三)。由此器銘文可證史記中之誤失。

「淖」者，朝也。太平御覽引說文云：「淖，朝也。」魏三體石經無逸篇「朝」，古文作「淖」。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朝者，猶會也。」周禮大宗伯及禮記曲禮注，並言諸侯春見曰朝。此朝者，蓋會群邦諸侯于齊地。

「吉」者，獻也^(註四)，進也。「吉金」者，良金^(註五)、美金^(註六)也。

吉者，善也。吉金，蓋指銅之良美也。而「銅」字朔自楚王禽志鼎銘：「楚王禽志戰獲兵銅」，始稱之為銅。「禽志」為史記楚世家之楚幽王熊悍，殆為戰國末期。載籍之管子、山權數篇、地數篇；墨子、備高臨篇、雜守篇；韓非子、十過篇；文子上禮篇；國策、趙策，及山海經、西山經、北山經、中山經等文，悉有「銅」之著錄，故知「銅」乃戰國始稱之，春秋前之彝銘則悉稱吉金。

「用作平壽」者，依辭例，平壽當為人名。惟桓公午之父為太公和，平壽未知何許人。又左傳十二年傳注：「平，和也。」周書諡法：「布綱治紀曰平」，或太公田和之謂。用作平壽，殆器事與陳侯午鍾：「作皇妣孝大妣禘器鈿鐘」及陳侯因育鍾：「用作孝武趙公器器鐘」之辭例相同，「佺」當與「禘」、「祭」匹儔，有祭禘之義。

「台聲台嘗」一詞，又見陳侯因育鍾^(註七)、陳侯午鍾^(註八)、二器，而姬鼎則作：「用釋用嘗」^(註九)。禮記月令：「農乃登麥」

「，注：「登，進也。」經典以烝為之，爾雅釋詁：「烝，進也。」詩信南山：「是烝是享」，傳：「烝，進也。」烝乃薦新之祭，春秋繁露言四祭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大戴禮千乘：「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孔廣森補注：「秋享曰嘗」，是「嘗嘗」即詩小雅天保之「烝嘗」，「台嘗台嘗」言用以為薦新之祭嘗也。

「烝」从缶，「保」之繁文。「烝」从立，世之繁文。「毋」借為毋。末二句言保有齊邦，永世勿忘也。

四註：

1. 參見陳侯四器考釋，載集刊三本四分。

2. 參見兩政二一九頁。

3. 參見說文五下高部云：「高，獻也。」

4. 參見國語、越語下。

5. 參見國語、齊語。

第六節 簠

簠之形狀長方，侈口兩耳，亦有無耳者，如曾子簠蓋（通考圖三六四）是。蓋與器同，於四周之正中有小獸首下垂，加于器上，使弗移也。下有四足，長短不一。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注：「方曰

簠，圖曰簠，盛黍稷稻粱器。一觀史免匡（金十）、弔家父匡（金十三）二器具云：「用盛稻粱」，知其物方，用盛黍稷稻粱也。

其銘皆在腹內正中，亦有在口上緣者，如楚王禽肯簠（金十八）。出土銅器，不見殷簠，即西周前期簠亦所未見。西周後期始漸有之。

169 簠

一銘文：



169

二隸定：

簠之行匡。

三考釋：

銘首「𠂔」字不可識，當係人名或國稱。「行匡」者，同辭例

有行壺（右走馬義壺）、行匡（公父宅匡）、行鼎（義三）、行盥（為南人盥）、行器（金代）

簠（義十）、行戈（義四）、行彝（義三）、行𠂔（義六）之屬。說文二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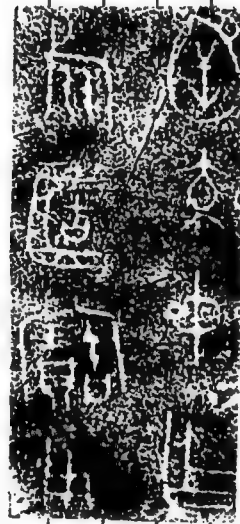
部云：「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字本象道塗之形。詩采

蘋疏：「行者，道也。」或與「用」同。左氏昭十年傳：「將不

行「」，注：「行，用也。」荀子議兵篇：「設何道何行而可」，注：「行，動用也。」此匡或為行道所用之禮器。「匡」，古簠字，从「」古聲。簠為盛稻梁黍稷之方器。

170 函交中簠

一、銘文：



170

二、隸定：

函交中乍旅匡，寶用。

三、考釋：

「函交中」，作器者之名，與函皇父或係同族。「交」字，說文十下交部云：「交，交脛也。」从大象形。「」諸家無異說，以為「絞」之古文（註）。唯吳其昌言即「校」之本字，交誼為矢（註）。恐有未允。當从說文。「中」者，伯仲之「仲」，指其行輩也。

四、註：

一、參見陳槃、譔異三冊二三九頁。

2. 參見金文名彙疏證二。七一二一。頁。

171—172 盤客簋一—二

一 銘文：



二 隸定

盤客為王句六室為之。——171

盤客為王句六室為之。——172

三 考釋：

「鑄」字，甲文未見，金文則作鑄^{為公鼎}、形，乃會意字，或增壽為聲符作鑄^{周乎卣}，或又增金為形符，或增壽聲金形，省之則為篆文之鑄。說文十四上金部云：「鑄，銷金也。从金壽聲。」然金文本象兩手持倒皿，倒皿者，中貯銷金之液，兩手持而傾之範中也。中从火象所銷之金，或从亦象金液^註。而此鑄非用為「某某（人名）自鑄某器」之鑄，殆以為國族之名。「盤客」

蓋為人名。其「鑄」則省作「鑿」，鑄客所作器，又見鑄客鼎（金三）、鑄客盤（金三）、鑄客匜（金三）等器銘，皆用「鑿」，借為祝。「客」字金文皆从「从各作客」（金三）形，唯仲義父鼎或从人作客（金三）形。說文七下「部」云：「客，寄也。从「各聲」。「金文與小篆同。

「王句六室」，與鑄客鼎之「王句大賁」（金三），鑄客匜之「御經」同。六室與大賁、御經皆非人名。或以「王句」為「王右」也（註），是也。大賁即周禮天官之大府，鄭注：「大府為王右藏之長。」御經即御蓬，乃御用之傳驛也（註）。而「六室」者，室字甲骨文、金文皆與小篆合，悉从「从至作室」（金五）、（金六）形。說文七下「部」云：「室，實也。从「至聲」。室屋皆从至，至，所止也。「卜辭有「中室」、「南室」、「血室」，蓋以為室中房室之名。金文則有「大室」（金九），「天室」（金九），「宗室」（金四），「圖室」（金四），「王室」（金三），「公室」（金三）之稱。段注：「古者前堂後室。」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左桓十八年傳：「男有室」，疏：「戶內曰室。」又禮記曲禮上：「三十曰壯有室」，注：「妻稱室」。又左桓十八年傳疏：「婦人主閨門之事，故為室也。」竊疑「六室」者，即周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之「六宮」。注云：「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有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

人，女御八十一人。口玄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藏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此王句六室，或即王后之六宮。鄭玄以六宮謂后，故「句」或為「后」字。

此器蓋盥（鑄）客為王后六宮所作之盥器。又見本書一七二、二一五器銘同。唯一七一盥客盥（乃）器蓋對銘，各九字。而一七二器盥客盥（乃）凡十字，于氏自言「底有八字」，蓋謂「八」或係「八」字，未識何義。

四、箸錄

卜三代、十一、四鑄客盥同銘異覽。

五、註：

1. 或以卜辭前六、六一、四之「」乃左側破損，足之作置，象兩手持到皿，下从土，乃土甕也。

2. 參見李孝定、甲文集釋第十四、四。五七頁。

3. 參見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一期八。一八三頁。唯其大賁作七賁。^附

4. 參見許學仁、先秦楚文字研究一二六一—一三七頁。

一、銘文：

二隸定：

義夫吉父乍旅臣，其萬年永寶。

三考釋：

義夫者，官名。職司獻人，出納王令，非後世所謂食官之長之膳夫也。吉父其名。此義夫吉父所作祭養之簠，用祈萬年永寶。

一銘文：

174 鑄弔乍義氏簠



174.1



174.2



173

二隸定：

鑄弔乍嬴氏寶臣，其萬年續壽，永寶用。

三考釋：

凡鑄國之器，金文皆作鑄，若鑄子簠（見三〇三）、鑄子鼎（見三〇四）、鑄公簠（見一〇七），與此器銘悉是。呂覽慎大：「封黃帝之後於鑄。」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注：「祝或為鑄。」晉語謂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居其一。世本亦云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姓：謝章铤舒呂祝終泉畢過。「鑄」即「祝」也，為任姓。或以祝國即州國（註）。然州為炎帝後姜姓，於桓公五年（左傳）絕祀，其地入于杞，且州居淳于（今安丘縣），青州（今益都縣）出鑄子叔黑頤諸器，相去百五十里，何可言州祝為一乎（註）。此「鑄叔」，當為任姓之



174.1



174.2

祝叔。

「贏」字甲文未見，而彝銘形構繁變，不一其貌，若（見伯盤）、（見十王）、（見十王）形；或从「尸」作（見十王）形；或从「貝」作（見十王）形。

諸家之說，亦各有異同，或「羸」或「羸」或「羸」，而以釋「羸」者為近是。說文十二下女部云：「羸，帝

少暎之姓也。从女羸省聲。」彝銘从女而不从羸省，方濬益言象

羸出者負殼，其紋重疊之形，羸、熊形近相通（註5）。疑羸蓋从女言

聲。國語鄭語謂羸乃伯翳之後。而羸或為秦姓（註6），蓋以羸為氏也。

四箸錄：
1. 金文集（三）圖四六六鑄叔簋，四五頁；釋文九三頁（錄遺一七四二）

五、註：
1. 參見王國維 集林十八鑄公簋跋；郭沫若、兩政二。○頁下1

二。一下鑄子簋。
2. 參見陳槃、譚異五冊四四六頁。

3. 參見吳雲、兩雲卷六第四頁庚戍卣；方濬益、綴遺卷九、十二
頁荀伯大父簋言為尤。

4. 參見方濬益、綴遺卷十八、十四頁御季尊言為「鄰」；強運開
、古竊三補卷十二第四頁言為「媯」。

5. 參見綴遺卷十二、二十六頁庚贏卣。

6. 參見文選東京賦「羸氏傳翼」薛注。

第七節 盥

夫盥形長方而圓其四角，兩旁有耳，下有圈足，上有蓋，蓋上有四足如矩形，圈足旁有四獸首下垂為足者。其用大抵與盥同，以盛黍稷。然盥圓而盥橢圓，其制各別。盥銘皆在腹中。

盥器晚出，至西周後期始有之，與盥同。然春秋戰國期復不見有此類器，其行用之時期至短，故後人無能說之者，三禮既不見其器，惟說文五上皿部云：「盥，橫盥，負戴器也。」宋以來稱此為盥，錢坫定為盥，而於此仍以盥稱之，良有以也。本書凡收盥六。

175 趙吊吉父盥

一 銘文：



175.1



175.2

二 隸定：

遣弔吉父乍號王姑旅殯，子子孫永寶用。

三、考釋：

銘省「遣」字，蓋為國名。說文二下走部云：「遣，縱也。从走省聲。」遣叔吉父殆為作器者之名。

「𧈧」字本象一手執虎，一手持兵去其皮毛之形，即「𧈧」之古文（𧈧）。說文五上虎部云：「𧈧，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𧈧聲。」

恐非。金文从爰从虎作𧈧（義大主）形。𧈧，姬姓之國，左傳五年傳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
「號仲封東號，號叔封西號，單稱

號者，為東號也。此一號王姑，蓋屬東號。一姑字甲編三四

一八片存一殘泐者作「𠂔」，當係「𠂔」字。
金文皆从女从吉作

种姓也。夏
合辰之思。特姓也。母鼎
合辰之事。形。说文十二下女部云：「媾，黄帝之後，有

憐姓，后稷妃家也。从女吉聲。一金文與小篆合。

此器乃渣叔吉父為虢王媿所作用以高養之禮器，並冀其子孫永

四、署錄

卜三代 十、三五造 弔邊同文異貌。

五、註：

1. 參見林義光、文彙。

二參見李孝定、甲文集釋第十二、三五九五頁。

一 銘文：

176 | 179 真白子姪父彊一一四

日。日



177.1



177.2

二 隸定：

真白子姪父作其延彊。其陰其陽，呂延呂行，劉贊壽無彊，慶其呂臧。

三 考釋：

異白子姪父盥凡四，悉器蓋對銘。異，殆為國名。白，乃爵稱。又異伯盤、異伯匜（二器），亦異白姪父所作。由知「異白子姪父」即「異白姪父」也。「姪」字，說文所無，王獻唐以為寶之異體，寶之古文从玉省缶作宝，單从玉亦有寶義，而加女旁為姪，書以今文便成「嬪」字（註）。姪父，蓋係人名。

「盥」字，或不从皿作須（參），或从米作糧（參），或从木作榘（參），或从金作鎮（參），或从口作囁（參），或从又作叉（參），其形不一。金、木或表其質；皿、米，殆徵其用。自宋人以「盥」為「毀」，逮吳式芬、徐同柏、方濬益、吳大澂諸輩，仍不脫

宋人之窠臼。容庚於形製、文字別盥、盥為二（註）。強運開言盥歛口而楯圓（註）。徐中舒則疑戰國以降言「楯」者，即盥之遺製，而依其形制、音義、銘文盥毀連言，而定盥為楯，或為飲食器，或為負戴器，要當以楯得名（註）。吳闡生則謂盥象人盥濯須眉之形，而疑為盥器。然仍从舊釋（註）。李孝定則言為食器之名，漢為負戴器。時語謂宴數（註）。說文五上皿部云：「盥，楯盥，負戴器也。从皿須聲。」與金文合，此殆用為盛黍稷之器名。

「其陰其陽」，陰陽對文。陰者，闇也（註），夜也（註）。陽者，明也（註），日也（註）。陰陽猶隱顯也（註）。故其陰其陽者，猶其日其夜，其闇其明也。

「呂正呂行」者，正，同征。征行，蓋指軍旅道塗之事。言用

以隨軍旅征伐行走也。

「割鬻壽無疆」，割者，周禮內饗：「割烹煎和之事」，注：「肆解肉也。」說文四下刀部云：「割，剝也。从刀害聲。」此則假「割」為「句」，禮記緇衣：「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割（同）之言蓋也。」疏：「周字古文為割」，割之言蓋，割、蓋聲相近。「蓋、句音近，故可段為「句」，其義為祈求也。或以蓋視之，則為語詞，無義。言欲其長壽無限。

「臧」即臧，說文三下臣部云：「臧，善也。从臣戕聲。」此則从口。慶其呂臧者，言祝其用以為善也。

四箸錄：

1. 金文集（圖四五九，四〇頁；釋文九一頁）。

銘錄遺一七九、二；器黃縣四二

五註：

1. 參見金文編拓本。

2. 參見黃縣真器二九頁。

3. 參見周禮樂器考略。

4. 參見古籍三補卷五第六頁。

5. 參見陳侯四器考釋，載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六一四八七頁。

6. 參見吉文卷四第四頁寅寅。

7. 參見釋鬻與沫，載集刊外編第四種九九二頁。

8. 參見廣雅、釋言。

9. 參見禮記、祭義：「陰陽長短」疏。

10. 參見廣雅、釋詁四。

11. 參見詩、小雅、湛露：「匪陽不晞」傳。

12. 參見大戴記、文王官人：「考其陰陽」注。

180 白刃其殛

一 銘文：



180.2

二 隸定：

白刃其作旅殛，用言用孝，用凶贊壽多福，旼臣天子。萬年唯
殛，子子孫孫，永寶用。

三 考釋：

白刃其者，作器者之名。伯，爵稱，刃其，人名。或與本書三、
 刃其鐘，九六。刃其鼎為同一人所作器。又本書一六四有善夫刃其
 毀，其官名有別。此刃其作盨，用以為祭高養生之禮器。

用言用孝者，猶台言台孝。陳澧云：盨，用言台孝。王肅遺有鐘，台聲台嘗。

盨，用言台孝。王肅遺有鐘，台聲台嘗。用言台孝，台言台考。其友司鑑之例。聲、嘗

、高、孝四字，悉指祭祀而言。周禮春官大司樂：「以祭以享以

祀」，禮記祭義：「死則敬享」，注：「享猶祭也。」禮記祭統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故以犧牲酒食稻粱敬獻先人稱之為

「追孝」，或省作「孝」。用言用孝，以對文節音也。

畎臣天子，畎，經傳作畎，爾雅釋詁：「駿，長也。」謂長臣

於天子，即能永居其帝位也。萬年唯陂者，陂、極皆从亟聲，音

同可通。說文六上木部云：「極，棟也。从木亟聲。」段注：「

喪大紀注曰：「危，棟上也。引伸之義，凡至高至遠皆謂之極。」

萬年唯陂，與「萬年無疆」義同，言其長久無窮盡也。

四箸錄：

1. 古代青銅器彙編一、77 梁其盨，五四頁，與此同銘。

傳一九四。年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同出之器甚多，

唯已散失，傳世者尚有鼎、壺、鐘等。是器高一九，口縱二二

、八，口橫一五、九，腹縱二五、六，腹深一九、三，底縱二

二、七，底橫一六、四，腹深一〇、二厘米，重四公斤六二〇。

克。盃蓋有冠，中間飾兩頭龍紋，器身所施竊曲紋乃獸體變形，器身渾樸，銘三十一字。